

# 歷史哲學

拉波播爾著  
青銳譯

1930

上海辛墾書店版

作為進化科學

底

# 歷史哲學

沙耳列·拉波播爾著

青 銳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3 0647 0615 7

601.45

300.6

2

## 目 錄

### 序 言

譯者序言.....	1
戰後卷頭語.....	16
原序.....	22

### 第一章 甚麼是歷史底法則？

一 歷史法則底真義和必要.....	3
二 反對歷史法則底論據.....	6
三 自由之在生活中底位置.....	8
四 自由問題之歷史的解決.....	11

57997

五	馬克思主義自由觀述評……………	13
六	拿悟洛夫自由觀述評……………	17
七	歷史底顛覆法則……………	21
八	歷史底循環法則……………	23
九	歷史底重複法則……………	26
十	歷史底進化法則……………	28
十一	歷史底傾向法則……………	34
十二	歷史底從屬法則……………	36
十三	進步是歷史底法則麼? ……	37
十四	進化法則與其他法則……………	39
十五	研究歷史法則底注意點……………	42

## 第二章 歷史哲學底性質與可能

一	思想進化律與歷史哲學之晚出…	45
二	歷史哲學是可能的麼? ……	49
三	布里葉，赫何資諸人底反對論…	52
四	批評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一……	53
五	謝林格，叔本華諸人底反對論…	56

- 
- 六 批評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二……60
  - 七 歷史現象二重性底論究……63
  - 八 歷史哲學能成立底根本論據……63
  - 九 歷史哲學與社會學底分別……71
  - 十 洛希葉，拉梭爾諸人底反對論……74
  - 十一 批評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三……77
  - 十二 歷史哲學底名稱問題……80

### 第三章 學理與方法

- 一 歷史哲學底起源……85
- 二 古代無歷史哲學之論究……88
- 三 神學史觀底出現……92
- 四 神學史觀底論評……94
- 五 神學史觀底末路……98
- 六 玄學觀史底繼起……101
- 七 玄學史觀底謬誤方面……105
- 八 玄學史觀底正確方面……103
- 九 科學史觀底要點……110

十	科學史觀底作用·····	112
十一	科學史觀底先驅·····	116
十二	克哈爾丹對歷史底見解·····	120
十三	克哈爾丹與馬克思·····	124
十四	歷史哲學與唯物史觀·····	127

#### 第四章 歷史中支配因子底理論

一	歷史底原素與歷史觀·····	133
二	物質氣候觀之史的敘述·····	136
三	物質氣候觀貢獻一·····	141
四	物質氣候觀貢獻二·····	145
五	物質氣候觀底錯誤·····	149
六	地理因子之科學的考察·····	151
七	生理心理觀之史的敘述一·····	154
八	生理心理觀之史的敘述二·····	157
九	生理心理觀底貢獻一·····	160
十	生理心理觀底貢獻二·····	165
十一	生理心理觀底缺陷·····	168

- 
- |    |             |     |
|----|-------------|-----|
| 十二 | 歷史社會觀之史的敘述  | 172 |
| 十三 | 歷史社會觀底批評    | 175 |
| 十四 | 歷史社會觀底貢獻    | 179 |
| 十五 | 總論三種歷史觀底一般性 | 183 |

## 第五章 個人在歷史上底作用

- |   |                |     |
|---|----------------|-----|
| 一 | 這問題底答案底分類      | 187 |
| 二 | 第一個解決底述評       | 188 |
| 三 | 第二個解決底述評       | 191 |
| 四 | 第三個解決底述評       | 195 |
| 五 | 個人爲被動的環境中自動的因子 | 196 |
| 六 | 進步是由人力底奮鬥而來    | 199 |
| 七 | 歷史的客觀論過度之失宜    | 201 |
| 八 | 新客觀派伯倫斯坦批評     | 203 |
| 九 | 個人行動底結果離開個人而獨立 | 206 |
| 十 | 客觀派否認個人之又一所在   | 209 |

- 十一 個人必與歷史力量相應才有作用…………… 211
- 十二 個人幸福爲考察歷史之一標準 215
- 十三 悲觀論，樂觀論，懷疑論底述評 218
- 十四 個人底作用隨智識之進步而增大…………… 223
- 十五 個人應分成英雄的，普通的種種觀察…………… 226
- 十六 意識底作用與個人底作用…… 229
- 十七 個人是歷史上唯一自動而覺悟底力量…………… 231

## 第六章 主觀的方法

- 一 缺乏哲學之國中底拿悟洛夫… 233
- 二 拿悟洛夫與哲學底新運動…… 240
- 三 他之重視個人與進步…………… 243
- 四 他的有定論與自由論…………… 247
- 五 主觀方法底三種論據…………… 250

- 
- 六 社會與自然，歷史哲學與社會學…………… 254
- 七 歷史的生活與社會的階級…………… 257
- 八 在歷史上底三種要素…………… 261
- 九 歷史底意義與個人底作用 …… 263
- 十 拿格洛夫底功績…………… 265

## 第七章 政治思想底進化

- 一 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的麼?…………… 267
- 二 空想時代與政治…………… 271
- 三 湯文底政治觀(斯彭士,高德文) 273
- 四 聖一西門底政治觀…………… 278
- 五 聖一西門派底政治觀…………… 287
- 六 恭西得南底政治觀…………… 291
- 七 對政治消極底原因(傅立葉)… 299
- 八 過到政治底時代(柏南)…………… 308
- 九 拉薩爾底政治行動，馬克思底政治理論…………… 314

- |    |                |     |
|----|----------------|-----|
| 十  | 拉薩爾底國家觀·····   | 319 |
| 十一 | 工人階級底政治道德····· | 322 |
| 十二 | 工人階級底進步任務····· | 326 |
| 十三 | 社會主義到政治之路····· | 329 |

## 第八章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 |   |                         |     |
|---|-------------------------|-----|
| 一 |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盛行··          | 335 |
| 二 | 烏爾特曼分析唯物史論底述評           | 339 |
| 三 | 馬克思與黑格爾底關係·····         | 341 |
| 四 | 論烏爾特曼之調和馬克思與康<br>德····· | 346 |
| 五 | 康德與黑格爾之相反·····          | 350 |
| 六 | 馬克思與黑格爾底異同·····         | 355 |
| 七 | 烏爾特曼駁馬克思主義底述評           | 359 |
| 八 | 論理想,人之與實際·····          | 367 |

## 附 錄

---

目 錄

---

- 一 譯後底幾點聲明…………… 377
- 二 對於『歷史哲學』底意見…………… 381

# 序 言

## 譯者序言

### ——『歷史哲學』底介紹——

我爲甚麼要翻譯沙耳列·拉波播爾 (Charles Rappoport) 底『歷史哲學』呢？

因爲我覺得歷史哲學是一種必要的知識。簡單地說，有這樣的幾個理由：

第一，人應該有，也莫不有決定其生活態度底根本觀念——哲學；而覺悟的人要覺悟地生活，尤其應該有明顯而系統之具體的和正確的決定其生活態度底根本觀念。

第二，“人是他們自己的戲劇底著作者，兼表演者”（註一）。所以人不止是社會的動物，同時還是歷史的動物。於是“人遂爲他們自己的歷史底表演者和著作者”（註二）了。那末，他不應該懂得歷史哲學來覺悟地創造歷史麼？

第三，現在這個時代，是變革底時代，要“結束人類社會之前史”（註三），而向自由世界跳躍底時代。因而也就更不能不有歷史哲學來照耀我們的行動，使我們得免於顛仆，而完成這一神聖的歷史任務。

第四，我們所生長底中國這塊地方，是位於這樣的時代之中的，自不能有例外可言。而以其過去歷史發展之不同，構成了牠的特殊情形，以致顯出得分外複雜。這尤不能不籍着

---

註一 馬克思底「哲學之貧困」，法文版，一三三頁。

註二 同上。

註三 馬克思底「經濟學批評」，序言，法文版，七

歷史哲學之光，來便利我們的創造。

可是不幸得很，在保守派復古派所誇大底文明國家內面，竟沒有歷史哲學這個東西。就近來底翻譯界和著作界來看，亦非常之少。談歷史的，談哲學的，都有相當的數量，只是談歷史哲學的，却並不多。社會主義的歷史哲學，在此社會主義著作大行介紹底兩三年中，也還沒有。這就使得研究歷史哲學底人，不能不以現有之極少的歷史哲學著作爲課本了。

然而這是不是足以使人了解歷史哲學呢？一點也不能够。因爲那現有之極少的歷史哲學著作，是配不上稱爲歷史哲學的。而站在科學底立場來說，簡直還有些荒謬，甚至荒謬絕倫。

讓我對於這現有之極少的歷史哲學批評幾句吧。

在翻譯方面，英國人洛卑耳特·胡南隄(Robert Flint)所著底『歷史哲學概論』(新月書店出版)，雖然據譯者說是“博碩鉅著”，不像社會主義那樣

“佻撻無骨”，屬於“西方底黑暗的病態的思想”，可是我們竟在其中找不出“光明的健全的思想”，“根本上非常重要，非常正當的”“學問”，來“領導”“海內學者”“走上正軌，爲國內學術界開一個青天白日底局面”。(註四)

具體地說兩句話吧。這本書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講底東西，只是歷史學底概論，源起，發展等等，不能說是歷史哲學。第四章講的是進化，人類，自由三種思想底發展。第五章講的是拍拉圖(Platon)，亞里士多德(Aristote)，聖一阿巨士坦(Saint-Augustin)，伊卑恩·克哈爾丹(Ibn Khaldun)四個人底政治思想和歷史思想。這是不是歷史哲學底本身呢？我想，至多只能說是歷史哲學底歷史。那末“概論”了甚麼“歷史哲學”底本身呢？這請讀過了那本書底人來答覆吧。即依譯者底話，“歷史哲學就是人類對於他自己底演進所抱底思想”，也不能說敘述了歷史哲學底歷史，就“概論”

註四 「歷史哲學概論」底譯者「序言」。

了“歷史哲學”底本身。若然，經濟學史就是經濟學了，豈非怪事？然而譯者要誇詡他這一點點介紹底功勞，足以救濟“現在國內學者”“兩種弊病”，彷彿愛斯坦（Einstein）發現了相對論一樣，却不惜濫加頌揚！

這，我們還不用去估量，他這本書中所說那些理論上底正確性呢！同時，還不用去指摘“學問文章，早已知名海內”底先生主張“現在的中國，……應得也有一種焚書坑儒底舉動”這種“不能形容其萬一”的“學問”（註五）流露出來底序言呢！有如何的譯者，就有如何的著者供他的譯料；有如何的著作，就應該有如何的序言，這是一切事物之組織必然相稱那一大法所規定的。

在著作方面，這就是“中國人第一次對於歷史哲學底貢獻”那一部“中國史學界裏破天荒的一樁事”，（註六）——朱謙之底“歷史哲學”。不用說，這

---

註五 同前及『歷史哲學序言』。

註六 朱謙之著『歷史哲學』，序及一頁。

比翻譯一本『歷史哲學概論』，更有光輝，更能爲中國人掙面子，愛斯坦發現相對論也望塵莫及了！（因爲愛斯坦，以及一般歐美科學大家，有發現發明之功底人，雖未生長於‘禮讓爲國’底‘禮義之邦’，却很害羞自誇其勞作爲某某“學界破天荒的一樁事”的）。

這本書底內容，有一半不是“歷史哲學”而是哲學歷史。差不多後頭那四章，就全是這樣。像“西洋印度兩方哲學底生命派”，“中國哲學底三時期”，連命題都是哲學歷史底性質。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非邏輯著作，簡直等於‘扯謊壩’內賣打藥底先生所扯起底‘攔天網’。頁數‘雖多，亦奚以爲’。抄書不是很容易的事麼？

進一步來把“破天荒的”“歷史哲學”本身瞧一瞧看。原來葫蘆裏所裝的才是杜里舒(Driesch)底“新生機主義”。簡而言之，就是生機史觀，或本能史觀。這同十八世紀底思想家，社會科學家，以‘人性’解釋人底行爲的，沒有分別。所分別的，就是把

“人底本能”“分講”爲“一，宗教的本能；二，自我的本能；三，社會的科學的本能”，而總括之，爲“生機力”。這與現今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中底本能說又有甚麼分別呢？很顯然地是本能說走入歷史底花樣。然而由人性換成本能，由本能換成生機，假使你高興，再加上一個“新”字，你就“進化”到“第三級”了；不，還是“第四期底新學說”。你的“歷史的一元主義”就建設成功，所以模倣斯賓塞（H. Spencer）之把生物學方法移入社會學底故技，再套以孔德三種階段底公式，歷史哲學就成功了，而且非常之“科學”！（註七）

進一步，在敘述中國哲學那一章，你照樣說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後，第四期就不要再說了，最好是這樣地講：

“我，——……我常說自己的“唯情哲學”，是一種歷史的產物。我以為現在正是中國哲學底綜合時代，就是把宋代的宇宙觀，明

---

註七 前書「生物學的歷史觀」章。

代底人生觀，清代底政治哲學，融合爲一而成全生命的哲學底時代了。所以我的思想，頗受這方面底影響，這層可不必諱言，祇要我純然以超然客觀的精神，來看我思想底發達史，也無庸諱言。我在第一講裏曾說過：“歷史是敘述人類在知識綫上底進化現象，使我們明白自己，……”現在所說，就是我“明白自己”底話了。(註八)

“明白自己”作何解？明白自己是中國“第四期”哲學底創始者，生機哲學底開山祖師。所以，孟軻，韓愈，……那一般封建思想家繼承“道統”底封建思想，也是可以取法的呀！

讀者諸君，假使馬克思把普列哈羅夫 (G. Plakhanov) 底工作——闡揚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史上底地位，如『史的一元論』，『近代唯物論史』，這些事著了，豈不是落於孟軻，韓愈底集臼，而證實

---

註八 前書三五三至三五四頁。注意點是他自己加的，他怕我們看不出來他的用意之所在呀！

了“新路”(註九)底判決麼?這就是『歷史哲學』底作者“宣言唯物史觀不合於現代人(?)心底要求”,“站不住脚”(註十)之一所在!

書歸正傳地說兩句吧。

要說明人類底歷史爲甚麼經過神學階段,這就是由於人類有宗教的本能;要說明人類底歷史爲甚麼經過個人主義或玄學思想底階段,這就是由於人類有自我的本能;要說明人類底歷史爲甚麼經過社會的科學的階段,這就是由於人類有社會的科學的本能;要總一括句說明人類底歷史爲甚麼進化不已,階段又階段,這就是由於人類是“生物”,“有一種自發運動底能力”,爲“人類一切行爲底動機”,因而“纔發生歷史”。“所以本能就是歷史成立底根本”,“歷史底原動力”(註十一)。不僅

---

註九 國家主義底報紙,曾荒唐地說馬克思有封建思想,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德國封建制度底產物。

註十 『歷史哲學』一三六頁。

註十一 六六,六七,九八至一〇〇等頁。

這樣，橫斷面地觀察一下吧。人類爲甚麼有社會，因爲人類具有社會的本能；人類爲甚麼有政治，因爲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人類爲甚麼有科學，因爲人類具有科學的本能；人類爲甚麼有宗教，因爲人類具有宗教的天性；……。所以天性，或本能，就是社會中萬事萬物底根源。這我們便顯然看出，『歷史哲學』底作者，與一般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底方法，全在：

第一，把人類最複雜的具體活動，及其相關之環境，最複雜的具體的條件，都層層剝去到最簡單的抽象形態，生來底本能那個形態，以說明一切。

第二，給人類所有活動一個主觀性的名詞，以後又掉轉來，用這個活動底名詞來作這個活動底原因，玩同意複詞底把戲。

這種主觀的抽象法，造字謎子底伎倆，就充分地表明了本能史觀生機史觀底價值，因而就晒露了“破天荒的”『歷史哲學』底真相。

至於把“馬克思(K. Marx), 恩格斯(F. Engels)底社會主義思潮”與“全民主義思潮”合為他的“第三期”, 以“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Bolshevism)“無產階級獨攬政權”底主張, 為“第三期萬不可少的局面”(註十二); 把羅素(B. Russell)底“馬克思教”列入他的“第三期末宗教信仰”, 說“是無宗教底宗教”(為甚麼呢! 因為“這種勢力入人之深, 和過去時期底宗教, 也沒有差別, 所以仍可喚做社會的或科學的宗教”!!!)(註十三); 說“但東(Danton)和其他雅各賓黨(Jacobin)”“提倡(?)法國革命”(註十四); 說“世界底惡業, 全在一般非知識綫上底人們作出來的(1), 沒有一回是由有思想在知識綫上底引導者幫助作出來的”(1)(註十五); ……簡直是荒謬絕倫! 這不僅是中國“破天荒的”荒謬,

---

註十二 二〇三至二〇四頁。

註十三 一〇九頁。

註十四 一七六頁。

註十五 二二頁。

也是世界上“破天荒的”荒謬！所以這不是“中國人第一次對於歷史哲學底貢獻”，是中國人第一次對於歷史哲學底出醜！“中國史學界裏底破天荒的一樁”醜“事”！

中國已翻譯的，已著作的歷史哲學既是這樣，那就讓我們來介紹一本西方正確的科學的歷史哲學吧。請讀者諸君把我譯這本沙耳列·拉波播爾底『歷史哲學』與上述的歷史哲學著作比較比較，看是不是“黑暗的病態的思想”，“佻撻無骨”，“站不住脚了”的東西呢？

這本著作，也許在篇幅上不及三百七十頁底“中國史學界破天荒的”『歷史哲學』，但是其中沒有一句不關歷史哲學底哲學歷史，也沒有一句涉及歷史科學底歷史概論。牠的編製，依照歷史哲學必要的組織，非常緊嚴，完全同數學物理一樣，有一定的次序。其內容底精透，就是歷史地和理論地敘述了并批評了一切歷史哲學觀底學理，給以正確的價值；而後歷史地和理論地闡明歷史進化之

客觀的因子和主觀的因子；同時，在最後兩章指出現代具體的歷史哲學之歷史的發展，及其理論的問題。至於說理之精透，細密，我更不想引出一點例證出來，全書到處都是。並且在消極方面，還正確地解釋了人們對於歷史之一般的疑問。

這裏，我要把作者底介紹，插入幾句。

沙耳列·拉波播爾在現在約有五十歲以上底光景。原爲俄國人，入了法國藉的。精通幾國語言，於一般的哲學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極深。他雖現在還在，然而却不是頂後起底人。他曾會過恩格斯，伯倫斯坦(Bernstein)，而爲拉發格(P. Lafargue)底朋友。至於伊里奇(N. Lénine)，杜洛茨基(L. Trotsky)，這一般在法國時，更是常與往還的。講到活動，曾迭次參加社會主義報紙底編輯；主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刊物；辦理培養革命人才底學校。他的著作，論文，講義，都非常之多。而這一本歷史哲學雖不及他的『冉·弱海時(Jean Jaurès)論』大，却是一本理論上的名著，有發馬克思所未發，

而予以補足底價值。

這個補足是甚麼呢？就是人底作用底闡明。

馬克思固然沒有如一般資本主義學者和機會主義信徒所糊說妄揣底那樣，否認人底作用，曾經積極地肯定人底作用。但是並沒有詳細的闡明。他只把人底作用，認為既定的前提條件，便從而去論究集體人——階級底作用。然而在原則上承認人底作用，是不夠的。認定了底前提：個體人，即一般的人底作用，沒有科學的論究，當然不完不備。而拉波播爾這本書，就特別注意於此。真是“有發馬克思所未發，而予以補足底價值”。

另外，還要說明的，就是這本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絕不可認為是一家一派之言。這完全是一本科學的著作。因為馬克思主義根本是科學的，並且集現代科學底大成而登到了牠的最高峯（詳細當為書來說明）。若以為出自馬克思及其學派之口就壞了麼？那我就可以說：凡是一個人的意見，都是有家有派的。那一種科學底發現不出於一

個或多個的科學家呢？而我們的問題，是在看那家那派底意見正確。讀者儘可以用客觀的態度去作科學的批評。這裏，我請讀者翻篇看拉波播爾所引科學始祖（可以這樣說的）倍根那一段話吧。

青銳

一九三〇，四，二一。

## 戰後卷頭語

De nobis ipsis silemus: De re autem, quae agitur, petimus: Ut homines esse non opinisnem, sed opus esse cogitent: ac pro certo habeant, non setae nos Alcuji aut placiti: sed utilitatis et amplitudinis humanae fundamenta moliri.

在我們自己，我們不說甚麼。講到我們研究底對象，我們只要求人不要把牠看成一個簡單的意見，而看成一個著作，並且要求人深

信牠在這裏所幹的，不是甚麼派系或奇想底企圖，而是人類之尊貴和安適底事業。

法蘭西斯·倍根 (Francis Bacon)

十九世紀底哲學家 and 歷史底著作，在用以消除上帝和玄學，牠的 *Erstz* (代用物——譯者)，這個被看成事變之決定的理由和說明的理由底方面，都是我們的良好書籍。在歷史哲學，人們就是這樣地實現了康德 (Kant) 為單純的哲學之所嘗試底企圖。『作為進化科學底歷史哲學』底作者，就在從事來使這個有益的著作光華燦爛，而以若干新的論據來撐持牠，俾得確立不搖。

自然主義的客觀論，不僅驅逐上帝及其代替物——先天的原則，出乎人類的事情之外，而且也想從其中間連人都除去不要。我曾在有個時候相信唯物史觀，在這點上，要步歷史的自然主義底後塵。……

更加深入問題底裏面，我自己就覺察到了馬克思 (Marx) 和他的學派所放逐於歷史之外底

人，只是孤立的人，而其目的是在更厲害而明白地使社會的人發生影響。在這個情形中，馬克思主義觀大大地有理由：孤立的人是一個虛構；社會的人，為新的生產形式所武裝起來的，才是真正而決定的實際。

為要在歷史哲學中，完足其肅清底批評事業，就須把進步自體（或進步本身——譯者）這個浮泛的概念，與康德所做給事物自體（或事物本身——譯者）那個置諸人類悟性之外底概念，一齊掃滅。沒有進步自體。只有決定自科學的，技術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秩序方面之進步的實現。科學進步底繼續，給已經實現的獲得，增加一些新的獲得，是不可非難的事情。技術的發明和改善，同樣形成一條不斷的鍊子，其機械紀元和電氣紀元之無數的神奇，就是理所必然的最近的環兒。

較可討論的，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實現。空前的世界屠殺那種野蠻，給我們留下一個無和平亦無安全的歐洲，而且很大的部份沒有可靠的給養方

法，重新把政治和社會進步底實際，放在令人懷疑的狀況中了。

然而有些新的事實，光輝燦爛地肯定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底存在。好幾個喫人底帝國敗亡了。全球底六分之一，爲人類中最前進最革命的階級所奪得。所以我們只可討論牠的方法，而應該承認牠在逐日增多逐日發展中那些願望底尊貴，和奪取（或獲得，或戰勝——譯者）底堅固。

在西方，賄選行爲，選舉資格稅和普魯士的 Dreiklassen-System（註一），都讓位於普通選舉。很多的國內，婦人——這一半被橫奪被壓迫底人類——會得着了選舉權。她於是也參加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了。在這一點，法國比德國和英國，還要落後些。

若是不從純粹的形態，和由金錢力量來統治的形態，去把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看成政治進步底最後階段，那就應該承認這些奪取，在歷史進

---

註一 大約可譯爲：三階級制度。——譯者

化中，標記出了向前底一步。牠們對於我們的推論的樂觀見解，爲行動所不可少底樂觀見解，給我們證實其相合無誤了。

歷史哲學牠也同樣地循着這個進化底道路麼？不幸地沒有這樣。“歷史哲學，只有當着經驗的概括（或一般化——譯者）底立場放棄了時，才能成爲科學。牠會有成功地定出一些重要的法則，足以使我們的歷史命運得着光明”（『歷史哲學』六頁）。我們寫這幾句話，已確確實實地有四分之一底世紀了。

這種期望永遠不能實現。我們從一切已成就的企圖中，僅僅看重斯賓格勒（Spengler）先生最近的企圖。但只須回想及這個靈巧的作家，列興登堡（Hindenburg）元帥於近代歷史底中心，來正確地估計其頹廢的歷史哲學底結論，便已够了。

我們又一次地不得不承認唯物史觀信徒，預見工人階級之戰勝的進行，才是唯一在與此等事變之戰勝的進行處於諧和狀況中底人。在歐洲一

切資本主義國內，統治階級都供奉政權於無產階級底代表來救出現存制度。“社會主義的”政府，以打數計算。轉瞬間恐怕要以百數來打號碼了。另外，工人階級還爲他自己的打算和社會進步底打算，指導了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大陸國家。

最後，應得標明出來的，就是世界大戰中兩邊底政治家，相信能够造出一系列血染的歷史事變的，絕沒有任何歷史——哲學的概念。他們很誠實地自信是在爲正義和文明而作戰。實際，他們所完成的是在胎中就死的事業，一些與魏士特發利 (Westphalie)，維也納 (Vienne)，胡蘭克佛爾 (Frankfort) 等條約同樣暫時的條約，帶着了以掃滅來危脅人類之新屠殺底前途。

這就必須要知道生活底力量：爲新精神所興奮起來底生產階級，是否勝過死亡底勢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和僧侶主義。

這是我下次工作底對象，將用以構成『作爲進化科學底歷史哲學』底續篇的。

沙耳納·拉波播爾

## 序 言

### 一

這些有體系底研究，第一次編輯成文，發表於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一年間底『社會主義雜誌』中。那時，我自己提出一個雙重性的任務，作為我的目標。

首先，我設法以可能的最簡短和最顯明，來闡明主要的歷史觀念；我想把從前，現在和將來應該是被人大概地呼為歷史哲學的，弄一個清楚。我遂分析這種哲學之支配的方法和學說；發揚牠們中

間底強的部份以及弱的地方；並且把那些在廣漠的史哲領域裏縱橫交錯互相攻擊，而又全部都自承其供給出理解歷史的進步運動，即全球人類命運底手段，那些系統，假設，觀念，理論和方法之顯然的混亂，條理起來，組成一個新的秩序。

在第二的一點，我就從事來攻打武斷的客觀主義，這個想從社會科學中把人除去，即是把主要的關係者除去底思想。因為這個主義以為只有在人類的需要，欲求，願望和要求底破壞上面，才能建立人類的科學。或者，換一句話，以為只有在廢除了人底本身之中，才能使人底科學存在於世，所以於我的眼裏顯出反科學的形態；並且我看牠簡直是有害於人類底發展。客觀主義往往歸結到成爲一個不公正而動搖，且日益不可容許其存在那種社會秩序底辯護狀——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願欲的或非願欲的辯護狀。

我在我的路程上，於“經濟的唯物論”這個名稱之下，遇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Engels) 在十九

世紀前半期之末所建設起底著名的主義。這個主義底某些哲學的方面，引起我來——無理地或有理地——把牠看成社會的客觀主義底一個表示。因而，十分自然地，那些向着前述的“客觀主義的”學說所施行底攻擊，就不免傷及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

但是，我對於獨斷的客觀主義底批評，仍然絲毫沒有改變。十分地相反，我還想把牠弄得更寬廣，更完全，更斬截點。我不必說在那個地方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主義同樣的態度。這個主義已經穿過了一個有益而良善的危機。這個理論——其異常的重要現在也還不會免脫牠最熱烈的對手人——很著名的某些信徒，成爲牠的批評者了。在這種運動底前面，就是愛堵亞·伯倫斯坦（Edouard Bernstein）。在他有時構成一些相當地正確，（但已經認出），爲今天很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承認底非難之中，伯倫斯坦派就利用這個“危機”，來從馬克思主義裏面，脫去那可能有之較多疑難而

較少革命的地方，且只想堅持着這個部份，聲言要使用牠來着手於社會主義底實際的“修正”。

實在，“危機”前底馬克思主義，在牠把歷史之客觀的進化，或寧肯說經濟生產之幾於宿命的和不可避的進化列之於前底事件中，有些類似抽象社會學之獨斷的客觀主義。粗糙事實底某種崇拜，客觀實際底偶像崇拜，遂必然地由之而生。伯倫斯坦派就接受這個崇拜，這個對於“事物力量”底絕對服從。於是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便生出來了。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正同一切機會主義底系統一樣，不敢掌握歷史實際之改變底指導。他是歷史實際之改變底奴隸，永久的伴隨者。他懷疑理想——“終極的目的”——底力量，而另外還把牠縮小到嘲弄侮辱的地步。他不相信他自己的力量。並且他寧肯與外邊的力量同盟，協約，一句話，他喜歡“妥協”底策略，在實踐中，往往等於讓位底辦法，迴避行動。

這裏要註明的，就是“客觀主義的”傾向，在伯

倫斯坦派中的比之於舊傳統底馬克思主義者裏頭或馬克思本人的，帶有一種分外危險的氣味。馬克思主義者俯首於經濟的實際之前，因為他們深深地知道牠是革命的。經濟的進化——這是主義底實質——廢除生產底過去形態而減縮中等階級成爲灰塵，遂宿命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卓絕的革命階級，而成爲資本社會底“掘墳人”。

伯倫斯坦派底一切批評，其目的就在破壞這個見解。他曾設法來圖減少經濟進化之革命的重要。他剝去了歷史實際底活氣和革命的靈魂，使成枯寂的形骸。但是，同時他自己也就變作了“客觀”實際底囚徒。

馬克思和他的弟子，在發露客觀實際底祕密，即客觀實際底指導之中，追隨着革命的實際，活生生的實際。而結果他們就自己站到國際社會革命底前面，——這個革命在今天世界上準備起來雖近於緩慢而却實在可靠。反之，伯倫斯坦派却在沒有力氣沒有革命的奮進底後面，亦步亦趨。他疲於

伴隨死的實際底奔命。他也找不出勇氣來抵抗牠，也找不出勇氣來改變牠。馬克思十分是在服從客觀的實際時，與革命同化而為一體。從這裏面產生出來了他的歷史的力量。伯斯坦派對於革命就有一種可怕的畏葸。而他們於是又倒在“社會保守”底政黨懷裏去了。

從此就生出一個非常奇怪至於不近人情底局面。這些同樣又叫出“回”到康德底唯心主義底人，竟顯出像絕妙的“實際派”，“實行家”，而首先準備把現代社會底“運動”與其“終極的目的”，即與其一面光榮一面證實其正當底理想，對立起來。在行動中，即是說使成為實際時，這些唯心主義者又自行露出其十全十美的機會主義者的面目，如像在粗糙事實之偶像崇拜下底犧牲者一樣，不去設法使實際揚起達到理想底高度，而却自抑於那時實際底水平綫下。正當唯心主義者背叛了理想或妥協了理想時，唯物主義者——這些不停止地譏諷傳統的意象形態及其顯著的話句，偉大的人物底

人——却反之倒榮幸地用其毅力來辯護“終極的目的”，即理想底本身。

(所完盡底)作用顛倒起了。馬克思主義學派底唯物論者，在他們社會行動中底態度，有似真正的唯心論者。他們在典範的唯心論——非浮言空談，而是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唯心論——方面，取其奮進，毅力，誠實，純全，和智識的公正——這個要求從原則推出一切盡其完善之能事之嚴格的最後結論底德行。他們忠實於其所主張底目的，並且徒然忠實，而不焦慮在經過之程途上底困難。“向前！隨便甚麼結果都承受”，——“唯物主義者”在永遠注目於其高級的社會理想之狀態中說。這不是口頭的，昏亂的和沒有益處的唯心主義。這是成了行動底唯心主義。這是爲高級的觀念所擴大了，增長了，弄明亮了底日常生活。

這個支配着現代社會主義運動底事實，對於我的理論發生了一種特出的影響。在考察伯倫斯坦學派所嘗試之社會主義實踐的修正中，我恰恰

走到我的相對於“經濟的唯物論”底觀念底反修正。因為我曾眼見牠盡了一個真正的“社會的唯物論”底作用。

## 二

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曾與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合一，而且決定牠的程度和一般的意義。然而近代社會學，則可以說是停留在現代歷史之外的。牠不給我們解釋我們這個時代底社會生活，——也不給我們解釋過去底社會生活。牠翱翔於實際之上，甚至也是牠應該解釋底社會實際之上。甚麼都沒有解釋底科學，便不是科學了。

我們的社會學者，大多數俱逃躲到抽象底雲霧之中。他們定出一些抽象的法則，這——同樣在那些法則正確底場合內——是我們所不知道拿來做甚麼的。可以說他們“一般的法則”愈是確實，便對於現實生活底明瞭愈是無益而不可應用。一般

的社會學戰勝底時候，就是牠的顛覆底時候。

請看這些例子吧。試以加布里依·大爾達 (Gabriel Tarde) 底“模倣法則”來說。這個“法則”在社會生活中是只看見重複，再現，一句話，無限的“模倣”過程的。現在我們承認牠是，再沒有比牠更正確的了。然而牠給我們解釋一點點古代社會，封建社會或資本社會每個底性質麼？沒有。這個幾於普遍的“法則”，牠給予了我們在突來於社會中那些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革命底由來和原因，一個觀念麼？這個“法則”，證明模倣為普遍事實而結果就共通於一切制度的，能夠助成我們把總而言之是最有關係於我們這個時代之社會生活之本性的特徵，弄明白麼？對於斯賓塞 (Spencer) 底“生物有機體”說，胡掩 (Fouillée) 底“契約有機體”說，以及很多其他社會學者的理論，我們都可以說是同樣的東西。

斯賓塞，胡掩，大爾達，馮德 (Wundt)，不論那個，都沒有預見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歷史的作

用，其進化，其勝利。

反之，馬克思不僅預見這個運動，而且可以這樣說，給牠劃出了前進底道路。他曾經確定經濟的和社會的因子，即決定牠的歷史的作用和勝利底東西。他看不起抽象的一般性，所以他企圖明白社會進化之具體的過程。這只須引出馬克思主義論題之一，如資本集中與無產階級化底法則，牠便比聯合一切抽象社會學底專論，還更詳地給我們說出了現代社會底性質。

如果知道是預見，那末最預見底人就必然地是最知道底人。馬克思屬於最後這種人，（是最知道者。——譯者）。所以他的學說是社會地和科學地高於一切其他的社會學者的學說。因為牠們停留在牠們所要去解釋底生活之外，與生活沒有關係。

馬克思底學說，在實行的觀點上，表現成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組織力。聖一西門(Saint-Simon)和阿巨士特·孔德(Auguste Comte)兩個實證主

義的與科學的社會學底創立者，犧牲他們天才底一切努力，來找尋社會的學說，以求其能誘惑大多數人底腦筋，能夠結束“智識的無政府”，而領導近代社會向着一個高級的目的前進。這就是他們底理想。這就是他們一切著作底最高目標。但是，他們失敗底地方，即為馬克思獲得成功底所在。若干百萬底社會主義者，在一切文明國家裏面，曾經以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為理論的和實行的基礎，形成了強有力的組織。

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政黨之學說的無政府，宣告終止，不再有甚麼派別。牠賦予牠們一些中心思想來引導牠們獲得成功又成功。並且一切進步底堅決信徒，日益加甚地不得不——全都準備起向着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終極的目的”——追隨社會主義的政黨，這個站在社會進步之前面底組織。越加明白地顯出人類底運命，從現在起，繫屬於社會主義底運命。

馬克思主義曾經把處於國際社會主義前頭那

種精粹份子之智識的統一，實現出來了。所以牠底進步使我回想到基督教底進步。而且還要說的，就是自從這個主義宣布於一個普遍冷淡底環境以來，剛剛才經過半世紀！一旦著名於世，馬克思主義便遇着一個可驚駭的抵抗。但是，牠曾經戰勝了抵抗，使人不得不予以注意。現今，在科學界中爭論着底主義，在人民羣衆中流行着底主義，不再有別的，就只是馬克思主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底格言，代替了——更好一些地代替了！——福音上“大家互相親愛”底教條。耶蘇是被馬克思打敗了——或超過了。

馬克思主義流行底迅速，把馬克思自己定出底法則予以證印，這個法則即歷史以一個永久增加的速度跑過牠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底進步是很有意義的，馬克思也從沒有，恩格斯也從沒有藉着他們大大的光榮，借取過去制度那些人工的方法，來宣傳他們的思想。馬克思不會像阿巨士特·孔德之所爲，主張建立一

個新的“人類底宗教”。他沒有模倣聖一西門，曾經幻想出一些“夢”，在其中有不可知的聲音給他洩露出(或啓示出——譯者)人類革新底計劃。他也沒有，如空想時代無數的社會主義派別創立者那樣，充滿神祕以圖惹起注意，深深印入人心。他疏遠一切科學的或別樣的啓示底思想，他嘲笑假預言家說突然而即刻的社會混亂之到來。他輕視改造的萬應靈丹，而以資本社會之經濟基礎底分析，證明牠們的不足。並且他恰恰反於天才的沙耳列·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把他的一切光榮都放在絲毫沒有發明底事實上面。

對於一種崇拜底每個預言家和創立者說來，都必要底莊嚴的體裁，馬克思却表示憎惡。他給永存的觀念底浮詞空談一個無上的輕視。他一生都使用嘲弄<sup>等</sup>和譏諷這些非常之不恭敬的武器，來寧肯用心於批評，而不失之盲目的信仰。(註一)

---

註一 以上兩段，請那般羅素之徒，稱馬克思主義爲“馬克思教”的，用心讀讀！——譯者

一種知道組織並訓練廣大羣衆底主義，應是在別的成就外，要惹起一些不成熟的和很表面的“駁斥”。但是人亦却不能用輕蔑的樣子消滅得了牠。而我們現代社會學底大王爺們，在其科學的倨傲中，或者寧肯說反科學的倨傲中，就慣用這種輕蔑的樣子，來對付“馬克思主義的誇張”，或者甚至用一種頑固而少智慧的緘默。在我們今天底社會學家，若不曾深究馬克思主義，結果是要被列之於古代博物院中的。我們這個時代底哲學家，不應該對康德茫然無知；而社會學家之於馬克思，還更不能允許其不認識呢！

### 三

說到社會主義思想底進化，馬克思——恩格斯底理論獲得一個十分特別的重要。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在社會主義歷史中，造成了一個時代，而且創始一個新的紀元。要使一個學說達到這樣重

要底程度，必然地須牠具備這兩個條件：

第一，牠應該在潛伏的狀態下，撮要或包含其以前的時代經程中所獲得底一切主要成果。新學說應該利用牠要去代替底那些理論中間底一切活的力量。牠應該保有在牠出世之先那些時代底一切寶藏。

第二，一個學說，要在我們理論的或實行的活動底任何部門中，自命創始一個新的紀元，而且，在牠的輪次，要準備成爲後來的發展底起點的，全在能供給一個新的方向，一個與新的局面相應之新的和響導的思想底全部。

而馬克思底學說，就可嘆賞地完盡了這兩個條件。馬克思通曉他的一切先驅者底勞作。他曾經證實空想時代底社會主義者底成功，而廣泛地利用他們的思想。馬克思從沒有否認他的理論底祖先。而許多自命博學的先生，每天都給他發現一批先驅者，企圖由此來減少他的重要，實則只是徒鬧笑話地穿進打開的門戶，而恰恰達到反乎他們

的願望底結果。因為，他們減輕馬克思之重要底工作，豐富了馬克思底學說，顯揚出牠包含有過去底一切財富。牠，幸賴他們，成爲更加強固而又同樣更加饒有興趣的了。

沒有一個人不承認馬克思和他的弟子曾經給社會主義一個新的指導。馬克思主義，從社會主義之爲慈善的和無能的小派，極端地分系，建築實行計劃於空中底狀態，造出一個大而強的歷史的政黨。牠賦予社會主義一個科學的學說，這就是那些反對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牠給牠一個明白而確定的綱領，並且這是植其深根於現在，十分連繫之於將來的。牠供給牠一個武器製造廠來攻打資本主義剝削底制度。牠爲牠定出一個令人欽佩的作戰計劃，幫助牠造成牠的隊伍，而致之於勝利又加勝利底境地。牠聯合了分散的社會主義者——*rari nantes in gurgite vasto*——而造成爲一個攻打不敗的隊伍，知道他要走向何處和願意甚麼。

牠給予社會主義以國際的性質。在把牠世界

化時，牠曾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歷史的力量。一個新的人類統一底原理。

很明顯的，今天要回轉到馬克思以前底時代底思想和方法，就是在使社會主義運動後退，同樣也就是在反對思想進化底原則；一句話，就是在做復古和狂亂底事情。一切“馬克思主義的誇張”，——就承認其有——與這樣的反動所招來底壞處比較，只是最細微的重要，沒有大的不得了。因為這樣的反動，站在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等於重行墜落到原始的愚昧和無能。

階級之混合及協作底策略，——為伯倫斯坦派和他的法國黨徒所想用一切方法以輸入於社會主義中的，——在很少蓋然性的成功底場合裏，就會要指出這個後退和返於空想底標記。社會主義將在其中冒一切險；直到而今，這個策略沒有給任何利益於牠。

所以自然的是，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的保證，反對無產階級運動“走入歧途”底有效武器，

維持我們的主義，理想於完全中底保障者。這個序言前面顯示出底事實，就是如此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者永遠忠實於理想，因為在他們的見解中，理想是由與歷史進化底本身結下不解之關聯所夢想出來的。

#### 四

然而不應該從前面那些考察裏，結論出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沒有絲毫要做的了，牠已經盡善盡美，而其發展是到了止境。任何明悟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那樣說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於一切科學的思想，在永遠的進步的變化之中。牠的發展是沒有界限的。這不是在一個序言裏面，一本書籍裏面，由一個人，甚至一代人，就能够完成這個工作的。

我在這裏，於顯著底和例證底名稱之下，指出一些要點來。這在我的意思，應該為馬克思主義

者的思想立刻努力之所在，或許這只是在掃除某種數量底誤會，那些使學說底進步成爲困難底觀點。

一 必需的是，把馬克思說明於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註二) (一八五九)有名的序言裏而成爲很多別的論題之基礎<sup>的</sup>那個主要理論底意思，和確切的地位，決定出來。舉個例子，對於這個理論之稍微廣漠的術語：“基礎”(Die Basis) 和“上層建築”(Der Ueberbau)，應該精確地定出牠們的意思。

二 解釋“經濟決定論”底性質是迫切的事情。換成別的說法，須當知道：存在於經濟的與社會的決定者和被決定者次要的集合現象中間之關聯底性質是甚麼樣的。恩格斯自己就這樣地注意過，存在於各種“上層的意象形態和牠們的基礎”之間底關係，不是同樣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之爲“經濟構造”所決定，有別於純哲學底體系或美

---

註二 『經濟學批評』。——譯者

學思想底進化，原來是自然而然的了。很多的“問題”須得弄個明白！

三 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不能免地要更確當地決定“個人在歷史中底作用”，而從此發出人類因子底歷史作用。馬克思不曾否認這個因子底作用。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以不讓有可能的懷疑那個樣子來肯定牠。這事沒有阻止對於學說底兩大創立者之個人的揣摩，又以恩格斯自己曾主張過底理由，說應該限於客觀因子底研究。人類的影響遂必然地或多或少的疏忽了。在原則上承認牠，或“語意之中含蓄得有”牠，是不夠的。人只是破壞他所要代替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不過僅僅到破壞歷史之意識的和抽象的觀念，而在歷史底一切問題方面都代之以照應於其方法底思想，那個地步罷了。

四 精確地說定這個方法之主要的特徵。

馬克主義，如同科學的學說底軀體一樣，冒自殺底險，而經過牠的論題之無止息的批評，一個

Selbstkritik (註三)。但是，批評一個學說，有兩種樣子。想方法完美牠來把牠發展起來，使之進步。這是積極的樣子。另外還有一個十分消極的樣子，就是偏見地專門抬高牠的弱點，而埋沒其所有之切偉大而豐饒底地方。

對於我，好像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議事程序上的，不是純粹消極的批評，而是牠的進步的發展。另外，如果我敢於這樣地表示，宣言馬克思是一盞大的明燈，一個理論的太陽，求立刻用全副的熱心犧牲精力於那些太陽黑暗之偏見的研究，或許就稍微有點奇怪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應該照耀我們所循行底路。牠證明牠的力量在自己發展和自己實現之中。在前進時，牠將失掉那些差不多曖昧的原素，把自己從附着於一切人類事業而來之弱點和缺憾裏解脫出來。……

---

註三 大約可譯為：私人的批評。——譯者

作 爲

進 化 科 學

底

歷 史 哲 學



# 第一章

## 甚麼是歷史底法則

### —

#### 歷史法則底真義和必要

開頭就說，怎樣不須得明白歷史法則（或定律——譯者）這個術語，是有用的。一般人往往——無理地！——把歷史法則與又衆多又敷淺之經驗的概括（或一般化——譯者）相混。這些經驗

的概括，常常在每個政治的或甚至單純新聞記者的作家底筆尖之下，表現出來。舉個例子吧：立法官底受賄是與他們的個人財產成反比例的。或者：革命要走到塞薩制度(Cesarisme 註一)。這些議論可以是真的，亦可以是假的，——隨着環境而不同。但在任何場合，都不能形成歷史的法則。這是用簡單的概括底通俗程序，把個人的場合，升到不變的法則之高等底結果。

要使一個公式真實地表明一個歷史的法則，那牠就不可避免地以這兩種特徵：普遍性和必然性，囑咐我們。換成別的話，歷史法則應該是可應用於牠所包含那些無窮數量之類似的，真實的或可能的情景。牠應該同樣地在兩列事實中間，設立一種必然的關係；不可避免地從這些事實裏生出底關係。而貧窮的立法官不是必然地和普遍地受賄。反

---

註一 Cesarisme 之塞薩，為猶拉·塞薩 (Jules Cesar) 族底皇帝。塞薩制度，即塞薩政治，指絕對權力底軍事統治。——譯者

之，我們倒曉得有相當數量底富人，腐化而貪婪。革命不會在任何時，任何地，都惹起一個強暴的和塞薩的反動。在大西洋那邊底一七八三年底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爲甚麼呢？因爲在貧窮與賄賂中間，在革命與塞薩制度中間，並未存在得有邏輯的關聯，原因與結果底比例。這是經驗的概括，甚至還是未成熟的東西，所以這不是歷史上底法則。

然而，要使全部科學底理想：——知道是爲預見——實現，那就精確地必要在於得到普遍的和必然的關係。只有借助於真正的歷史法則，即是說借助於那些爲過去所證明其正確而可應用於將來底論證，才能預見未來的前途。經驗的概括，是牠們底錯誤的造作和粗率的摹擬，不能供我們在歷史生活底迷宮中作差不多妥當的指導之用。或者更好些說，牠還要迷惑我們，恍恍起來。敷淺的概括，在不正確地指出進化方向時，把我們放在予以錯誤的路程計劃那種旅行者底情形中了。這就是爲甚麼要極端重要地定出歷史法則底概念，來唯一

地能够把“智識的無政府”，歷史哲學現狀底特徵，宣告結束。我們的政治的討論和社會的討論，都受了那些東西底反擊。歷史哲學，只有當着經驗的概括底立場放棄了時，才能成爲科學。牠會有成功地定出一些重要的法則，足以使我們歷史的命運得着光明。人做他自己的歷史，他的全部歷史，僅僅是在他認識其法則——如果是正確的——底時候！

## 二

### 反對歷史法則底論據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嚴重而可怕的問題提出來。歷史法則是與我們的自由不並行的麼？這個不排斥那個麼？<sup>或</sup>好多的理論家都在思索這些問題。

“只有一個方法把物理性質底固定性放在精神世界裏去，這就是否認人類的自由。那樣，實際上便完成了一般法則底系統。另外，就是再添一個造化

---

的支配之否認於其中去。星球自從牠存在以來，即以可讚嘆的規則，完成牠們的行程，有一個指導底需要麼？從那時起，人類也能够從一個教師那裏過去了。一般的法則就確定地消滅了上帝和自由”。  
(註二)

『英吉利文明史』底作者覺得必要的是，在定出所相信爲歷史法則以前，對着問題採取自由意志底立場。自由意志這個哲學的難題，過去費了很多卓越的精神去研究牠，現在還是一樣。

德國歷史家吉耳魏呂 (Gervinus)，與巴克爾 (Buckle) 一樣，相信歷史法則只有在穿過一些大的時代才表現出來。對於特別的事變，自由是勝過法則的(註三)。畢什 (Buche) 在他的『歷史科學發凡』裏，肯定“宿命的或必然的秩序”與歷史中底“自由的秩序”這個二元主義。德國一個著名的著作家，鄂圖·赫納·埃門·里因 (Ot) Henne am

---

註二 洛南(Laurent)，『歷史哲學』，二一六頁。

註三 『十九世紀歷史底結論』，一二頁。

Rhyn`，在好些別的人之後，拒絕歷史法則底探求，因為牠會戕賊我們的自由。差不多人類思想底一切大師，——巴呂奇·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和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者除外，——都不能够立定主意，犧牲自由。所以歷史法則將會是一個空想！

不論我們將給自由這個大問題底解決是甚麼，歷史哲學之繫屬於這個問題底解決，總是從本質上使這個領域之關係於人到最高度底科學的建築，成爲不確實而可懷疑。連繫着自由意志問題之無止境的討論，一下子就運到歷史的領域來了。歷史哲學於是成爲鎖閉各種哲學派別底廣場，如像玄學在從前底情形。

### 三

## 自由之在生活中底位置

幸得對於我們的科學，這個無自由的隸屬，是

很可疑的，很成問題的。

歷史的法則沒有必然地要排斥人類的自由。我們相信能夠以一個簡單，明白，和顯然的樣子，把牠論證出來。在實際上，最絕對的自由底信徒，以及最合理的有定論者，都同意：在現實的和通常的生活中，人是聽人已定的意旨（或動機——譯者）底領導。我們可以說是：由於他的情慾，由於他的需要，由於他的思想。一切常態的人應該有一個充足的理由來為他的行動。這件事當然是沒有討論底餘地的。所要討論的，只是自由底信徒聲稱他能夠在兩個已知的意旨中間，隨心選擇。如果他繼續以某種樣子來活動，他同樣也就能夠隨其所欲，作別樣的活動。

現在我舉一個通俗的例子，然而不是決定的例子。人普通都要找尋為生活所需要底一切來作食物，然而同樣他也可以放棄這個經常的事務，自殺，來僅僅地證明他是現實地自由，而只隸屬於他自己，他的生活或死亡底意志。假使他在實際中是

奴隸，他永遠在可能範圍內是一個隱然的主宰。歷史家能夠回答這個事件。“我專一地注意歷史的實際，從不及於可能性，專一地注意真實的歷史，並不及於可能的歷史。自由或否，人都是依照已決定的意旨而活動。甚至承認自殺也是自由底證據，——這件事是可討論的，——人們總很稀罕地耽於這些離心力底傾向。常態的生活才是規律。人為設法滿足他的需要，甚至冒險去損他在自由意志信徒之意見中底自由。爲了那個，他適應於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或者他在牠的輪次，設法使環境來適應他。認識人底一切需要及其滿足底方法，這就是說在他和他的環境中間底一切關係，彼此互相的作用，我就或者會覺得以一個確實的形式，不僅論證出他在過去和現在之中而且也在將來之中底活動樣法。人們在其日常生活裏面所專務的，並非解決自由底問題，而是生活，如果可能，就企圖優美的生活。並且因爲人們如非是永久有理性的，也是，甚至在他們瘋狂中也是——然而充分屢常的

——一些推理的動物，所以往往可以預見出理性或意旨，來在他們集合的和個人的行動裏面指導他們，甚至可承認他們是自由的——在他們的內心——在活動，而沒有任何意旨。所以自由底問題只是間接地接近我，我這個歷史底哲學家。然而在歷史家底地位，我僅知道人們底活動是隨着已決定的和充分認識出的意旨，或者，爲使用學派上底術語，是“隨着充足理由律”。

## 四

### 自由問題之歷史的解決

要說出非難哲學者的歷史家這些推理之所在，是不容易的。

歷史家，如同行動底人一樣，只認識自由這個字底法律的意義，或實行的意義。對於他，凡不是關在監獄裏面底人，就是自由的人。或者說，凡不是在他“聽其便”而動作之習慣的和常態的樣法

中，受有任何形式之障礙的，就是自由。而自由之於他，即為滿足一個常態地發展底人之一切需要底能力。玄學的自由有一點像資本主義制度所宣布底自由。牠是十分形式的和十分抽象的。牠不滋養牠的人，聽其十分自由的飢餓而死，和衰弱而死。並且只有這個是邏輯的。自由僅僅在盡可能底又無限又廣漠的範圍內，才成最高主宰地登龍即位。而人生活在實際之中，在典範的“粟粒”王國之中。所以康德底“人自體”，依我們即可能的人，在歷史現象底世界裏——是自由的或者非自由的，我們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服從其本性之法則或其環境之法則底生物來研究。

或者可以在我們的真實的有定論與可能的自由底對立中，找出一個指示來解決自由底問題。然而，說要解決這個經過許多思想底大師都看成一個最困難最複雜的問題，也許是有些浮誇；縱使在他一方面，這些大師之一曾經有理由地觀察出最嚴重的問題之最簡單的解決就是最近所尋獲的。

哥倫布 (Colomb) 底蛋(註四) 底歷史，充分屢常地背誦不休。

## 五

### 馬克思主義自由觀述評

在要過到歷史法則之種種不同的見解底分析以前，容許我們在這兩個嘗試上停止一刻。——這兩個嘗試是兩個社會主義思想家，特別是唯物論者嘉爾·馬克思和唯心論者俾葉耳·拉梧洛夫 (Pierre Lavroff) 做出來底人類自由與歷史法則底調和。

在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中，自由之勝利在人賴着其進化法則底認識，佔領了社會生產力底時候。在這個奪取裏底每一步，都是向着自由走底一步。恩格斯說：“最初的人”，缺乏完美了底生產方法，

---

註四 寓意爲：事前不能履行，事後方覺容易。

“也是同於動物一樣的，很少自由”(註五)。在人類歷史底門闕前，遇着改變機械的運動成爲熱底發現。在已完盡的發展底境界方面，直到我們的今天，才開始改變機械的運動爲熱之發現底時代。人類底全部歷史就在這裏(註六)。必然只有在牠未被認識時，才與自由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是一個奴隸。他爲他自己的生產力——掌握於“資本之王子”底手裏的——所統治。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爲這些生產力之絕對的主人的，就是人。所以他是自由的。他的生活，與最後認知底自然法則“和諧”。這就是爲甚麼社會革命被叫做“從必然之王國到自由之王國底跳躍”。

這顯而易見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把在哲學意義或玄學意義中底自由這個名詞，與物質的能力相混。在聲言人在生產力上底統治等於自

---

註五 『反丟林論』，德文版，一一三頁，一八九四年。

註六 前書，一一四頁。

由時，這個見解就有意地忽視有定論底問題。牠不解決牠。自由的物質的憂慮，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底人，並不比引他到各種方向那些當前底各種意旨爲少。社會主義的社會，在結束人對人底掠奪中，並沒有從人底一切情慾，從已發展之人性力量和財富造成之一切願欲底複雜裏，把人解救出來，——幸得這樣！——而那些願欲和情慾，又不常是彼此和好沒有衝突於其間的。階級爭鬥不是人類對抗之唯一的和統一的形態。如果就是在人與人中間底爭鬥應該終止，在人自己裏面底爭鬥也是永久有的。凡有多種意旨對抗底地方，就是選擇。而凡說選擇的，就是在說可能的自由。所以自由底問題不與資本主義社會同歸消滅。給予“社會主義的”解決於純哲學的問題 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嘗試，在我們面前現出是有點老實而很少科學的樣子。馬克思儘管有他的天才，也不能借助於他的經濟觀解決自由底問題！

這個嘗試同樣表現得不可瞭解的樣子。牠喚

起我們回想到恩格斯在用生產論證以感覺世界底實際爲目的時之別的一個嘗試。然而牠解釋起來是用黑格爾 (Hegel) 底影響。依恩格斯的，黑格爾是“對於必然與自由底關係曾予以正確的觀念底第一個人”(註七)。黑格爾特地聲言必然只是盲目的，“當牠是未被理解時”。所以理解了底人，就是自由的人。如果我們在這裏，爲這個意外的結論，迴避給予黑格爾以玄學的理由，讀者會滿意我們。但是這獲得了深邃的和高深的意思的，正同每個玄學系統之邏輯的結論一樣，在唯物主義的理論如馬克思主義中，仍覺得缺乏任何意思。物質的能力或知識與自由底同一，在離開玄學的卓絕底高峯而到良智底平地時，便一下子成爲了簡單的邏輯的誤見。能力或知識之與自由，在字底哲學意義中，並不是同一的。(註八)

註七 『反丟林論』德文版，一一四頁，一八九四年。

註八 我們在埃惹納·傅立葉 (Eugene Fourni-

## 六

### 拉梧洛夫自由觀述評

俾葉耳·拉梧洛夫解決自由意志問題底嘗試，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帶有更多的哲學性質。俾葉耳·拉梧洛夫承認有定論爲統御這個世界底主宰。因果法則不知道有所謂例外。然而這個法則在結果上有我們的自由，我們的負責之本有的意識。而這個意識底事實使我們不得不留心自由。在我們自己相信自己自由時，我們就是自由的。自由不過一個外觀罷了。亦可。但是，把時間區別爲日與夜底分割，也是立基於外觀之上的，然而對於我們却是不得不然的，有強迫性。推理似有盡善盡美而絕非平常的邏輯。必然就處於與自由相調和底狀態。彼此都是正當的，各有各的本來的範圍。自然

---

ère)那裏，還找出稍加嚴重的混亂。(見他的「個人主義論評」，亞爾甘 (Alcan) 版，一九〇一年)。

是純粹而簡單的必然底領域。反之，歷史就是十分主觀的自由底領域。人站在他道德的理想觀點上，判斷歷史的事變。他自視爲既存在的惡底負責者。如果他由他的教育而達到文明底高度，他也一樣地應該自視爲民衆底負債者，要用他的艱辛的勞作和無數的痛苦來提高他們再向前進。他應該用一種社會進步的行動，用一種謀民衆解放之不止息的爭鬥，還他的債。他是這個文明中以一身而負衆苦底人，文明底享樂於他是禁止了的。(註九)

在拉悟洛夫底思想中，有真理和現實的淵源。然而我不相信接受他的看法是可能的。他的全部理論所立足底基本事實，在我看來，顯出絲毫沒有成立底樣子。他沒有證明我們的自由之主觀的感情，是一個意識上底事實，其普遍而必要也一樣地同於我們的思想家之所相信那樣。想像一人或一

---

註九 在這裏，同在我的『俾葉耳·拉悟洛夫底社會思想』一樣，我幾乎是按字按句地說明我們悲憫的俄國思想家底思想，以求完全避免矜誇的和厭煩的引證。

些人從有定論的確信過到個人的意識狀態而排斥全部的自由觀念，是容易的事情。其實，自由底意識寧肯說是一個推想，一個成見，一個信仰底結果，總而言之，比諸與拉梧洛夫自己選擇底例子：光明和陰影的感覺，具有同樣資格底必然範疇，就寧肯說是一個偶然的靈魂底狀態。一個確信的有定論者對於全部自由觀念，結果竟有了反叛的靈魂。他以爲獨立於他的意志之外底法則，是一種玩物（註十）。

人們很能够把已完成的事實看爲必然的，如

---

註十 我在這裏敘述一件我個人所知道而不甚著聞底事情。一個外國社會主義報紙底編輯，當着我承認他是這樣地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致他相信一切個人的創造是無用的和多餘的。他說：“我感覺我的意志灰頹了，我一切都期之於事物底進化”。我們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中，找出很多以間接的樣式符合於這個故事底段數。這就是人所呼底“理解得不好的馬克思主義”。

同事實底全部系列之邏輯的結論。然而他又以我們的道德的或社會的理想底觀點去判決牠，責備牠。或者還更好些。某些客觀地論證出底原因，從其性質自身方面，就是——一些判罪的宣告。舉個例子，如果我到了說某種社會事實底原因是粗俗的愚昧，一個道德心底缺乏，或者邏輯的推理之顯著的庸碌，我就站在人類的觀點，宣告 eo ipso 牠的判罰了。馬克思自己在他全部的科學生涯和政治生涯中，曾廣泛地利用這個判斷和處罰底權利。這只須流覽『白露梅爾 (Brumaire) (註十一) 十八日』，便可知道。倡言歷史的客觀主義，比實行牠容易得多。拉悟洛夫之歷史的主觀主義，是正當的。但牠是獨立於自由問題之外的，如同歷史哲學本身之於牠。——我們已充足地證明了。——自由問題不像不可超越的障礙那樣，反對歷史中底法則底論

---

註十一 Brumaire 是法國革命時底共和歷第二月底名稱，其時日相當於陽歷十月二十三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譯者

究。

## 七

### 歷史底顛覆法則

那末，這些法則底性質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來用一個簡略的樣式，把對於歷史法則，全部哲學考究之經常的對象，似乎是基礎的理論，加以分析。

我們首先考察人類思想底前覺悟時代或前系統時代（註十二），那在幾乎一切宗教的和哲學的神話史中底‘顛覆法則’（La log catastrophique）。據牠說，世界，人類，宇宙都向着——一個廣大而無可逃避的天翻地覆之變動前進，向着——一個全部都要滅亡淨盡之奇怪巨大的災害前進。東方的尼勿拿（Nirvâna），赫拉克利特（Heraclite）之宇宙的大混亂，詩人底鐵時代，希伯來人和基督教徒之黯淡

---

註十二 換言之，就是：人類思想之有意識以前的時代或有系統以前的時代。——譯者

而悲劇的預言，這一切世界命運和人類命運之不同的種種見解，都對於可怕的末日帶有同樣的恐怖印象，預先盛着憂愁底痕跡。原始的人，在成爲同自然和凶暴而不能制服的野獸這些力量作無止境的爭鬥，而爲其擄獲物時，愚昧於自然法則，缺乏了對付往往強過他或甚至靈巧過他那些無數的對頭底防禦方法，必然是悲觀主義者。他把黃金時代放在背後，從不放在他的面前。他遂發明了禍災底哲學，悲觀主義的令人憂愁的宗教。

這個天翻地覆觀支配心靈如是之久，以至牠還很屢常地，以宗教本能底殘餘，透入我們最近代的社會觀歷史觀。甚至今天我們還喜歡分歷史爲截然相反的兩半：連同牠全部地獄之苦底舊世界；和連同牠天堂之甘美底新世界。在這兩個世界間掘下了一個深淵，充填着反叛中底人類之贖罪的血。宗教底彼岸，成爲社會改造大家底彼岸。這個見解，在某些界限內，能够證明其正確，甚至也有用處。當若干世紀中蘊蓄起來底力量底爆發，可以

說很類似於天翻地覆底大變動。但顯而易見的，不是這些力量底發生，就到了劇變爆發底臨終之時。社會的顛覆劇變，也同宇宙的顛覆劇變，不過是一個長時期的先前工作底完成罷了。

## 八

### 歷史底循環法則

歷史法則底第二個理論，是‘循環法則’(la loi du cycle 或‘輪轉法則’——譯者)。人類被表現成永遠在同一路上巡行底樣子。這就是維柯 (Vico) 底“corsi”與“ricorsi” (註十三)，巴士嘉 (Pascal) 底“itus”與“reditus”，叔本華 (Schopenhauer) 底“不同題名而同內容底歷史篇章”，胡納達里克·尼采底 (Frederic Nietzsche) 底“永久的開始又開始”，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底說法。這也是在把人類

註十三 大致可譯為：「順流」與「通流」，或「前進」與「回轉」底意思。——譯者

看爲與永遠從青年，成年和老年那些同樣階段經過底個人，有許多的類似。大概，這個老實而陳舊的類似，就同於在我們的歷史運命上，生出有機體派之近科學的理論，那種想法一樣。有機體派也像很多的社會學者，把從通俗的成見剽竊得底材料，拿來建築他們的“科學”。有成長，衰老，死亡底個人，是“生物的機體”。把普通語言底術語，代以自然科學底術語，全部改題爲“有機體的理論，社會底形態學和生理學”，——就弄了一回。生物學的方法，便勝利地走進——直到而今！——社會學界。並且對於這種學說，飾以羽毛，插有標記，打了號碼的，很加歡迎。因爲在社會的理性上，蓋有精確科學之堅固的印章。

然而牠只有承認循環法則在邏輯的觀點上是歷史底理想法則，才是正確的。牠完全滿足了我們曾在開頭所說底歷史法則之一切我們的要求。牠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並且我們容易明白使維柯發出底讚嘆，當他在一七二五年，使信奉者預料“一

個理想的，不朽的歷史，在上帝底觀念，各民族於其起源，進步，境况，衰頹和末日中一切特殊歷史肖像上，造出來”（註十四）底可能性。這個最大的史學家，在他的『自傳』裏，於亞刺伯哲學家伊卑恩·克哈爾丹（Ibn Khaldun）之後，論證出柏拉圖（Platon）底研究和他的思想——體裁之理論底研究，曾經使他感悟到這個歷史之理想的觀念。這是在誦讀唯心論不朽的導師底著作中，才開始在他的腦子裏萌芽出一個“理想的和不朽的正義”底思想，“依照牠而建造一切時間和一切民族中之一切共和底思想”（註十五）。多少博大而美麗的夢啊！但

註十四 un istoria ideale, aterna, descritta, sull'idea della Provvidenza sopra la quale corrono in tempo tutte le storie particolari delle nazioni né loro sorgimenti, progressi, stati, decadenze et fini.『維柯底全集』，第四卷，三三七頁，Milano MDCCCXXXVI.

註十五 前書，前卷，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Milans, MDCCCXXXI.

很不幸的，直到如今沒有一個哲學家，沒有一個歷史家把牠實現。牠僅僅在這個理想的形態中是可實現的。歷史現象底特徵，以一個果決的態度，表示反對。在更遠一點，我們就會看出其所以然底理由。

## 九

### 歷史底重複法則

歷史法則底第三個理論是‘重複法則’(la loi de périodicité 或定期法則——譯者)。牠把歷史現象同一於自然現象，而企圖肯定現象是當着相當大的時代，在差不多類似的形態中，為合規的重複。這是精確的科學同牠的不變的法則。牠作了十九世紀歷史家底模型。他們，同多麻斯·巴克爾(Thomas Buckle)一樣，企圖“從某些容易預言底事變說明合規的循環”(註十六)。

這種歷史法則底自然主義觀，明明白白地把

---

註十六 「英吉利文明史」，第一章。

只是爲更好認識事物而有底問題：歷史與自然之同一，認作已經美滿地證明了的而又確定地成立了的。其實，凡我們從歷史上知道的，都相反地叫我們相信歷史的事變不以合規的樣式而重複出現。歷史的事變，在現刻是著遍地承認爲很複雜的，不容許簡單的重複。若作不同於此之別一樣的堅持，那是沒有用的。我們距圭達列 (Quetelet) 及其『社會的物理學』，都覺得遙遠。道德現象統計學底創立者，以爲在任何情況只給我們以結果而從不及歷史進化之原因底數字，可以幫助歷史底造作。

這個見解底成績在於消滅歷史底武斷，偶然，而淨光光地提出歷史法則底問題，並且開始設法使歷史哲學成爲精確的科學。牠給我們那些冒稱的歷史法則，是應用於歷史底心理學法則，物理學法則，或人類學法則。巴克爾企圖成立人之常態的活動只有在自然產物也不過於豐饒也不過於貧窮底地方才是可能的這個法則，就是如此。這是心理學的或生理學的法則，絕非歷史的法則。牠沒有從

任何樣式方面，使我們明白人底進化中突然而來底變化。牠雖然決定全部進化底必然條件，也沒有給我們在牠的未來上底任何指示。

如次的法則，即設法求助於統計來成立的：對於財產底犯罪隨着麵包價錢底增加而添多，也同樣是如此的。這一切的概括，都縮小到充分認出的人類心理學之某些特殊底論究，只能解釋社會生活底偶然事件。進化底科學僅僅是在極其顯著底和道德寓言底題目上，才能偶然地利用那些。

## +

### 歷史底進化法則

歷史法則底第四個理論，就只有是在進化底觀念改變科學底面目以後，人們才到了要設法在歷史中來找尋底那一種‘進化法則’(les lois de l'évolution)。這裏，於我似乎是必然要在形容了底進化法則或進步法則，與未形容底進化法則或簡

短的進化法則(註十七)中間，做一點分別牠們底工作。

爲明白地標出這兩個很有別的，甚至相反對的觀點，我們也可以用客觀的進化(未形容的進化)和主觀的進化(進步的進化)兩個名詞。

客觀的進化法則，除開人類的利益和願望，企圖定出進化底某種支配的特質，某種特徵的和優越的事實。客觀主義者黑卑爾特·斯賓塞(Hebert Spencer)勉力證明出：進化底事實，就是差異(或變異——譯者)和複雜之永遠的增長。差異對於個人是一個善或一個惡麼？這件事在社會學者底地位上很少注意。客觀主義者嘉爾·馬克思論究出：我們這個時代社會進化底支配的特質就是在“資本之候”手中底生產方法之增長的聚集。這個聚集，由於牠所帶來底社會事實之全系列底幫助，引

---

註十七 形容了底進化法則，就是加了形容詞底進化法則，如進步的進化法則即是。未加形容詞的，就是簡簡單單的進化法則，沒有含進步的底意義。——譯者

出獨立於這種考察——社會主義對於個人是否善或惡，牠是否爲人所盼望或厭惡底評量——之外底社會主義組織。或者更加精確地說：人覺得社會主義組織好，因爲新社會的環境要囑咐他一個新道德，善惡底新標準。

這個客觀的特點，這個歷史中人之理論的消滅，已經部份地找出於聖一西門(Saint-Simon)底著作中間，他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真正的創立者。

在論究相異民族進化底同一中，他把“這個類似”看成爲“人民無意地而又未覺知地服從事物”(註十八)底性質之不得不然的結果。

這種客觀主義的傾向，在阿巨士特(Aug.)底著作中，也找得出來。孔德發表於一八二〇年底論文裏有如次的幾段：

“以爲新制度這個繼起的組織，從十一世紀以來直至我們今天，就是由博學者，藝術家

---

註十八 『全集』(聖西門的——譯者)，第十二卷，二二頁，一八〇九年。

和巧工良匠，根據預想底計劃，循着一個不變樣式來引導，實在是荒謬的見解。在任何時代，文明底改善也沒有服從一個這樣配合出來底進程，爲才人事前所想出爲羣衆繼起來採用的。這件事，由事物底性質看來，簡直完全不可能：因爲人類精神之進步這個高級的法則，引出一切，支配一切；人們對於牠，不過是一些工具罷了。雖然這個力量從我們中間生出，却也不再是由我們的能力來避開牠的影響，主宰牠的作用，如照我們的意思，主宰那個使行星環行於太陽周圍底原始衝動力一樣。

“次要的結果是唯一的屈服於我們的隸屬之下；凡我們所能底一切，就是以原因底認識，把這個法則（我們真正的神智）要命令我們底進程弄清楚，而不受牠盲目的催迫，來服從牠：要概括說說，便精確地是存在於那留給現代之哲學的大完成以內。”

他在一個註語中加說道：

“古代立法者和哲學家底大錯誤，確切地在於要把文明底進程隸屬給他們系統的見解，正當他們的計劃反之倒應該附屬於文明進程時。這個錯誤，在他們那方面，倒底是很自然的和很可原諒的。因為在這個時代，人們還是太近於文明底起源之時，就要能夠察出文明循着一個進程，承認牠所循着底進程，而且更要覺知這個進程在我們的隸屬之外，當然不可能。”

我們今天底客觀主義者，沒有發明“歷史的必然性”這個概念。然而在聖一西門和阿巨士特·孔德等客觀主義者與近代的客觀主義者間，有一種差異。實證論派底創立者們不停在唯一的事實範疇。他們設法要客觀地明白“人類精神底進步”，人類之智識的進化。“一個社會，沒有公共的道德思想，就不能存在”，聖一西門說(註十九)。他遂檢閱十

註十九 「全集」，十二卷，二二頁，一八六九年。

一世紀以來所完成底科學的進步。阿巨士特·孔德把智識的因子，看作歷史底優勢的因子。他使社會學之科學的結構，附屬於社會學者道德感情底發展：因為社會學者為找出社會現象之正確的估量，應該達到道德底某種程度。他穿過歷史底進化，來追求人類道德底命運。並且他說：

“在這各種的像貌之下，不可非難的是文明之繼續的奮進，必然愈加厲害地發展我們最高貴的性僻和最寬厚的感性，這些都是人類團結之唯一的可能的基礎，應該自然而然地在其中受逐漸特別的教化。”(註二〇)

在相反方面，我們的客觀主義者把道德的因子當作可疏忽的因子看待。他們決不明白這個因子底進化力量同於智識因子。言行不甚相合的客觀主義，把事實底某些範疇，特別看重，如同特權者然。其他的一切便待遇作——客觀地——下流人了。

客觀的或主觀的進化法則，甚至從他們的性

---

註二〇 「實證哲學講義」，四編，四四二頁。

質方面，對於歷史哲學是最重要的。或者更好的說法，這是唯一關係於物底法則。因為物原是以進展，變改，一句話社會和個人底進化爲對象的。一切其他形態底歷史法則，只是在引導至進化法則之發現時，才可爲物所利用。

## 十一

### 歷史底傾向法則

有些人把這可以叫做‘傾向法則’ (la loi de tendance) 的，與進化法則相混。在伯倫斯坦 (Bernstein) 和考茨基 (Kautsky) 中間，對於資本底聚集最近的討論，有很大的影響的，就赤裸裸地現出了這個混同。伯倫斯坦有理由地持論道：我們不能從資本聚集在大資本家手裏底某些傾向，來得出這種情形最後會至吸收一切小的財產那樣繼續進化底結論。我們流覽整個歐洲語言中所有底馬克思主義著作，不會在其中找出把傾向底事實與進化

底事實予以必要的分別的。然而問題底樞紐就確切地在那個地方。資本主義的聚集是傾向法則呢或進化法則呢？在第一個場合，伯倫斯坦是對的。在第二個場合，那就是考茨基勝了。

要以決定的樣式來標明傾向法則與進化法則之間底差異，還須得舉一個例子。由歐洲遷徙到美洲底僑民，以合規的樣子增長，並且差不多是繼續的增長。可以由此推出到了某一天，全歐洲底人都搬到美洲去麼？再舉別的一個例子。資本主義的生產，有用婦人，兒童這些較少支薪底勞働代替成年勞働底傾向。——這是馬克思自己論究出的。——那是在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最後會把一切成年的男工都拋去工廠而失業起來麼？一個已決定的傾向，免不了有某些自然的界限，進化却是沒有界限的。而馬克思主義者竟到如今還忽略了這個首要的分別。從這裏，伯倫斯坦底批評，雖然有一點遲滯，有一點奇怪，倒時或證明其合理。——我在此處當然只是說及他的理論的批評。（註二一）

## 十二

### 歷史底從屬法則

還有一個混同，不是不甚嚴重的，而且對於我們的客觀主義者也非常親密。這就引我們到了歷史法則底第六個理論，即我要名之爲‘從屬法則’的。這個法則生出了在習慣上所叫做底“因子底理論”。依牠的，我們能够而且應該把歷史進化中各種不同的因子底影響，分開研究，這些因子是有經濟的，智識的，或道德的等等。並且能够又應該定出全部歷史進化底必然條件。但是，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之所爲，不容許宣佈某些初步的條件爲全部歷史變革之充足的原因，而如此地把決定的原因與歷史進化之必然的條件同一化。如果條件與原因底同一化是正當的，爲甚麼不宣言地理的，地

---

註二一 原與前節相連，我爲明顯計，把牠分立，

自成一節。——譯者

質的因子，也同樣為歷史進化底原因呢？為甚麼不主張以養氣，這個可吸入而因此構成人底存在及其歷史之前提條件底東西，為“基礎”，而以社會之政治法律的形態構造成牠的“上層建築”呢？為甚麼不把光和熱看作同等的歷史因子呢？所以顯而易見地，分別進化法則與從屬法則，以免陷於荒謬之虞，是必需的事情。這正同於一個哲學者的歷史家要禁止取某種傾向為進化事實一樣。（註二二）

## 十三

### 進步是歷史底法則麼？

進化底法則是歷史哲學底主要對象。但引起我們要以特殊的形式來注意的，就是形容了的或主觀的進化法則。換成別的話，即：進步法則。人

---

註二二 馬克思底“經濟因子”——或生產形式，——因為牠的複雜，尤其因為牠的更大的變化，不能消化上面所列舉底自然因子。

們，簡直冒了與客觀的方法處於衝突中底險，切望着幸福。所以他們關心的是：進步是否要在歷史中實現，用甚麼方法來實現。恭多塞（Condorcet）是第一個從事以系統的樣式來證明牠的實現底人。在他的“預告”——即用以介紹一個重大著作，而且在『人類精神進步之全景底述要』這個名字下見知於世的，——裏面，他說：

“既然這個全景是由人類社會所經過底各種時代之連續的考察而成，服屬於永久的變異，所以牠是歷史的。牠應該表現變革底秩序，陳明每個階段在代之而起底階段所施底影響，而且這樣地指示出人類在其所受底改變裏，不止息地自行革新於若干世紀之廣大無邊底中間，向着真理或幸福所循着底進步，所走過底步驟。這些對於人底過去情形和現在狀況底觀察，將會繼之而引到保證並促進新的進步——爲自然所容許他再希望着的——底方法。”

進步是歷史底一個法則麼？恭多塞以為是的，並且還有很多人與他一致。在我們的計劃中，沒有準備在這裏研究這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曾經十分簡單地把歷史法則底各種見解，作了一個分析。說到進步底法則，在我們一天沒有分別出於人類安適之增長為必要底方法底進步，和此安適本身底進步以前，我們就一天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對於一般的安適之必要條件底進步，已沒有討論底餘地，而是彰明較著的事實。進一步說，如果幸福是聽人期待的，那就繫屬於我們。於是便沒有客觀的，機械的歷史法則，給我們保證一個無限的進步。這是由我們用每天每刻底爭鬥，來奪取牠。

## 十四

### 進化法則與其他法則

如果進步論還能呈現出待論究底題材，進化底法則現在就出於討論之外了。全部近代的科學，

在其繁多的部門中，都爲這種普遍的法則所滲透。歷史哲學，在應用牠於歷史現象時，就給了牠自己一個堅實的，不可動搖的，嚴格地科學的基礎。同等地組成自然和生活底統一底原則，爲自然和歷史間之聯合線的，就是這個法則。牠很有可以滿足一元論者最要求的東西。

支配自然和歷史底進化論，實現了這個無機界，有機界，超有機界之最奇妙的理想的統一，這是爲全部高級的心思才力所趨向底所在。應用牠於社會人底研究之中，歷史哲學就上升到科學之列了。

進化法則，在牠統一生命與自然中，同時就包含着我們所已分析底歷史法則一切多種多樣的表示。牠承認顛覆法則爲歷史的外觀法則。一個現象走到了牠的止境底進化，賴着偶然的事變，顯給我們像與過去截開底突然而又猛烈的絕裂一樣。其實，我們不能把實際看成火山的噴出和地震。

進化法則不反對應用在某些個人現象方面底

循環法則：因為牠們在人類進化底大流中也一樣地構成其匯流之一部份。個人在歷史生活之永遠的進展轉化中，生出和消滅。社會特殊的形態，為給一個位置於新的形態，也有發生，發展和消滅底過程。所以循環法則之實現於進化法則底框子內，帶一種普遍的，抽象的樣子，由必然廣泛的術語：誕生，成長或發展，和消解，來顯示牠的特徵。

進化法則也不排斥某些現象之合規的重複。按照人之解剖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組織，在某種界限內，停留於固定的情形說來，從中結果出底現象，當然也處在不變的地位。社會之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形態，能夠發展無窮。但是永遠有一些共通於經過多世紀之進化底一切形態底特質。這就是凡屬社會的事實，政治的事實，道德的事實，都各有其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本來形態。

進化法則絕沒有與因子論處於衝突底地位。反之，我們倒有必要來決定歷史進化底一切條件，

積極的也很同消極的一樣。我們有必要承認凡有便利於歷史運動底種切，以及障礙牠的種切。我們高興地把進化底一切因子，有絕對價值的和相對價值的，都拿來分析，類別，和認識。

進化法則也並不排除一定的意義內底某些現象底傾向那個事實。我們可以把傾向叫做進化底粗型(或草稿——譯者)，或小產的進化，在其進程中爲別些相反的傾向所妨礙着底進化。

## 十五

### 研究歷史法則底注意點

所以，歷史生活底一切表現，都覺得是包括和聯合這個<sup>者</sup>宇宙的合題：進化法則之中的。實際上，牠精確地與歷史現象之表形於其一切構成原素(或成份——譯者)內底特徵相適應。在以後的研究裏，我們就證明歷史的生活是受三種因子：自然，人，傳統底影響。而每個因子都呈出一種只是

重複底固定的原素，和一種只是進化底變異的原素。

進化也有這個雙重的特徵。我們考察出個人的和集合的同樣形態，俱隨着一個已決定的法則而發展和修改。人底需要底同一性，挑誘出他的社會制度底同一性。然而力量就蓄積起來。進化法則生產了牠的結果。制度一變革，全部都受影響，甚至在牠們的變革中，自然和生活之不變的法則也不能避免。如果我們要在歷史法則全般的複雜裏去認識牠，我們就應該對於固定原素底留心，如同對於生活之變異的原素一樣，對於永遠持續和停滯底東西之留心，如同對於變化底法則——永存的也一樣！——之所遭受的一樣。歷史是存在和流化底綜合，改變的質料和不動的形態底綜合。



## 第二章

### 歷史哲學底性質和可能

#### 一

#### 思想進化律與歷史哲學之晚出

在思想底歷史裏面，再沒有甚麼更有興趣和更有教訓於這件事情的：科學問題生出而又解決底秩序。第一，這個秩序往往顯得充分奇怪的樣子。現在我們取哲學思想底進化來作例證。

古代哲學歷史，可以分成如此題出章名底三章：世界，精神，人。希臘哲學的最初系統，有宇宙論的特徵。人們總是想把外界歸結於一個統一的原質：水，空氣，火，無限，數，存在，運動，原子，等等。這只是到紀元前第五世紀，詭辯派出世，人們才放棄宇宙論而向着心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向着今天大家叫底認識論。人類的精神於是成了哲學的思考所看重底題目。泰列士 (Thales) 讓位於普羅大果拉 (Protagoras)。這個詭辯學派底老師，不在水中找尋世界底原質，而專心來證明人是真和偽，存在底一切和不存在底一切之唯一的尺度。及蘇格拉底 (Socrate) 出世，便宣言對於人底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底本身。這最關係於他的，只是他的生活底樣法，善和惡(註二三)底問題。道德遂成爲柏拉圖 (Platon) 與亞里士多德 (Aristote) 哲學底中心。他們所構造出底政治學系統，也是附屬於

---

註二三 所引用底希臘文，因無法印出，取銷。

道德的。因此，人和他的命運之爲哲學思想所關心，只是在最末一位，和思辨系統之全部光輝的序列，周游了古代世界以後。

並且，我們也在一切時代，找得出來反對我們的思想拋棄了人而從事除開我們自己以外之一切這個傾向底抗議。在古代，就是蘇格拉底，如果相信他的弟子塞諾風（Xénophon）之所說，他就苦辣地責備其同時代人關心世界底物質，更甚於人。到十四世紀，這便是白託拉格（Pétrarque），他在引出聖一阿巨士坦（Saint-Augustin）底話，寫道：

“人們去嘆賞高的山峯，深海底汪洋，廣的瀑布，行星底運動。他們只是忘記了他們自己。”（註二四）

在我們這個時代，大聲反對科學的客觀主義之濫用的，就是托爾斯泰（Tolstoi）。他說：

“科學和哲學，專去論究所喜歡底一切，而把人所要爲更好的將來和更好的做法而幹

---

註二四 聖一阿巨士坦，「懺悔」，第十編，一五頁。

的，除開不管了。”(註二五)

所以，用人之發展底條件爲對象底歷史哲學，依照科學底本義，還在開頭底狀態中，並沒有過於令人驚奇底地方。牠與其他一切人類的科學，即在牠們的輪次，於某個狀況內成爲科學思想之一進化法則底犧牲者的，受同樣的命運。這個法則可以 *Grosso modo* (註二六) 撮要成如次的樣子：直接關係於人底科學，發展得最後；——或者：一種科學發展並固定成適合的形態，比牠之直接連繫於人底主觀地位，於這叫做他的幸福的，更加遲些。

我們可以把這個秩序歸諸思想底發展，不是偶然的。一切求助於偶然或靈異的因子底解釋，應該看作是——斯賓諾莎 (Spinoza) 曾說過——愚昧底藏匿之所。這首先就是在問題底特徵裏面，找尋疑難底關鍵。這也就是在歷史的條件裏面，在這叫做環境，即問題發生其中和討論其中底環境裏

註二五 「我的信心在甚麼內」(思想一一三)。

註二六 粗率的形式。——譯者

面，發覺解釋底基本概念。我在這裏只是指出這些條件底存在。更遠一點，我將按照牠們與歷史哲學之發展底關係，設法考查牠們的性質。

## 二

### 歷史哲學是可能的麼？

我們提出底問題是這個：歷史哲學是可能的麼？

這個問題似乎有些無聊。歷史哲學既已經有了很多，當然是可能的，用不着這樣設問。實際，在很多卓越的思想家如鮑須埃（Bossuet），維柯，赫爾德（Herder），黑格爾（Hegel），恭多塞，阿巨士特·孔德·多麻斯·巴克爾，馬克思和拉梧洛夫等人底勞作之後，而懷疑歷史哲學底可能，不是奇怪的麼？其實，這個可能應當有一個論辯，尤其是在我們的時代，具有專論歷史哲學諸問題底全部著作這個時代！這種著作是為歷史科學最有光輝的代

表：瑪奇亞威爾(Machiavel)，米什納(Michelet)，基佐(Guizot)，郎克(Ranke)，洛南(Laurent)和很多其他的人所創造出的麼？在歷史家方面，添出一些較哲學的推理很遠而相當於精確科學之代表底名字。生理學家杜·博瓦·納孟(Du Bois Reymond)，數學家姑耳諾(Cournot)，語原學家漢波爾(W. Humbold)，人類學家李白耳(Lippert)，與已舉其名底歷史家，在關於歷史底哲學研究中競爭起來。

我們同樣可以說，想哲學地明白歷史底人，從科學的宗教的地平綫上四方八面走來。他們代表人類特徵底各式各色。在聖—阿巨士坦，瑪奇亞威爾和康德這些人中間，有甚麼樣的不同的氣質呢？然而三個人全都各以其樣式，想法透入世之呼爲史心的，以發現支配人類進化底法則，決定我們的歷史命運。今天，我們也並不缺乏哲學的假設，來包括全部歷史的進化於一般的公式之中，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我們這個世紀中間開始起來底公

式。

我們也具備得有從一切哲學的嘗試方面給我們敘述歷史之重大的勞作。一個法國不知名的作家魯日孟(Rougemont 一八七四年),一個英國人胡南隄(Flint 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和德國的羅雪爾(Rochol一八七四年),尤其是前兩個,曾經盡量的詳細,從最遠的時代直到我們今天,抽寫歷史哲學所已經過底主要過程。

更有人同樣地企圖在大批的歷史觀中,發覺一個規律,一個次序,一個法則,來解釋歷史哲學底發展。意大利的作家麻塞利(Marselli)在他的『歷史底科學』中所說,就是這樣的例子。另外,我們可以一般地說,如果一個有聲名底思想家,或顯著的著作家,沒有到創造一種特屬於他底歷史觀時,也很少有不贊成某某歷史觀而加入到那方面去的。

所以要確證歷史哲學底可能,充分地有其理由。然而,懷疑這個可能底人,也有似是而非的論

據，來證實其懷疑論底正確。(註二七)

### 三

## 布里葉，赫何資諸人底反對論

現在我把那些論據底主要的，指出一些來。

一 無論歷史哲學底方法也好，範圍也好，對象也好，都沒有以明白而且確定的形式固定出來。這一切都還是在討論中，並且有許多可辯駁底地方。

大多數作家把歷史哲學與社會學相混。因為，他們說，一切歷史的現象同時是社會學的秩序；理由即是社會地組織起來底人在做他們的歷史。

二 直到今天，提供出來底歷史解說，要使牠們却全部可以是真的，實在太多，太矛盾。牠們，因牠們的分歧，呈出真正混亂底樣子。布里葉 (M.

---

註二七 這一節也是我從前節中分開出來的。

——譯者

Bouillier) 寫道：

“在我這方面，我枉自在包括入歷史哲學之名底系統內去探究了一回。我在其中沒有發覺絲毫是透徹的，逼真的，或可承受的論證。(註二八)

德國作家鮑爾生 (Paulsen) 在全體歷史哲學著作裏，只看見有一些“草稿”。赫何資 (Helmholtz) 走得還遠，他說：

“歷史的和哲學的科學，通常不能定出任何可以由實際來證明其正確底法則。”

這最後的一些論據在德國之顯著，亦如其在歷史上之哲學的論究一樣，有很大的數量。

#### 四

### 評批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一

---

註二八 「哲學雜誌」，二一號，一八八六年，三三頁。

然而，進一步觀察，這兩個理由還不够來簡單地和先驗地拋棄全部的歷史哲學。方法底缺乏，現狀底混亂，任何一個都不能用作反對牠的可能之決定的論據。因為沒有一個科學，縱使牠是很精確的，不曾由可呼為無政府的或無組織的狀態經過。全部人類的知識，俱從冥索瞎摸開始。化學由鍊金術經過而來，天文學底初期是星占術，而物理學由哲學的思考起頭，那種思考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底物理學家只有會付之一笑的。(註二九)

根據甚麼權利要求歷史哲學除出一般的例規之外呢？

同樣的情形，歷史哲學底混亂狀態為牠的題目之極端複雜的特徵所證實了。依阿巨士特·孔德底科學分類，社會學以其複雜之故，在科學等級中占於最高的行列。其實，歷史哲學在這個等級中應該放在比社會學還高的地位。因為，哲學者的歷史

---

註二九 『歸納科學底歷史』，惠威爾 (Whewell)

著，一至三章。

家究研人類發展底條件和法則，要先假定社會學的現象爲已知已識。所以，歷史哲學，爲連繫於人之進化底智識系統，只有在專研究社會組織於其平衡和運動底狀態中底社會學以後，才能達到。

歷史哲學現時所處之可憐的境況，也可從牠所發展於其中之歷史條件底序列，得着解釋。牠有最神聖的信念，最公平的利益爲對象。

在專一來決定人類的信念和願望在歷史發展內占着底地位時，歷史哲學可以說就依牠們本有的價值，加以判斷。牠判斷牠們的過去，牠們的現狀，而企圖預測牠們的前途。但是，信念互相對立。利益在爭鬥中。於是這樣的信念，這樣的爭鬥，過到哲學領域來了。

歷史哲學遂成爲了一個戰場。牠也是兩造手裏底武器。在爭鬥中底每邊，都隨牠的利益來解說過去，而在其中找尋牠未來勝利底證明。

這個爭鬥會是永久的麼？在我們的智識底現狀裏，很難允許牠永久存在。進化底思想，也是現

代科學底靈魂，牠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對利益和思想永相爭鬥這個悲觀主義的見解。在科學底各種領域中，不可非難的真理和沒有非難的真理，在數量上只見增加。沒有任何道理，來說關於人底科學，不是一樣的情形。在基本的利益底對抗將來減少時，在各種歷史觀間底爭鬥便立刻會失掉牠的強度，而趨於消滅。所以，縱使大家只留心於人所加諸牠底非難，歷史哲學也不給我們呈現出可能的樣子。現在支配着這個領域底無政府，不過是暫時的現象罷了。而且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可以用一切科學進化底同樣的性質來解釋，並沒有甚麼奇怪的地方。

## 五

### 謝林格，叔本華諸人底反對論

然而還有比前面那些說法更嚴重的理由，再來動搖我們認歷史哲學為可能底信心。請看這些

吧：歷史現象底本質——有人說——也使整個歷史哲學底綜合成爲不可能。哲學家<sup>中</sup>，如謝林格 (Schelling)，叔本華 (Schopenhauer)，和第爾日 (Dilthey)，就持着這個議論。

對於“歷史哲學是可能的麼？”這一問題，謝林格明確地答覆道：“否，牠是不可能的”（註三〇）。牠的理由，就是這樣：歷史是過去底，時間已到達了底科學。牠只以可變異的爲對象。自然現象爲固定的，合規的現象，只有因着我們的愚昧，才能出現於歷史。編年史家不甚洞悉支配自然底法則，指明固定的，合規的現象，在史書中那些爲他和其同代人印象很深底歷史事變之旁。因此，行星底運動，在人一天沒有認出牠的規律，支配牠的法則時，就一天被看成歷史的事變。其實，歷史不重複。歷史的事變沒有定期循環底特徵。所以牠不服從得以預料底固定的法則。同樣，歷史底特徵也就不容許有哲學綜合底可能。他說：

---

註三〇 「全集」，一卷，四六六頁，一八五六年版。

“凡是可以先驗而計算的，凡是服從固定法則的，都不能為歷史底對象。反之，凡是為歷史之對象的，都不能承受預料這一回事。”

永久完成同樣運動底錶，沒有歷史可言。人底生活若縮小到一種機械底規律，可以轉述成：“噢，哈，結婚和死”一句話的，也沒有歷史可言。

排除一切重複底歷史現象這種絕對地個人的特徵，就是謝林格反對歷史哲學有可能底論據。整個歷史的事變是單一的，沒有可能的重複，好似歷史這個大洋中底波浪，現出後又立刻消滅於過去之深淵，永不再見。一句話，整個歷史的事變，是一個 unicum (註三一)，科學對於牠，絲毫沒有辦法。牠看得出牠。但不理解牠。所以牠把牠看成不容於全般科學系統底東西，拋出科學之外。

叔本華也<sup>註</sup>得出歷史哲學之不可能底結論 (註三二)。然而，他的主要論據，有一個特徵是與謝林格底論據完全相反的。他肯定歷史是永久在不同

---

註三一 大約可譯為：單一的東西之意。——譯者

的外觀下之相同的東西。“一切民族歷史底各章，互相分別底地方，只是專門名詞和時日：牠們根本的內容永久都一樣。”歷史缺乏了一切科學之特殊的性質。這即是說缺乏了事實之互相的隸屬，歷史只包含得有排列的事實，是同質的東西。所以歷史的事實，不許人依照統一的原則，作合理的分類。歷史排斥一切歸納成系統底辦法。Ergo (註三三)——“歷史是智識底總和，不是一個科學”。

叔本華這個歷史觀，與他的哲學上底悲觀主義相合。人——指歷史中主要的英雄——被這個哲學看成“永遠吸大拉倚達 (Danaides 註三四) 桶中

---

註三二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在意志和觀念內底世界』——譯者)，二卷，§三八。

註三三 拉丁文，意訓所以，結果。——譯者

註三四 大倚拉達為神話中大拉阿土(Danaus)五十個女底名字。結婚之夜，除她們的丈夫外，殺盡一切。後被處罰在驢鞭(Tartare)，叫她們要把無底之桶底水裝滿。——譯者

之水底丹打爾”(Tantale 註三五)。所以歷史必然地被判決爲一個荒涼悽慘的單調（或同——譯者）。這是沙漠之地，科學在那裏得不着絲毫結果。

在原則上反對歷史哲學底可能那一切的非難，歸根結柢都可以歸納在謝林格和叔本華定出底一般的觀察這兩種內面。

因此，我們要考查這兩個觀點：謝林格所持底歷史現象之絕對的個人主義，和叔本華所主張這個同樣現象之絕對的同一。

## 六

### 批評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二

甚麼叫做歷史？牠是絕對同一的事實底總和，或絕對相異的事變底序列，呈出完全特別地合於

---

註三五 丹打爾爲神話中里底(Lydie)之王。宙比太(Jupiter)把他打落在巖軀，處罰他以永遠不止息的渴。——譯者

二者之任何一個底特徵麼？也不是這個樣子，也不是那個樣子。歷史現象包含有一些相對固定的原素，被世之呼爲“人性”這些同樣固定的——在某種限界內——基本的性質所規定。“人性”能够發展；但若沒有某些一般的特質和需要，如營養，生殖和 安全等，我們就不能想像牠了。不這樣，牠就不是“人性”。歷史，按照牠爲這個固定的 *invariatur* (註三六) 原素所支配時，便行重複。同樣的需要惹出(或煽動出——譯者)同樣的機能。同樣的機能發生同樣的器官。但是，在這個歷史現象底固定原素，即永不停止其爲人類生活之原素的傍邊，我們發覺了一個可變的原素。牠爲時間和地點底情況所規定，要在兩個相異的場合論證出同一，簡直不可能。這是歷史之可變的方面(註三七)。牠不重複。一次發生後，就永不再來。

註三六 大約可譯爲：不變的。——譯者

註三七 此處引有「可變的方面」底希臘文，亦以印刷故，取銷。——譯者

舉例來說。宗教改革大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有屬於他底個人的特質，從來沒有重複過。他的歷史作用也一樣地有其個人的特質。承認十九世紀末年底人，具有與十六世紀初年底人同樣的智識特徵，道德特徵，完盡同樣的作用，由同一的行動招致出同樣的成就，同樣的結果，是荒謬的說法。時代變了，要解決底歷史問題，要戰勝底困難，也隨之而變。我們今天的爭鬥，與處在宗教改革之中心魏登堡 (Wittenberg) 修士(註三八)底爭鬥，是有別的。

然而，別一方面，在歷史的姿態中，也如在一切別的姿態中那樣，有某種於我們是可接近，在我們是可明瞭的東西，某種屬於我們自己底東西。換成別的話來說，就是在宗教改革底大運動中，有一些合乎我們的思想，我們的需要底原素。如果不是這樣，這個歷史的事變，對於我們，就會成了死的

---

註三八 指路德，因為他是魏登堡底修士。——

文字，而且那被誇詡的創業者底名字也會爲我們所不認識了。此外，我們絕沒有與會去認識牠。一切其他有任何重要性底歷史事實，都同這個一樣。要使一件事物被載入歷史的年鑑中，就須得牠是有關係於我們的。爲了那個，須得我們去理解牠。並且，過去底事實，只有在與現在任何事實相似底條件下，才是可明瞭的。所以，歷史事實不僅於他有一個形體學，個人的特徵，而且也同別的歷史事實有類似底，同一底性質。歷史現象之絕對的個人主義，會使歷史成爲不可能。並且我們可以把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比作兩個各說其互不了解底語言底人，我們絕沒有看出這兩個人用甚麼方法能够互相認識。所以絲毫不像現在底過去，對於現在說來是不存在的。沒有一個歷史家認識這樣的過去。沒有一個歷史家描寫這樣的過去。

## 七

### 歷史現象二重性底論究

因此，我們對於提出來底“甚麼叫做歷史？”一問題，給以這樣的回答：歷史現象在表現一般的和永久的原因底產物時，是重複的；在從繫於已定的地點時間底情況生出來時，因為這些情況不是同一的，甚至在兩個已知場合中也不是同一的，就沒有重複。

整個的歷史現象是一個而又不可分的。所以，對於一個同樣的歷史現象，不能如有些作家那樣，企圖把可變的原素與固定的原素分離，來使任何一個服從於相應的科學。我們不能切一歷史事變為二，放一半在心理學或人類學底管轄之下，而拋出其他的一半作本來所謂歷史底分野。其實，留給我們所應做的，只是承認歷史現象底固定原素，正當可變的原素支出歷史紀述之費用，“歷史圖畫”之費用時，生出某種規律來證實我們的歷史發展之一般法則底探求。哲學者的歷史家，很有權利藉助其他科學所造成底一般法則，來解釋歷史。然而他並不因為這樣就停止其為歷史家，正同生理學

家爲他的科學利用化學的和解剖學的已知之理而不失其仍爲生理學家一樣。歷史在牠的輪次，供給心理學和人類學以資料，亦絕不從牠們那裏喪失牠在相對地獨立的科學方面，任何自己的生存權利。

雖是自然法則不够用來解釋歷史，謝林格把歷史與自然對立，也是錯的。他在把所謂歷史哲學底不可能性建立於歷史現象中那個爲他所猜想而未證明之絕對可變的特徵上面時，犯了一個無憑證的詭辯底謬誤。他沒有看出歷史底二重性特徵；納入有“自然”和生命，固定和變異，永久和或有（可有可無的——譯者）的。

人們在歷史哲學底領域裏，發出許多沒有證明底肯定，說試行證明人所推進的那個大時代現在到了。如果我們想再加一些新的論據於已經引述底證據，來支撐我們的論題，讀者或許都不要我們那樣了。

道德現象底統計（是即德國人所呼底“Maral-

statistik”(註三九),),指出現象之個人的特徵不排斥他的規律,就是一個決定的證據。甚麼也沒有比自殺,結婚,犯罪爲個人的了。然而,我們每天都在這些現象底進化中,察出有一個感印甚深的規律。自從多麻斯·巴克爾在他的『文明史』內明示這個事實於歷史家以來,人們很屢常地引出圭得列這道德統計底創立者如次的句子:

“要以可怕的規律性來完納底預算,就是監獄,徒刑,和斷頭台底預算。”(註四〇)

而更遠一點,他還說:

“我們感覺我們的人類如何地以統一的步驟進行,我們看出他的一切品性之預先決定,也很同於構成人類底個人品性一樣,反之倒似乎是不相關連而決定了的。”(註四一)

---

註三九 譯作:道德的統計。——譯者

註四〇 『社會物理學』,二卷,三一頁,一八六九年版。

註四一 前書,二二八頁。

這裏，註明這些名言，絕沒有人想要加給牠們以宿命論的意味，是重要的事情。我們現在只須回憶圭得列著作如次的行數：“須得再三致意來縮小的，就是那個(犯罪底預算)”。或者：“無疑的，要修改我們每年在犯罪和自殺底年鑑中所讀那些可惜的結果，只須修改支配我們的社會制度這般原因就夠了。”並且還說：“準備犯罪行爲的是社會，罪人不過只是執行牠底工具罷了。”(註四二)

圭得列在肯定人類的行動在服從嚴刻而無可逃的法則底現象上面底效力時，並沒有自相矛盾底地方。主張歷史進化有規律底人，說牠服從於一個或多個一般的法則，不能因此就認爲在矢心於歷史的宿命主義。因爲，影響，支配，修改甚至及於事變底行程這種可能性，可以列入決定歷史底諸法則之數裏。這不是在這樣說，要把人類的影響規律化，而給牠論證出我們所限定牠底必然性。完全相反。在牠既經成爲歷史因果律之一完全的部份

---

註四二 「社會物理學」，二卷，四二八頁。

時，要沒有擾亂沒有破壞全部歷史而就否認了牠，排除了牠，是不可能的。祇須不把管理人類行動底法則與支配客觀世界底法則相混，如某些社會學者太頻頻地所幹那樣，就能够而且就應該——我們已經知道其所以然了——承認歷史現象所服從之一般法則底存在。

加之，如果也承認歷史現象不在牠的全部裏面重複，亦毫不能由此斷定歷史哲學之不可能。要根據歷史現象中間底差異——這是我們所不否認的——來證明這個不可能，那顯而易見地就必要確立這些現象中間不類似底特質優勝於類似底特質才行。

然而，人在解剖上底組織底同一，已經知道，由此而生出之生理上底機能和主要的需要，其同一也是知道了的，那末這樣的證明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士杜亞·米爾 (Stuart Mill) 在他的『邏輯底體系』中，有理由地說：

“一切社會現象是人類生性（或人類本

性，或人性——譯者）底現象。由此使得人類的思想，感情，需要底現象要服從不可避免的法則；而爲人類生性所制約底社會生活，也就一樣，不能例外了”。

阿巨士特·孔德（Auguste Comte）因而可以把研究那些服從有規律性的法則之現象底社會學，表示爲“沒有人底名義或甚至沒有民族底名義底歷史”了。生性之相對的同一，就是歷史現象同一之真正的源泉。

## 八

### 歷史哲學能成立底根本論據

謝林格和叔本華，在他們所持底歷史哲學不可能說裏，把這個理論部門一大批沒有跑出個人利益之範圍底反對者所祈求底主要論據，都總括在他們兩人名下了。我們在前攻擊這些理論，沒有訴諸一個重要的原則，卽爲這兩個德國玄學家在

拋棄歷史哲學時所未注意的。甚麼原則呢？這就是進化底原則。

不管歷史現象本有的性質怎樣，牠絲毫不排斥——這是顯而易見的——歷史裏有一種優勢的和集中的傾向底可能性。一般人把這個傾向叫做進步或進化。一切歷史現象，可以看成若干輔助或停止這個歷史的集中運動底因子。

歷史哲學所企圖的，就在決定這個歷史進化底特徵，建立這個歷史進化底法則或條件。因此，牠遂成爲正當而必要的了。

有人駁我們說進步底實際已經是可訾議的，受訾議的。而歷史哲學又建築在進步底假設上，所以牠的本身也就成問題了。我對於這種非難底回答就是：成爲問題的，絕不是進步本身底實際，而是決定進步之形態底實際。有人訾議道德進步底實際。有人討論人類幸福是否與科學，藝術底進步有顯著底增加。但是沒有人訾議人類在科學，藝術和工業種種領域中所已完成之奇大的進步。換一

句話說，沒有人否認文明底進步。這些非難精神的和社會的進步底人，把他們所承認爲很真實的文明底進步，與由他們假設出來人類底精神和幸福之停滯的狀態相反地對立起來。在承認歷史哲學只是以文明底法則或條件爲目的這種情形中，牠就成爲有了明白地確定的和有限的研究範圍底特別科學，有其存在底理由和不可非難的生存權利。

## 九

### 歷史哲學與社會學底分別

要使歷史哲學底領域有真正的界限，就很須把牠與社會學底領域分別清楚。在實際上，一般人幾乎常常把歷史哲學與社會學相混。然而牠們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社會學如其名稱之所指定，在於專論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之穩定和發展底條件。這是社會形態底科學，或者像俾葉耳·拉梧洛夫及在他後底馬克

西門·果伐列士基 (Maxime Kovalesky), 以及其他那些人所下底定義, 是一種連帶關係底科學。社會爲人底發展所必要底條件。但社會組織不是這個發展唯一的條件。社會進化並非與就其全部而觀底歷史進化同一。在社會底旁邊有人存在。而社會組織本身, 只有過集體生活底人, 在其自然的本性和力量底界限中, 意義中, 才能發展。

社會授人以發展其力量底機會, 表示, 改變潛伏其中的爲活力底機會。然而社會絲毫不能創造出甚麼絕對新的東西。感覺論者高古的公式: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 (註四三), 我們轉換爲: *Nihil est in societate quod non fuerit in individuo* (註四四)。社會對於個人給牠散出底力或寧肯說一切力, 都使之改變並增加。但

註四三 可譯爲: 在不曾供給得有東西於感官時, 悟性裏面是甚麼都沒有的。——譯者

註四四 可譯爲: 在不曾供給得有東西於個人時, 社會裏面是甚麼都沒有的。——譯者

這個改變，也是服從管理個人那些法則的。假使社會個人的效能添多，這便因為是由個人集合起來底羣衆，表現出比單獨的個人更大的力量。假使集合體在個人中發展出了社會的意義，<sup>88</sup>和由此而生底一切，那便因為個人，從其本身而觀，具有某些生理的本質，一個腦子及相應於牠底感覺力，來使他成為社會的動物。

社會不能改變男子為婦人，生而癡者為天才，變壞了的為英雄。牠的力量，在很多的關係下，受着個人本身底力量底限制。一切社會學家，如甘白諾維基（Gumpłowicz），和波爾·巴斯（Paul Barth）在其近著（『作為社會學底歷史哲學』）裏面所幹那樣，把歷史哲學與社會學相混的，都成為這個歷史的客觀主義底犧牲者。而這個歷史的客觀主義，在今天倒很時髦，其實對於社會學和歷史哲學之發展，構成了一個嚴重的障礙。他們讓個人埋沒於社會組織之中，而昧於他的進化力量及由此而生底歷史作用。

社會影響個人，個人在他的輪次又影響社會，而且依照他的形像創造牠。所以我們可以下歷史哲學底定義爲在個人和社會交互作用中之進化底科學，而社會學則是在靜力學的和動力學的雙重觀點下之社會形態底科學。(註四五)

## 十

### 洛希葉，拉梭爾諸人底反對論

然而還有兩個別的非難，爲一般人所屢用以論證歷史哲學爲不可能的。在重行提出底非難說來，牠們似乎表現得有相當的嚴重性。這兩個駁議就是：(一)我們對於過去底認識不充足；(二)歷史現象是複雜的。拉烏·洛希葉(Raoul Rosières) (註

---

註四五 我們可以引出佐治·希梅爾 (George Simmel) 來作一個能將歷史哲學與社會學分開之稀有的社會學者看待。

註四六 『政治和文學的雜誌』，一八八二年，三三

四六) 寫道：

“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存在着底社會，其大部份底歷史，對於我們，差不多是完全沒有認識出來”。

拉梭爾(Lassaulx)在他的『歷史哲學』(註四七)這本不甚著名於法國底書中，一直到說：

“永遠都會有一個大的冒險來在人類生活還未達到他在塵世上底最後目的以前，寫歷史哲學。其實，只有到全部運動底序列已經結束了時，生活之完全的認識才湧現出這個生活底豐饒。”

因為我們，照十分近於真實底見解，還距人類底“最後目的”有相當的遙遠，所以歷史哲學，依我們的作者相信底那樣，沒有挨近到成為科學底時候。但就是除開這個“最後的目的”，也無用懷疑的是：我們在歷史上所認識的，與我們所不認識的比

---

二頁。

註四七 一八五六年，五頁。

較，非常之少。人在地球上棲息底時間，古生物學者計算起來有幾十萬年，或者甚至幾百萬年。有人肯定地說梭梅(Somme 註四八)流域居住人有十萬年之久了。所以，我們可憐的成文歷史，計算起來只有幾千年，在這個數字之前是何等的微末而無價值啊！

誠然，我們對於過去底茫昧無知，非常之大；但是牠不應該供我們作對於理解民族進化之所有宣稱無能底口實。我們要知道，就是在精確的科學，以成就了的進步來揚眉吐氣的，其已認識者亦不過像未認識者那個汪洋大海中之一小小的島嶼而已。所以這不是不繼續增大這個現在很小之領域底理由。

在科學反對愚昧底大爭鬥中，歷史哲學很有權利要求牠所應得之份底戰鬥。牠現在可能的限度內，使未認識底黑影，退出要之最有關係底領域

---

註四八 爲法國北部流入英吉海峽底河。——譯

以外。因為牠關乎人底命運。在沒有為科學的真理而嚴緊地奮鬥以前，就宣告無能和失敗，在人類的觀點說來，未免失之輕率。

## 十一

### 批評歷史哲學不能成立說三

在這個 *ad hominem* 底論據之外，還有別一些理由不允許宣告歷史哲學底成立權，永遠喪失。不管我們在歷史中底茫昧無知到了何種地步，我們所知道的，亦足以理解其進化底特徵而決定其主要的條件。實際上，我們已能夠充足地認識這個進化之最重要的過程。這就是在我們以先那些世代所經過底過程。依照全部進化底基本法則，這些於我們為既往底過程，—— 為在其前底過程所生出和規定的，—— 應該歸結整個進化序列之顯著的特質於牠們單獨的過程。居維葉 (Cuvier) 只須一個骨頭就可以構成已消滅之動物底體式。在歷

史哲學，我們還幸福地有比這個大自然學家（註四九）更加便利的地方。我們在我們所生活和爭鬥底環境中，具有歷史事實底一個整體。我們必然是從我們的時代着手，因為牠是把在此之先底一切時代歸約於牠本身的。這留給我們做的，就在好好地去理解牠。到我們只是認識了圓周之已定的部份時，就不難從中找出牠的半徑及其分解的等式。自然，我並不懷疑那些設法使我們明瞭人類底童年，史前和史源之勞作底大功用。但是，當代歷史材料比石器時代的分外豐饒而確實，是不可非難的事實。

包含有希臘——羅馬時代和西歐時代底近三百年史，其研究之於我，似乎是比諸應該很受尊重底一切古生物學的勞作，更適於我們來定出我們的文明底進程，及其發展底條件。

人們可以作或不作赫卑爾特·斯賓塞——我只引他作例子——所定出之進步底公式底信徒，

---

註四九 法文底自然學家即生物學家。——譯者

然而不應該先天地在前史還無充足之研究底口實下，來拋棄了牠。所以歷史哲學如果已認識出歷史的運動，以及牠的一般的方向，牠的性質，和決定牠底主要因子，那就可以看成科學地建立起了。

實在的，歷史的理論時常提供出待討論底題材：唯物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一元論的和二元論的；樂觀派的和悲觀派的；確信的和懷疑的；神祕的和理智的；有定論的和無定論的，一句話，一切哲學的派系互相競爭，各種不同的政黨也一樣，各方面都想使歷史哲學給牠的觀念，牠的黨派服務，供其役使。但是這些討論，只有對於敷淺的懷疑派，本然的懷疑派，才能用作反對歷史哲學底論據。歷史哲學底原理，即成問題，也不會就從中使牠減色。除去某一些基本的真理，一切都互有討論，一切在各領域中都受訾議。哥白尼（Copernic）關於地球運動底理論，一切學校都以之教授學生，而却繼續為宇宙不動論這個原理底信徒——還有相當的數量——所攻擊。這個理論底“駁斥”，繼續

爲有規則的出現。對於進化底思想也是一樣。最近還有貴族的薩利士比乃 (Salisbury) 侯，英國保守黨底領袖，相信應該以對地主利益太有危險底緣故，“駁斥”這個學說。其他有些又絕對又明顯的大公無私底紳士，也是一樣。沒有一個人從貴族的侯底努力中，抽出一個反對支配十九世紀底進化思想底論據。那末，爲甚麼到歷史哲學這方面就有些別樣的情形呢？

在把反對作科學看底歷史哲學之可能底最重要的非難，闢開以後，用一些話來專論將來這個科學底名稱，如維柯所已呼底“新科學”底名稱，或者不是沒有用的吧。

## 十二

### 歷史哲學底名稱問題

從任何方面，都會覺得歷史哲學這個術語，不甚適合。哲學一詞，應用在進化之科學的理論上，顯

然過於廣漠空泛。甚麼也沒有比這容易加上一切底性質再正當的了。其實，這是太濫用了哲學之一術語。很屢常的，就是哲學容易與玄學相混，尤其是在德國。也很屢常的，就是有些人相信在造出有演說辯才之可佩服的段落時，就做成了哲學，特別在拉丁國家是這樣。我們這個世紀底中間，對於哲學底輕蔑，因為這些情形及其他情形之故，幾乎成爲一般的現象。目前，這種輕蔑開始在消滅了。哲學逐漸趨於造成科學底地步。牠利用精確科學所獲得底成果。牠也想牠自己成爲精確的東西。牠大爲哲學祕訣嗜好者所不容地推進牠的奢望，直到想爲一般人都懂得底地步。牠看重正經的清晰，勝於最屢常地由句子底困難，體裁底瑕疵，造成那些假而空的深奧。在這些情形中，哲學的術語不再使我們害怕，而且可使一切誤會都爲不可能。大家都明白歷史哲學之在今天，不是尋求這被呼作歷史的“實質”，歷史運動底“最初原因”，人類底“究極目的”那些東西的了。牠的問題十分簡單地是在決

定歷史的情由（或譯歷史的怎樣——譯者），發現人類進化底一般的條件及其法則，如果是存在得有底話。（註五〇）

社會學底創立者阿巨士特·孔德，其『社會的動力學』不是別的，就只是歷史哲學。他十分屢常地使用這個術語，特別在其很重要的『社會哲學小叢書』——出現於其『講義』之前，由一八一九至一八二八年底時代中——裏面。在他說及赫爾德（Herder）和康德（Kant）創造歷史哲學底嘗試中，用了這些句子：“人類進化之根本的理論，現在是爲主宰歷史哲學底構造，充分地建立起來”。

所以歷史哲學，完全在留於近代科學底高處，可以保有牠傳統下來底名稱。牠像科學那樣，應該

---

註五〇<sup>※</sup> “伊歷史成爲科學，不在要解釋一切的現象；這是在首先似乎是處於不可辨別的錯亂中發現那永遠活生生的東西。” 索列（G. Sorel）『道德問題』，巴黎，一九〇〇年，七九頁。我從中分解出來底引語那個研究，標題爲：『進化之精神的因子』。

而且能够成爲精確的，透澈的，通曉的和可檢證的  
東西。



## 第三章

# 學理與方法

### 一

## 歷史哲學底起源

歷史哲學底進化，可以分別成三個時代，神智說時代；觀念說時代；實際說時代。或者借用實證哲學劃分時代底術語（註五一）：神學時代；玄學時

---

註五一 這裏，並不關係於法則底問題，即是說要

---

代；科學時代。這個分法，已經爲學說發展至今底性質自身所證明其正確的了。牠許我們得以更好地明白學說底起源，意義，和爲造成學說而用底方法。這樣，我們在歷史哲學之真的迷宮中，便有一根導綫了。

歷史哲學產生於基督教的時代。上古沒有給我們遺留下任何歷史哲學的見解。事實異常顯明；又同樣地不可非難。“亞里士多德（Aristote）也沒有，柏拉圖（Platon）也沒有歷史底科學或哲學底觀念。這些思想家中，沒有一個人把歷史看成一種科學，或一般哲學之特殊的領域。他們裏面底任何一個人，都不曾在歷史底科學或哲學底本義上，正當當地在歷史中有科學的興趣或哲學的興趣”。洛卑耳特·胡南隄（Robert Flint）這個歷史哲學

---

宣佈一個歷史哲學依着牠而不變地進化底法則，當然更不能說是歷史進化之普遍的法則。我所提出的，只是一種簡單的分類。在實際上，沒有一個歷史哲學的理論不放在以我們所用底術語之助劃出底範圍內面。

底歷史學家所說這些很肯定的話，至今沒有生出反對底意見。這當然是正確的了。

這種現象需要一個解釋。因為我們所有底科學，尤其是我們所有底哲學觀念，都在古代世界這奇妙的思想工場和美好工場中，有其根源。這個解釋，我們在古代思想之特徵底自身裏面，找得出來。同樣，我們也可以在這個思想之不斷地發展和增大那種環境底一般條件裏面，找得出來。

我們已經說過，最初的哲學系統有一個宇宙論的特徵，而沒有歷史學的特徵。人類底命運同宇宙底命運是相混的。依赫拉克利特，吞嚥宇宙底火，自然不對於牠的生命短暫的居民有所例外。哲學思想在其開始之際，沒有達到一定不可少的異化底程度，能夠來從自然現象中分別出歷史現象。哲學家所看重底題目就是全般的一切。從困難底意識中生出底謹慎，是一個誕生科學之無名的美德。一般人總想一舉而包羅自然和生命。

## 二

## 古代無歷史哲學之論究

說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的思想系統之本質上的特徵，就拒絕整個歷史哲學的見解。柏拉圖所反覆思考的是觀念，這即說是永久持續而非變化的，短暫的，只有一時的反映那種東西。所以柏拉圖的唯心論，在其本質上就是反歷史的。在人類的事物中，等於在自然中一樣，其對象都是宇宙，或理想。社會生活能反映出一個美滿的，永久的共和底觀念。變化，如其本樣的形態，便不值得有甚麼科學的興趣。在這些情形中，歷史不能成爲一種科學。

亞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師要實際主義一點，在事實上，沒有排斥歷史的原素。他喜歡在他自己的理論以前，先之以歷史的概要。他把在他前那些與他所研究底題目相同之人底意見，敘說出來。但

是，在理論上，他與柏拉圖一致地說科學底對象是完美，即他所呼為“形態”底東西，而非生成，可能，只含蓄有發育之元氣底東西。這個倫理學和論理學底創立者，馬克思把他叫做“思想家——巨人”，曾經第一次來下哲學底定義為：根本原理底科學的，並沒有為着創造歷史哲學做過甚麼事情。

除開這些解釋最大的古代哲學家缺乏以歷史為對象之綜合的嘗試底理由以外，還有別的理由，並且更加具體。人類經行過底道路，在供給一個具有綜合性質之科學底材料方面，還不是充分的長久，也沒有充分的認識。這可以說是在歷史底開頭。假使把這種歷史事變之相對的貧乏，與自來發生之大批的頭等大變化比較，我們所驚奇的，就會不是古代思想家方面歷史觀念之缺乏，而寧肯是近代人在此無數的變化中所抽出底利益之少。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寫出政府底最好形態以來，有多少的帝國滅亡，制度消滅啊！有多少經濟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和其他的革命啊！有多少

種類多少等級底事變啊！在歷史曾給我們如是之多底教訓後，而還昧於其最初步的法則，這在我們該也不是謙遜吧！我們認識出了很多事情底終結和開始，而對於這呼爲歷史的生成底大現象，要具有其第一個字，還離得遠。我們的歷史認識豐富，用以組織這些已記載之事實之雪山似的崩墜而賦予以靈魂這種一般的思想，却單獨地貧乏。

然而我們今天，具有兩個爲古代所未知底緊要原理，給整個的歷史哲學。這兩個原理，就是人類底觀念和進步底觀念。馬克士·密勒（Max Muller）說：“人類這個字，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從沒有說過”。除去某些孤立於這些學系以外底思想家，如蔑禮派（輕視社會禮貌底哲學派系——譯者）和禁慾派，古代人總是距人類的普遍主義（或寰瀛主義，世界主義——譯者）甚遠。牠是在基督教的時代中，才慢慢形成的。甚至對於亞里士多德，希臘人民也是唯一的，由其生性就預定了要統治其他的民族；而其他民族是早就判定其仍留於

野蠻地位，並爲他們作奴隸的(註五二)。在進步底思想，也是一樣，僅僅爲十九世紀哲學上獨斷的教條。古代人底歷史界綫，對於廣漠的哲學構造，是過於有限了。

雖然有了這一切不順利的條件，我們仍是在古代著作家裏，找得關於形成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底一些特著的一般的考察。柏拉圖在分工上底思想，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在政體(或譯各種政治形態——譯者)底特徵和發展上底思想，儘管於現代科學底觀點有無可免的不完善，而在從來所形成底政治理論方面，有一個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把古代中歷史的哲學底狀態，撮述成如次的樣子：古代的歷史觀念，有時帶過於普通的性質，而同宇宙論的觀念相混合，有時以分外特殊的性質著名，而與已定的歷史現象相連繫，然而作爲進化過程底歷史，仍必然地留在古代思想底範圍之外。

---

註五二 見於「政治學」，一編，四章及其次章。

## 三

## 神學史觀底出現

中世紀是歷史底神學觀獲了勝利底時代。牠的精神的父親，聖·阿巨士坦 (Saint Auguste)，在『上帝之城』中給了牠一個公式：

“一切都來自上帝：一切形態底萌芽如像一切萌芽底形態，萌芽底運動也同於形態，…一切生存底形式，一切秩序，一切種類，一切有數量的，可測量的，有重量的，一切以任何類別，任何價值而存在於自然中的，都是一樣”。(註五三)

我們可以說基督派的宗教，其基本的教義，已經包含有整個的歷史哲學。人類底革新由於成了人底上帝，就是在說歷史的進化，依照一個神的方案而預先劃定其路線了。整個歷史哲學的結構，在

---

註五三 『De Civitate Dei』，二卷，十一章。

神學時代，都由上帝底話透露出底方案所誘導出來。在把歷史的實際拿去適合於信仰，適合於預先想出底教義這種見解中，沒有歷史科學底地位。牠的方法本質地而又必然地是反科學的。“說到這個冒稱的歷史哲學，由基督派的神學供給其原始的知識，爲聖·阿巨士坦，薩爾威陽 (Salvien) 立出大綱，最後被波須埃 (Bossuet) 發展於『世界史講話』之中的，我們能够在那裏面發覺得出某種計劃，某種見地上底統一；但對於進步底任何理論，絲毫沒有關係。這是唯一的上帝在導引人類，並把人類導引至牠所願意底地方；而人類之穿過一序列底失敗和繼續不斷的政變，也是由於牠的願意之故。”

(註五四)

諾夫洛瓦 (Jouffroy) 顯露出了牠的先天的特徵。發作於他們中間的……，是歷史底輕蔑。事實像草一樣屈服於他們的足下面，取一切可能的形

---

註五四 瓦什羅 (Vacherot)，『略論』，一八六四年，四一二頁。

態到他們的手底下，而以同等的和悅證明最相反的理論之正確”。(註五五)

然而，輕視了神學的觀念給歷史哲學服底務，是不正當的。牠曾經以繼續的形式供給了爲着人類歷史的前程而有底興趣。其次，牠在使歷史成一個回想底特別對象中，把占優勢於古代人底見解裏那種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底同一化，宣告終止。所以在這一點上，牠構成了一種有價值的進步。最後，在稱謂歷史是依照某種計劃而想出的這個觀念時，使牠趨向於一個世界的目的，牠便利了瓦什羅(Vacherot)所說之“見地底統一”。在涉及於哲學思想底進化時，這個統一便不能輕視了。神智主義(或唯神主義——譯者)的見解，是歷史第一個的組織者。牠沒有能力解決地提出來了歷史哲學底問題。

#### 四

### 神學史觀底論評

如瓦什羅之所肯定，說神學觀“對於進步底任何理論，絲毫沒有關係”底話，不是真的。這個進步底理論，在神智主義者中，存在得有。只是牠的內容，限於宗教的原理。歷史底神學觀，曾在宗教的領域內，宣佈了並證明了進步底實際。牠知道揚起多神教底消極方面和一神教底優越。有別於神父之所專務底近代科學，也在科學真理底利益中，同樣地論究出了這個進步。所以我們絕沒有一點困難地承認神學的見解，在賦予歷史哲學以人類和進步底概念時，助長了牠的發展。並且，如果難於同格拉却賴(Gratry)宣佈『福音』為卓絕的“進步法典”，那就會反乎歷史的真理，拒絕穿過其無用的教義和幼稚的神話，來看高出於古代之人類和精神進步這種見解底端緒了。今天，只有胡納達里克·尼采(Frederic Nietzsche)之“超人”思想底信徒，才輕視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然而，在提出問題後，神學觀就處於不能進步

底狀態之中。波須埃在聖·阿巨士坦十三世紀以後，才到依宗教原理作歷史之自由意志的構造這個地步，便足證明了。

如果我們越過聖·阿巨士坦和波須埃而到近代的神智主義者，如約瑟夫·達·梅特 (Joseph de Maistre) 和達·波拿 (Joseph de Bonald)，就可找得他們對於歷史事實之同樣的輕蔑，對於科學和進步之同樣的敵視。在達·梅士特，法蘭希士·培根 (Francis Bacon) 不過是一個“賣草藥丹方底先生”罷了。而對於洛克 (Locke) 底輕蔑，在他說來，簡直是整個智哲底開始。革命僅僅為沙丹 (Satan 註五六) 底事實。全部近代史都不過一串道德的失敗，“一個反對真理之不間斷的陰謀”。

許多理由使法國的神智主義者成為科學之最狂烈的對頭。實在，宗教的獨斷論到處都必然地要仇視科學底批評精神。這個趨於排除那個；牠們的

---

註五六 沙丹是惡魔底首領，為『新約全書』所屢

引的。——譯者

性質不同，甚至相反。

然而，批評精神，懷疑，第一次為納列·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所宣佈成哲學或科學全部研究不得不採用之方法的，就是在法國。神智主義者，以他們尋常的伶俐，立刻明白了其中底危險，遂不管笛卡兒曾以上帝存在底證據供他們應用底功勞，向這個哲學家宣戰。正當英國這近代唯物論學說底策源地內，唯物論學說不過構成一種特權，一種智識上的奢華，以滿足貴族精細思慮之需要時，唯物論和感覺論在其開頭特別向着宗教的迷信進攻，而於其通俗化底狀態中，佔據了廣大民衆底心理，並因此成為解放民衆作戰之武器的，也是在法國。福祿特爾（Voltaire）底譏刺，還厲害的革命底事業和不可讓與的教會財產底還俗，使精神為之激發。神智論者的意象學家，依他們的習慣，引轉全部歷史的現象偏向於觀念底影響，來做成一切既成變化之負責的哲學和科學。

神學回想起牠在中世紀底優勢，自然不能赦

宥哲學由“宗教底僕人”，在其輪次成了世界底主人。卑呂納吉爾(Brunetière)先生“科學之破產”底宣布，不過是那般約瑟夫·達·梅士特和達·波拿爾與近代精神真的宣戰之一個弱的回聲罷了。

## 五

### 神學史觀底末路

指明繼哲學，科學，革命之後，而受法國神智論者以最大熱烈來攻擊的就算個人，是饒有趣味的事情。達·波拿專心地論證：決定社會之性質的，不是個人。反之，倒是社會形成個人。他肯定地說，個人只是存在於社會中，和爲社會而存在。對於達·梅特，人是“一個抽象”。他說，沒有所謂人。他遇着過法國人，意國人，俄國人。但從未見過一個人。他覺得承認一種在個人外，居個人上之最高權，即所謂教堂，國家或社會這種整個見解之邏輯的結果，就是個人底廢除。集體包有一切，個人是

甚麼都沒有。(註五七)

在已經確定神學觀之一般的特徵過後，無須乎再來做批評了。然而要標明出來使人注意的，就是這個觀在其主張人類的理性，即有限存在（人——譯者）底理性，能够參透最高而無限的存在（上帝——譯者）所據以想出歷史底計劃時，就處於自相矛盾底狀態中了。可是，要認識歷史，除開上帝自己洩露給我們的外，沒有別的泉源。

神智論者有他們完全做好了的歷史。牠（指歷史——譯者）設法避免一切歷史的批評。這就是『聖經』。達·波拿去找尋證據，例如說語言不是自然產物底地方，便在這裏。達·梅特汲取‘宗教法庭’和永久戰爭之證明底地方，也一樣地在這裏。

---

註五七 自然，這個學說已經惹起，現在還在招致一種反動，成功一個完全相反的無意義：個人包有一切，社會是甚麼都沒有。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一種位置給調和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底學說，或者更好地說，就是調和生活於一個集體中一切個人之利益底學說。

因爲地球——他會說——渴了，要血來哈。

世間沒有記事如此的笨拙，像我們在中古宗教的歷史家裏面那樣，找不出可靠底地方。他們中間底某一些人，如都爾 (Tours) 底格納谷瓦 (Gregoire) 這個『法國歷史』底作者，自己承認他們的愚昧(註五八)。多麻斯·巴克爾 (Thomas Buckle) 把他對於神智論觀底歷史家遺給我們那種浩瀚的作品(註五九)底意見，歸結起來，成一種充分嚴格的判斷。看吧：

“……因此，這種作品，當許多世紀中，很無益於社會，而只是有害給牠，把輕信底人麻醉了，並延緩科學底進步。一般人就是這樣

---

註五八 他寫道：Veniam precor, aut litteris, aut in syllabis grammaticam artem excessero, de qua ad plene non sum imbitus.

註五九 參看格納魏亞士 (Graevius), 密拉多里 (Muratori), 布格 (Bouquet), 米涅 (Mignet), 基佐 (Guizot), 柏爾慈 (Petz), 等等。

地習慣了扯誑，以致甚麼都只安排上去信仰就是”。

列楷 (Lecky)，特拉蒲 (Draper) 和馬熱利拿 (Mazzarela)，都證實了『文明史』底作者這個意見之正確。

近代的神智論者，如像洛南 (Laurent)，堅持着不除去上帝出歷史之外，但又有歷史真理底關注，所以不可避免地縮小歷史中上帝底作用到立憲君主底地位，御世而不治理，徒擁一個虛名。在我們理解歷史底時候，我們不得不找尋其解釋於事實本身和其自然的連鎖之中。上帝這個假設，對於歷史哲學，成了無用而且有障礙的假設了。

## 六

### 玄學史觀底繼起

歷史底玄學觀或意象觀，犯着同於神學觀一樣的方法上底錯誤。牠以構造先天的歷史，來代

替在其具體實際中去研究牠底辦法。牠在上帝底位置上，安放觀念。歷史就是牠底實現。在觀念和歷史的實際間，有一種預先建立了的和諧。黑格爾就是歷史玄學觀之模範的代表，他在他的『歷史哲學』底開頭，寫出漢波爾(Humboldt)底話：“世界歷史沒有一個世界的統御人，就不是可能的”。他說：“觀念治理人民”。或者：“精神，他的合理的意志……過去和現在都支配世界上底事變”。(註六〇)

觀念經過了各種不同的階段。歷史上底民族和時代，都為觀念之部份的化身。統一與進步，就是這種見解底邏輯的結論。所以這種見解並沒有缺少偉大底地方。一個黑格爾派墨林(Mering)說：

“歷史是一個整體。但其大部份只有在牠規定觀念(Eidos)為基礎如柏拉圖所已指示了牠的那樣底條件之下，才能成為統一的東西。”(註六一)

---

註六〇 黑格爾『歷史哲學』，一八三七年。

如果歷史不呈現出這種統一，那就證明牠還沒有到完善底地步。我們剛才所引出那一個作者明明白白地發表了這句話：

“假使在事變底行程裏，某種事情缺乏了全體底觀念，那就證明歷史沒有完成。”

對於玄學家，觀念賦予靈魂於全部的歷史，所以能够在一切地點和一切時間，再發覺牠的存在。因此，赫爾德(Herder)十分地是在攻擊玄學時，還處於玄學底影響之下。在他的『歷史哲學』裏，簡直把全部歷史的過程看作觀念——人類底實現。“因為沒有人會否認：人類底觀念，雖以情和慾成爲習慣底冒昧之故，在雞姦者，行刺者，或壓迫者，都幾乎留於不可認識底狀態，也是深深地銘刻於他們心中的。所以，在我把居於地上各民族底一切都見

---

註六一 『Die philosophisch-kritischen Grundsätze der Selbsterfüllung als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大約譯爲：『作爲歷史哲學底自我完成之哲學批評的原理』——譯者)，士杜特皆爾(Stuttgart)版，七七頁。

到了和回想了過後，仍然使我承認這個先天的傾向之於人類，與自然本身一樣的普遍，而且還能在這個傾向中看出自然本身的本質”。

漢波爾把取自歷史之外底觀念，作為憑藉，以求在歷史底解釋中，看出理解歷史之唯一的方法。所以他也說：

“我們只有置身於現象之外，才能理解現象。這種脫出現象之有點危險，也同盲目地連繫着現象底錯誤，一樣的實在。”

我們很可以同馳名的學者一起，承認必要有一個指導的觀念來解釋歷史，只是不要在歷史之外去找尋這個觀念。此外，令人很難想像的，就是怎樣在歷史現象外取一個觀念，而其出發點又外於牠，足以作牠的解釋之用。整個的原因與牠所產生底結果，有親密的關係。而這個親密的關係，在原因與結果之間沒有某種同質性，是不可能的。所以歷史和解釋牠底觀念，如非我們承認一個超自然的干涉，回轉到上帝這個假說，起用處在神智

觀之中心底上帝，那就不能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 七

### 玄學史觀底謬誤方面

阿巨士特·達·謝果魏士基 (Auguste de Cieskowsky) 這個在德國有相當之聲名底黑格爾派，把歷史定義為“人類精神在情感中，意識中，美中，真中，善中之進化底過程”。我們要在牠的必然裏，自由裏，和包含偶然底情形裏，去研究這種過程。他相信，以其優美的信心自體與一切黑格爾派分別的，就是：在這個見解內，“人類結果於世界的歷史裏面發覺了”他自己的意識，客觀理性底表現。阿巨士特·達·謝果魏士基不承認在歷史玄學觀底基本論題裏，可以看出歷史研究法以外底別種東西。他根據原文說：“正當在黑格爾方面，觀念已經為思辨的方法所發現了時，我們却要求系統地研

究牠於世界的歷史裏面”。然而玄學家，先天地在一切探討之前，就已深信歷史的事實為觀念底化身，是顯而易見的。如已經引出底墨林和黑格爾自己，在其觀念和事實相衝突底場合，十分安排好地說：可惜這個事實錯了！這個冒稱的方法，竟把牠的本身，構成了一個包羅全部歷史底法則，來以一般的形式建立諸事實間底關係，決定歷史現象本身的特徵，而把歷史表現成一個觀念底反映。

黑格爾派的羅伐里（Novalis）撮述玄學觀為幾個字，說：“自然是精神底目錄（Index）”。

玄學觀，和應置於牠的作用之前的，繼續了歷史哲學觀底傳統。牠從神學觀方面，承繼其統一和進化底思想，完全給他們一個新的基礎。玄學家在連繫他們的歷史觀於已成名的玄學系統時，重新挑動了人們對於歷史哲學底興趣，有時還熱情地歡迎這種東西。然而牠之對事實底輕蔑，與神學觀一樣。事實好像很可恥的，在觀念陛下之前抹煞了。大家曉得黑格爾怎樣對待哲學史底年代次序。

他是往往先天地構造牠來證明其系統底正確。對於事實之分解的，細密的和意識的批評，在玄學家底眼裏，覺得像是過於平庸的事情。他醉心於赫赫然翱翔在實際之上那種綜合底詩章。他以他的奮進，熱情，作事物底奮進，熱情。他照他的形像來構造歷史。我們可以說他並非願意做文字底把戲，而是真正地在依他的觀念創造歷史。

## 八

### 玄學史觀底正確方面

然而，玄學觀却在神智觀上造出了一個真實的進步。牠在某種程度，是獨立於宗教的獨斷論之外的。

宗教的神話史之於牠，也沒有非此不可的必要。牠在藉助於理性的方法以構造歷史底場合，必須注意某些歷史的事實。在黑格爾方面，我們也找得出進化底觀念和對立物之爭鬥底觀念。前一個

就是在牠未爲達爾文 (Darwin) 與斯賓塞成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以前，卽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後一個在馬克思方面，採取了一種階級爭鬥學說底形態。——而這種學說在此時，沒有人否認其在一切場合都有相當之大的重要了。

玄學觀有時甚至能够興奮起人對於事實底探究。因爲在玄學家所缺乏的，不是評量事實之價值底能力。這寧肯說是對那不順從觀念底事實，有一種最高的輕視。但如果玄學家，賴有一個體系，至於發現事實有一個玄學高級的實質之通俗的表示，他就成爲喚起對事實作一般的注意底第一個人。爲使人確信這個說法，只須回想黑格爾歷史哲學中關於地理因子和“市民社會”底影響就够了。

玄學觀儘管少有科學的特徵，却包含有真理底一面：當牠論及理解歷史的實際時，知道一般觀念底必然性和重要性。明明顯顯的，事實並沒有由其自己的力量，如同由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蹟那樣，

自行排列成明瞭的層序底天賦才力。組織事實，並使事實明瞭的，就是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誤解了底科學的客觀論，對牠做了很多的摧殘，是不必過於贅說的了。——事實聚集起來，不論到何種數量，也還不能組成科學。牠們是科學不相連接的份子。這是一般的法則，即觀念之科學形態，在使牠們成爲活的機體。這並不是在同意把玄學弄到錯路上底觀念，予以價值。只有在授與牠以最高權，位置牠於事實上面，從牠方面造成一種高出事實底神性之類底東西，而事實僅爲其通俗的反映，那種玄學觀，才成爲幻想。其次，便是在從觀念中造出有自己的存在底實體，實物，使牠與科學的方法處於完全而果決的不和諧和時。玄學從不說及被決定的，具體的觀念，及“觀念——力量”：牠神祕地論究觀念本來的形態，即沒有人認識其性質和意義底觀念。是即永久的未知物；柏拉圖，中古“唯實派”，黑格爾學系底玄學家們，以及自信精神從整個玄學中解放出來之好多的唯物論者底大

X。一句話，這是在事物以前 *ante rem*，底觀念，爲亞里士多德在他對於他的老師和對手的柏拉圖觀念底批評中所已經證明其正確了的東西，觀念在自認牠與實際有不可解散的關聯時，就會從牠喪失其短暫的華美之中贏得了堅固的力量，和真實的信用。使觀念從雲霧降下，剝奪其一切的神祕，你就有了一個爲事實自身所證明了底活的實際，一個有用而緊要的實際。真的，牠失掉了牠的幻想力底一方面。牠便不再像牠在柏拉圖或黑格爾方面那樣的萬能。牠不再成爲歷史之卓絕的工人了。但是，足以相償的，是仍然留下底影響，其正當的方面，却爲科學地鑑定了底事實所證明。

## 九

### 科學史觀底要點

要達到這個結果，歷史哲學首先就應該放棄陳舊的方法。必須使牠成爲科學的或實際主義的。

這便到了歷史哲學底第三個時代。現在我在牠的起源和各種流行見解中來考察一下。

歷史底科學觀或實際主義觀，反乎神智觀和玄學觀，而反對全部自由意志的和先天觀念的體制。牠在歷史本身中找尋解釋底原素。牠在方法論理學的觀點上，是唯一能夠不要求我們的理性底犧牲——永遠痛苦的——而強迫我們的。一個歷史哲學，只有以照嚴格地科學的方法所好好地證明了和審查了底事實為基礎，才能建立得起來。靠着這些事實，歷史的哲學就探求那用以決定制度，藝術，科學底發展之一般的條件，和在社會與個人底一般狀態，及其物質的，精神的，和智識的情形中所產生出底變革。同樣，牠要設法來確定這些變革底因子。換成別的話，這個哲學立基於歷史自身之上，研究那生活於已決定的時代和環境裏面之個人和社會底進化。牠排斥所有超自然的因子，以及玄學的原理，而只注意於能感受外界的或內界的觀察底事實。科學觀底信徒，以種種原因——列

舉則過於冗長——之故，能够造成各式各樣的歷史解說。但通同在原則上，如公共的義務一樣，都承認要覺悟地和批評地研究事實，驅逐超自然的與形上學的因子。這樣，歷史哲學底立場，就處在把本質上成爲深遠而不可減縮的爭論之經常的泉源那些原素掃除了底狀態。各個哲學的歷史家，在使用同樣的方法，和有同樣的科學真理底關懷這種光景中，結果就互相融洽了，——自然是在可能底限度裏面。於是歷史哲學與本來的科學有分別的，不在牠的方法，而在牠的題目。歷史學是鑒定，分類，並於解釋那些我們有任何利益底特殊事實的。歷史哲學則只留心於可用以解釋歷史變革，進化底事實。牠的企圖，如果是可能的，就在定出歷史運動之一般的方向，即從前充分不精確地稱爲“歷史底意義”的，並且決定牠種種的條件或法則。

## 十

### 科學史觀底作用

有了這樣的內包，歷史哲學遂獲得了一種特殊的重要。牠對於一切行動中人，一切政黨，都成緊要而不可少的了。歷史變革底性質，時代之一般的指導，其智識即屬非常概括，也能够而且必須供他們作進行底方向之用。這只要偶然在當代歷史裏取出一些例子，便足以資證明了。在我們這個世紀中間政治上反動底首領，梅特涅（Metternich）公，雖是很多歷史家把他看成有天才底政治偉人，其實無論如何都只是一個平庸的哲學家，很少懂得他那個時候之政治的和自由的趨勢。他把那些東西當作偶然產出底現象，為一些糊塗的革命家所引出之暫時煽動底結果，只須警察局某些手續底力量，就可輕輕易易地消滅了。到事變給他一個歷史哲學底教訓時，——然而對於他又太遲了一點。

在我們這個時候還有一個政界偉人，是十二分著名的，也相信一種有理由的歷史大運動，——我說底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只須用主要地向着所謂這種運動之倡亂者底例外法底力量，就可

消滅。結果他顛仆於這個任務之前（註六二），我們能够舉出無限的例子。對於歷史變革底性質和條件，茫無所知，自然要得到無數的錯誤，往往還要得到一些驟變的巨災。

目前站在正進行正預備那個大革命之前頭上底社會主義者，自聖一西門以來，就明白了要用歷史運動一般的特徵，來證實他們的理想底必要。科學的社會主義根據得有一種歷史哲學，並且牠只有當牠不僅為經濟的進化所證明，而且也為智識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進化，一句話為人類之全部的進化所證明時，才真正地成為科學的了。

一切政黨之為進步的或復古的，就看牠們的活動方向是順着或反乎歷史底一般運動。另外，牠們愈加明白當時和過去底歷史，便愈加有成功底可能。牠們預料底程度，係於牠們知識底程度。愚昧無知，從多大部份底出版物中表現出來。牠自命今天在領導人民底前途，其實成了真正社會的危

---

註六二 作者所指底人，即是俾士麥。——譯者

險。這種危險，與這種爲善意之完全的缺乏，資本之增長的隸屬，所複雜化了底愚昧無知（註六三），同其比例。所以，歷史哲學不止用以滿足我們的“原因之需要”，理解之饑渴。牠也能供我們最立刻的利益之用。歷史哲學也從本質上，一樣地給本來的歷史服務，其作用就像一種歷史批評底方法。泰恩(Taine)寫道：

“所以歷史家是哲學家。他之聚集事實，只在發覺一些法則……。從此以後在他面前經過那些散處於各種不同的地點和時間底事變，於他少有關係。這種好奇心底空歡喜，轉過來對於他就成了鬱抑不遑，他每個時刻都實際去阻止牠們通過，用手向四方八面摸索，以求把握着關連了牠們那些不可見的鍊子，好看着各處命運主宰的必然性。找出這個藏着了了的計劃，就是一個幸福和需要。這不僅因

---

註六三 在這一點上，參看亞爾弗雷得·胡掩

(Alfred Fouillée) 底「道德點觀上底法國」。

爲秩序之美，而且因爲沒有看出其原因底事實，便覺不實在，飄蕩空中，其存在便將爲猝然而來那種輕微的困難所奪去了。已經發覺底原因，都是充足的證據，而一個解釋須支付一種憑證作代價。歷史底全體制應得要求事實，並且用實在的必然性去聯貫牠，使其能夠得着真理。”(註六四)。

所以專門的歷史家，把於他有很大用處底歷史哲學加以鄙棄，是不合理的。

## 十一

### 科學史觀底先驅

那個人是歷史哲學在其科學形態中之真正的創立者或先導者呢？一般人首先就把這個光榮底頭銜，加之於赫爾德，福祿特爾，孔德，巴克爾，馬

---

註六四 「第特—里梧論」，(第特—里梧 (Titelive) 爲古代歷史家——譯者)

克思，——尤其是維柯這個『新科學』底作者。我們也可以在波丹(Bodin)，瑪奇亞威爾(Machiavel)，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很多的別一般人底著作中，找尋得出一些散亂的原素來作歷史哲學之科學的構造。然而人們差不多忘記了一個最初的思想家，應該是——我們就要說出其所以然的——看作以明瞭而果決的方式，想出歷史哲學之立基於舊方法底澈底改良上，那個真正科學的觀念底第一個人。這便是亞拉伯思想家伊卑恩·克哈爾丹(Ibn Khaldun)。他在維柯三百多年前，就宣布了一個歷史底『新科學』。這是由哲學的思索同時又是科學的思索所想出來的，而其見解不可懷疑地是高出於『新科學』底作者底見解之上。伊卑恩·克哈爾丹著名的『發凡論略』底亞拉伯原文，發表於一八五八年，而其法文譯本，幸賴‘博學士院’底注意，在一八六二年出版。(註六五)

這個爲人所不知名底科學的歷史哲學創始

註六五 爲達·士拿納(G. de Slane)先生所譯。

者，其生活很多變動，而且應該稍詳細地回憶一下。歷史科學觀底開闢者，同時是一個行動中人，政界偉人。這是在他自己所過底歷史生活裏，使他知道了對於歷史生活之合理的理解。

伊卑恩·克哈爾丹生於一三三二年突尼斯 (Tunis) 那個地方。在二十歲時，他被任命為蘇丹 (註六六) 亞布·伊哈 (Abou Ishac) 第二底祕書。一三五六年，他繼續到亞布·愛一羅 (Abou Einou) 底祕書處任事。次年，以這個君主底命令，下之於獄。在一三五九年獲得自由，並為繼承亞布·愛一羅死後所遺之王位底蘇丹，亞布·沙倫 (Abou Salem) 任命為國務卿 (Secrétaire d'état)。在這個地位中，他遇着很多的失望。他傷了他的自愛自尊，遂離開朝廷。一三六二年，到西班牙，格納拿達 (Grenade) 底國王伊卑恩·埃——亞梅爾 (Ibn el-Ahmer)，為他曾出有力底人，所以予他以最誇

---

註六六 土耳其及回教民族稱君主底名詞，好比

俄國之沙，德國之凱撒一樣。——譯者

大的接待。次年，被派到加士梯葉(Castille)底國王俾葉耳·列·克呂埃(Pierre le Cruel)那裏去當公使。到一三六五年，他作了亞布·亞卑達——亞拿(Abou Abd-Allah)君主底首相。在這個君主死後，伊卑恩·克哈爾丹離開蘇丹底國都。而在一三八六年三月，被任爲梯列陝(Tlemcen)王亞布·漢蒙(Abou Hammon)底首相。到一三七〇年，奉命出使於格納拿達底蘇丹，爲墨利里(Mérinide)的蘇丹所逮捕。

同年，他供役於墨利里的政府。四年之後，他退休於西班牙。及被這國驅逐後，遂回到非洲，而定居於現在所呼爲大烏擾(Taoughzout)底府第。牠的廢墟，今天可以看見，在阿南(Oran)省，梯亞黎(Tiaret)西南九立葉(Lieue<sup>註六七</sup>)，高米拿(Mina)河左岸。伊卑恩·克哈爾丹在此住了四年。當這個賦閑之期，遂把我們更遠一點就要引出其饒有興趣底段數那些『發凡論略』著作出來，並寫了他的

註六七 立葉爲法國里，約當四杆之長。譯者

『世界通史』底草稿。他想參考許多的書，再加以修改，遂於一三七八年之末，回突尼斯。不久，他不得不定居於開羅(Caire註六八)。此時，他被任爲這個城底法官。因爲不斷地反對濫用，惹起了很多的仇敵，遂被罷黜。到一三八七年，他到麥加去朝山。爲要盡心於他的研究，遂回到開羅。那時，他已經有六十二歲了。又被任爲大法官，旋又革職。其後，在一四〇〇年，他隨蘇丹到敘利亞，因而落於大梅蘭(Tamerlan)之手。在釋放後，就返埃及，又當一次大法官。他在一四〇六年三月一五日，死於此地，享年七十四歲。

## 十二

### 克哈爾丹對歷史底見解

伊卑恩·克哈爾丹對於居他之先底各歷史家是很嚴厲的。他把他們的記載，看成是些“缺乏實

---

註六八 Ceire, 依舊譯, 爲埃及都城。——譯者

質之枉然的幻影，好比那奪去寶劍之鋒利底熔爐一樣”，他另外去找尋歷史底主題於戰鬥裏，和其他類似的事實裏。你看他給歷史下底定義吧：

“歷史底真正目的，在使我們明白人底社會狀態；即所謂文明，並使我們知道自自然然地連繫其中那些現象，即：蒙昧的生活，風俗底純良化，家族和部落底精神，這些民族強過那些民族所得着底和走到發生帝國與王朝底高等狀態之各種類別，等級底區分，人們犧牲其勞働和努力於所操作底事業，如像獲利的職業，謀生底手藝，科學，藝術；最後，事物底性質所得以影響於社會底特徵裏之一切變化。”（註六九）

請看發生“真假相混於歷史記述中”那些主要的原因吧：

“作為第五個原因看待，我們可以指出來的就是：對於存在乎事變及伴隨事變底環境

---

註六九 「發凡論略」，一卷，七一頁。

---

之間底關係，茫無所知。”(註七〇)

或者：

“別的一個原因，而且勝過我們所已指定之各種原因的，就是對於從文明中生出那些事物底性質，茫無所知。凡所到達底一切，不論是自然生長的，或爲外面影響底結果，都有屬於牠自己底特徵，在其本質裏和伴隨牠底環境裏，都是一樣。因此，集聚了一些教訓，和先就認識事變與事實在實現中所呈出底特徵以及牠們的原因底人，就具有一種方法，來幫助他檢查各樣各式底記述，而分別其真假。這個方法比其他一切的方法都要有效驗些”。

(註七一)

換成別的話說，伊卑恩·克哈爾丹同泰恩一樣，承認把歷史哲學作爲歷史批評之方法上底重要。

他把寫歷史底舊方法，顯得像主要的錯謬一

---

註七〇 前書七二頁。

註七一 前書七三頁。

樣，表示反對。因為這種舊方法，就是一般人所呼底社會原子論，即把人放在獨立於圍繞着他底社會之外那個孤獨狀態中考察底習慣。伊卑恩·克哈爾丹避開了這種結論上底重大錯誤。他寫道：

“團結人們成社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這就是哲學家們用這個格言表明出來的：人從生性方面說來是城市居民。他們的意思就是這些話句：人不會自絕於社會，而這個術語，在我們的言語，便代以城市一術語。文明這名詞（在亞拉伯文爲 amran，即是一個居有人底地方，教化，一個國家底人口，牠的興盛，文明，一句話就是裝飾一個國家底東西）也表明同樣的觀念。”

更下一點，又說：

“孤立的個人，力量很小 不足以達到他所需要之食糧底數量，不會把支持其生活所應有底東西供給與他”。（註七二）

## 十三

### 他之於馬克思底經濟觀

伊卑恩·克哈爾丹用生產底必然解釋社會底起源，正同馬克思在他的『哲學之貧困』中間所做的一樣。他說：

“用最低微的假設，我們要承認人就是得到了足以支持一天底麥子，也只有在許多的操作之後，才能使用。麥粒必須經過磨碎，搗和，與烹調。每個操作都要求家伙，工具。而這些又是沒有各種技術，如鉄工，木工和陶工底協力，就不會完成的。假定人就是喫自然之麥，而不使牠經過任何準備底工程；然而啊！要得着牠，還應該致力於更多的勞働，如像播種，收穫，以至壓榨，來使麥子從包含着牠底芒殼之中出來。這些工夫底每個，又都要求一些工具和技術底手續，比在第一個場合

中，使用牠來作飯食時所需要的，還多得多。而一個單獨的人，要能够全部或甚至一部把牠們做到，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備辦出對於他對於別人所必需底食物，絕對須得有他的同類一大批底力量，才能成功。而這個互相的幫助，就這樣地保定了很多數的個人底生存”。(註七三)

然而，伊卑恩·克哈爾丹底觀點，不偏於經濟。在生產之旁，他露出別一個首要的需要上底重要，安全底需要。他說：“爲保衛生活，也同那件事情一樣。每個人都有爲其同類中底若干個人所扶助底必要”。在另外一段裏，他說：“人們如果缺乏了武器，也不能自衛；他們便會成爲凶猛之獸底獵獲品了；過早的死結束了他們的生存，而人類就至歸於絕滅”。(註七四)

所以，我們可以把出世有五百年底亞拉伯哲

---

註七三 前書八七頁。

註七四 前書八八頁。

學家伊卑恩·克哈爾丹當作嘉爾·馬克思底先驅之一。足使我們誦讀並思索的，是伊卑恩·克哈爾丹如次的一段：

“上帝曾賦予人以智力（或悟性——譯者）和手。服從智力底手，是永遠準備作技術上底勞働的。而技術供給人以工具，來爲他代替那些分給與其他的動物作牠們自衛之用底肢體（註七五）。因此，長矛是補足司攻擊之角的；寶劍則在代替用以抓傷敵人底利爪；楯牌就等於堅而厚的皮子；其他的物件，不必一一說及了……”（註七六）。孤立的人“沒有充足的方法來製造各種防衛的武器；要有好多武器，就須得有好多技術和家伙，以完成牠們。在這一切情況中，人必須求助於他的同類；而且他們的協助一天缺乏，他就一天不能備辦

---

註七五 這裏，我們看出他的話直到了馬克思說的那樣，把勞働工具命名爲人之人爲的肢體。

註七六 前書八七頁。

食物，也不能支持他的生命……。所以人們必得要組成社會來過生活。沒有牠，他們便不能保定他們的生存……。看吧，構成文明的，就是忙碌我們那個科學底目的”。(註七七)

## 十四

### 歷史哲學與唯物史觀

在“本有於人”底屬性中間，伊卑恩·克哈爾丹定出有名為“社會性”的。人們“為其結成社會底性癖和生活需要底要求，引到了那裏，因為生性使他們在給養底找尋之中互相幫助”。其他的一個屬性，就是“供給各種生活方法底工業和勞動”。(註七八)

伊卑恩·克哈爾丹同嘉爾·馬克思一樣，注意供給生存方法底各種相異的形式。亞拉伯哲學家

---

註七七 前書八八頁。

註七八 前書八四頁。

對於社會狀態分出兩種體制：“游動生活和定居生活。第一種生活行於平原中和山嶺上 以及游牧底帳幕之下，周流於那些住在沙漠或多沙地帶邊境底草場。第二種是在城市，鄉村，都會和村莊裏過日子底生活”。

伊卑恩·克哈爾丹把他對於歷史哲學底書，分爲六部份如下：

一 關於一般的社會，人種底差別和牠們所居住底地方；

二 關於游牧人底文明；關於半野蠻底部落和人民；

三 關於朝代的政府，可汗制度 (Khalifat)，王權，和必需存在於帝國內底爵位；

四 關於由定居生活而來之文明底特徵，關於城市和行省(所完盡底作用)；

五 關於準備給養和造出財富底各項手藝及各種方法；

六 關於獲得那些東西和教育自己底科

學，方法。(註七九)

再奇怪沒有的，就是他對於他所論究那些已定題目底次序所加底解釋。他說：

“我照準備生存底方法，所定出底次序，其本身是很明白的。當我們知道他們構成了一種絕對必然而又為生性所要求之自然的狀態時，科學底研究却是已完美了的文明或者產出非必要之需底文明底結果。而為生性所要求之必需的東西，應該在屬於奢侈的東西底前面。我把為人謀生活底手藝和方法，排列在同樣的章數裏面，就是由於首先那些與後頭那些有某種關係，尤其當着把牠們全體作為文明底產物審察之時，是那樣的”。

(註八〇)

伊卑恩·克哈爾丹有許多次數都勉力來論證：“風俗和制度底各種差異，係於人們供給生存之方法底樣式”(註八一)。他專心解釋城市居民和鄉村

註七九 前書八五頁。

居民間底差異。而生出文明的是城市。鄉村居民底需要，限於很精確的必需品；城市居民則企圖增加他們的需要，在完美其生存形式方面勞動（註八二）。城市居民喜好懷疑論，對於宗教表示冷淡；他們的滋養物底豐饒，賦之以高貴的態度（註八三）。

一般人都曉得嘉爾·馬克思底弟子，把一國底政治組織看成社會或經濟的實質底形態。這就可以看出伊卑恩·克哈爾丹怎樣在確定政治組織和其他的社會成份之間底關係。他說：

“朝代和帝國用作民族和文明底形態；而凡連繫於國家底一切，如臣民，都會，等等，就是牠們的物質了”。（註八四）

這裏，不是如讀者所注意的，以為這只算在生

註八〇 前書八五頁。

註八一 前書二五四頁。

註八二 前書二五七頁。

註八三 前書一八八頁。

註八四 前書二九九頁。

存方法底重要上一種孤立的思想，偶然注目到了底格言。這是伊卑恩·克哈爾丹在他的『發凡論略』(註八五)底重要論究中所提出底研究歷史和著作歷史底新方法。他明瞭地敘說他所主張之改造底全般重要。所以他說：

“……我把我的工作放在世界上學者和偉人底地位；爲了歷史底整理和分配，我曾循着一個新奇的計劃，即我所已想出那個著作歷史底新方法，和有已選出那條令讀者驚奇底門路，這是完全屬於我底辦法和體系。在論及那關係於城市底文明和設施底東西時，我曾把人類社會在顯著情況中底事變所提供出來底一切，都展開了”。(註八六)

同阿巨士特·孔德一樣，伊卑恩·克哈爾丹相信科學必然引到預見底地步。“讀者，不對陳說於他之前底記載，再處於盲目相信底逼迫中間，現在

---

註八五 在亞伯拉文爲『Mocaddemat』。

註八六 前書一〇頁。

就能够好好地認識他以前所有那些世紀和人民底歷史；他對於可以發生於將來底事變，也就會有先見之明底能力”。(註八七)

歷史哲學底科學時代，給許多的理論供給了一個機會。然而一切都從某些基本原理中推論出來。儘管牠們的數量很大，這些理論能够用一種簡單而合理的樣式，分成類別。我在繼續而來底研究裏，闡明這個事實。

## 第四章

# 歷史中支配因子底理論



### 歷史底原素與歷史觀

歷史之科學的理論，以研究事實，為共同的基礎。影響或決定歷史進化之無數的事實，歸結在一個合理的分類裏，成為很明白的三大範疇。首先就是土壤，氣候，自然之一般的形狀，物質之物理的

和化學的性質。一句話，就是物質的或地理的因子。到第二系來，便爲純粹動物的和人類的性質：需要，慾望，思想，興趣，意見。這個範疇底事實，形成了一般人所叫做底生理的和心理的因子。最後，由這兩個範疇底事實，組合起來，生出一種新的因子。牠在近代社會學中，站了一個重要地位，於我們的分類裏，值得給予一個單獨的位置。這就是社會的或歷史的因子。一切種類底社會制度：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體制；習慣，俗尚和法律；語言的，藝術的，宗教的傳統，這一切東西都構成社會的或歷史的因子之極端變化而不穩定的內容。這些因子底作用，對於進化，異常重要。自然，人，歷史，就是歷史哲學用科學方法並藉作可檢證的事實之大的泉源。牠可以從中汲取出解釋進化這個大問題底原素。在自然，人，和集體生活底歷史形態以外，所剩下來的，就只是超自然的因子，如神智論者底神，黑格爾之有最高權底觀念，或胡納達里克第二 (Frédéric II) 所謂“偶然底威權”。

關於歷史之哲學的研究，便這樣處在充分劃定底範圍中了。所以，要明白歷史的命運，我們所需要的，既不是神智，也不是神祕性仍多而又在未知之數那些叫做觀念底東西，也不是管理事物之自然運行底法律之不可解釋的侵犯。只要細心地和經常地研究自然，人及其過去就夠了。

我們在進化底理論家許多的嘗試中，也看見了恰恰與上述三大範疇底事實相應底三大思潮。物質氣候觀，我們很簡單地把牠呼爲歷史底地理觀（或地理史觀——譯者）。牠以所謂外界的自然作出發點，想藉助牠來找尋歷史生成轉化底解釋。生理心理觀之說明歷史的現象，詳稽人底本身，他的需要，他的慾望，他的思想，他的興趣，或他的意見。末了，歷史社會觀，這個最後來到的，主張在社會的和歷史的環境中，在文字上難解底集體生活之已定形態（家族，國家，財產，生產形式，立法）中去探究。一切著名的歷史理論，從維柯的到馬克思的，歸根結柢都撮要成三個基本見解，由

我們來作一個又簡潔又可能的分析。

## 二

### 物質氣候觀之史的敘述

歷史底地理觀最爲陳舊。我們已經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底著作裏，尤其在亞里士多德方面，找得出來一個輪廓。請看在這個題目上，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四編，第七章）裏所展開底某一些思想，對於當時說來真是可注目的吧：

“居在氣候寒冷之地底人民，歐洲人民，一般地具有充分的勇敢。但是他們確實在智慧方面和工業方面，都覺低下。縱使他們保存着了他們的自由，而在政治上是不可訓練的，從沒有征服其鄰國底能力。在亞洲就相反，人民對於藝術有更多的智慧，稟賦。然而他們缺乏了心，仍然留在永劫的奴隸制度之羈絆下。希臘人種，在地理風土上（註八八）都介在中

間，所以結合了其他那兩種人底一切品質。對於智慧和勇敢，一併具有。他知道保有他的獨立，同時又組織出善良的政府。如果他聯合成爲一個單獨的國家，就有征服世界底可能”。

希坡克拉特(Hippocrate)對於決定亞洲人民與歐洲人民底異點之在氣候上底影響，曾拿一部書底篇幅來專充這種論究之用。其書題名爲：『空氣，水，地位』。在讀“醫科（或內科醫法——譯者）之父”（註八九）如次的幾行時，幾疑我們在流覽多麻斯·巴克爾底『文明史』：

“永久的同一，生出懶散；可變的氣候，給身體和精神一種操練底作用；而，如果休息和懶散滋養了柔懦，練習和勞働就培植出勇

---

註八八 法文爲Topographiquement,其括弧內底拉丁文，以印刷不便故，略去。——譯者

註八九 指希坡克拉特，因爲他是最初的醫生。  
——譯者

敢”。(註九〇)

雖是希坡克拉特底話，在物質地理觀古舊底觀點上，非常奇妙，然而我們要禁止我們作繁多的引證。

波丹寫道：

“在自然方面，幾乎是有好多地方底變異，就有好多地方底人”。

孟德斯鳩用更加精確底話句，闡明這個同樣的思想。他說：

“在北方諸國中，你可找出一些有過惡甚少，道德相當，誠實和樸直都多底人民。靠近南方底各國，你便以為道德本身也遠離你了；增多犯罪底情慾，更加活躍；各人都想取得他人底一切便宜，以助長這些情慾。在溫和的國內，你會看見人民底樣式，罪惡和道德各方面，都是變化無定的；氣候沒有一種相當地有定底性質來固定他們”。

福祿特爾對此，也不是沒有好多堅決態度的。

---

註九〇 希坡克拉特全集，利突納 (Littré) 譯本。

他曾經像這樣寫道：

“印度底物質，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們的不同，所以精神上也就必然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

赫爾德為地理觀底始業者之一，相信歷史哲學只有在牠以星球體系之研究為出發點時，才當得住牠的名字。因為，據他說：人底自然性是與一切自然現象服屬於同樣法則的，而自然現象在牠們的輪次，又係屬於整個的星球體系。此外，這個見解底一切信徒，都從這個思想出發，以為人構成自然底一部份，而又是牠的頂點。其實，這個思想雖再正確也沒有過於牠的，然而却不完全。

在我們的時代，企圖給與地理觀一個堅固的科學基礎底人，就是多麻斯·巴克爾。他在土壤和氣候底影響方面，又添自然之一般形狀底影響。他求在這個因子和我們的冥想即宗教觀念底創造者之間，定出一個密切的關係。同時，他又添了食物一項，把牠也看作文明底因子。

在他的書底前頭那兩章裏，他以果決的態度，聚集許多證據於一起，去成立如次的兩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就是在歐洲以外底文明裏，自然底力量比在歐洲文明中的更加大得多。第二個事實，就是這些力量生出了廣大無邊的弊害；並且正當這些力量底一部份招來財富之不平等的分配時，其他的一部份，因集聚注意於激發念慮底題目故，致生思想上不平等的分配。過去底經驗愈能够指導我們，那我們就愈能够說，在一切歐洲外的文明中，這些障礙已經是不可超越的了；並且確乎是沒有任何一個民族還能够超越得了。但是，歐洲却在比世界其他部份還小的圖樣上結構而成的，位於較冷的地帶，有一個不很過多的土壤，不甚嚴峻的地勢，在其一切現象方面，都露出許多大的弱點，所以，牠較易使人把自然在他的意念中生出底迷信隔離開去。同時，也較易使他做出——誠然不是財產之恰當的分

劃，—— 而是至少一些比在更老的國家裏還近於可實行底事情。從此可知，在世界全部歷史底考察中，看出一種傾向，在歐洲是自然附屬於人；歐洲以外即人附屬於自然”。

還有一個英國作家走得更遠。胡里曼 (Freeman) 在他的『歷史研究底方法』裏，說要十分理解歷史，就須詢問地質學家。“生出第柏(註九一)附近著名的小山，比拿梯亞(註九二)的稍低而較爲互相接連之地質的過程，永遠決定了世界底命運”。

### 三

## 物質氣候觀底貢獻一

地理觀在其發展底經程中，惹起了歷史哲學裏底革命，根本上把他加以改變。牠與歷史哲學輸

---

註九一 Tibre 爲羅馬傍邊底河流。——譯者

註九二 Latium在意大利中央，爲古羅馬底地帶。

——譯者

進了法則及合規性底概念。牠給牠一個自然科學之積極的特徵。實際，在論究人和社會處於同自然，土壤和氣候面面相對之從屬關係時，地理觀把管理那些可觀察和實驗之自然現象底同樣精確的法則，介紹到歷史領域。自然底法則於是成了歷史底法則。已經，由於這個觀必然地預先假定並要求其信從者那些自然科學底認識，牠遂在實證科學和歷史兩個領域間建立下一種親密的關連。從中生出的科學的既得結果在這兩領域間底交換，這對於雙方面都有很大的益處。因此，地理觀最顯著的代表，孟德斯鳩，赫爾德，和巴克爾，都同樣成了歷史現象有規律性之最果決的辯護人。所以孟德斯鳩說：

“每個專制君政，各有其發生作用底原因。不論這些原因是精神的，或物質的，都在增高牠，維持牠，或打落牠。一切偶然的變動，俱服從這些原因。並且，就使一種戰事底意外情形，即一種特別的原因，破壞某個國家，也

有一般的原因來使這個國家應該只由一個戰事致於滅亡。總而言之，主要的導引方法，使一切特別的意外變動與牠連做一起”。

偶然底本身，就這樣勾結於自然法則之牢固的鍊子上了。

我們已經引過赫爾德底話，他宣言自然是一個整體，人和他的歷史運命不過構成爲一個部份而已。

巴克爾以爲他的著作，曾從事於論證歷史底合規性底事業，使牠成一種精確的和實證的科學。他表明這個思想底段數，有某種的重要，值得全部抄錄。

“我對於人底歷史，希望完盡一些事情，等於或至少類於其他那些研究者爲自然科學各部門所完盡的一樣。在考查自然底學問內，大家曾經解釋了外觀上最不規則，最爲紛歧的事變，並且論證出牠們與某些固定而普遍的法則一致。因爲有些靈巧的人，首先就是那

般有耐心和不疲倦的想思家，抱着發現自然事變底不規則性之目的，來研究牠們，所以這個事情就做成功了。假使人類的事變，服從相似的辦法，我們便有權利期待着同樣的結果。顯而易見的，實際上，肯定歷史事實不能承受概括法底人，是在對於確切地成爲爭論底問題，當作先就判定了的看待。他們不僅承認他們所不能證明的；而且就是在科學現狀中還大大地成爲未必然的，也都予以承認。不論何人，只要稍稍熟悉前兩世紀之經過的，便應該知道每一代人都把容易預言，而爲前一代人宣稱作不規則的，並列在一切預言之外的，某些事變之合規的轉折，論證出來。這樣竟使文明在進步中顯然的傾向，加強了我們對於秩序，方法和定律之普遍性底信仰。這事一旦承認了，從此就有一些事實，或某類事實還沒有歸於秩序，也距宣告其爲不可簡括的情形很遠。我們應該受過去經驗底指導，而承認凡

爲今天叫做不可解釋的在將來就會解釋了這種事情底蓋然性。在混亂環境中發現規律性底希望，於科學的人們，是極其常有的，以致在最卓越的學者成了一個信念。假使這種希望，不能一般地發覺於歷史家中間，那就一部份是由於他們在才能上比自然研究者低下，一部份是由於他們所從事考查底社會現象更加複雜底緣故”。

#### 四

### 物質氣候觀底貢獻二

地理觀還有一種結果，不比規律性概念之輸入歷史領域爲次要的，就是智識因子底影響，人類智慧研究自然而服從其法則這種高級力量底承認。自然及其法則底科學，地理觀底信徒把牠認爲是歷史運動之最強有力的方法。人，賴着他的高級地組織出來底腦子，由自然底奴隸，成爲自然底主

人。自然科學及其方法底進步，即爲進化主要的原動物。這個思想，從地理觀歸之於自然力量底優越作用中，十分自然地演繹出來。

人在據有這些萬能的力量，知道隨其意來指導時，他也就成一個大大的歷史力量。巴克爾在我們的時代，最出力來使人承認地理因子底重要，同時又是智識因子影響說之一熱烈的信徒。爲使人相信這種說法計，只須從他的『文明史』中，引出下列的一段：

“惡人底行爲只生出一個惡的過渡，善人底行爲不過一善的過渡而已；轉瞬之間，善和惡都完全消逝，爲次一世代所中性化，未來世紀之不斷的運動所吸收。但是大人物底發現，絕不離開我們：牠是不朽的，含包有這些經了帝國底衝突，過了信仰底爭鬥，隨着宗教相繼的破滅而還存在底永久真理，那一切瞬間即過的事情，有種種不同的重量和測度：在這個世紀，依這樣意見底公式；在那個世紀，又依

那樣意見底公式，牠們像夢一般地消滅，有類電影之一見過後即不復留絲毫痕跡於其後面一樣。只有天才底發現，依然存在：我們應該爲我們所具有底一切，就是那些；牠們留給一切世紀，一切時代；牠們從不幼稚，從不衰老，自身之內就帶有生命底種子；牠們投入永存而不消逝的潮流；牠們在本質就是蓄積的，而在繼起來熔化於其中時即生出新的，牠們這樣地影響到最遠的後裔：而世紀積累多了，——牠們於是生出比牠們就在曾取得其突飛猛進之時所不能做出的，更多的效果”。

巴克爾誤以宗教爲想像上偏見的產物，是能有的。他在肯定不道德的行動或道德的行動不留痕跡於人民生活中時，實在是弄錯了。但對於科學的發現，其持續的結果，可以說是永久的，這倒沒有討論底餘地。巴克爾把這事高調起來，便是他的大功績。對於科學的發現，其進化的重要底承認，如我們所已指出的那樣，絕沒有與地理觀歸之於

氣候因子底優越作用，感覺矛盾。

在十九世紀經程裏所完成底科學之奇大的進步，其實際的應用增多而豐富，所以不過是從豐富的價值上，證實智識因子這種思想罷了。有名的自然學者杜·博瓦——納孟(Du Bois-Reymond)，相信在精確智識底缺乏中，可以找出古代世界衰頹底主要原因。“自然認識底缺乏，對於人類就成了不幸的事情。這是古代文明凋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在。人類遭受底大禍，地中海地帶爲野蠻人侵入一事，假使古人具有自然科學如我們今天這樣，也或許可以避免……。古代文明之滅亡，不僅由於地中海一帶底土地缺乏了磷，而且由於牠是建築在美學和抽象思想底沙燍之上的，很容易爲野蠻人底狂潮所迅速地掃去……。如果有一個事實，在牠唯一地足以指出人類所完成之進步底狀態的，就是由人支配自然所達到底程度”。

## 五

### 物質氣候觀底錯誤

地理觀底信徒，對於智識因子在歷史價值上底承認，是這個見解之積極的方面。然而，牠也包含有消極的原素。

自然之盲目的力量，對於我們往往呈現為不可超越的，不幸的障礙，我們只有屈服於牠，而莫可如何。自然遂消滅了人。巴克爾也就因此宣告亞洲和非洲底人民，永遠是自然之愚昧的奴隸。地理觀就這樣地趨於成為洛南所恰當地稱呼之“自然底宿命論”了。而巴克爾底對手，如德國歷史家託瓦桑（Droysn），舉出一大羣歷史現象來反對他，證明自然底影響，就是對於歐洲外底人民，也不如他之所相信的那樣有決定的作用。在別的一些人中，還有舉出原為歐洲以外底猶太人的，說他雖是離開母國受了另一種氣候底影響，還能保存他某

些在母國內所獲得底品質。

地理觀又冒了一種陷於別一錯誤底險，這是並不比“自然底宿命論”那個錯誤較少嚴重性的。牠的信徒，往往太好把自然法則與歷史法則中間底差異，聽其無知，而只是在歷史裏找尋那個以合規的和定期的方式重複底東西。他們僅僅在能够察出同樣的現象在大約同一的形態下重複底地方，才看得見規律性之所在。要使歷史上沒有凌亂和混淆，歷史事變就被固定在按期的重複地位，像一年底四季那樣。他們昧於構成歷史事實本質上底特徵：變異，改換，這種進化的性質。各國人民底歷史於是才可以說成爲自然歷史底一種。因此，圭得列道德的統計，以其不變的“犯罪預算”，在巴克爾方面發生了一種過於優勢的作用。他似乎是在歷史中找尋自然現象底規律性和週期性。具人類學的，心理學的，或社會學的性質底法則，不恰當地帶上歷史學的法則底頭銜。而進化底原理，永久生成底原理，也同樣爲歷史哲學底本質的，竟在科

學還沒有由拉馬克(Lamarck)和達爾文(Darwin)底理論來革命底時代，如此地爲借取之於自然科學底方法這種利便所犧牲了。

然而，地理觀儘管帶着這些錯誤，却有一種不可非難的哲學價值，而應該在歷史哲學裏占個位置。我們對這事就要舉出一些理由來。

## 六

### 地理因子之科學的考察

首先有十分必要來註明的，就是企圖靠住地理環境底不變，以減少地理觀在解釋上底價值底人，沒有注意我們的氣候學者論究這個環境底經常變異而得出之又多又新的探求。地理的環境也同心理的或社會的環境一樣地變化。並且，如果生於地理環境中那些繼續的變化，對於未受過某種專門教育底觀察者，覺得比之心理環境或社會環境底變化，更慢而少明顯，那是另外一個須要科學

分析去從事於牠底理由。科學的任務，不就在於把常人所混亂了的，加以分辨麼？

那末，甚麼是地理因子之本有的特徵呢？牠與心理因子或社會因子底分別，在甚麼地方呢？牠爲客觀的因子，必然缺乏一切自動的活力。當論及歷史進化底時候，說這是由地理環境起頭，那就可謂荒謬了。地理環境不招致歷史的事實。凡可以在其中發現底一切，都只是歷史進步底條件。然而牠也往往成爲歷史進步底障礙。這個環境是由自然底力量構成的，而自然底力量就含有不便於社會進步底成份，正同其含有便於社會進步底成份一樣。但這種成份也如那種成份，在歷史哲學，都有其重要。

這只須舉出一個例子來說，就非常明白了。對於人爲可接近的大河，在使人民互相來往，便於他們的商業時，曾經盡了一個卓絕地社會的作用；而把兩方人民分開底大山，就顯然有一個恰恰相反的結果。但是，在這一一切的原素中，積極的正同消

極的一樣，地理環境不能以牠的自身形成歷史的材料，歷史運動之直接而自動的原因。這必須要有覺悟其目的底個人，或具集合的意向之人類的羣衆，在這相對地遲鈍而缺生命底環境中，發生出來，使人類底歷史得以開始。地理環境從這時起，才出現於歷史的舞台，成爲作戰方法底武器儲藏所，助長進步或阻止進步之初步的和物質的條件底總和。這就是馬克思有理由地在其『資本論』裏確定地理環境爲歷史底可能性底原因。要使這種可能性成爲事實，歷史就需要有人。

然而，這個地理環境消極的特徵，並沒有阻止牠繼續地表示牠的影響。而且也並不如某些著作家所相信那樣，說牠的影響專於在已定的歷史時代，和在歐洲人民已經超過了好久以前那些文明底時代。其實，這個影響是不間斷的。由地理環境在寬泛的限度內所制約了底民族特徵和個人特徵，沒有不斷地留下痕跡於大大小小的歷史事變上，並且沒有生出那些特徵底印象及其特別的面

貌麼？而地理環境之立刻的直接的影響，還不甚大麼？南方底太陽或西伯利亞氣候底嚴峻，曾自某些時間以來，停止了牠們在那些地方之居民上底作用麼？自然曾經爲着純人類的影響而有所退讓麼？在人本身內面，原有自然。而這就恰恰是由於地理環境底影響從沒有停止，使牠每日每時都存在着，爲我們定歷史進化論底原理時，所不得不與牠一個首要的重要。

## 七

### 生理心理觀之史的敘述一

生理的或心理的歷史觀（生理史觀或心理史觀——譯者），如我們在開頭所指定的一樣，以人爲出發點。牠憑藉需要，慾望，思想，信仰，意欲，來解釋歷史的運動。這個見解包羅有許多流行的思潮。感情，思想，需要，曾經一一地宣稱爲歷史進化之決定的和唯一支配的因子。

用人底自然(或生性——譯者)作人類歷史底解釋,往往以抽象的形態,見於自柔塞泰隄(Thucydite)到今天那一大批古代的和近代的著作家內面。我們在這裏,只把由他們的著作而獲得一個特殊重要底人,引點出來。

非耳巨宋(Ferguson)在『文明底哲學』內,寫道:

“社會生活爲人類有機體之自然的結果”。

康德更加精確地聲言歷史是一切人類機能底發展(註九三)。福祿特爾說:

“假使哲學沒有撲滅過熱的信仰和狂烈的熱忱,歐洲今天不過是一座廣漠的墳山罷了”。

---

註九三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x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hsicht』(大約可譯爲:『在大同旨趣中向着世界歷史的統一底思想』——譯者),一七八九年版。

阿巨士特·孔德在人類悟性底發展中，看出進化底主要因子，而使社會組織歸根結柢係屬於意見（註九四）。借胡諾瓦（Jouffroy）本十分承認“人類縱然沒有哲學家，也不會是不動的”，並且“沒有他們，革命還是做得成功，不過發生較慢罷了”，而却寫出這樣的話：

“行於人底條件中底一切變化，人底條件所受底一切改變，都從悟性中推演出來，而成爲牠的結果……。確定地說，慾望只在各種人民歷史底表面上活動，其底因則屬於思想”。

泰恩對於歷史，只看見是一個心理的問題，然而還不以常態中人之一般的本質來解釋歷史爲滿足。他說：

“我不相信一個歷史家，沒有豫先研究出神，靜坐，幻覺，推理的反常，而能夠有一種純淨的婆羅門的和佛教的印度思想”。

大爾達從人類一個本能：模倣之中，演繹出全部社

---

註九四 「講義」一卷，四一頁。

會學。他說：

“社會的動物，因其是社會的，所以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模倣者；而模倣遂在社會中盡了一個類於遺傳之在有機體中或波動之在有形體(Corps)中底作用”。

依這個社會學者底意見，“一切同樣都屬於重複”，若“每次的發生絕不是再發生(或重演——譯者)，那末一切之於我們俱成黑暗，沒有絲毫光明了”。照泰恩和大爾德把本源上的思想原有的價值獨立起來底情形，就很可以說思想在他們那方面證出心理史觀不是必然地歸結在重演人性上那些普遍地認識的和常用的一般性，即這個史觀底許多信從者過於動輒地限制了他們自己底一般性。

## 八

### 生理心理觀之史的敘述二

一個新時代，隨着在一八五一年創立集體心理學底拿薩呂士 (Lazarus) 和士丹大爾 (Steint-hal)，給心理觀展開了。因為，集體心理學從此就稍稍普遍地，並有相當之迅速地散播起來。拿薩呂士在他的『對於民衆心理學底見解』中，察覺自然科學呈出兩種規律底範疇：一部份是簡單地描寫事實，而他部份則求解釋事實，使之服從於法則。他引作例子的，就是生物學和生理學。他繼續說明如次：

“人類底歷史與記述科學相同，……牠不也要求成爲類於綜合的自然科學底科學麼？牠沒有爲使牠可以綜合地表現之意，而把牠服屬於若干法則這種理論底需要麼？那末，何處才找得人類歷史生活底生理學呢？我們的答案是：在人民底心理學中。像個人底傳記根據於個人心理學一樣，歷史這種人類底傳記，就應以人民底心理學爲合理的基礎。因此，心理學之於歷史學，正同生理學之於生物學”。

集體心理學距得出其創立者所期待於牠之一切底時候還遠。然而牠在解釋上底價值，却不可非難。心理觀可以把牠當作最牢固的支柱，爲其將來向牠求得滿盤的預約。歷史哲學遂由牠，而密切地連接於更有關係底心理學問題。並且心理學底一切進步，都必然在歷史哲學領域裏立刻有一種回響。羣衆底心理學，階級和集團底心理學，應用於社會行動某些場合之擬議底假設，和集體的自動擬議底假設，都給科學的好奇心展開了很多的原野，同樣也就有很多的機緣，使一綫光明放射到我們的歷史命運底黑暗中來。

對於認人種爲決定民族中底個人而由此開始他的歷史進化底因子這種理論，可以看作生理觀和心理觀底一個變種。奧國社會學者甘蒲羅魏基 (Gumplovicz) 底『人種底爭鬥』，大概是受了組成哈卑士布爾 (Habsbourg) 底帝國那些民族之無止境的爭鬥底影響而寫出底書，在科學界中，只有一點微弱的回聲。那些無信義的熱中的政治家，倒

據有這個理論來挑唆野蠻的仇恨，而滿足其不敢自認底野心。在我們，似乎這個毫無科學性的事實，就爲大家對於那種理論予以冷淡底一個原因，儘管牠表示得誇大，其應得之最好的命運也不過如此。

## 九

### 生理心理觀底貢獻一

生理觀或心理觀之研究人類行爲底動機，是在這些動機影響歷史進化底限度內行的。這個見解主要地是以活動底個人，人類的活的人格爲基礎。牠反乎地理觀，而進一步來求認識歷史運動之自動的原動物，這個運動之直接的與活的原因。爲這個見解所牽到漩渦中來底原因，如需要，感情，意欲，思想，都表現爲基本的，決斷的，不可逃的情形。無一行爲沒有動機。動機惹起行爲，並說明行爲。而，一旦人底動機盡了已知的歷史作用，由此

生出底結果就一下覺得是解釋明白了，並依附於其真正的原因。事物至少就是這樣地呈現在生理觀或心理觀底信徒底眼睛下面了。我們現在就來考查這種主張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又達到甚麼程度。

有兩種非難可以加給生理觀或心理觀。而這事在形上學家和神智論者那方面：他們隨便那一派人，都沒有在人類的動機裏，或者在需要或感情裏，抑或在思想裏，看出歷史運動之終極的原因。照這一派人說來，是神智，照那一派人說來，是觀念，絕對：為確然地決定人底歷史運命底原因。人不過是這些高級力量之柔順的工具，在這些指導力量和歷史實際之間底中介。心理觀在使人成為歷史底主人時，就這樣地與神智觀和玄學觀處於不和好底地位。

我們可以在方法邏輯學上，把過激的客觀主義傾向，看成玄學。因為牠說底“歷史過程”，像另外的一種生物，有其個體和具體，或者牠把“歷史

過程”表現成“事物之客觀的進行”那種形態，或用“歷史之客觀的過程”底名字，或者竭力誇詡“歷史之客觀的力量”。個人是在這些高級的力量下，盡部屬的原動物底作用；而這些高級的力量，也同上帝本身一樣的神祕。我們可以把這種傾向，今天散播得很廣的，叫做歷史的擬人論。因為牠把很複雜而且彼此極其分明的種種條件底全部，竟然人格化了。歷史成爲一種萬能的神性，領導我們的運命底上帝。那就不再問甚麼是組成這個複雜的怪物，而被呼爲“歷史之客觀的過程”所需要那些具體的，個別的，活着的力量了。於是就對這種文字，得意洋洋，不求給牠以精確的意義。甚至，如果在這個術語下，藏着一種與生產之技術的方法同樣具體的因子，那末要求歷史之一“客觀的力量”，獨立於人之外而存在，就沒有別的意義，只是把站在歷史背後主宰一切底黑格爾觀念之神祕的力量，在另一形態下介紹進來罷了。我們也不能允許歷史哲學中，有把顯示於歷史裏那些個別的和集合

的力量之總和，括入一個約定的名稱內底術語。因為牠是太模糊，太兩可，而造出一種雙關的語句。這種證明就是使用牠底人，自信為具備了識破歷史之謎之一新而強的方法底占有者。他們說“歷史底客觀過程要那樣”，就恰恰像過去說現在還說“上帝要那樣”底人底樣子！

過激的客觀主義者動輒用底“歷史底客觀過程”，不是科學研究中往往不可少的抽象。一個抽象，從不與那些用以創造牠而為其所成就之個別的和具體的原素對立。而我們的客觀主義者動輒把“歷史底客觀過程”，與個人這種歷史之活而自動的唯一力量對立。這是人在做他們的歷史，嘉爾·馬克思繼維柯而說這樣的話。

要在還了俗底歷史實際中找出，在歸根結柢上，絲毫沒有處於連繫着個人地或集合地動作底人，而單獨呈現一種事物底，感情底，需要底和思想底體系，是不可能的。人是歷史唯一的動作得的因子。死的力量，所謂客觀的，在歷史中，應該看成

這個行動底條件和方法，從不能看成獨立的存在，看成歷史實體底一種。對於這個很簡單，幾乎初步的思想，而發生蔑視，就要造出——我們已經說過的——整個社會學都大聲疾呼地宣稱牠是非常客觀的了。

在注意到歷史上底個人行動時，不能因此而介紹自由意志和偶然，到歷史裏去。個人的行動服從自然的法則，或社會的法則。個人的力量，在組合成一種社會的形態中，在據有自然底客觀的力量中，有無限的增長。但這種增長本身就是服從法則，而從此有了牠的限界。對於人類的活動，在自然環境內也如社會環境內一樣，有很多的障礙。決定這些法則，即是說建立那與自然力量組合之人類行動底條件和結果，就是歷史哲學底主要任務。個人有十分的益處來認識他的力量，以及他的弱點。

## 十

## 生理心理觀底貢獻二

在承認個人在歷史上底價值時，生理觀或心理觀應該處於永遠與個人的利益和權利諧和一致底狀態。牠尊重人底自由和品格。因為以個人為出發點，所以牠就不止息地旋轉於個人底周圍。牠不論何時何地，都在自問：我們所論究底歷史環境，是否便利於個人的發展，個人的安適呢？哲學者的歷史家，動輒忘記歷史是為人而後做出來的，一切歷史的現象只有在牠一天符合於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理想時，才一天對於我們有價值可言。甚至在客觀地研究歷史中，我們也是在我們的利益內進行，這或者在直接滿足我們的求知底需要，或者在從中學得領導歷史底最良方法。從沒有個人自由地同意來以永久的態度，犧牲他的利益於一個抽象的和高級的，殆獨立於他之外底存在，即所謂集

體或社會進步者，而沒有任何形式底酬勞，如賓吉閱·基德(Benjamin Kidd)還在最近所要求的那樣。這個有相當聲譽底英國社會學者，在如次的話句中說：

“如果進步應該永遠存在，個人就是立於服從理性將準備改變之極端難堪的生存條件底地位。他應該對於那在他，作為個人看的，從沒有任何實際利益底進步，予以便利。個人在社會進步底利益中，應該窒息他的理性底呼聲……”。

基德底書是有某種聲譽的，而且譯成許多國底文字。他在那裏面，提出以宗教為反對理性底有效方法底議論。假使我們有種好奇心，來請教於我們這位客觀的社會學底代表，尤其分外忠實於其學說之精神本身的：“然則為甚麼個人應該對於在他只是犧牲者這種進步而犧牲呢？”那他就以客觀主義者底爽快，回答我們，說我們的問題有一個可疑的根源，特別是他正要確切地窒息其呼聲底理性。

這種推理不是孤單的。一切有機體論者 (Organicists) —— 並且他們現在還是成羣結隊的 —— 就這樣地推理。只須社會的有機體，這個由他們社會學的想像造出來底東西，沒有受任何傷害，個人就感痛苦，也是不要緊的。他們遂這樣地爲那種以“社會體”爲對象底偏見所吞噬了，以致他們連器官底毛病 —— 或痛苦 —— 於整個有機體底健康之爲凶兆一事，都沒有覺察出來。

社會現狀底黨徒，在十分承認現在的經濟組織生出無數的弊害時，總動輒就訴諸一種至高無上的論據，以爲有不惜代價地救護文明這最高財富底必要。我們現在把主張文明由無政府比由合理的組織更足供用於人，這種屬於詭辯的推論，拋在一邊，只是問問：我們的反對者底推理，在甚麼地方與我們已經引出底基德底推理不同呢？並且，再加之，這些同樣過信文明和進步單獨存在底朋友，用甚麼內心的紊亂，又以自由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受了威脅爲大論據，勝利地駁斥社會主義者呢？

假使這件事情是真的；那末社會主義者用社會進步之名廢除自由，就不過是照着客觀的社會學在幹罷了。因為客觀的社會學，當論到社會的進步這個殘暴而無憐恤的上帝時，便毫不猶豫地犧牲人類啊！*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祇須人類生活起了，一切人都滅亡了有甚麼緊要！這就是從那以人底社會生活與歷史生活為對象底科學領域中，排斥人類的觀點，這種冒稱客觀的科學之最後的精妙語句。生理觀或心理觀現在却恢復了人類的觀點。是即牠的偉大而不可非難的功績之所在。

(註九五)

## 十一

### 生理心理觀底缺陷

---

註九五 本節所說，是那般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名，來犧牲各個人底利益被統治階級利益，那種荒謬說法之痛切的批評。——譯者

然而生理觀或心理觀，正如牠的對手方地理觀那樣，也有一些可惜牠不能知道底缺陷。試舉出一點來說吧。這個觀往往有把歷史現象“細分成原子”底傾向，即是說牠把大的歷史事變弄為無限小的原因。在這個觀底信徒中，我們找得出來以勝利的態度，聲稱克洛巴特 (Cleopatre 註九六) 鼻子底形態或法國君主胃的壞處，曾經顛覆了世界。

他們喜歡說不類似而可動人的小小原因，產生大的結果。並且對於斯賓諾莎 (Spinoza) 證明原因與其產出的結果相稱這個定理，尤其還是為簡單的良智所認定底真理，都少掛在心上了。要長一點來證明這些偏謬之論在結果上毫無科學性，是沒有用的。從前所引孟德斯鳩反對偶然底論據，

---

註九六 克洛巴特為埃及皇后，以美著名。法國傑出的數學家兼物理學家哲學家巴士嘉 (B. Pascal)，曾在他的「思想」中，說及她的鼻子，以為「假使牠再短一點，就會改變世界底面貌」。作者在此所說底隱語，即指此事。——譯者

說是只有一般的局面允許牠時，才能有結果，便足以駁倒這些偏謬的議論。就是在克洛巴特底鼻子完盡了人所歸之於牠底歷史作用底場合裏，這也絕沒有在確定的樣式上，有所建立。……

正是對於這種幼稚的見解，才可以應用漢波爾雖嚴厲而却恰當的批評。說他：

“這個觀不尊重普遍的歷史。牠把歷史的悲劇，降低為日常生活中底齣幕，敷淺地從特別事變所連繫着底全部事實中取出特別事變，而把由個人的動機所做出底表演，放在世界命運底位置上。”

這裏顯而易見的就是，地理觀趨於減少個人底作用，心理觀有誇大個人底傾向。即使承認了這種誇大底非常的個人，為世所呼為英雄的，在行動上底重要，有實踐的作用，不應當與包括了組成社會那一切個人之歷史的影響這個一般的人類行動相混。我們也很必須認出這種誇大，正同一切別的誇大那樣，是反科學的，而且有害的，一定不利於歷

史觀念底發展。

要使心理觀更與歷史的實際相應，就必需使牠不把人當成孤立於時間和空間中底動物，像魯濱孫(Robinson)那樣，簡直還有別於神話中人，因此連祖先都沒有。牠應該把過去蓄積下來底人類行動底結果，如像晒露了生活於社會中底個人那些周圍環境底作用，一切衝突，和無數影響，一齊算入。牠還同樣地應該拋棄那些求靠於人之“人類的生性”(或人性——譯者)，一般的需要，已知的感情，種種抽象而容易的解釋。必須在仔細的情形中，一切人底表示中，特定，研究這個很不簡單而明白的“人類的生性”。尤其必須在行動中，在社會生活和歷史生活裏繁多的表現中，去研究牠。這樣，心理觀才會免除了威脅歷史之全部一般的理論——所謂客觀的理論，儘管有其外觀，也不算入，作為例外，——底危險，和恰恰被人呼為口頭空論，即充滿了內容甚空之一般的術語，好比一些向虛擬的人名取錢底支票那樣底危險。

總括看來，生理史觀或心理史觀有與地理史觀同樣首要的錯誤。牠把歷史影響中底一部份人，當作全體，進化因子中底一個，當作全因子，說他以萬能的影響，統治整個歷史的分野。

## 十二

### 歷史社會觀之史的敘述

進化底歷史社會觀，連繫於事實這個範疇，即我們曾在起頭完全說出直到某種程度的，那些已經分析了底兩大歷史觀所留下底重要的缺陷。但是，因為牠有同樣的著重的傾向，和同樣的自命只有牠自己才能解釋歷史底志氣，所以陷於另一種誇張裏面去了。

在牠與心理觀相反之時，牠所採取底出發點，不是個人，而是社會的集團；不是個人的動機，而是集合的事實，不是人類的意欲，而是歷史的結果。個人並非一個孤立的生物。他係屬於他的社會

集團。他是他的時代底產物。甚至他的行動，就顯出有十分個人的特徵，也不過一個社會的反映。社會學者甘蒲洛維基寫道：

“這不是個人在創造詩的作品。這是他的時代，他所屬底社會集團之詩的情緒，在創造詩的作品。這不是個人在思維，這是他的時代和他的社會集團底精神在他內面思維。……歷史的事變由人們做的很少，正與上帝做自然現象一樣。……歷史和自然，都只是一種集合的表現”。

沙夫列這個“有機體主義者”的理論最顯眼的代表，也表示出差差不多同一的話句。他寫道：

“在社會底科學中，等於在自然底科學中，我們都不以個人底概念爲自足。應該把人底集合傾向，他的社會機能，他之爲社會而保存和爲社會所保存底事實，放在第一位。（註

---

註九七 “Ban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oerpers”

九七)

我們可以把黑格爾看作歷史社會觀真正的創始者。這是他才曾經系統地將每個歷史的轉變，當成繼起的發展之一“契機”觀察。因此，歷史之於他，便成一種獨立的力量，竟然 *proprio mstu* (註九八) 發展。每個實現了觀念之歷史的“契機”，就為歷史進化底一起點。歷史自己在造作自己、牠成了牠自己的原因。後來，大家把這件事叫做“歷史的環境”，有些人就靠着牠來找尋歷史運動底解釋。

這種讓個人為歷史或社會底集體生活所吸收底主張，與古代犧牲個人於國家那個主張，是同一的。所以沙夫列稱他的見解為亞里士多德的見解。而亞朶爾胡·特朗達卑爾 (Adolphe Trendelenberg) 這個近代的逍遙學派 (註九九)，聲言“個人不過一名分中底人，在事實上，他只是由國家而後才成

註九八 大約可譯為：自動生長地——譯者

註九九 *peripateticien*，即亞里士多德學派。——

譯者

爲人”。

### 十三

## 歷史社會觀底批評

歷史社會觀把人當做一種淨光光的桌面，一張白紙，由歷史來填上一切滿意於牠底東西。所以他與原始的唯物論底經驗論相合，以爲十分外界的經驗，是我們的一切智識之單一不二的泉源。他方面，這個見解造出了一個獨立於人之外而存在底新物：社會，或社會集團。牠對於首要的問題，仍然留下，作爲懸案而不解決，是即：甚麼是決定社會集團本身之特徵底東西呢？這個問題。

這個觀最堅決的信徒，甘蒲羅維基，不得不承認這事。他說：

“我們缺乏了顯微鏡術的分析，來立出每一個人怎樣連繫在社會發展之已決定的程度，而社會的發展以甚麼樣式決定個人底思

想感情和行動”。

這樣，用社會集團來解釋底辦法，從其信徒底口供看來，沒有解釋着絲毫。並且，在實際上，當那般人向我們聲言人是“他的時代底產物”，人是“一個歷史底產物”，或人是“社會發展底產物”時，我們就有了一種精確而明瞭的思想麼？歷史社會觀這一切流行的公式，過於空泛，且對着客觀的因子也如對着主觀的因子，對着集合的現象也如對着個人的影響，都沒有分別地發生關係了。

社會史觀推翻每一解釋底自然秩序。牠不從比較簡單的，即所謂個人，這裏出發，牠走相反的路，從組合了的出發。牠從社會開始。這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因子，比之個人這在某種限度中永遠一樣地要加以研究和認識的，還不易行觀察和實驗。如果個人為一個產物是真的，社會也正一樣；而且在還高級的程度，因為組成牠底成份更多。這種比那件事底真，並不稍遜。所以歷史社會觀企圖用認識最少的東西去解釋認識最多的東西；用視同

獨立於組成社會底人之外底社會，這個假設的存在，去解釋個人，這個實證而具體的存在。歷史社會觀底信徒，不止息地說底時代底精神，或社會集團底精神，就是一個結果。並且，要明白這個結果，就須追溯到源頭上去：即追溯到產生那些東西底個人上去。這裏所謂個人，不是彼此孤立地和獨立地生活着底個人，而是現實的個人，生活在社會中，並互相影響，必然產出這個結果（指社會——譯者）底個人。

由歷史社會觀給我們帶來底積極的東西，就是個人對着集體之依存（或附屬，或關係——譯者）這個重要的思想。其真實比諸現在的時限對着居於其先底時間之依存，並不稍次。牠可垂永遠地定出了人底連帶性和時代底連帶性。人在歷史中不是萬能的。他並非他的歷史命運之絕對的主人。在歷史運動開始之前，有一些必要的條件，是非成就了不可的。他的智識生活和道德生活，係屬於某些基本的物質條件。亞里士多德已經在他把奴隸

制度認爲高等文化之必要的條件而證明其合理時，就有了這種依存底明瞭的概念了。如果須得相信一個著名的記載，亞耳捨梅得（Archimede 註一〇〇）曾做過痛苦的實驗，就是研究幾何——如一切別的科學那樣——於戰爭之時，不能與和平之時有同樣的安全。任何時代底人類，要使進步成爲可能，如現在還是的這樣，最小限度底生存方法和安全方法，就非常之必需而不可少。可是，這個基本的事實，却很長久很屢常地爲一切寫歷史或論歷史底人所疏忽，以致生出反動來迫令如此。牠就隨着歷史社會觀而到來了。

這一切進步底必要條件，爲歷史社會觀改變成歷史運動真正的原因。然而，除開人對於某些

---

註一〇〇 亞耳捨梅得爲古代著名的幾何學家。當羅馬人取希拉居士（Syracuse）城時，瑪耳塞拉士（Marcellus）將軍愛其才，令取城時，不要殺他。但他專心研究幾何，不知城被攻下，卒爲認不得他底兵士所殺。——譯者

條件這個簡單的依存以外，絲毫沒有解釋一點歷史的運動，生成。如果我們決定要從同意複詞底領域中出來，整個社會集團底改變，不能用社會集團自身底性質來解釋。這是人在需要和已發展了底意識底逼迫之下，利用這個環境中之一切活的力量，改變社會環境。用社會環境解釋社會的動力學，即是說解釋歷史的運動，等於在用太陽的光和熱來作這個運動底解釋。然而光和熱之非常的需要，對於一切生命底形態，歷史的或非歷史的，都是一樣。這若換成別的話，就是在以一個簡單的條件，作一個充足的原因。使歷史社會觀這樣地妥協了牠的科學特徵，恰恰是那件事。

## 十四

### 歷史社會觀底貢獻

自然的和人類的力量組合了後，生出社會的事實，歷史的事實，所以，這其間，似乎沒有成立一

個新的因子，歷史社會的因子底餘地。因為，牠在究極上，還是歸結於兩個別的因子：自然底因子和人底因子。然而我們不相信是這樣。並且這樣就是在用純方法邏輯的理由來行批評了。我們之研究自然對於人底影響，和人的本身對於他的環境底影響，只能在牠的表示中，此外沒有更好的辦法。而，這些表示，在本質上就有一個集合的特徵。人類行動和自然影響底結果，固定為並結晶成差不多固定，差不多持續的形態，即一般人呼底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其他一切此類東西。要研究這些制度，我們就是要研究人類的生性。但是這便不再是在抽象的形態下去研究了。這是在牠的行動本身中來把握牠。人之實現其為人，由於社會生活，而且在社會生活之中。這便是要好好認識他，就必須到那裏去探求他底所在。故爾要認識個人，只有研究他在需要，感情和思想底壓迫下所創造底社會形態。

自然哲學一天限於一般性，一天想一下就包

羅現象底全部，所以便一天依然是沒有結果底虛花，毫無益處。對於制度這些爲人類的行動，不論個人方面或集體方面，所留下底殘餘，而行底比較研究，在歷史哲學，到某點，可以成爲實驗之於自然科學那樣底地位。要認識工人得好，必須研究他造出來底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證明歷史社會的因子所站特殊位置之正當底理由。人類行動底結果，一旦產出並蓄積起了，就有一個很惹人注目而要求保存下來底傾向。牠生出一件很有趣並且很少人研究底事實，這便是可以叫做社會的惰性那個東西。有許多的社會形態，就是在已失了牠們在需要裏和意見裏底存在底理由以後，還永遠留下。是即仍須人去送葬牠們那些死的社會形態。而，這個社會悲劇底最後一幕，不會沒有無數的困難，就能够舒服起來。許多“突然的災變”，即被呼爲革命的，便可以用算作殘存底制度所生底抵抗來作解釋。這就須要殺若干人。我們可自自然然地把這種抵抗底，社

會惰性底一部份，歸約於內心的習慣，個人利益表演起來底影響，由革新家底危脅而獲得底局面。換成別的話說，社會的因子於是又歸約成個人的因子了。然而牠仍是社會惰性裏一個應特別偏屬於社會的事實，如其本來那樣。這就到了第三個使我們不得不在自然和人底傍邊，成立社會因子底理由。

集合地動作底人，並不如我們充分地屢常之所觀察，任意誇張這個不可討論的事實，而構成一種數學的總和。集合的行動生出一些新的力量。要認識牠們，便須在牠們表示底地方去研究，在社會環境裏去研究。分工及其增多的結果，就是這些表示之一。這是個非常顯而易見的真理，以至使別樣的堅持成爲無用了。但在歷史社會觀信徒方面，因應用和解說底不善，而惹起底誇張，爲我們前面說及了的，也是這個真理底緣故。他們把社會環境弄成一個只是牠自己就夠了底獨立因子。他們忘記了這事：如果社會環境有一些特別的性質，那就由

於牠呈現爲只有在社會的形態下才能顯露出來那一個種種個人力量底配合。動作的永遠是個人，而且在發展他一切的本能，和給予以充分的發揚之中動作。社會環境沒有在個人方面創造出新的稟性。牠不過發展牠們並改變牠們罷了。法國人底社會環境必然是異於波塔孤朶人 (Botocoulos) 底社會環境，因爲組成這兩個環境底個人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不使個人成爲單獨的生物這種場合，在他的社會環境內去研究個人，並用他的社會環境來研究個人。總而言之，這就是依然歸還到本來未落在社會擬人論上那種屬於社會學觀點底社會觀點。

## 十五

### 總論三種歷史觀之一般性

我們已經把構成歷史哲學底三大思潮，在牠

們積極的成份和消極的成份方面，加以審查了。我們會指出過牠們每個對於歷史底哲學觀中所能盡底作用。並且結果至於把靠着從自然、或人，或歷史借取來底唯一不二的原則，來建設歷史之哲學的優勢和統一這個主張，認為三大歷史觀公共的聯結線。而每個觀從這每個統一傾向中必然生出底特別錯誤，我們已一一指明了。

每個觀都把沒有直接走進其原則裏底全串事實，必然地丟在一邊。因此，三種觀底每個，俱不完全而偏於一面。然而每個都為沒有人能夠否認其存在底整個範疇底事實所證明，有其正確性。所以，在這三個歷史觀間底爭鬥，雖各個都趨於排斥其他的兩個，也絲毫不減少其為科學真理而爭鬥底色彩。牠們的綜合，不是在調和牠們像這樣不可調和的對抗那種利益中，必須辦到，而是在真理底利益中，不得不勉底於成。我不能在這裏來做這事。我只是指出足以解釋在爭鬥內底三種史觀同時存在之主要的原因。

首先要說的，就是不認識歷史生活之極端的複雜。這個複雜也不因哲學家底忽視，而減少其為產生某些結果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些結果中底一個，就在於令歷史哲學家成為專門研究底部門裏面。這個成為專門研究底辦法，縮小了各個人底視線範圍；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上只看見觀念。加上馬克思之名底天才的經濟學家，在十分承認其他諸因子底影響中，更特別地繫念於“生產底形式”；法律學家孟吉爾（Menger）偏重法律的因子；生物學家杜·博瓦·納蒙堅持着自然科學；薛納耳（Schiller）以為發動的原質在藝術裏面。這些例子，可以隨便增加很多。一切想只靠着一個原理來究極地解釋歷史底哲學家裏面，沒有一個不在作縮小其他種種因子於他所看重底因子那個歸結性底證據。

其次，統一底需要在有思維底人裏，非常迫切，以致他不問是否可能而只是急急於實現。這個統一底需要曾經生出來了一大批哲學的系統。其

中底 每個，從泰列士底系統到叔本華和哈特曼 (Hartman) 底系統，都自命爲包羅萬有，而來解釋在地球之上和以外所有底一切。這同樣的需要，也生出各種不同的史觀。在這樣之多的枉然的嘗試以後，大家就哲學地過到事實底研究方面，希望能從中找得統一底合理的原素。在歷史哲學裏，也就做底同樣的事情。這便表明一樣必要的是：理解歷史運動之於我們，——理解就是預見，——比較用統一的原理，支配的因子，來繫縛歷史運動於普羅巨士特 (Procuste 註一〇一) 底床上，爲更重要。

註一〇一 普羅巨士特爲大西洋中底海賊。他除搶了旅客後，還把旅客放在一個鐵床上比長短。若長了，就斬其足；若短了，就用繩子來扯，以求能與鐵床一樣長。後來得奢 (Thésée) 把他擒住，也用同樣的方法，把他殺了。——譯者

## 第五章

# 個人在歷史上底作用



### 這問題底答案之分類

我們在這裏，已經挨近了歷史哲學上底基本問題。正同一切複雜的問題一樣，要惹出無數的討論和各種的解決。然而我們可以把對於有興趣的問題：“甚麼是個人在歷史上底作用？”所作那些很

多的答案，總括成下列的三個解決：

一 個人是傑出的歷史動力。他由他的行動而成爲歷史運動底創造者。

二 個人底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進化底產物。

三 個人在作用底輪次上，有時是歷史底動力，有時是歷史底產物。

這些解決中底每個，在歷史哲學中，都找得出牠的心悅誠服的信徒，牠的或多或少地有辯才底宣傳家。(註一〇二)

## 二

### 第一個解決底述評

第一個解決。—— 個人爲歷史最重要而又比較最獨立的因子。他是出發點和歸宿點，因子——動力，一句話，進化之規律者與決定者的原質。歷

---

註一〇二 這節與下節是我分開了的。——譯者

史中若無個人的行動，便甚麼都沒有。一切皆為個人而後才做出來，並且皆由個人而後才做出來。歷史事實底著作者，即是歷史事實底負責者。他判斷過去和現在。對於同他的利益，需要，正義和真理底理想，相反的，一律處罰，責其非是。他用個人道德底名義，或公衆安寧底名義，給過去的世紀以德行底評價，或嚴厲地提訊之於“歷史的衙門”之前。他是榮顯和罷黜底分散者。各世紀與各英雄底聲譽，由他造成和恢復。對於被輕視底世代，則奉以極惡大罪之名，而於人類為行善有功之人，即為建修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塔。他把一個亞第拿 (Attila)，一個多格瑪大 (Torqnemada)，一個拿破侖 (Napoléon)，一個佛蘭梭瓦·大西士 (François d'Assises)，一個巴士特 (Pasteur)，造成代表的名字，可紀念的人，使我們照其施於人類底影響，而作恐怖的太息，或表示無限的欽佩。

自然的環境，社會的環境，被這種個人主義觀看成專為個人底 *locus standi* (註一〇三)，或為他

的作戰方法底兵工廠；這都是原料，要由個人的行動才能變成生活與運動底要素。想對於個人行動之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故作無知，是不可能的。但是個人必然是站在他的個人利益底觀點，考查自然的和社會的因子，照牠們之可以爲着其物質的，智識的或精神的安適而有之功用底程度，來予以分類。(註一〇四)

這個解決，在加賴爾 (Carlyle) 底格言中，找得出極端的表詞。這就是動輒被人引用底話：“歷史是大人物底傳”。牠在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觀內，更採取了一個荒謬的形態。馬克士·斯梯納

---

註一〇三 大約可譯爲：立身底場所，或動底場所。——譯者

註一〇四 由俾葉耳·拿梧羅夫，尼古拉·米克哈諾維士基 (Nicolai Mikhailovsky)，和開納野夫 (Karéiff) 教授等之顯著勞作，所創立底俄國社會學派，在外國不甚著名，然而有天才地和耐心地發展這個思想秩序底功績。

(Max Stirner) 曾在他的奇僻之書：『唯一與其財產』中，說了這樣的哲學。牠對於過去寫，現在還繼續在寫一切世紀和一切國家底戰事，細小的外交變故，政治陰謀種種歷史底歷史家這一隊人，形成了他們的基本的格言，不可非難而又不受非難的出發點。牠之於歷史底心理觀，戀戀不捨。所以，牠具有這個觀所帶着底一切缺點和一切美質。而在這個觀，我們必須要認識他那種，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把人完全還原到人類社會底歷史中去底大功績。但牠在另一方面，又過分地誇張了人底歷史的地位。

### 三

## 第二個解決底述評

第二個解決。——牠也同第一個解決一樣，是偏於一面的說法，這就是屬於黑格爾底玄學家，有機體主義者，自稱客觀派底社會學家底解決。這些

哲學觀或社會學觀底信徒，雖在好些地方都不一致，然而却全體同意地聲言個人是一種環境底產物。這個因子，從客觀的和高級的自然到係屬於牠底人類的行動，在黑格爾叫做“精神”，或“時代精神”；在有機體主義者，叫做“生物的機體”；在客觀社會學者，叫做“社會環境”。這一切的名稱，從不同等的科學價值而來的，却包含有一個同一原理，是即個人對於一種在其特徵和其一切表示中支配他和決定他之高級的力量那個絕對的從屬。

在這個觀內，個人不再由他本身而生活，爲他本身而生活。他是大的整體，歷史的過程，黑格爾的觀念，穿貫若干年代和民族而發展之一“契機”。他爲統治社會機體那個生理分工底原理之一附屬的細胞，牠的生性又決定器官和機能底分工。

有機體派的理論，是麥納利亞士·亞格里巴 (Menenius Agrippa) 底寓言之殆近科學的印證。這只要回想起牠之對於反抗了的賤民，在社會整個的有機體中下等肢體——其腦子，一個例外地

不思維底腦子，自然是由那時代所謂高級的統治階級來代表的，——底作用，便可知道。在客觀主義觀中，個人爲已決定了的組織之或多或少柔順的代理人。個人自己動作。也有理解和願欲底態度，但這一切都是純粹的外觀。高於個人意志底社會力量，支配了他的公衆的舉動，有時甚至及於私人的舉動。

個人的意識，在“客觀主義”觀中，不能盡有任何決定的歷史作用。個人的主張，在彼此對立之中，互相中立，而且互相注銷。因而，所剩下來的，只是集合的結果。

客觀的社會學，對於個人，在照着獨立的和決定的因子底意義中，取銷了個人。這並不是個人在思維，在創造。這是社會環境通過他而思維，而創造。客觀的社會學尤其以牠的抽象的和廣泛的特徵見稱，由此出發便很少科學的色彩了。(註一〇三)

---

註一〇三 此段以下，原書是自成一節的，我把牠合併了。——譯者

有人要把“客觀主義”觀裏個人底磨滅加以證實，便非難說個人的原素永遠是認作已知的，這裏面就含蓄得有他爲人所共知底簡單的因子，並可以說爲不變的因子底意思。這個非難沒有絲毫科學的性質。個人一點也不是甚麼人所共知底簡單的和不變的原素。雖然人底主要的需要，好像在什麼時候都一樣，但其滿足形態，及由此而生底結果，總是由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由這個時代到那個時代，變化無定。需要底本身，就無限地增多而且日益加強。大家知道測量兩種文明底差別，在於需要底總和。我們甚至可以說人類需要底發展，就是進步之一——自然在其他一切之中——顯著的特點。

我們亦可以把那種在不斷地發展底個人需要和其滿足方法之或由自然的原因，或由社會的不平而來底不充分中間底失調（或不平衡——譯者），作爲危機與革命之一個深的原因觀察。被常人看成不變原素底人，在實際上，是力量，思想，需

要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底一體系。而“客觀派的”理論，既然自稱為科學的，並使進化底思想成牠的系統底支柱，却至昧於這個初步的事實，便非常之壞了。

## 四

### 第三個解決底述評

**第三個解決。**——個人問題底第三個解決，表現為客觀的觀點和主觀的觀點之一綜合底形式。牠把個人有時看作歷史進化底結果，有時看作歷史底因子，明明是在調和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這種傾向底兩極端。因為牠們中底任何一個，都只取一方面，顯然不足。但牠却有一個首要的缺點。這就是由於牠太普通，因而太抽象了。自然，這種抽象的特徵，不阻止牠有一個方法邏輯的重要。在拋棄片面的解決時，牠為個人底歷史作用之更合理的見解，預備了一條道路。牠對於這最複雜的問題，

給我們指示出我們的研究底方向，一般的意義，應該是怎麼樣的。

然而要使我們的問題，這個最近於科學的真理底解決，成爲完全的東西，在我看來，便必然地要給牠添上如次的考究。

## 五

### ※個人爲被動的環境中自動的因子

一 個人，在自然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環境，必然以其被動底性質而顯着時，就成歷史過程裏面之一覺悟的和自動的因子。

顯而易見的，要生出歷史的運動，客觀秩序底全部情況，應該在人類的個別性中找得一種相應的表現，應該組合於純人類的行動裏面。只有在這

---

※ 用此符號以表示個人在歷史上底作用這個問題底法則，以便讀者注意。以後準此。這自然是我加的。

——譯者

時，客觀的環境才成爲歷史之一原素。就是最盲目的客觀派，也不得不承認環境由個人來加以動作，使受影響。他們要不陷於荒謬，就不能否認事物底被動性質，需要有一個活的並動作的東西，來變成運動底因子，歷史生成之充足的原因。然而世上只有一個唯一自動的和覺悟的因子。所以加動作於個人底環境的，就是個人。這種表面上底簡單的觀察，其結論甚大，而且邏輯地發展着，就必然晒露出客觀主義觀之不足了。

在實際上，一旦承認了環境底被動性，那在歷史中，就可以把牠僅僅看成進步底工具，器械，需要由個人去運用牠，而後才能使進步從可能底領域過到實際底領域。或者，如我在我前面的論究中所指出底那樣，把牠僅僅看成在活與行動方面把握人類影響底方法。自然的或社會的環境，在不曾爲加動作之個人底行動所豐饒了時，好比是在幾千世紀中都深深地埋藏於地下底財富。要利用牠們，鑛工底鶴嘴鋤，非常之不可少。個人的行動應

該使環境運動起來。只有這時，歷史才開始了。

還有甚於此的。環境之爲物，就其本身而觀，不永遠是進步底因子。牠對於歷史的運動，縱非更屢常，也屢常是退化底因子，可怕的障礙。凡說進步的，就要說爭鬥。反對自然障礙底爭鬥，而對於自然底實驗和不過爲實驗之成了系統底科學，都有理由地顯出相當的困難。這只須引這樣的一個例子：人類發現蒸汽作原動力，需要有若干千年之久。爲反對動輒用野蠻而不可馴服的毅力來阻礙進步之各種人類的利益而爭鬥。爲反對我們自己的慾念，往往使我們成爲系統的米侏納一派（Misonéistes）底弱點，而爭鬥。爲反對魯鈍，反對惡劣，反對愚昧而爭鬥。一種進步論應該對於歷史運動之順利的因子和不順利的因子，同等地注意。在後一個場合，正同前一個場合，個人都是唯一自動的和覺悟的力量，來有時利用環境底順利成份，使歷史前進一步，有時取銷有阻止進步之危險那些不順利的成份。

## 六

### 進步是由人力底奮鬥而來

進步底誠實信徒，不能看破這種迷謬。障礙之過於繁多而重大，使他們委身到清淨論（Puietisme 註一〇四）上去了。從艱辛中獲得底整個進步，受着爲常常注視，常常準備衝擊底復古力量戰勝底脅迫。進步沒有固有於其本身而獨立於個人之外以保守自己底力量。牠在每個時候，都需要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全部精力，去保護牠。同樣，就是既得的進步，也往往不過是一個外觀，一種虛飾罷了。無數的社會層，還差不多在原始的狀態。歐洲文明底幅員，僅占地球表面底一小小部份，其最大部份仍然獻給貧困，愚昧，過度的迷信。人還不是自然底

---

註一〇四 清淨論，是基督教中之一種神祕的教義。以對上帝底純愛，神魂底寂靜，來謀安全。所以主張清淨無爲。——譯者

主人，也不是他自己底主人。即如我們的歐洲，雖屬開化了的，然而把有知識和能思維底人數，與狃於舊習底愚人和奴隸相比較，顯然是可笑的。在僧侶主義，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註一〇五）種種形態下底野蠻，常常都很厲害。牠的威勢，也同樣地長大。社會問題不斷地告訴我們，說，以百萬計底人類，爲其生存方法而行之最初步的爭鬥，還沒有終止。這些平常就可痛心，而又往往被人忽視底簡單的事實，便豐饒地證明了我們有十分的用處來攻擊悲觀的和愚樸的客觀主義底理論。因爲，牠讓人家相信歷史的進化因其自己的力量之勤勉，而自然產生，我們只把政治的，智識的和社會的進步之對頭，所加於他們自己底打擊，標記出來就夠了，……。這便必然地有使人類的活動力走入睡鄉底結果。人計算那些站在他以外底力量太長久了，以

---

註一〇五 這裏當然指是帝國主義國家內底民族主義。又，此字亦可譯作國家主義。中國有人因此兩譯而遂解作兩義，實在笑話。——譯者

致我們今天還需要有一個新受洗禮底上帝：“歷史過程之客觀的力量”。除了由自己動作或集合地動作，並一世紀又一世紀地愈加蓄積其活動底成果，……這樣的個人底力量外，並沒有其他的進步的力量。人在物質上，智識上，和精神上底解放，是人自己底事業，——或者牠就不能夠有。

## 七

### 歷史的客觀論過度之失宜

凡是便於個人之完全發展底一切，如他的創業，他的精力，都應該看成進步底原素。而凡在相反的方向動作的，便是反動。看吧，是即犧牲個人於抽象的原則，假設的集合體（國家，社會，家庭，等等），這種客觀的觀點，根本上是反動的了底原因。歷史的客觀論，其一切理論底結論推到極端，就廢除了個人，歷史之唯一自動的因子，於是其意義便在表示運動底停止，歷史生活底絕滅，一句話，社

會的死亡和歷史底終止。整個社會的制度，對於個人之緊要而不可少，也同於空氣，太陽；其爲進步或反動，則取決於便利一切服從這個制度底各個人之完全的發展那些原素底具備或缺乏。

另外，我們愈加注意個人，全部的個人，我們就愈加明白，在進步底利益中，使他偏於鼓躁，憤恨，準備追逐一切風聲，是不夠的。反之，必需要佔領其整個的精神，全身武裝起來，使他的腦子明瞭，充實他的心坎。因爲，以敷淺地發展了底個人，來完成進步，那末進步便永遠有停滯於敷淺的和外觀的……危懼。如果我們想達到經久的成功，而不是動輒像我們今天所有那種裝飾上和條約上底進步，我們加於個人底作用便應當是複雜的，多方面的。歷史的客觀論，照其影響於社會進步之信徒底作用來看，縮小了他們行動底分野，使進步也同這種史觀本身一樣地又表面，又短暫。

客觀主義觀在理論中除去了個人，所以在實際行動中，也忽視個人。牠只是在工人中看見工

人，在整個的人中，看見他的社會機能底奴隸。牠不知道帶有繁多而變化的需要底人。牠不明白人性之複雜。因為只看着集體的成功，昧於牠們之個人的動力，所以牠的方法使牠是一個簡單主義的，必然成爲片面的見解了。牠僅僅看見生活底一邊，而盲目地否認牠的其他各邊。歷史的客觀論成爲了社會學說底道爾頓主義(daltonisme)。

## 八

### 新客觀派伯倫斯坦批評

理論上底不足，就這樣地成就了實踐上底無益，沒有結果。要使人對此深信不疑，只須把一切客觀主義學派之實踐上的結論，加以grosso modo (註一〇六) 考察，便可明瞭。玄學家黑格爾，以其對於粗糙的事實底崇拜，結果予了一個玄學核准

註一〇六 大約可譯爲：粗率地；或：作一粗糙樣

子底。——譯者

於普魯士粗野地警察的帝制，承認其存在。有機體論者趨於證明一切社會的不平不義底正當，而宣布其永存。斯賓塞學系底客觀論者，說教地倡言聽其做去，聽其過去那種病的和無政府的原則，把在不平等地武裝了底個人之間所有野蠻的騷動，施以洗禮，稱爲“自然淘汰”。他們忘記了這個爭鬥底結果，是最弱者或最狡猾者底勝利。而在最近，我們還看見出現了一種新的客觀論派，團結在大飛其聲譽於政界中那個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現在就來說這位愛杜亞·伯倫斯坦 (Edonard Bernstein) 吧。

他們在十分要求返於唯心論，返於康德時，又自稱唯物論者，而輸入混亂不清底情形到理想本身去，奪其舊有之一切的精確和偉大。康德在實際和理想間底衝突中，常常站在理想這邊反對粗糙的實際。他忠於他的根本原理，所以教人的是：這並非周圍的實際在形成理想。反之，倒是理想應該來主宰實際底改變。而在我們的新客觀論派一切

陣營中，我們所看見的，都恰恰相反。他們的康德主義之於他們，不妨害他們去求救於政客底浮辭冗辯，如被唯心論所宣告為敵人底俾士麥（Bismarck）。他們誇大事物底力量，粗糙的實際底優勢，而縮小他們的理想要求到可笑的最小限度；並且把目的從屬於方法，把全體從屬於部份，或者如他們自己說的，把“最後的目的從屬於運動”，理想的心願從屬於政權底偏見。

黑格爾，以其實際和觀念同一底原理。到底還處在他們理論的和實踐的尊重之中。他們似乎是返於康德，實則他們仍舊是駐營於黑格爾哲學裏面。而其所戀戀不捨的，並非牠的偉大之處，而只是包含着反動和荒謬底部份。

這樣看來，客觀派的社會學者，究竟還沒有甚麼妨礙，他們限於寫那對大多數人既難消化也難明悟底社會學論著，只有很少的人才在圖書館底風光中擾亂其可尊重的安閒。

## 九

### ※個人行動底成果離開個人而獨立

我現在就過到第二個論題上來。

二 個人行動之歷史的成果，表現為若干個人集合地動作而生之影響底總和，所以初初對於個人本身，必然地顯出像處在他以外和他以上之外來的力量一樣。

這樣就可以解釋客觀派的幻謬了。在我們的歷史生活底每個時候，都使我們觀察那由若干世代底行動所已成就了底，十分預備好了底成果之不可辨認的複雜。我們可以說我們所看見的，是歷史過程底終極，沒有看見牠們的起頭。我們論證出了結果，其原因則逃出立刻的觀察之外。從一個歷史的必要生出底觀念，迅速地改變成為自然的必要。因為第一個（指歷史的必要——譯者）強迫着了那處於以同第二個（指自然的必要——譯者）

一樣的力量所獲得底成果之前底個人。孤立的個人，站在社會蓄積起來底巨大力量之對面，這就是說站在若干個人集合地動作底總和所蓄積起來底力量之對面，感覺得過於微弱。而且，在他的微弱中，他就十分安排起來把這些爲他所未察出其由來之個人行動底成果，看成我不知其爲甚麼歷史命定所生底產物，即所謂歷史之“客觀的進行”底產物，萬能的“時代精神”底產物，或十分簡單地“歷史必要”底產物了。

客觀論本身，就是此孤立的個人十分主觀的意識底結果。而此孤立的個人，就是以一般的個人底無能爲他自己的無能，一個社會原子底無能的。

但是，若不停止我們在主觀的和個人的分析底第一步，而解析歷史的複雜，來從中追求其初步的原素，我們就很必然地在分析之末，發覺一些個人的力量，個人的需要。個人的感情和意向。牠們的組合，在集合的形態下，發生新的社會力量，其

性質顯然是由組成牠底原素底性質，即若干個人底性質來決定的。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在實際上，是個人行動在空間內和時間內蓄積起來底一些結果，在牠們確定了的形態裏，可以看作真正客觀的力量。而歷史哲學應該致力於解開歷史的複雜底任務，從中分別出純客觀的因子與主觀的因子，個人的原因與集合的原因。這個精緻的分析做成了，就可以說甚麼是新的力量，而在其完全為個人行動底結果時，於牠們的輪次，又在牠們新的集合形態中，決定個人底行動。

然而，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只有在個人準備藉助牠們底條件下，才繼續其作用。這樣，個人底歷史作用，就處在與世所呼之“社會環境”相調和底地位，調和原因底力量與已生底結果底強勢，動機底重要與成果底重要。所以，與其把環境同個人對立，寧肯在這兩者真正的和交互的關係裏面，研究他們。

## 十

### 客觀派否認個人之又一所在

這種關係之細心的研究，就把我叫做客觀派的幻景底別一個原因，透露給我們了。這個原因有一個心理的特徵，而呈出一共通於人類的，歷史的或非歷史的活動之一切形態底特質。牠是簡單的，且爲人所共知。全般個人的行動，在經過感覺，回想和意志那些主觀的階段以後，就必然地改變一個已完成了底事實。行動於是從內界和主觀界出來，走入外界和客觀界內去。而行動也就不再係屬於我們了。反之我們例係屬於我們的行動，因為牠已經取了一種形體，而堅實地存在。這時，我們自己不處在我們自己底前面，我們私人的動機底前面，而處在具有已定的特徵，能够客觀地敘說那種確定了底成果底前面。願欲，意向，通同消滅於行爲之中。人已就消滅在他的事業內面了。他對於他自

己和其他的人，成了物品。如果行動在牠的完成以前，有主觀現象底一切特點，而在牠的完成以後，就具備客觀的性質了。人自己外界化，成爲客觀。這對於人類的活動，至少是固有的心理的幻景。建築好了底房屋，爲修造牠那一羣工人底事業。然而，牠在我們之前，便表現爲一個物件，而沒有含着這已完成了底勞働之任何活的，可捉摸的痕跡。這就必要在我們的精神中，去追溯修造之時，才在想像裏復活了工人在完成他的工程中，有一個努力底思想，而其成果就是十分接近我們底房子。

這件事情，在個人的行動，自然比較簡單，但若是真的，那末，對於歷史，這由若干個人之集合的行動經許多世紀蓄積而來底成功，結果，也更加是真的了。歷史的成果，太離開工人得遠了，或者寧肯說太離開許多協助其事底工人得遠了。表面的和忙迫的觀察者，只看見着全然修好了底房子，已做成功底事實，物件，便如命上生就了底客觀派，而歡天喜地否認個人行動底效能，並嚴厲禁止

我們對於歷史之父底追求。(註一〇七)

## 十一

### ※個人必與歷史相應才有作用

三 個人，只有在他的行動與其他有相當數量底個人和社會力量底行動顯出同樣意義底場合，才成爲歷史上一自動的和積極的動力。換成別樣的話來說，個人的行動，只有在與聯合起來了底歷史力量之根本的傾向相應底條件時，才有歷史的效能。

一個孤立的個人，其努力在反於聯合起來了底歷史力量之根本的傾向(註一〇八)底意義裏面，不能於這<sup>等</sup>一個人太弱了底場合，給歷史的運動留下任何痕跡。假如他得以團結有共同的利益和主

---

註一〇七 此節與下節合一，由譯者分開的。

——譯者

註一〇八 牠對於歷史現象底全部，可以受非難，

---

張底若干個人於他的周圍，那亦不過能够生出一種暫時的和過渡的反動而已。

這個意見決定個人行動在歷史中底界限。牠又指出個人能够和應該成爲歷史力量底條件。他理當與那些具有同樣的主張或同樣的利益底個人協作。他必須放棄光輝的孤立那種個人主義的狀態，而犧牲個人獨立底影子於社會生活底實際，這自然很有一些嚴重的困難，但也具備着強烈而豐饒的享受。

他應該利用蓄積下來了底個人行動，既存的社會力量。並且，他若不安於作野心家手中之盲目的玩物或工具，獨立於他的意志之外底奴隸，他也一樣地應該研究歷史運動底全部，而求決定牠的一般的趨勢。換一句話說，他必須要有他的歷史

---

但在已定的歷史現象說來，就是不可非難的了。這依我的意見，要舉一些例子，就是政治領域裏之民主制度底發展，工業中底機械主義，和科學領域內合理觀察處方法。

哲學。在這種條件上，僅僅是覺悟的和自由的個人，方才得以把他所加入底政黨，他所贊成底政綱和社會方案，說出其歷史的價值。只有在這時，個人才能對於他的活動之既非無益，亦非有害，有了保證，或更說得確當點，既非空想，亦非反動，有了保證。

自然，個人在決定歷史運動一般的或根本的趨勢時，是有錯誤之可能的。他會至對於社會形態底生活性，認得不正確，把牠的解體之所在，誤以為是持續生活底表現。例如，他認定民主原理不是能生長的，未來仍屬於神權，小工業將摧毀大工業，批評精神要對盲目的信仰讓步。這些錯誤，不過是有形的，粗率的罷了，到某點，也可施行。但這對於有思想底個人之成不可施行的，就是在完全無利於歷史運動底特徵，不想滲入進化之一般的意義，而在愚昧底黑暗中鼓動，讓事變來推動他，不竭力上前去領導。

從這種研究歷史進化而求認識牠底必然方

面，便絕不會生出對於粗糙的事實盲目服從底結果。在常態的人，具有已發展了底道德意識，除開用他的理性裁度他的行動外，沒有別的取決方法。必然規定我們私人的舉止的，不是歷史底根本趨向。這是建築在人類人格之高貴底意識上那個理性的法則，在必然地命令我們底生活方式和動作方式。如果個人確信歷史的趨向傷害這個高貴，踐踏人類的利益，而沒有留下任何進步和革新底希望，他就合理地站在反抗歷史本身底地位，保護受傷害了底人類的高貴，反對一切聯合起來底社會力量和歷史力量。在我們的意識底裁判之上，沒有高級的裁判。加董（Caton）和卑呂大士（Brutus 註一〇九）那一般人，為他們的自由這個理想而奮鬥，直到他們明知其失敗，而也一樣地幹起下去。

*Melius est honeste mori quam turpe vivere.*

註一〇九 加董和卑呂大士，俱為紀元前一世紀底羅馬人，以盡瘁於自由及共和見稱。——譯者

(註一一〇)

然而，就是在歷史的實際與理想間所起之悲劇的衝突——這個衝突幸得只是假設的——底場合，個人也要十分留心，以免受他的唯心論底欺騙，預先就當知道將來是否得到勝利或是否一定失敗而還光榮。……

## 十二

### ※個人幸福爲考察歷史之一標準

理想與實際底關係這個問題，邏輯地把我們引到了下面的論題：

四 必須把決定全部歷史過程是否適應於個人希望之物質的，智識的和精神的幸福之主觀的理想這個問題，作爲歷史哲學上正當的問題考察。

---

註一一〇 大約可譯爲：當污穢醜惡還存在時，麥里亞士 (Melius) 就坦然無愧地死了。——譯者

這就牽涉到了要明白我們有無給過去現在加以判決之權利這一回事。因為，這種權利，至少在理論上，已經為客觀派之精密的觀察所駁斥了。如果一切在歷史中都是命定的和必然的，如果一切在現在都給我們留下了而且停滯於自然底鐵則，那末，對於不可避免的而予以判斷，咒詛，或祈求，就覺得有些荒謬。凡存在的都必然存在。所留給我們做的，只是理解實際，而領導之於一個心願的方向，假使那是可能的。不屈撓而很謹慎的有定論之父，巴呂齊·斯賓諾莎說：Non flere, non ridere, sed intelligere。他把個人意識底懺悔，當作少有哲學性的東西，邏輯地拋棄了。然而這個道德的客觀論，或者寧肯說非道德的客觀論，似乎對於個人之進步的發展，創立得不好，而且很有危險。必然這個範疇之可應用於我們的道德性質，也完全同牠之應用於其他一切自然底現象或生命底現象一樣。我們處罰那與我們的道德概念相反底東西，與我們的道德意見相衝突底東西這種需要，就是

一個事實，一個與任何其他的實際戴有同樣頭銜底實際。倫理學者們可以在倫理法則底意義和形式上，發生紛歧，而不一致；哲學家可以拚命討論道德觀念底起源。但是倫理學家，哲學家，歷史家，甚至經濟學家，都一致承認人類道德底實際。全般歷史現象之道德的評價，是常態地發展了底人之道德性質底邏輯的結果。這是一種健全的感情之正當的表示。奴隸制度底殘暴，羅馬衰頹底血鬥，「宗教裁判所」底虐害，聖一巴德列米 (Saint-Barthélémy 註一一) 底恐怖，自由思想底壓迫，封建的和王家的驕傲與腐敗，資本制度之人對人底掠奪，俄國君主獨裁底武斷，常常在發展了底意識中，挑動起一種反抗或恐怖底情緒。人們一天沒有特別地成爲連繫結果於原因底機器時，一天便必然地是這個樣子。誰個要像我們的客觀派屢常所做的

---

註一一 這是法國在一五七二年沙耳列第九 (Charles IX) 對於新教徒底大屠殺，法國全部都被血染透了底大屠殺。——譯者

那樣，來反對常態的人這種自然的趨向，誰個便在空中想家底狀態中活動了。因為他想實現不可能的東西。而這些客觀主義者，為不可避免性之情人的，eo ipso 必須明白在他們的同情——十分理論的——底範圍中，有人類感情存在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人底道德性質是包含在不可避免性底範疇內的。

這裏，尼采底信徒也必須使他們願意的或不願意的，占了他們的一份。

### 十三

#### 悲觀論，樂觀論，懷疑論底述評

應用道德的標準於歷史現象，不僅僅是正當的；並且也有實踐的用處。牠對於我們的行為，予以主觀的裁可。而這能夠決定我們的整個生活之方向的，在我們必然有其首要的重要。加之，應用道德標準於集合的現象，歷史的現象這種習慣，同

時就在使我們受道德的教育。如果我們的道德感情達到充足發展底程度，我們就不至把我們在過去制度中所嚴重指責的，又贊成之和維持之於現在的制度了。至少我們要努力使我們依照我們的歷史意識而行。

道德標準在歷史方面底應用，有時對於敷淺的觀察者，可以使那也不能輕視底歷史因果律之客觀的貫通，成爲困難。有時往往使人冒無理解地判罰底危險。我們在某些事變面前所感受底情緒，有時可以麻痺了我們的判斷。但這不是由道德標準底使用，來負其責。這是應用牠底人不好。反之，理想之高級的利益，倒要求一種我們個人的和社會的惡劣底原因之完全的科學。人只有對於他所認識得好的，才能爲有效的奮鬥。所以，我們需要恰當地認識全部真理，而不可在積極意義中，消極意義中有任何誇張。我們可把培根底名言修改成這樣的話：Sciendo historia vincitur (註一一二)。

註一一二 大約可譯爲：歷史科學戰勝了。——

在此種條件下，這個科學却興奮我們的精力，用客觀宿命論那種催眠的論究來麻痺牠底事情，從此被代替了。

在對歷史的現象應用道德標準底場合，我們能够得到各種不同的結果。歷史的運動，在其全部中，以形成牠底原素，可以給我們顯現得像反乎我們社會的正義和個人的幸福底理想那樣。在這個場合，我們的歷史觀必然是悲觀主義的。牠結果建設了命定的矛盾，這就是依悲觀主義的歷史觀，而存在實際和理想，既存的毛病和我們的未顯然可見之幸福底渴望間的。歷史成了一個永久的悲劇，其中底名角——受痛苦底人類——將會成爲歷史的 *Factum* (註一一三) 所吞噬之不朽的普羅麥得 (Prométhée 註一一四) 了。個人便將放棄全部活

譯者

註一一三 大約可譯爲：聚訟待決之紀載，或：聲辯著作。——譯者

註一一四 普羅麥得爲火神。其出現，有如人類

動而採取一個社會自殺之英勇的決議，或者他決定奮鬪以求減少人類痛苦底數量到其命定的最小限度，而不希望全部地取消。

樂觀主義的歷史哲學就恰恰相反，牠專於證明聯合起來了底歷史力量底根本趨向，完成或者可以完成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安適。對於決定人類在進步的進化上常態的條件一事，當作任務一般專力去幹。牠的結論是要有個人的行動，無休息底爭鬥，以求得進步，更好的將來。

但是，歷史哲學也可有一個批評的特徵，甚至走到懷疑論。他能夠宣布歷史問題，在要足以得出一種單調的趨向底結論方面，過於複雜。這於個人，就會陷入慢性的遲疑狀態，對科學，對光明，都棄絕了。比諸宣布不良狀況之確定的勝利，而得出一切仍舊底結論，以致把我們從不可克服的永久

---

文化之第一創始者。他曾偷天上之火予人。爲節比太 (Jupiter) 所處罰，釘於高加索山上，其肝爲鷹所吞噬了。——譯者

懷疑中解脫出來那種悲觀論，還要壞些。

歷史的悲觀論(註一一五)，在專注意於現象底全部時，能夠成爲確定的和絕對的。當牠只延及於已定的歷史現象，有界限的時代，確定的人民和種族時，就是部份的了。在我們智識底現狀中，要想無限制的採納這三個可能的解決之一，牠便是過於早了一點。然而有一點不容許懷疑存在。這就是人類在其由開化人民和若干個人中精選出來底份子所提供於智識的趨向和教化的精神時表現出之智識的進步。

---

註一一五 讀者可以覺察出我們的出發點寧肯說是歷史的樂觀論。樂觀論之於行動，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然而須用歷史事實之合理的研究去證明牠。可是到了這裏，歷史的樂觀論就有一個獨斷教條的特徵。我們有種進步底宗教（或譯進步教——譯者）。進步底科學還有待於做作。

## 十四

### ※個人底作用隨智識之進步而增大

五 智識因子之進化的力量，在繼續進步底狀態裏。個人底歷史作用，隨着智識的進步，爲比例的長大。

智識的進步之主要的結果，有一個是人對於自然底統治。這個統治不止息地長大。換成別一句話，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勢力；而個人的勢力，也隨着牠的增加而在一大的比例中增加起來。在歷史進化底經程裏，對於在自然狀態之產物底消費，日見減少。牠們被那些由科學底手續準備出來之人爲的產物代替了。人類的活動，愈加成爲意識的，科學地組織起來。盲目的力量，遂一天一天地由人類的理性領導之於已決定而又有用於人底目的。他曾經找到了到今日以前還不認識底無數的方法，來征服空間，而無限地增多人類的關係；以避開進步

底最大障礙之一。地球上各處，彼此遠隔得頂厲害的，而今則屈服於人底影響之下了。很多自然底祕密，都給他洩露出來。而告成於十九世紀之末那種新光線（註一一六）底發現，分外有一個記號的意義。牠證明人類的理性戰勝了不可看見的東西。我們在這裏沒有列出科學進步底表。因為，關涉及我們的，只是在考察出一個很爲人所共知底事實，而從中推論出歷史的結果。一切科學底歷史，沒有例外地證明了發現，觀察出來底事實，新建立底理論和學說，弄完美了底研究方法，都繼續不斷的增加。這同樣也就是人類的理性底勝利。這同樣也就是個人在歷史中作用長大底證據。因為若果大批的個人，協力於同一科學底造作，同一工具底改善，同一發現底完成，那就永遠是一些個人在思維，在動作，在發明，在推理，在用他們的理論和他們的發現來豐富科學。

---

註一一六 大約指是一八九五年隆特任（Rontgen）所發現底X光綫。——譯者

同樣，假如我們站到人在生產中底作用這個觀點上來，把人看作 toolmaking animal(註一一七)，我們就在考究由勞働工具造出之廣大的進步中，非常必須地結論道：個人賴着其高級地組織而成底腦子，曾經取得了令人欽佩不已底猛進。此外，就再也沒有了。真的，沒有任何領域，人類理性底勢力及由此而生之個人底勢力，以如此具體如此不可討論的樣法，一般地在經濟領域裏，特殊地用生產形式，顯露出來。我們不能給我們解釋經濟的因子怎樣可以用作把人看成“一個社會學地疏忽了的數量”底口實。發明和發現要被應用，而且往往就是要出現於世，都像其他在自然中生命中之所經過底一切那樣，有全部底順利環境底需要。這種事實顯然是絲毫沒有減少，學問家，發明家，理論家，和工人，一句話，以他們一已的活動和往往以無數的犧牲底代價，參加進步這種大事業

---

註一一七 佛蘭克林(Franklin)底定義，為馬克思

所引。(原文譯作：製造工具底動物。——譯者)

底個人之進步的作用。因為智識進步底成功，蓄積起了，而又彼此相加，他們的結果遂增多起來。他們在我們的歷史命運上底作用，因而永遠是益加廣大，永遠是益加重大。這個事實，不能拿給人家否認。同樣，牠也就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建設起了個人底作用，即為進化之自動的和覺悟的動力。由於智識的因子，個人底歷史作用遂繼續不斷地長大起來。

## 十五

### ※個人應分成英雄的普通的種種觀察

但是，在智識的價值超過平均數底個人旁邊，有一大批個人，構成無名的大眾底部份。甚麼是他們的歷史作用呢？這個問題使我們不得不把大家歸之於個人底意義，或者寧肯說各種意義，更加精確地定出來。

六 個人底問題，隨着大家把例外的環境例

外地賦予了或便利了底個人，看成英雄的個人，或中等的個人，社會的原子，或站在缺乏意識底客觀世界對面之覺悟的個人，種種的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盛行於討論中底大混淆，為我們的問題所激起的，一部份是由於在同樣的個人問題底名義底下企圖解決三個不同的問題這種事實，發生出來的。這三個問題就是：

- (一) 英雄個人底歷史作用；
- (二) 以簡單的單位出現於人類集體中之個人底歷史作用，即從略說底個人底作用；
- (三) 在前述客觀的力量對面之人類意識底歷史作用。

我們在這裏不能多說，只限於一些簡短的指明。

顯而易見的，英雄個人，如奈端 (Newton)，福祿特爾，歌德 (Goethe)，其作用不同於無數的俾葉耳 (Pierr)，和波爾 (Paul)，然而都絕不可輕

視。當加賴爾叫歷史做“偉人底傳”時，他只看見巨大的個人底作用，他們的名字連繫於一般地爲人所共知而又非常著名的大事業。他對於別一問題，即其歷史的力量顯示在集體的行動中那般中等的個人作用底問題，拋在一邊，完全沒有接觸牠。中等個人，用數量底力量，加動作於他的環境。這個力量可以是反動的，亦可以是進步的，看人對於牠底使用如何。假使無名的個人底羣衆，在一個偉大的社會思想之高的指導下，組織起來，他們就形成了進步底真正的隊伍。在這個場合，那就是羣衆來決定歷史大戰事中底成功。他們的戰勝，大部份是持久的和確定的。因爲，在這樣的戰事中，數目底力量加上了人類中可稱作偉大而高級底一切聯合起來底努力所造成了和完美了底理想底力量。

數目底力量，當其供野心家，無知者，和大罪人，或不覺悟者和無道德者這一般人之用，而這一般人又往往是軍事上底大征取者時，就可以成爲

可怕的和反動的力量。這就是爲甚麼在政治上實現了數目底力量那個德謨克拉西（Democratie），其本身也非進步也非復古底緣故。牠只有當牠受自由和人類這個偉大理想底領導時，才成進步的政治。這種議論，需要一更大的闡明，我們在這裏，不得不擱置起來。

## 十六

### 意識底作用與個人底作用

意識底歷史作用，在歷史的客觀論之信徒與其反對者間底大討論方面，提供出一種特別的興會。一般地說，客觀派把人類的意識這可作歷史因子看待的，除出了歷史之外。

爲要容易得着勝利計，他們往往把贊成個人爲歷史之覺悟而自動的動力底信徒，與贊成英雄個人萬能這個舊觀念底信徒，混淆起來，不加分別。要確然斷然地取銷客觀派立足在這個混淆上

底論據，只須證明這個混淆就夠了。

我們在以前所說底一切中，曾經盡力論證出個人在其爲覺悟的代表時，是進步之唯一自動底動力；客觀的環境只有賴着他的干預，才得爲進步的力量。

我們也同樣可以說“英雄”在某種範疇底歷史作用，在他們一天沒有從已發展了底人類意識中去代表進步時，就一天與覺悟而自動的個人底歷史作用成反比例。覺悟了的個人，並由此而深願獨立的，其數目若是愈大，在亞第拿，塞薩爾(Cesar)和拿破侖之吸引盲目而被動的羣衆向着他們底可能性，便愈小了。人們日益拒絕到迷戀軍事光榮那些大野心家底欺騙下，盡其作用。這就成爲了一個充分可尊重的數量。

然而這時，人類羣體中大導亂者底歷史作用，呈出繼續減少底狀態。在相反方面，化身在智識者，博學家，藝術家，有教養而覺悟的工人這種階級裏面之意識底歷史作用，和合理的批評底歷史

作用，日益增加。近代文明之物質的戰勝，便利了新思想之無限的擴散，因而重大地促進了切望人類在完全進步中個人之人類的理性和意識所發生之歷史作用底增長。社會主義運動，能以高級的社會理想武裝無產階級羣衆，遂因此之故，使社會理想底本身也成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歷史力量。

## 十七(註一一八)

### 個人是歷史上唯一自動而覺悟底力量

個人底問題，如我們所已說過的那樣，不容許以簡單而同一的辦法來解決牠。然而，我們在十分肯定個人與過去現在蓄積下底力量發生連帶關係時，就有權利於這以前所說底一切之後，結論出個人這種歷史之唯一自動而覺悟的動力，是列在頭等上底一個進化力量。賴着他的智識底高超和

---

註一一八 原只用記號另成一段而未寫出節名。

——譯者

社會的協作之一天一天地擴張，他的歷史作用便長大起來。社會的進步不殲滅個人。而處於社會進步前頭的，就是爲過去的無數世代和其同時代人之戰勝所強固了底個人。他在解放社會中，解放了自己。俾葉耳·拿梧洛夫這個住在法國很久底俄國思想家，他的思想對於個人在歷史中底作用之極端複雜的問題，撒出來了一些新的光明底徵象。

## 第六章

# 主觀的方法

俾葉爾·拉梧洛夫 (註一一九)

—

## 俄國缺乏哲學及其原因

俾葉爾·拉梧洛夫 可以看作俄國 科學的哲學

---

註一一九<sup>註</sup> 我從呂巴諾魏奇 (M. E. Rubanovitch) 底論文中,取出其如次的傳記的註語:

俾葉耳·拿夫洛魏奇·拿梧洛夫 (Pierre Lavrovitch

底第一個代表。我們可以一般地說，哲學沒有命生在這個國家。假如把拿梧洛夫除開，俄國就也不會

Lavroff)，以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四日生於比士果吾 (Pskov) 政府所管轄底麥列克荷佛 (Melekhovo)。他生長於其父母之家，到一八三七年，進「砲科學校」，一八四二年陞為軍官。

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六年，他首先任教於其母校，繼後在聖一彼得堡底砲科學院，講初等數學，再選一點，他代替著名的阿士特洛格拉茨基 (Ostrogradsky)，擔任高等數學底講座。

他的著作的活動，開始在一八五六年。但自一八五二年起，他為砲科底問題，參與「軍事科學底百科詞典」底編輯。其後不久，就加入「砲科報」底編輯。

他對於“黑格爾哲學”之偉大的研究，為「讀書叢刊」(Bibliothèque pour la lecture) 所發表後，引起了大家對於他底注意。他與畢桑士基 (Pisemsky) 和波波里基納 (Boborykine) 所領導底雜誌合作。其後又與克拉伊威基 (Kraiewky) 之「祖國底紀念」，卑拿果威特羅夫底「俄國人底話」，以及其他的雜誌共事，一直延長到一八六六年。

出現得有一個大哲學家，也不曾出現得有一個任何歷史價值底哲學觀。在牠裏面，有黑格爾，謝

在一八六一年，他主持克拉伊威基『俄國百科詞典』中底哲學部份。而從預備第二本時起，這個著作底同事人選他爲總編輯。他在其中發表了很多關於哲學，歷史底文字，特別是宗教史方面底文字。

『詞典』底發行，被上峯的命令停止了。從這個時代起，政府就把他看成敵人。“只要把五六個煽亂者——（指拿梧洛夫，齊耳里什士基（Tchernichewsky），和其他的幾個人）——下獄，你就壓倒革命底萌芽了。”這是阿爾丹布（Oldenbourg）底王子在齊耳里什士基被捕前幾個月一次特別的談話中說的。

機會立刻到來了。拿梧洛夫在一八六五年偕同他病中底婦人（她就死在這年）從外國旅行回來。一八六六年四月四/一六日發生楷拉果梭夫（Karakosoff）底暗殺事件。於是警察恐怖底時代展開於謨拉魏伊夫（Mouravieff）將軍專政之下。拿梧洛夫是一個過於珍貴的捕獲品，使人愛惜，而至饒了他的命。他在四月二七日/五月七日被捕。他罰到堡壘中去監禁了很短的時間。但這個刑罰底處置，覺得太輕，皇帝改罰他

林格，菲希特 (Fichte)，康德，尤其是阿巨士特·孔德，士杜亞·米爾，和赫卑爾特·斯賓塞之或多或

一個無期徒刑，由俄國內部地方政府之一底等廳來監視他。第三科底地理家有些聰明，把這執行弄到佛羅格夫 (Vologda) 政府那裏，而在四月一五/二七日，拿梧洛夫就被充到多特瑪 (Tatma)。次年，把他送到加得里果夫 (Kadnikoff) 底下等小市，他遂孤單單地在兩個憲兵底監視之下過活了。

雖然他的精力經過這時代，已大為衰弱，而他的活動還是向前增加。在一八六八——六九年，他在「星期」中，用米爾朵夫 (Mirtov) 這個假名，發表了他的「歷史的書信」。這本著作對於當代的青年發生廣大的影響：為牠所激起了底熱情，深而持久。

在徒刑過了三年之後，到一七〇年二月一五/二七日，拿梧洛夫，以忠誠於他底同志赫爾曼·羅巴梯納 (Hermann Lopatine) 底幫助，得以自願地離開加得里果夫，而上謫所底路。於是，他就向西歐走，以求站在正開始展開這個時代之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底前面。

一八七〇年三月一三日到巴黎。他立刻就與發南

少熱情的信徒。但是這一切“某主義者”和“某人那派”底哲學家，都不過僅僅是一些弟子，後輩

(Varlin)發生關係，介紹他加入「國際」。

由巴黎底被圍到宮閔納 (Commune) 底整個時代，他幾乎都在巴黎住。舊參謀部底團長提議請他幫助宮閔納擔任民衆教育底組織。以後不久，他就到不律悉，隨即到倫敦，去請求那時底人所誇張其勢力底「國際」，來援助巴黎。

在倫敦，他才會着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他就與他們發生更親密的關係。他們遂助長了他向着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方面來底底進化。

一八七一年，他又回到巴黎。一八七二年，成了「人類學會」底會員，卑洛加 (Broca) 請他加入學會那個自這時代就出刊底雜誌底編輯部。

同年，他從俄國接得請他在外國創辦並主持社會主義雜誌底主張。到一八七三年，革命的社會主義雜誌「Vpered!」(「前進!」) 遂開始出版。其時，有巴枯寧 (Bakounine) 及他的信徒參加。但在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間底聯合，不能成功，發生了完全的決裂。在「Vpered!」之旁，遂出現一個決然仇視的巴枯寧派的

(épigons)罷了。沒有一個哲學思想底大師！沒有一個當得起出了廣大的沙帝國底邊界，而可尊敬地出現於西方許多哲學的主義之旁那樣的哲學思想底系統。

然而把俄國民族之哲學的低下，歸因於他對一般思想之特別的無能，是不正確的。一個產生了好些詩人如蒲齊金 (Ponschkine)，作家如屠格涅夫 (Tourgueneff) 和託爾斯泰 (Tolstoï)，政論家和批評家如畢林士基 (Bielinky)，捷尼什威士基，和米沙伊羅威士基 (Michailowsky)，學者如門達列吉夫 (Mendelejeff) 和埃里·麥奇尼可夫

雜誌。

拿悟洛夫一生到這個時代底全部傳記，幾乎可以完全歸結成他的智識活動史，這就是說他獻身於一般地在人類思想上底研究，特殊地在社會主義思想上底研究，而更加特別地，就是他在俄國方面底實際成功。

俾業耳·拿悟洛夫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六日，死於巴黎，受了舉世的尊敬。他的屍體，暫時埋在孟巴拿士 (Montparnasse) 墳山。

(Elie Meschnikoff), 哲學家 and 思想家如拿梧洛夫, 只就最著名的名字引出即有這些人物底民族, 不能看作是沒有綜合思想底能力, 這總之不過為科學活動之一形態底能力。我們也不能用實際主義的和實踐的才智來解釋這個現象, 說這是俄國人民所以別於他國人民底所在(註一二〇)。因為, 這個同樣的實際主義的和實踐的才智, 絕沒有阻止英國人, 以及其他在北方底大民族, 生出倍根, 霍布士(Hobbes), 米爾, 和斯賓塞。俄國缺少哲學家底真正理由, 我相信, 是在這個事實內面: 這個有一大的將來底國家, 當西歐一切哲學的大系統已經深深地損及牠們有機會得着之形上學的和先天論的方法底價值, 或奇幻之想的和自由意志的構造底價值時, 才開始了牠的科學生涯, ——如果我可以這樣說底話。更好的俄國思想放棄了哲學, 因為牠們把牠與玄學同一看待了。(註一二一)

---

註一二〇 這特別是在俄國人民中, 沒有排除出類的神祕思想底分量。

## 二

## 拿悟洛夫與哲學的新運動

哲學，十分在便於科學精神底發展中，當一天破壞宗教絕斷論而發展批評精神時，便一天沒能力使科學達到獨立底存在。結果大家明白其中不會有在科學之上，在科學之傍，在科學之前底哲學。哲學必須成爲科學，必須根據科學的已知之理。牠必須創立於科學之後，並藉助於科學。在相反的場合，牠就沒有生存底權利。精確科學在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之初，所已取得底最優良的突進，連着康德底批評哲學，曾經成就了阿巨士特·孔德底實證主義，來代替抽象的本質底哲學，或者要用學術上語句來說，就是本體學的哲學，爲科學底哲學和歷史底哲學所代替了。後頭這個，孔德稱之爲社會動力學。他宣布科學方法爲唯一的

---

註一二一 這節原與下節相連爲一的。——譯者

正當，合法。

俾葉耳·拿梧洛夫是俄國明白哲學的新運動而完全贊成牠底第一個人。他常常把神學思想和玄學看成一種亡魂，不再有生活底權利，又好比殘存底東西一樣，賴着意外的和過渡的條件底全部情形，以其短暫的影響，徘徊於我們的社會。

哲學之唯一正當的對象，如同整個其他科學的一樣，在拿梧洛夫，就是事實，事實以外甚麼都沒有了。事實可以一種或多或少大的蓋然性程度，論究出來。牠們可以屬於各種不同的秩序，可以分類為客觀的事實或主觀的事實，使成機械的有定論領域底部份，或必然用屬於我們底方法，在我們的意識之前顯作有待於為我們而實現底目的一樣。——無論何處，無論何時，都只有事實才足以證明我們的推理，我們的動作樣法底正確。哲學，在追求我們的統一之需要及諧和之需要底滿足中，是無數事實隊伍之一大的組織者。我們要使拿梧洛夫底思想成為可觸摸的，就可以這樣地

說：哲學家是科學底將軍，只有賴着參加事實所以存在之簡單的統一底戰鬥，才到達戰勝科學困難底地步。拿梧洛夫同阿巨士特·孔德一樣，只從事於事實及其關係底研究。

他不是在各點上都與阿巨士特·孔德一致，因為他的科學的和歷史的價值從不會被估量得太高。反之，拿梧洛夫因澈底認識了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底哲學系統，所以不能以這在孔德方面被人所呼之傳統哲學之純淨而簡單的拋開不理為滿足。他要用牠們自己的武器，用辯證法來攻打哲學的殘餘。他覺得阿巨士特·孔德底哲學系統，恰恰犯了哲學缺乏底錯誤，這就是說不合於處理哲學大問題底程度，我們不能以實證主義的不管理，便對牠們作簡單的反對。因為牠們從自然，也從我們的理性，流露出來，值得我們注意，而必須找出一個科學的解決。但是，像阿巨士特·孔德一樣，俾葉耳·拿梧洛夫沒有把他全部智識的精力和精神的精力給予這些問題底解決，而只給予歷史哲學，社

會學和社會道德學底創立。

### 三

## 他之重視個人與進步

我們簡直可以放在拿悟洛夫著作之中心底問題，並且特別以經常的努力專一於其研究底問題，就是人類的個人性底問題，個人底問題。

這是賴着個人覺悟其精神的和歷史的價值這一問題底研究，俾葉耳·拿悟洛夫在現代的社會科學中，有他特定的位置。他聲言是社會學純客觀的方法之堅決的對頭，他以這為他所呼為“主觀的方法”去對抗牠，在俄國得着了大批的贊成者。人人都知道赫卑爾特·斯賓塞為客觀方法最顯著的代表，在規定他的進步法則時，斷然決然把個人底利益，他的幸福和他的貧困，一概除開了。社會的和歷史的過程，關係着他的，只是牠的客觀方面。他僅僅在牠一天供給出由簡單到複雜之經過底機會

時，在牠一天呈現出分化和完成底特徵時，才一天看牠爲社會的和歷史的過程。有若干法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社會學者，在忠實地追隨着他，並且可說，是以盲目的固執，遵循顯著的「第一原理」作者底模範。

目前的歐洲，只有很少的社會學者才敢像美國人華德(Ward 註一二二)之所爲，批評這個在社會科學裏，即是在以其性質本身最關係於人底科學領域裏，除去了人底事情。就是嘉爾·馬克思，雖同維柯一樣，堅持歷史是人做出來底議論，然而在事實上，也只專注意於客觀的過程，要求曉得一定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怎樣惹起某某客觀的變化，某某社會力量及其互相的局勢底修改，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生產形式底變化怎樣變更和影響階級底爭鬥。

社會主義之成爲歷史的力量，不是因爲牠所

---

註一二二 見他的「動力學的社會學」，一八八三

年。

代表底社會理想高出於個人主義的 Struggle for life (註一二三) 這個社會理想，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方面造出一個組織成階級營寨底普羅列特利亞特 (Prolétariat 註一二四)，他方面造出一些只可以集合地使用底生產力量。社會主義是給人類造再生之幸福的麼？社會主義對於個人意義中底個人，是與他的利益和生性相合的麼？馬克思在社會學者底地位上，少於慮到這些問題。他之說及，不過是意外的，而且像出於勉強底樣子。自然，馬克思並沒有忽視個人，對他茫昧無知，只是含蓄他底意思，而省其文。他先就假定他的存在為一種太平常而稍容易的真理，不知道使成科學做甚麼。但是，他從沒有闡明個人之歷史的和社會的作用。這就為他從沒有，幾乎從沒有在他的科學著作中用過進步這個術語底所以然。按照科學中人底地位，

---

註一二三 譯作：生存爭鬥。——譯者

註一二四 此字譯意為：無產階級。這裏以文字上底關係故譯音。——譯者

使他傾心專攻的是經濟的進化，生產力底發展。另外，便再沒有絲毫了。The rest is silence(註一二五)正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在『漢爾特』(『Hamlet』註一二六)中所說那樣。

反之，俾葉耳·拿梧洛夫只說及進步和個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他不過是對於個人之健全的發展一個實現底方法罷了。我們在拿梧洛夫方面，找出定得有三個不同樣式底進步法則，然而究其實，則係同一的，因為這三個公式結果都達到個人利益，個人幸福之同樣的原則，——假使我敢於用這個稍變樣而欠精確的術語底話。請看他那三個法則吧：

一 進步是人類在藉助個人應用於他們那時底“教化”上批評的思想工作，以發展意識，真理和正義底過程。

---

註一二五 譯為：其餘就緘默不言。——譯者

註一二六 『漢爾特』為莎士比亞有名的戲劇。

——譯者

二 進步就是個人之物質的，智識的和精神的發展，而且就是用社會形態以完成真理和正義底實現。

三 進步爲個人的意識和社會的連帶關係底發展。

或者換成別的話來說，就是：

進步，在連帶關係沒有阻止個人方面行動之意識過程和動機（思慮了的）底發展時，就是連帶關係底發展和加強；同樣，進步，也在個人方面意識的過程和思慮的動機那個日益廣大日益純淨的發展沒有阻止在個人之可能的最大數量中間之連帶關係底發展和加強時，就是個人方面意識的過程和思慮的動機那個日益廣大日益純淨的發展。

#### 四

他的有定論與自由論

個人之在拿悟洛夫，不僅是歸宿點，而且也是出發點。同樣，他又是歷史所藉以造成底工具。在歷史中底一切，都是爲了個人而有，和由於個人而有的。俾葉耳·拿悟洛夫以一個很新的形式調和歷史的有定論與其主觀的觀點。凡在歷史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所經過底一切，都是屬於有定論底事情，爲已決定的原因，不可避免的往事，命定般地產生出來。全部地質學的，物理學的和化學的法則，已經預備了宇宙的環境，以包含人類歷史底可能性而給牠創造地盤。整個系列底生物學的，生理學的和心理學的法則，總括成不可避免的而又命令的預備條件，先於無機界進化所結果出之人而出現於宇宙的舞台之上。我們從不知道甚麼時候和怎麼樣，宇宙的及有機的進化至於成就了人類的意識。我們所曉得底唯一的事情，就是這個根源絲毫沒有自由意志，而意識這個如心理現象底東西，不能夠專一地歸結於機械的法則。牠包含有一個不可減少的X；一個新的事實，就是已在此時

成爲了殘存之宗教的神祕論和玄學，隨便那個，都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釋。唯一的科學方法，將解決這問題，——假使牠能够那樣。

而，這同樣命定的和不可避免的有定論，曾經生出宇宙的環境，有機的環境，並且使具備腦子底人成爲“創造之王”的，也在人中惹起了必然爲他提出某種的目的必然性，而把他的社會環境底某原素有好多就看成好多實現這同一目的之必要的些方法。人類的意識，一旦爲宇宙的有定論之盲目的過程創造出來後，就有一些特殊的性質，屬於牠自己底性質。

從這個性質，結果得出：人必然地自視爲一個爲着靠全部已準備了底方法系統來達到某種目的而動作底生物。人這個產物在他的輪子上，又成爲創造者。人這個結果，也就變作原因了。他十分是在知道他的行動果然爲他無力破除得了底一串原因所決定時，自信是自由的。他把他自己看作道德上底負責者。他宣佈要列入人格方面的，不僅僅一

種自然的現象，而且有道德的人格。這個自由，據說，只是外觀的，暫時的。但是，外觀不是存在的麼？太陽之外觀的和可見的運動，不是與其真實的不動具有同樣頭銜底一個事實麼？感官底證明，同科學底證明一樣，有牠的價值。人之動作起來，好似機械的有定論沒有存在然。他的動作，不是成機械運轉底狀態，而是成意志機關底狀態，思維機關底狀態，——這兩個術語，在我們的社會學者底最後著作中，實在見不一見。人在一天是在給他實現他的理想而動作而企求時，便一天是自由的。自由就這樣地在拿悟洛夫方面成了種種必然底結果之一。然而牠不是客觀的。牠純粹是主觀的，並且只有當作意識底事實，才有價值。我們只有在我們自信是自由的時，才是自由的。（註一二六）

## 五

### 主觀方法底三種論據

因此，拿梧洛夫就完成了一種主觀的方法。歷史呈現為另外的一個世界，來別於客觀的世界，盲目的有定論底領域。主觀的方法在歷史學和社會學中底應用，由三種範疇底考察推論出來。

首先，在歷史家，既不持着一切事實，又不專攻一切事實，是不可能的。他絕對必需的把一切事實，依照其相對的重要性，加以選擇和淘汰。而，甚麼是歷史家所賴以決定一個事實底重要性底標準呢？關係於牠的只是一種數量上底個人麼？在這個場合，就須宣言一個傳染病事實比哈士（Huss）底改良主義宣傳更為重要。當代人底意見呢？大家於是把姑桑（Cousin）底折衷論放在阿巨士特·孔德底哲學之上了。羅馬帝國與其隣近底戰爭，在近代人底眼裏，覺得比我們的紀元最初兩世紀基督派教堂底發展，重要得多。所以，一切客觀的標準，都成了不可能；所留下來的，仍然只是由歷史家智識的和道德的發展程度規定了他的私人的標

準。於是我們在這裏就走入主觀方法底領域了。年代史底記述人，其標記事實，總是把於他現出爲最重要的記入，而拋棄其他。詩的史家之求列出一個過去之活的記載，振起那些死的選擇，偏偏是留戀着十分特別地印入想像中底事實，或者是使更精確地歸還於時代面目底事實，歷史哲學家自然也不過只聚集那些證實其理論觀點，證明其哲學系統底事實罷了。

還有一個證實主觀方法之正確底理由。在研究歷史中，我們觀察某些現象爲常態的和自然的，其他則爲變態的或病理的。這裏，我們還是在十足的主觀論中了。這一部份人把傾向於人類連帶關係之增加底全部歷史現象，看成常態，而不注意社會的現狀，已成的秩序，是否感覺痛苦。相反的場合，就被這個範疇底思想家看成病態的或變態的場合。這便是革命家。反之，保守派就把每個革命運動，判斷爲變態的病的場合。

並沒有存在着可接受的客觀的標準，來作一

切人決定何者是歷史過程與社會過程中底常態或變態之用。資本主義的紀元，就被空想派認作病的狀態，近代社會成了犧牲者；然而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信徒，資本時代是進化之一必然的階段。非宗教和在獨斷論與科學間底爭鬥，當關涉到要決定所論及底歷史現象底價值，牠的常態的或變態的特徵之時，表現出了人們中間之差異底又一些例子。

最後，主觀的方法每次都使我們相信事變會能够採取一別的方向。大家常自問：古代希臘底政治進化是否可以不把這個國家弄到馬基頓(Macedoine)底統治，或羅馬帝國底統治呢？同樣的希臘，其哲學的進化，絕對應該置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於哲學運動底前面，留下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Epicure)底哲學傳統於第二位，或者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呢？(註一二七)

## 六

### 社會與自然，歷史哲學與社會學

這一切考察，都不過是可應用於歷史的和社會的事實而已。並且這就是主觀的方法，在本質上有別於自然科學底歷史學和社會學方面，所以為必然的。數學的科學，物理學的，化學的和生物學的科學，任何一門，用以充分地解釋歷史學的和社會學的現象，都覺不夠。這顯示歷史現象之特徵的，就是反乎自然現象，而不重複。每個歷史現象，在其種類方面，是單一的。歷史的法則為進化底法則，這就是說是決定兩個或多個互不類似之接連的歷史過程間那種存在的關係底法則。自以為發現了歷史法則底多麻斯·巴克爾，自己輕視他的發現底意義，其實，當他論究到重複時，他僅僅定出

---

註一二七 這節與下節也是合成一節的。——譯

者

些心理學的或人類學的秩序底法則，絕非歷史學的。因為歷史不重複。他在論究外界的自然在人類思想上底影響那個場合，定出一種關係於人之心理的生性及其改變底法則。有機體的理論之生物學的類似，如李林胡德 (Lilienfeld)，沙夫列 (Shaeffle)，斯賓塞和瓦謨士 (Worms) 的，站在拿梧洛夫底觀點，沒有任何科學的價值。有機體論者們昧於固有的特徵，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底本性。他們可以自信是自然學者(即生物學者)，他們並非社會學者。

拿梧洛夫，以其主觀的方法，近於阿巨士特·孔德。他正同阿巨士特·孔德一樣，不把社會現象底系列，與無機的或有機的自然底系列，認為同一。但是，拿梧洛夫比阿巨士特·孔德更加謹嚴。實證論底創始者常常有消化社會法則於自然法則底傾向。關涉到他底問題，總是要論證出“對於人類之發展所有底法則，其為已決定的，亦如對於石頭之崩落”。阿巨士特·孔德有一個待他來完盡底任

務：攻打他那時代在歷史中和政治中站支配地位底神學思想和玄學思想，而從中驅逐自由意志，“偶然陛下”（註一二七）。這個事業完成了後，就必須要決定社會法則 sui Generis 本然的特徵。俾葉耳·拿悟洛夫就專心來解決這個問題。

俾葉耳·拿悟洛夫與阿巨士特·孔德相反，在我看來，他把歷史學或歷史哲學與社會學，做了一個很正確的分別。這個分別，極為重要。差不多一切著作家和社會學者，都遵循阿巨士特·孔德所走底路，把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視為同一。——因為他是社會靜學和社會動學底創始者，而這兩個術語，就是他用之於歷史哲學的。在最近還是這樣，德國學者波爾·巴日（Paul Barth）發表之有相當地位底著作，仍取這樣的名字：『作為社會學底歷史哲學』（一八九七年）。拿悟洛夫却避開了這種混淆。他把社會學底定義下為：以連帶關係，及其發

---

註一二七 大胡納達里克（Frederic le Grand）

展和衰滅底條件爲對象底科學。正當歷史學研究人類的進化於其全部之中時，社會學則研究社會的形態，社會底組織。歷史學所從事的是在社會中底個人，個人和社會之健全的進化。

## 七

### 歷史的生活與社會的階級

要很理解拿梧洛夫底學說，必需要指出他給予“歷史”這個術語以甚麼樣的意義。

拿梧洛夫在歷史的生活或歷史，與他所呼爲習慣的教化或簡簡單單地教化中間，定出一個重要的分別。當着少數智識份子把歷史傳統底諸原素，予以熟思之後底批評，而求在真理和正義中，或他們經過考慮而後確信爲那樣底意義中改變牠們時，歷史生活才隨同個人意識底發展，開始起來。歷史學就是少數精選份子之批評思想底統御。反之，在教化底領域內，占優勢的是傳統或習俗。一

一切個人，一切社會集團，或一切人民之未能高出於傳統和習俗之上，放牠們在理性的批評底下，而企圖改變之於理性的意義內，便是停留在歷史之外了。就是，在我們的所謂開化了的社會中，也有許多個人和全階級，或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或由於他們的思想底習慣，命定般地被宣告為處於歷史生活之外了。只有享受特權底思想，對其餘的都秉承歷史傳統的，首先就是高等階級和統治階級底代表。他們是習俗和時髦底奴隸。他們是“開化了的野蠻人”。由爲了高等文明之準備和完美而受犧牲那些無數世代人底努力所創造出來底高等文明，其一切結果都爲他們享受了。但是，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繼續這些努力，而對於這只有在把現存之一切作反省的批評這個條件下才成可能的，做點工夫，使歷史前進。“開化了的野蠻人”能够具有外於路綫之智識的教化，能够成爲飾以光榮而實以榮顯底博學之士，著名的大學教授，有世界聲名之光輝的著作家。然而，在他們一

天只用傳統的方法來推理時，在他們一天給那些爲缺乏批評精神底個人羣衆無怨言地接受了底歷史傳統和習俗作辯護時，在他們一天不圖理解和批評習俗的教化，他們的社會環境，而在理性的意義內改變牠們時，他們就一天把他們自己置之於歷史生活以外，對於人類的進步，成爲了可不注意的數量，或一些 *Impedimenta* (障礙——譯者了)。

這些“具有高等教化底野蠻人”，構成一個極端順利於一切種類之神祕的和玄學的殘渣底環境，這可以從心靈論近來所做底紛擾，甚至在一些所謂科學的環境中，看出來。大家又可見之於新神祕論和宗教精神底復活，以及“科學破產”那種喧噪不已的聲言。

這一切復古思想底犧牲者，枉然是些開化了的人，因爲他們的批評精神和科學精神底缺乏，他們的思想異常的懶惰，具有這些支配仍留於文明外之低等人種底特點。

然而，我們的社會，包含得有其他的原素，直到如今，仍然留在歷史生活之外。這就是爲過度的勞働所壓倒，爲日常生存底爭鬥所消磨底人。他們也沒有閒暇也沒有可能過意識的和思考的生活，來應用批評的思想於習慣的教化，而改變牠。這真是文明底“死難者”，被犧牲者，人類底馱獸，以一身而負衆苦。來使他們明瞭他們的現實地位，無數痛苦底原因，而使他們參加歷史生活的，就屬望於少數底人。習慣的文明一天沒有經過批評的思想底工夫時，改變牠底任何嘗試一天沒有在如我們已說過那存乎個人意識和社會連帶之發展中之進步底意義裏面發生出來時，就一天沒有所謂歷史的運動。凡屬助長批評的和科學的思想之發展底一切，凡屬更能引導人類底連帶關係底一切，都是進步的。其妨害人類向着科學和連帶關係進行的，便屬復古的了。

## 八

## 歷史上底三種原素

俾葉耳·拿梧洛夫在靠住他所呼爲“主觀的”方法來分析歷史的和社會的過程之中，曾經把構成歷史底各種原素，作了一個真正可注目的分類。在每個歷史的時代中，有三種要加分別底事實底範疇。首先就是“過去底殘餘”，徘徊現在之別時代底亡魂，攫取生人底死物。在我們這個時代底殘餘內，他列入第一排的，就是宗教的神祕主義和玄學精神，帶有對現今的社會運動冷淡之純政治的和純自由的主張，爲藝術而藝術底學說，與把科學和生活分開底學說。其次就到歷史過程底第二種原素，“時代之顯露特徵底問題”，這便是構成牠的特殊面目底東西。在俾葉耳·拿梧洛夫，我們這個時候即他往往呼爲“俗的”（註一二八）文明時代，“顯露其特徵底問題”，爲社會主義運動。這幾幾乎是用

不着加說一句的。他在每個歷史時代這兩種原素——過去底殘餘和現在顯其特徵底問題——上，添出第三的個：“將來底萌芽”。這就是一些預備成健全的部份走進那個由現在之自動的和歷史的原素準備着底歷史過程裏去底原素。

然而指出了歷史底三種原素，還是不夠的。必須要進一步到牠們的交互關係中，彼此繼續的作用中，去研究牠們。這就是他在他的著作：『思想底歷史』裏面特別提出底任務。這本書底名字雖似乎顯見得有一點過於普通，因而過於寬泛：但在這裏，要把這部在作者方面足以證明其學識淵博和思想非凡之可注目的著作加以分析，是不可能的。這部著作，很不幸地沒有完成，其內容特別專論及我們的文明之人類學的和批評以先的時代。

牠包羅有一大批關係於我們這個時代底問題那些精巧的要領。

---

註一二八 或譯：世俗的；塵世的，其意與僧侶的，宗教的，對待而言。——譯者。

## 九

### 歷史底意義與個人底作用

俾葉耳·拿悟洛夫給歷史這個術語底特別意義，使他容易得到他的著作之根本問題底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也就如我在開頭所指出的，個人底問題。

因為個人是唯一的覺悟的因子，唯一的照着一個願意了和熟思後底目的而動作底因子，他就以此而處在偏於意識過程之歷史過程底中心了；一切無意識的和半意識的原素；都關係於“習慣的教化”。歷史底定義是“由批評的思想工作出來底教化”。於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個人這歷史上唯一覺悟的因子，應該完盡最決定的作用。我們可以說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之唯一決定的作用。拿悟洛夫不否認個人對於環境底隸屬。個人不止是創造者的因子，也是宇宙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環境底產

物。但是，在歷史內，個人只有在我已經指出於其爲歷史因子場合時，才能以種種動機而有關係於我們。他是新的社會形態底創造者；而在他企圖實現這個形態時，就與那在批評的思想，新的需要和新的社會力量之前，喪失了存在底理由底社會形態相反對。然而孤立的個人，沒有力量。要使他的行動有效，他就必須成爲一個歷史的力量，一個“社會的力量”。並且他只有與勞働而又痛苦底羣衆團結起來，才能成功那樣。

古代文明之絕滅，由於牠們的少數智識者底孤立，由於人民羣衆對於他所不知其意義和重要底原有秩序之維持，絕不關心。一個高等的文明，要牢固而無危險，必須確保其人民羣衆底協助，使他關心於此文明底存在，這只是當着此文明接近人民而包羅了他時，才有可能。尼采底“超人”，在天才與人民之間掘下一條鴻溝，是很愚蠢地在向着他自己的沒落方面工作。他在自己把自己孤立時，便是在冒更壞的險。一個高等文明之存在，有

樸直地和誠實地成爲德謨克拉西的需要。不然，牠就只是隨頭等征奪的人民，頭等軍事的Condottiere（註一二九）底意思底東西了。

## +

### 拿悟洛夫底功績

這個工作底範圍，不允許我把俾葉耳·拿悟洛夫在應用他的原理於大的時代，而以過去底殘存，現在底問題和將來底萌芽這三種觀點來加審查，所立下之華美的歷史圖案，轉述出來。我只單單地表明他在十分地把宗教和玄學當作殘存之物而拋棄了時，曾公平地論究牠們的歷史作用，在牠們過去對於人類社會的和智識的發展，服了廣大的務。他尤其努力地來顯揚出基督教之世界主義精神底重要，說牠是人類連帶關係強有力的動力。在我們這個時代，於歷史作用方面來代替這已成爲社會退步底原素之基督教的，就是社會主義。

註一二九 意大利稱黨派領袖或僱傭兵領袖底名  
字。——譯者

## 第七章

### 政治思想底進化

#### 一

#### 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的麼？

法格 (Faguet) 先生寫道：“在集產主義的制度內，國家是一個軍隊。於中，簡直沒有稍微一點真正的政治自由” (註一三〇)。在法格先生肯定的

---

註一三〇 「政治問題」，序言，由布格列 (Bougle)

話裏，所欠缺的，就是軍營這個名詞，被“軍隊”（“國家是一個軍隊”）間接地代表了。這因為牠是印板子式的抄襲那個由學者也同由愚人，由政事家也同由詩人，經濟學家，或評論家，這些思想中人或行動中人，對於社會主義盡底義務的非難（註一三一）。赫卑爾特·斯賓塞和俾士麥（Bismarck），威克士·囂戈（Victor Hugo）和桑納·梅納（Sumner Maine），列洛瓦——波利（Leroy-Beaulieu）

先生引出的（『哲學雜誌』，一九〇年，八月）。在『一八九九年底社會主義』一段中，法格先生寫道：“法國革命深深是社會主義的，不過沒有那種知識罷了。因為牠的根抵，牠的原則，牠的主要思想，就是牠的靈魂，也是平等”（『政治問題』，九〇頁）。法格先生顯然只認識百年以前底社會主義，“平等派底陰謀”底社會主義。

註一三一 “在嘉爾·馬克思所想像底集產主義的專制政治底附近，路意十四（Louis XIV）底絕對政權是甚麼呢？”（佐治·韋爾（George Weil）著底『聖西門及其著作』，二三七頁，一八九四年）

和夷吾·居越 (Yves Guyot)，以及其他許多次要的人，都曾公式地定出這個嚴重的誣枉，來反對社會主義的秩序。全部隊伍底評論家，幸得找出來一個便當而又十分預備好了底武器，反對其危險的對頭。因為牠之經常的進步，累墜並威脅了許多利益。所以，他們差不多天天都在以更好的旨趣所值得底熱心，背誦這些同樣的誣枉，而不費點神去檢證一下。

然而這個檢證愈加厲害地迫着人起來。自由之在現今的本然秩序內，以生產羣衆之真實的隸屬和一切種類底社會困苦，似乎寧肯說是一個殘酷的嘲笑。現在甚至還不說及我們這種所謂自由底特徵，只是問問爲甚麼我們那些存有好心底對頭，——無疑地有這種人——不提出這樣簡單的問題：在已論及底社會主義之集中的願望裏，甚麼是牠對於國家這個絕妙的集中，統治底工具，成爲社會之調整的機械底見解呢？假如集產主義者的社會觀有一個強制的，暴虐的特徵，他們的政治觀

必然地應該帶得有其一切的痕跡，浸漬了同樣的思想。一個“軍隊”要生一個很等級化了的參謀部，令人懼怕令人服從底司令官。全部“軍營”底紀律，要生出一個規律的組織，具有相應的政權，發出必需的口號。絲毫沒有比社會主義底政治更能背叛牠的專制的特徵的了。

我們的反對者，應該不要公式地定出憑空底誣枉，而應該費點力去一步一步地追跡社會主義各派各黨底政治觀，從中蒸發牠們強制底特徵。他們不那樣做。這對於他們，我們已經知道自有其好的理由。然而，他們却慈惠地給我們留下了這個責任，要我們勉力來完盡。而那樣，就不僅是在論證他們用以反對社會主義誣枉底荒謬，並且也就是，更尤其是在我們的力量底限度內，成立這個真理：  
“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個人與社會之完全的發展爲其基礎”，經濟的，道德的和智識的進化，也完全一樣地同於政治的進化。

## 二

## 空想時代與政治

如果我們把柏拉圖和甘巴納拿(Campanella)除外，因為他們對於十八世紀社會主義上底影響可以說等於零，那末社會主義底政治觀就經過了先後相連相繼的兩種情態，縱使不是相反，也是特徵相異的。第一種情態，以對於政治題材之社會主義底冷淡或中立為特徵。這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時代。在第二種情態內，社會主義宣布牠正式地贊成民主制度。整個政治的制度，當着第一時代中，被看作有完成值得注意之唯一的社會改良之可能的東西。

一個有識的專制暴君之能加致命的打擊於舊的社會制度，也正同其加致命的打擊於立基在民意之上底制度一樣。然而空想主義者，大多數，都情願趨到已設立底政權那邊，求以最迅速地可能

的樣子，實現必需的改良。

加之，他們從社會的默啓中所感觸的是如此地認爲種種毛病底根源，存於財產制度中。以前那一切政治的討論，必然地給他們顯出得幼稚，敷衍，無用，是些“兒戲”底事情，——而隨之而起那些悲劇的爭鬥，不祥的捆束，只有用不知道何處是社會所存在之真正的本性這種愚昧，才可解釋。做政治革命底人們，只看着了事物底表面，然而社會的改造家却認識出了牠的底部。“政客”這個名詞，在空想的社會主義時代，還沒有發明；但是，政治底輕視，被開始底社會賢哲所宣布了。新的“社會主義的暴虐”，“明天底奴隸制”，“軍營底制度”，開始就不認識其在公的生活中底存在；更好一點說；始開就對於一切統治所證實而成爲必不可少的武器，政治權力，政治動行，加以輕蔑。（註一三二）

註一三二 這節與下節原是相連的，爲我所分開。

——譯者

## 三

## 渦文底政治觀(斯彭士,高德文)

在一八一八年，羅卑耳特·渦文 (Robert Owen)，趨向着開會於愛克士—拿—沙卑爾 (Aix-la-Chapelle) 那個著名的「聖神同盟」底無上主宰們，而提出他的社會改造底草案。這個事實，在他一個人就足以顯露其政治的中立底特徵了。牠之對於先存在於共產主義的默啓以前底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之一般的見解，有密切的關聯。

在羅卑耳特·渦文；人類底歷史“是戰爭，屠殺，搶劫，可惡的分劃，對和平與幸福之交互的反對，底相繼相承，蟬聯不斷；是一個使生存其中者，每個人與全體人相爭鬥，全體人又與每個人相爭鬥，底悠長時代；而這種爭鬥，就是令人嘆賞地爲

了生出興盛底最少和可能有的貧困底最多打算底行動原則”。他遂十分邏輯地從中結論出：“一切治理世人底制度，都是從我們的祖先這些原始的，粗笨的和嚴重的錯誤中，直接地流出來”。

在這些情形中，羅卑耳特·渦文邏輯地被導至政治因子底疏忽。他與他的高足弟子們中所從出之統治階級家庭底份子，發生親密的關係。這裏，必要注明出來的，就是把舊社會當作錯誤底產物，不準的計算底產物，這個見解，我們可以在一切空想主義者裏頭，都找得倒。這是他們的一個特點。正當近代的社會主義者企求把現在與過去相聯，把將來與現在相聯時，空想主義者却喜歡描寫他們的制度為絕對的新，因而新社會之與過去，好似人類的純理性之一 *ex nihilo* 創造(註一三三)

---

註一三三 沙爾列·傅立業預料到人衆不免要咬定他是“賣草藥子先生底伎倆”，因為他帶來了“行將從文明的，野蠻的和蒙昧的混亂之中解救人類底發明”（『四種運動底理論』，一八〇八年萊普尼 (Leipzig) 底

舊社會和新社會，照渦文看來常常是構成兩種十分完美地分明了的制度……”。在牠們中間，從沒有混淆，即在這個吸收那個底時代也全然一樣。舊制度是建築在錯誤上的，並且牠只靠住詭計和誑話來作保護。新制度以真理為基礎，在公衆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不論那方面，都不許有任何的欺詐行爲，在個人與個人間，民族與民族間，

第一版，三五頁。)。在他把自己與“最有名的發明家”（加里列 Galilée，哥倫布 Colomb）比較以後，主張“把下次到來底幸福列舉表，多多地減少一下。當着大家認識這表底全範圍時，必然驚怪我有遲延和不同地實施人類幸福底耐心！說我有了很多的保留，而在必須激起如是之多底熱情那種事變底報知中，採取着很寬宏的態度”（三六頁）。新制度，新眼光，新世界（這是渦文一部書底名字）這些表辭，充滿於“空想主義者”底著作中間。反之，嘉爾·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却只在人類力量底限度裏，藉助於真實的進化。科學的社會主義不做發明底工夫。牠只論究存在着底東西。

也是一樣。(註一三四)

這種見解，顯然是把社會看成一個可以隨意修改之人爲的產物。牠的特徵儘管絕對地和平，牠却深深地是反進化論的(註一三五)。因着同樣的理由，牠是反政治的。在只是把政治權力看作人類的錯誤和不義底流露，牠就沒有認識牠的社會作用。空想主義者在趨向於公共權力，而給牠們提出他的社會革新底方案時，就不說落在不連絡之中，已十足地落在不邏輯之中了。

然而空想時代底社會主義者，在政治題材上底冷淡，如同一個本來照樣進行底事物，認定共產主義社會一切份子之政治的平等。因此，羅卑爾特·渦文底同時代人斯彭士 (Spence)，這個柳嘉士特 (Newcastle) 底小學教員，把他對於新底愛

---

註一三四 羅卑爾特·渦文底「宣言」。

註一三五 羅卑爾特·渦文說：“新的道德制度，只有要想把牠弄到全部的與和平的毀滅，才牽涉進陳舊的和道德的制度中去”。

戀，直推到用他的名字來給新社會受洗，而呼之爲斯彭梭利亞(Spensonia)。他在 - 七八五年寫道：

“斯彭梭利亞是一個單獨而不可分的共和國。在其中底人民，普遍地由公民組成。大家不知道有所謂土地的財產權；一切土地都屬於國家。立法權由普通選舉所組織之按年改組選出底國會來行使。婦人對於選舉，享受與男子同樣資格底權利。共和國沒有常備軍。如果戰爭爆發了，全體公民都是作戰底兵士”。

又有別的一個同時代底可注目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威廉·高德文(William Godwin)。這是馬爾塞斯(Malthus)在其著名的人口論中所攻擊的，值得聲聞於現在他所不在之時。他在同樣時代所寫底『政治的正義』中說：

“一切政府都是一個必然的壞；但希望有不再像那樣存在之一日。

“一切壞處俱從不良制度而來。這不是自

然法則使然，只是由於一種很人工造作的社會狀態底法則使然，牠使這一些個人正當其他的人缺乏一切時，……在他們的手掌中堆積如此奇大的富饒……。人類弄錯了，必須使他改變路子。這只有用財產底共同享有和個人之精神的完全自由，才使他能够救出而入於正義之中”。

#### 四

### 聖一西門底政治觀

聖一西門在他的初期，贊成英國的議會制度。但是，幾年以前，他趨向着波拿把爾特（Bonaparte），好像他是由命運十分指定來改造舊制度底人一樣。在一八一四年，他努力證實他的政治觀與他的一般的思想諧和。他說：

“當着我用推理來考究甚麼是可能有底最良憲法時，我就被引到了議會的憲法。而當

着我諮詢於實驗時，實驗就來把推理所證明的印證出來”。(註一三四)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宣稱：

“因為一個人比許多個人底總和更能够有見解底一致，由此就可以一望而包羅了一個問題底全幅員。這樣，謀一般利益底權力，如果想牠的行政做得好，便必須放在一個人底手裏”。(註一三五)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政治制度之科學的證實。首先，他定出他所遵循底方法。如同我許多次之所已經標出的，這個方法把他列在空想主義者之上，使他成為嘉爾·馬克思之徑直的先驅。此中底理由，大約是他至少在社會活動底時代，表示出比其他的空想主義者更發展些底政治意義。在這點上，他超過很多，更遠一點，我們在他自己的弟子所見

---

註一三四 『全集』十五卷，一九五頁。

註一三五 『全集』，一五卷，一八八頁。巴黎，一八

六八年版。

着的，也同此一樣。

他說：

“直到今日，觀察科學底方法並沒有輸入到政治問題中來。各人對此有他的視察，推理，判斷底樣式；而且，從這裏，就還在解決方面沒有精確可言，在結果方面也沒有概括可言。必須停止科學之這一幼稚底時候，已到來了”。（註一三六）

要解決一個問題，不論是甚麼種類的，邏輯與我們供給出了兩個方法，或者寧肯說是包含有兩種手續底一個方法：綜合和分析。由於這一個，我們就包括了所考查底事物底全部，或者在實驗前考查牠；由於那一個，我們便分解牠來觀察其細目，或者我們在實驗後考查牠。用綜合所得底結果，必須用分析來檢證，而，交互地做，用分析所得底結果，必須用綜合來檢證；或者，這是與這事情同樣的：一個問題只有當牠相繼地在實驗前和

註一三六 前書，一八三頁。

在實驗後加以考查時，才得着確實而完全的論究。

(註一三七)

在聖一西門，英國的立憲制度最爲良好，因爲牠是用事實來實現了這個具有雙重面貌底方法。國王代表綜合的原素。議會，則代表分析的原素。

“一個問題之包括在其全部內面的，要由這個概括底觀點來予以考查，只須一個人就可能了。同樣，這個注意底力量，要沒有任何仔細的情形逃得出牠，而且牠以同等的精確把握了牠們全體的，只有聯合多人才能分任得下”(註一三八)。由此，議會就是必要的了。

但是，在這個時代，最使他專心研究的，已經就是社會的改良了。財產底制度爲整個社會制度

---

註一三七 赫卑爾特·斯賓塞，對於人所承認其獨立於實證學派之外的，堅持得如許之多，也不過在更好的景況中，應用這個科學研究之很簡單和很幸福的規律罷了。

註一三八 「全集」，一五卷，一八九頁。

底基礎。所以他寫道：

“沒有財產中底變革，就絕沒有社會秩序中底變革(註一三九)。公衆財產底狂熱，很能首先使人同意於這個變革所命令底犧牲，這是整個革命底第一期；不久，大家就失悔起來，拒絕那種事情，這就到了第二期。而，如果非財產主人不武裝自己，財產主人底抵抗就不能戰勝；並且，從這裏，內亂，流放，屠殺便到來了”。(註一四〇)

更遲一點，他也同羅卑爾特·渦文一樣，趨向着「神聖同盟」底專制君主，請他們使用其權力“以最快的可能，增加窮人底幸福”。他同樣也懇求路

---

註一三九 “在一切國家內面，根本的法律爲設立財產權底法律和使人尊重財產權底條款”。這些法律之重要，勝於“權利書”(“la Charte”)，和“只規定政府底形態沒有從事於財產權之構成底一切憲法。”(聖一西門，三卷，(XIX) 八至九一頁。)

註一四〇 「全集」，一五卷，二四二頁。

意十八 (Louis XVIII) 予工業階級以保護。在一八一七年，他寫道：

“工業家曾自他們的行會之根源起就可看見底政治精神，……他們今天還宣講而且據之以動作的，是一種混合，即他們經常地提出作為目的的，……在避免全部政治的動搖，而且因此，就在絕不變革已設立了底任何政府形態”。(註一四一)

聖一西門，在十分設法使社會底指導，全部政治權力，過到生產者階級手裏時，又相信政府“有利於增加工業家底政治重要，因為這般人永遠安排來維持既存的政府”(註一四二)。這於我似乎是，我們不能把政治的冷淡或政治的折衷論，推得更遠了。

有人很多次數地把社會主義社會表現成一個大家都將為員司底社會。所以很奇怪的在於論究

---

註一四一 全書，一四卷，一六七頁。

註一四二 全書，一六九頁

這事：對於社會寄生制度底特別表示所呈出之官僚主義作最嚴格的批評的，所呈出之毛病作最光輝的論證的，就是社會主義者，社會改造這個教義底使徒

聖一西門寫道：“我們假定法國忽然損失了牠的五十個頭等的物理學家，五十個頭等的化學家，五十個頭等的生理學家，五十個頭等的詩人，五十個頭等的繪家，五十個頭等的雕匠，五十個頭等的音樂家，五十個頭等的文學家”。聖一西門還列舉出機械師，銀行家，農耕者，及各種工人，而結論道：這樣的損失將使法國成爲一個無靈魂底空殼；要補起這個災害，至少須要一世代人底生活。反之，我們假定國家損失了這般先生(註一四三)：一切皇族底王子，總長，元帥，主教，省長，法官，和一萬過貴族生活之最富的地主；總計，凡三萬人。那末，對於國家要生出甚麼樣的損失呢？一點也沒有。這

---

註一四三 本意是：國王之弟輩底稱謂，與通常所謂先生不同。本段後一部份所說底先生同此。——譯者

一切人都將容容易易地填補起來。“有一大批的法國人，能够行使王弟底職能，與先生同樣地好。……貴族人家底側廳中，充滿了準備去占帝王底大官員位置底侍臣。軍隊備有很多的軍事人才，軍事首領，同我們現在的元帥們一樣的優良，多少的用人足以抵當得住我們的國家底總長啊！……論到過貴族生活底那一萬地主，他們的繼承者要把他們客堂內底禮節做得與他們一樣的好，並不需要有任何學習即可成功”（註一四四）。他對於那“以窮人必須對富人溫恭爲原則”“這個顛倒了底形式”（註一四五），——即我們今天底馬克思主義者所說底“社會的兩相矛盾”，——嚴加批評。

聖一西門只承認能力底權力，科學能力，工業能力底權力。一個社會的組織是一個經濟的管理，絲毫不是政治的權力。從前，有奢望而自動地活動底人，留戀着統治其同類底事情；在新的制度內，

---

註一四四 『全集』，二〇卷，一七至二二頁，

註一四五 前書，前卷，二四頁。

他就勉力來統治事物。某一個專制地統治賓嗜爾 (Bengalle) 若干千數印度人之英國的印度君主，只有一個夢想，就是轉回英國去過活，因為那裏不允許他傷害到最卑賤的水手 (註一四六)。他的理想就是以需費可能的最廉使統治到可能的最少 (註一四七)。

這裏所關涉底問題，不是決定聖一西門提出底社會構造，是否呈出一個解放了底民主制度之可喜的保證，牠是否沒有包含一個科學的中國官場或一個工業的豪富政治之發展底萌芽。我們只是考察他的政治主張，他的強制政體底見解。並且我們必須結論出：這個見解，是十分折衷的，有更廣大的自由，稍稍帶無政府主義的傾向。聖一西門所要求底社會隸屬，絲毫沒有政治的色彩。牠只是完全屬於職務上的，即是說牠必須是為社會底生產中所操作之工業機能底要求證明其確切的。

註一四六 『全集』，一九卷，一六七頁。

註一四七 前書，二〇卷，一二七頁。

## 五

### 聖一西門派底政治觀

聖一西門派弟子，繼承其老師底政治的折衷主義；而且因為那樣，當涉及老師底弱點時，那些弟子就往往至於隨意地誇張他。一七八九年政治上底大改變，拋棄他們於淡漠之境。所以，米什爾·什勿利伊（Michel Chevalier）對於那個革命底題目，寫道：

“有產階級所從事底那種改造，就是也不餓，也不渴，也不冷底人所想出來底改造。仍然有利於民主政治底改造，其設計必須來自這個觀點：就是說民主政治是冷了，渴了和餓了，牠應該改變這些條件，牠有那種意志，說得老實點，牠有那種力量”。

前述的有產階級革命底政治改造，沒有成為這個“力量”底部份；而這個力量就是聖一西門派弟子，

再遲一點爲『討論』報底編輯所說及的。

在「七月革命」以後，居士大吾·梯齊大爾 (Gustave d' Eichtal) 寫道：

“纏繞我的腦海的，在明白七月二八至二九那些日子，怎麼樣沒有聖一西門就解放了人民。我並未看見那樣的一切會給予他添了一個洋芋，如阿·果納爾 (O' Connel) 之所說”。(註一四八)

這個最後的標記，顯露出社會主義在整個空想時代底特徵。經濟改造底重要，使空想派不能理解政治改造底重要。

杜魏立葉 (Duveyrier) 在他的『政治的書信』中，請求路意一菲力蒲 (Louis-Philippé) 底保護。他教他在社會的政治眼光內，與人民同盟，如從前聖一西門之請求路意十八的一樣。

聖一西門派所注視底目標，只是在得到政府

---

註一四八 這是韋爾 (M. G. Weill) 所引出的。

(『聖一西門的學派』，四六頁，一八九六年版。)

之社會的改造。

在一八四八年底革命以後，聖一西門派僅僅要求一般的秩序底改造（爲全體人設立初級學校，公家的大工程，和信用底制度）。安凡丹（Enfantin）要求第二共和立刻答覆這兩問題：兒童底教育和老年人底養老費。他也要求用賠償收買鐵路。但是，他不說政治的改造。他嘲笑盧森堡底“點金術家”。在一八四七年，他寫道：

“以出版底自由，縣市的自由，個人的自由爲政治上之大問題底時代，去今未遠。在另一個時代，政治上底大問題就叫做奧士特里慈（Austerlitz），煙拿（Ièna），魏格南（Wagram）或瑪林果（Marengo）（註一四九）；在其他一些時代，就是高級的精神飛翔於冉

---

註一四九 奧士特里慈爲拿破侖與奧國俄國交戰之地，其勝利關係極大。煙拿在德國，爲拿破侖戰勝普魯士底地方。魏格南在奧國，瑪林果在意國，俱爲拿破侖戰勝奧國底地方。——譯者

塞利鴉 (Jansenius)，或路德 (Luther)，或加爾文 (Calvia 註一五〇) 底周圍；今天，如果要真正地混入這個世界底大事業方面去，那就是靠近值得偷盜 (不是說笑話) 底洛施什爾 (Rothschild 註一五一)，和到必須走底鐵路上去”。(註一五二)

所以聖一西門派底推理和動作，都合邏輯，在拿破侖第三政變之後突如其來之政治變化底對面，表示出了一種絕對的冷淡。此外再沒有別的了。到安凡丹在帝國制度下見着工業所取底突進時，簡直不感任何困難地贊成那個制度。他寫道：

“政論和報紙，都應該緘默一時，好使鐵鎚在聲音炸發之處，單獨地響，好使人在地上寫些鐵底象形字，而不在紙上寫些政治的廢

---

註一五〇 冉塞利鴉爲荷蘭神學家；路德德人；加爾文法人，俱宗教改革家。——譯者

註一五一 德國銀行家。——譯者

註一五二 「全集」，一二卷，三九頁。

物”。

思想在此中毫沒有失敗。工業的進步正在爲牠工作。而“牠却永遠在那裏亂說亂做，牠在那裏摩擦其掌地低聲說道：走，去造謠，妄想，放言狂論；勞動和土地給你分娩出，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

另外有一個聖一西門派底弟子（羅郎·達·拿耳德什 Laurent de l' Ardeche），歷史家和拿破侖第一底頌揚者，在他著底『十二月革命之哲學的一瞥』裏，很自然地把十二月二日底政變認爲必然。隨這種個政變而起來底意外之事，很不甚惹起他的憂慮，因爲“革命底菜單子從不是可喜的東西”。

## 六

### 恭西得南底政治觀

在魏克士·南西德恭 (Victor Considerant) 方面，我們可以在其對着政治制度時，找出那個同樣

的冷淡，及其論到過去時，找出那個同樣的錯誤見解和輕視見解。我們在任何顯出此傅立葉底有名弟子之特徵而豐饒地發展了底場合，於他那方面所找得底這種看法，比聖一西門派還加重得多，如果那個事情是可能時。

他寫道：

“我們決不沾染那些爲反對政府而散播出之系統的成見。我們決不像「復辟」十五年中經濟學家和公法學家所做的那樣，把政府定義爲：必須以如其可能地縮小範圍底潰瘍。我們決不相信政府必然地而且先天地是人民底仇敵”。(註一五三)

拿破侖第三差不多也持同樣的議論。請看他所寫出來底這句話吧：

---

註一五三 我引底書，題名爲「十九世紀民主黨底宣言」，牠出世於一八四七年，在馬克思底「宣言」之前一年（一八四八年）。這個文獻在一八九四年轉錄於「新紀元」中。

“一個政府不是一個必然一定的潰瘍，而寧肯說是整個社會有機體之行善的發動機”。

(註一五四)

恭西得南不相信政治人物是不能有錯誤的。他對於他們有相當嚴厲的批評。然而他毅然地爲他們辯護，反對一切有不良的信仰和執定己見而不稍讓底指摘。錯誤爲他們做壞事底原因。所以他說：

“政府總是屈服於錯誤。假如在社會中有反對他們底成見，至於荒謬而不當，那就是他們自己成爲培養這些不祥的成見底人。他們動輒就犯錯誤，“走入歧途”。我們應該在他們迷惑着了底時候，監視他們並嚴重地批評他們。……但是，我們相信人民底利益和政府底利益，根本上全然同一。只是錯誤才把他們兩者分開了”。

他立刻引出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俄國底沙皇。並

---

註一五四 「拿破侖第三全集」，一卷，二二頁。

且他說：

“只有我們贊成俄國君主獨裁底政治，才足以使上帝歡喜！只有我們教法國與俄國結成親密而且屬於第一等程度底同盟，才足以使上帝歡喜！但是大家相信在全莫斯科帝國中，有一個愛俄國更甚於沙皇底人麼？那個人對於這個種族底光榮，強大，昌盛，及如他們所想那樣的命運，是更加竭盡其忠誠的呢？在我們，我們就想不出來這樣的人了”。（註一五六）

依恭西得南的，普魯士底國王，梅特涅，路意一非力蒲，都與“俄國底沙”處於同樣的狀況，是不用加說一句的。所以他邏輯地結論道：

“問題之所在，顯然是使政府明白，而推之前進，勝於使政府墮落”。（註一五七）

很不幸的，就是恭西得南忘記了給我們說怎

---

註一五六 「民主黨底宣言」，等等，六八頁。

註一五七 同上，六九頁。

麼是使俄國底沙，——舉例的話——這像一切其他的絕對制度底暴君一樣的，得以明白底方法。因爲，如果專制帝王很愛他們的人民，他們就更加以毅然的态度，愛他們的人民安靜緘默，這好比是他們絕不厭惡他們的個人政權之最良好的保護方法一樣。在每個專制君主的制度，反對寫底自由和說底自由底法律，就把這個事實說得很長了。

傅立葉派的報派『法南日』(Phalange)，在答覆『正理』(Bon Sens) 這個爲相反的思想而辯護底報紙時，寫道：

“『正理』這個報紙，我們的讀者知道牠永遠都以爲政治改良有必要，好像牠是社會改良之必要的前提條件一樣。我們已屢常立出許多論據，來從根到柢地推翻這個錯誤的和凶險的思想”。(註一五八)

這個空想的見解，以各階級底利益之絕對的連帶性這種理論爲基礎，就是那個見解之光榮的

註一五八 同上，一一七頁。

告成。在前記的報紙中，我們看有這樣的話句：

“在這些互相爭戰於社會中底利益面前，在這些破裂社會之無意義的黨派面前，在這些彼此衝突之派底的和矛盾的學說面前，於這個工業的無政府和政治的，物質的，精神的無政府環境方面，須得提出爲實現之目標的，是利益的調和，階級底混合，一切人類力量底聯合”。(註一五九)

再下一點，寫得有：

“在各等人底社會利益中間，並未存在得有本質上底不相容；反之，牠們的滿足，在每一等人說來，都從屬於一個大的聯合契約中公共的諧和一致”。

空想主義者以爲全體人俱有人性上那種先天的善良。他們是不可糾正的樂觀派。“惡意不自人底生性那方面來；牠來自事物；因爲一切人們，在其有十分的利益須得聯合時，就會互相聯合起來。

註一五九 同上，一一三頁。

……當着人不再抽取安適於其他一些人底所有物之上時，財富底佔有者會要盡力反對其他一些人底安適麼？假設在人給富者們提出廢除貧困底方法時，富者們就惡意地互相同盟來反對貧困，及其恐怖和危險底廢除麼”？

這個合於統階級“真正利益”底見解，也同人所一般地相信的一樣荒謬。這種推理底錯誤，就在於把社會改造家所代表底階級利益與所論說及底諸階級對於這一利益底見解相混，——在於把他們特權階級底利益與他們人類的利益相混，或把現在的利益與未來的利益相混。人只是爲他所理解和尊重底利益而奮鬥的。赫卑爾特·斯賓塞，從不曾倡言階級底仇恨，而在他的『社會科學引論』中，寫出了一章精緻的東西，論『階級底成見』。在那章裏，他說：“正在統治和使人勞働底階級，其所有之相反的成見，並不〔比工人階級底成見〕較少指摘底地方。在他們的觀點，認定他們的貧窮的同國人在這一切爭鬪中底舉動，一概都可斥責。

罷工常常要給他們生出一些或多或少的困難；這對於他們就充足地證明罷工之不合理。一種引到拒絕在某種工資以下底工作，要求勞働時間之減少底獨立行爲，便給他們顯出得像不可赦宥的事情了”。

我們讀得更遠一點，他還以較有意義的態度，表明這個同樣的思想：“富人在其說及窮人，或有事情關係於他時，其所表示出底感情，究其極不過是農奴或奴隸底所有者表示出底感情之一緩和的形態而已。在開初的時代，人之待遇賤民，好比他們只是爲了供他們的主人底利用而後才生在世上的樣子。我們今天，還是如此，精選底階級之隱秘而却很明瞭的思想，就是把他們的舒服放在第一位，而羣衆底安適不過是次要的罷了。人如果給我們從前的僕役說他的生存，只是在賤民底所有者一天生存時，才得證實其合理，會使他非常驚奇：這就是由於這些農奴底生活，總之是比牠（指生活——譯者）决不屬於他自己時，還保護得更好而

較少貧困一些。現今的統治階級，一聽着說於他們爲正當底唯一理由，是從他們合規的行動中生出之人民生活底改良，就不少駭怪。然而，除去階級底成見外，有一個不可非難的真理。在道德的觀點上，多數人對於少數人底附屬，從沒有別的意義，只是在便利於羣衆裏底安適底發展”。

社會主義底馬克思主義觀，在道德的觀點方面，具有別一種底推理。牠只注意統治階級現在的和物質的利益，而把牠作爲牠(指馬克思主義觀——譯者)的政治底支柱。牠把工人階級偏於一面地看作是蓄積利潤底一個機器。在空想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相反的肯定中去計較真偽，是屬於集體心理學底事情。問題却值得我們十分的注意。

## 七

### 對政治消極底原因(傅立葉)

### 初期社會主義者（註一六〇）對於政治底冷淡

註一六〇 我們把蒲魯東（Proudhon）和無政府主義者，放在一邊，因為他們的反權力和反政治的主張已充分地爲人所共知了。無政府主義者，由於他們那對政治底仇恨，就連繫他們自己於社會主義底空想時代。這種類似，直到期望——有時是真的——開明的專制君主之“革命的”力量。無政府最顯著的首領，蒲魯東和巴枯寧，就足以資證明。十二月二日以後，蒲魯東在『由政變論證出來底社會革命』裏，寫有如次的幾行：

“我在歷史中，只承認事實上底政府，在理論方面便把牠們全體都棄絕不要，且不想有任何一個政府來給我們的同時代人，所以我不要求更好地來看我們證出底任何一個政府自己改變並依照我的原理而前進。並且凡只有妄想其存在，而才已經看出十二月二日底政府多少強固多少矇慧底人，有使他的反對者給他指示路來底需要”（第二版，四頁，一八五二年。）

更遠一點：

“在政治內，也同於在經濟內，只能看見這爲人所存屬的和所創造的：這個格言比馬奇亞威爾

或折衷，其理由很多。我們且指出一些來吧。這首

(Machiavel)底一切格言確實得多。所以，路意·拿破侖(Louis-Napoléon)大胆地採取了他的命定的頭銜；他在十字壩豎起祕密會社的記號，水準，直角尺，和垂直綫。這從各黨派底策略給牠做出之錯誤地位中出來底「十二月二日」，並不遲延地產生了，發展了，組織了這個應該使其存在於世底原則，反基督教，即是說反神權政治，反資本主義，反封建制度。必須他來把無產者，普選底大隊，這曾受洗為上帝和教堂底兒童，同時又缺乏科學，勞動和麵包的，拔出於教堂，於低等生活，並且使之成人，過人的生活。這就是他的任命狀。這就是他的力量”，(前書，一一六頁)

“以無利息，無政府為社會主義究極的話”所發出那些在個人弱點上之悲愁的回憶和最後的宣布，絲毫也沒有改變這書之不可討論的意義，在於直接號召「十二月二日」那個可憐的英雄來做社會革命。巴枯寧(Bakounine)也是在這個問題上要求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為農奴底“解放者”，在不須如他所動輒提出作為可做底模範那種俄國斯巴達卡斯(Spartacus)底布喀齊夫(Pougatcheff)所願意那樣時。

先就是一切偉大的新思想之自然的反動，牠的發展永遠是與已通行的思想相反對的。這個至少是直到如今底人類指導思想之進化底法則。凡一新思想都企圖顯揚牠自己，取得最大可能的煥發。這個事情，在牠攻擊傳統思想底權威時，給牠完成得更好一些。牠的初步成功之做出，最屢常地是由於牠用其習用真理之肆無忘憚的批評，招惹得來底詆毀，而不是由於牠本有的真理。這對於牠——或者更好地說對於代表牠底人們——也是戰敗了米梭納伊士謨，新底仇恨，保守主義和傳統思想底一個方法。在詆毀底成功上，又繼之以好奇心底成功。這個好奇心在牠的輪次，惹起研究和批評，或嘲笑。如果牠相應於事物底實際，或包含有一部份真理，牠在最初之時那個稍須誇大的特徵，其成功在以後便成爲更真實而經久的了。

還必要添說一點的，就是革新者對着通用的思想所抱底絕對消極的態度。這可以說是他們對於新思想在統治的原有秩序黨派方面，普通所接

得底絕對敵視，取底報仇樣子。革新者最屢常地被他的同代人，或他的環境中人，看作說非理之話底人，奇怪底人，或危險底人。很自然的，他在他們的注意之下，感受着同樣的不敬。對於他的周圍所有一切底批評，反映出了他的缺望底苦悶。這在新思想底宣傳家，也是一個肯定底樣式。爲要不陷沒在牠那個時代人們對牠底仇恨或冷淡底重壓之下，他就有誇張新真理之價值和戰勝舊的事物秩序之批評底需要。必須使他的真理偉大，很偉大，來使牠足以抵當革新家爲牠忍受底痛苦。必須凡現存的都是討厭的，不祥的，才使他在沒有從中找得位置去享受時，有以自慰。對於舊秩序那種橫蠻的仇恨，加上對於新之熱烈的愛戀，遂維持他於他的與世睽違而獨清獨醒底態狀中了。這只有在這個意義內，才能從亨利克·易卜生(Henrick Ibsen)底『人民之仇敵』那些最後話中找得真理：“最強的人，就是唯一的人”。是的，必須成爲強的，才敢於宣布新真理在對之漠然或仇視底世界面前是唯一。

的東西。換成別的說法：“強者”動輒冒立於“唯一的人”之險。

這就解釋了全體大創新家，有了我不知道名爲甚麼東西底奇怪，偏激不能容物，直至成爲反社會的之所在了。共產主義思想最初的報知人，也是同樣地在這種場合。他們以其可欽佩的才和心底品質，連合着一些很能觸動公衆那種奇怪的特點，使公衆在開初之時，就分外顯然地看見了這個唯一的特點。政治的思想，自由底思想，在偉大的社會改造家出現底環境中，是些珍貴可愛的思想。在拋棄舊有的事物秩序時，他們排斥舊有的神，荒廢和咒詛牠們的寺院，牠們的一切寺院。

在這些心理學類底理由外，還有別些相當嚴重的歷史學類底理由。前述空想的初期，社會主義底大理論家，看見了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底大革命家那一輩人所有一切人道派的夢想，陷落下去。他們看見了爲人類解放而爲世所從不認識那種最浩大的爭鬥，沉沒於血腥中和專制之政中。

他們相信實際上「革命」(註一六一)底失敗成爲全部的，不可補救的了。在只有一半勝利底地方，他們看見了這一種全部的壓榨，一種確定的覆沒。所以他們常常說自由底思想“破產”了。他們把這個失敗歸之於「革命」底政治特徵。因爲那時底人，疏忽了——他們說——最嚴重的問題，本質的，首要的問題，財產底問題。所以他們把對於政治底冷淡，作爲一個從社會的冷淡中解脫出來底方法。

無一方面這種幻謬底感情不明明顯顯地煥發於沙耳納·傅立葉之『四種運動和一般命運底理論』中間。我們一談那部書，就有下列的話句：

“自從哲學家等一着手在法國革命中顯出無能以來，各人都得以把他們的學問看作人類精神底錯亂，政治道德之光底風潮不覺得是勝於迷謬底風潮：啊！這些學者在使用了他們那經過二十五世紀之改善底理論以後，在已經聚集了一切古代的和近代的智慧以

---

註一六一 指法國革命而言——譯者

後，開初就感覺得有很多爲害公衆底大禍患要他們立下做好底決心，而結果致使開化了底社會向着野蠻狀態傾斜，在這些學者底著作中，大家可以看出有別的東西麼？”（註一

六二）

看吧，這就是爲甚麼他說教般地倡言“絕對的隔離”，即對於政治底淡漠之所在。他說：

“我曾經推測要達到有用的發現那個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不實在的科學所遵循底路綫之一切方向隔開得遠些。因爲牠從沒有對於社會體做出一點有用的發明；而且牠，縱然在使工業有廣大的進步，也沒有達到預防貧乏底成功。所以我就以經常站在與這些科學相反的地位爲任務……。結果，我避免關於涉及御座和祭台之利益方面底全部探究，這是牠們的哲學家自他們的科學起源以來就沒有懈弛地從事研究的。他們永遠尋求社會的

註一六二 原書，一八〇八年版，三頁。

好處於行政的或宗教的革新之中。我就恰恰相反地專心找尋好處於沒有與行政也沒有與司鐸發生任何關係底動作裏，而這些動作只依據於工業的或家庭的準繩，並且與一切政府並行，沒有其干涉底需要”。(註一六三)

這個整個自動的政治生活之“絕對的隔離”，被他的大部份弟子們宗教地實行了。

另外，社會問題底特徵，其本身上就十全十美地聽憑一切誇張。我們不以政治構造來餬口。人底第一個掛慮是給養。所以給養方法底問題，勝過其他一切的問題。要成爲公民，首先就須生活。自由，政治權利，對於受飢受渴底人，不免要轉回頭來發笑的。犧牲社會改造於政治改造，就是作了虛影底擄獲品(註一六四)，爲外觀所欺，而以悲慘的同時又是可笑的迷謬來自養。必須要政治的和社會的發展達到了相當重大底程度，才入於理解那種

註一六三 八頁。

註一六四 卽享虛名而受實禍之意。——譯者

聯合社會進步於政治進步之機體底關係狀態。

路意·柏南 (Louis Blanc), 拉薩爾 (Lassalle), 馬克思, 及他們很多的弟子, 曾決定了社會主義運動之政治方向的, 明白這種關係。一個新的紀元遂給社會主義行動展開了, 這是一個豐饒而幸福的紀元, 其不可數計的結果, 還在生成底狀態。這就入於第二形態, 即社會主義正式的和系統的贊成那種以普通選舉, 出版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一句話, 政治的自由和平等為基礎底民主制度, 自動地參加全民族底政治生活。

## 八

### 過到政治底時代(柏南)

路意·柏南在他的『勞働底組織』這部有重大影響於很多的社會主義者——像拉薩爾那樣底人, 都在其數內,——底書上, 對政治問題一題目, 寫有如次的幾行:

“這是用自由底名義，這是爲了自由底打算，我們要求恢復應有底權力原則。我們願意有一個強固的政府，因爲我們還生長於不平等底制度中，有許多弱者，需要一種社會的力量來保護他們。我們願意有一個干涉工業底政府，因爲那裏只是借助富人，須得有一個社會的銀行來借助窮人。一句話，我們要有政權底思想，因爲將來對自由，應該是一個真實的東西。要使人到底不致在這裏頭弄錯了，所以政府干涉底必要是相對的；牠是單獨從以前的暴虐沉沒人民那種懦弱，貧困，愚昧底狀態推演出來。如果我們的心中最寶貴的希望有不受欺騙之一日，那不再需要強固而自動的政府底日子，就到來了，因爲社會裏面不再有低下的和未長成的階級。但直到那時，監護式權力底設立，却非常之不可少。社會主義只有用政治底影響才會豐滿起來”。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這個時代，歐洲最

自由派的精神與近代社會主義最顯著的理論家之親密的同盟，就露出來了這種特徵。並且，這事，不管派系的特徵，即並沒有離開聖一西門派的和傅立葉主義的學系的，也是這樣做成了。在這個時代，我們走到了歐洲社會意識初步覺醒底地步。歐洲最卓越的人，預見了並預言了一個深刻的社會改變之不可免。路德威格·包恩 (Ludwig Boerne) 這個德國的大民主派，在法國都有點忘記了他底樣子的，對於當時誕生底社會運動，寫得有聰慧的和善辯的篇章。亨利·赫納 (Henri Heine)，是他的朋友同時又是他的對抗者，在以其占卜的天才作費第南·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和嘉爾·馬克思底人物論文中，預言無產階級底歷史作用。瑪志尼 (Mazzini) 寫道：“個人的世界已經造成了牠的時代；社會的世界現在開始了。歐洲到處，都起了一種對於新東西新慾望底呼聲，一種對於世紀使之發酵了底新原素底號召”。約翰·施什爾 (Johann Scher) 在他還沒有機會喪失其名於他的反宮闈

納 (Commune 註一六五) 底酸刻的小冊子時，也說過同樣的話。

爲波蘭和匈牙利底獨立而努力底奮鬥者，一切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底使徒們，都與成爲著名的社會主義者爲友誼地聯絡。在這個時代，依卑諾瓦·馬龍 (Benoit Malon) 之所證明，可以同樣的一天在巴黎遇着一些只須列舉其名即足以顯出這個豐饒時代底特徵，或者可以說由其社會的和智識的結果看來還更大於一七九三年底時代。那就是這些人：馬林 (Manin)，瑪志尼，亨利·赫納，嘉沙·達·把蒲 (Caesar de Paepé)，嘉爾·馬克思，拉薩爾，沙耳列·格南 (Charles Grun)，李丹荷生 (Rittinghausen)，亞力克山大·阜·漢波爾 (Alexandre von Humboldt)，阿皆里夫 (J. Ogareff) 和他的朋友亞歷克山大·赫冉 (Alexandre Herzen)，士杜亞·米爾 (J. Stuart-Mill)，果南

---

註一六五 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底革命市府，舊譯爲公社，甚不妥，故譯音。——譯者

士 (Golins), 達·波特 (de Potter), 密基伊魏奇 (A. Mickiewicz), 加卑特 (Cabet), 魏大爾 (Vidal), 蒲魯東, 柏格 (Pecqueur), 魏克託·恭西德南, 歐日納·許爾 (Eugène Sue), 俾葉耳·列魯 (Pierre Leroux), 佐治·山達 (Georges Sand), 卑郎日 (Beranger), 魏克託·囂戈 (Victor Hugo), 拉馬第納 (Lamartine), 路意·柏郎, 戈謝吉爾 (Caussidière), 達·芝拉丹 (E. de Girardin), 忌納 (Quinet), 米什列 (Michelet), 阿巨士特·巴爾比伊 (Auguste Barbier), 波德賴爾 (Beaudelaire), 魏列皆耳德爾 (Villegardelle), 阿巨士特·孔德, 列託亥 (Littré), 安凡丹, 拉士白爾 (Raspail), 巴爾卑 (Barbes), 布郎基 (Blanqui), 達·開梭謝 (de Kersaucie), 亞拉果 (Arago), 巴爾熱克 (Balzac), 李卑洛爾 (Ribeyrolles), 和其他被我們遺漏了一時記不起來的。

在這一切以他們的著作或行動, 在人類進步底歷史上奪得一個光榮位置底人中, 都從一種深

深地自由的思想方面，大部份與社會主義的思想表同情。許多的人曾經給那種思想拿出了他們整個的一生，整個的智識的活動。而且，再遲一點，巴枯寧這個無政府主義的使徒，在這個時代，以加入一個爲世界和平而成立底共和同盟爲榮幸。後來他給一個朋友敘述這個可紀念的時代底回憶，用了這些句子：“我們至於堅強地相信我們處在舊文明底末日，而平等底御世已經開始起來。在巴黎社會主義革命的環境裏，很少有人抵抗，而且，一般地只須住個兩月街，就可以把一個自由黨人改變成社會主義者”。聰慧的赫耳任（A. Herzen），其神明永遠都在醒覺狀態，曾宣言他是一個“不可改正的社會主義者”。而士杜亞·米爾，這在自由派的英國思想家中具有最廣博和最自由派之頭腦底人，聲稱假使處罰大多數人於爲生存之野蠻的爭鬥這種現存秩序，應該無限地延長下去，那末生命就不願意有求活着底勞苦了。拉馬第納昭告於世道：“地位更加惡劣底無產者，攪動社會，直到社會主

義已繼承可惡的個人主義地步”。我們還不要忘記了馬克思自己以一個民主報紙總編輯底資格，開始其政治生涯。社會主義不排斥自由。十分地相反。牠要實現自由。

這種社會深刻的醞釀，結果至於把無產階級底組織，成功為明顯而獨立的政黨。這個可慶幸的創業底嘗試，其光榮屬之於拉薩爾實行的天才。

## 九

### 拉薩爾底政治行動，

### 馬克思底政治理論

大家知道費第南·拉薩爾曾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盡過了一種作用。他是為着普通選舉而做民衆運動之又善辯又熱情的主動者。牠所參預底事，在俾士麥底下，對於給予普通選舉於德國人

民，不是無關於這個掌握國權底政治家所取之大胆的創業的。爲了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思想，而傳達其溢漲的慾火於若干千數底無產者的，還是拉薩爾。他曾撒出進步的思想於無數的羣衆中，以豐饒德國的社會主義大運動。由於他的著作，把最抽象的思想浸漬於生活和慾望之中，他成了若干百萬無產者底教育家，就是在他死後也一樣。這些無產者之於他，儘管他有大封君底模樣，過富足的有產者底生活，總是盡其忠誠，奉以真正的祭典，而今天還繼續在給他做紀念。（他們雖十分承認馬克思爲他們最大的導師，然而不以同樣的做法去紀念他）。

但是有些人對於他的國家底哲學觀和社會觀，認識得不好，往往把牠與馬克思的相混。然而拉薩爾底國家觀，在實際運動中確定爲：由國家借貸底生產組合。在馬克思底國家觀和拉薩爾的中間，有原則上底大不相同。對於馬克思，國家，如其自體那樣的，並不存在。沒有屬於國家自身底國家職

能，在一切時間，一切地點都完全同樣。牠的作用是歷史地和社會地爲階級底作用所決定，這是他用以保護利益底東西。國家爲所論及那個階級之政治權力底掌握者。在中世紀，國家是封建的。在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的社會，國家自身也是資本主義的和有產階級的。牠沒有其他的社會職能。“政治的權力，老實說，是一個階級在壓迫其他一階級底目的內所組織起來底權力”。（註一六六）國家將來隨着階級對抗底消滅而消滅。——

“當其以種種事物底進行，階級差異消滅了時，當全部生產集中在團結起底個底人手裏時，公衆的權力便失掉了牠們的政治性質了。……無產階級在其反對有產階級底爭鬥中，必需要統一他的階級，用革命把他自己建立爲支配階級；而且，用他的支配階級底資格，暴烈地廢除舊有的生產條件；同時也就一舉

---

註一六六 「共產黨宣言」，安得列（Ch. A ndler）

先生譯本，五五頁。

地隨着這些生產條件之廢除，來廢除引出階級對抗之條件底本身，階級自體底存在；並因此他就脫掉他的階級優勢底性質，而離去他自己的優勢。於是舊的有產階級社會，連同牠的階級和階級對抗，就被一個協同的組合所代替。在這協同的組合中，各人底自由發展是全體自由發展底條件”。(註一六七)

恩格斯說：

“國家在本質上底特徵，在於為一個與人民羣衆有分別的公衆力量”。(註一六八)

而且我們進一步看，恩格斯對於國家所下底完全的定義，在本質上與馬克思的沒有分別：

““國家絲毫不是從外面強加於社會底權力”；牠也沒有一點如黑格爾所主張的那樣，是“道德思想底實現”，“理性底影像和實現”。

---

註一六七 前書，五五頁。

註一六八 『家庭，私產，國家底起源』，法文譯本，一八九三年版，一七六頁。

牠很可以說是社會達到一種已定底發展程度底產物；牠即這個社會自己供認牠自己成爲了不可醫治的矛盾，被分爲牠所無力預防那些不可調和的對抗了。但是，要使這些對抗的階級，不耗盡牠們和社會於沒有結果的爭鬥之中，那末用一個強力來顯然地統治社會並負責緩和衝突或維持之於“秩序”底範圍內，便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又位於社會之上，並漸漸成爲與社會無關彷彿是外來底強力，就是國家”。(註一六九)

正同在馬克思方面一樣，國家被看作階級對抗底產物，而且除開這個——以純粹經濟的秩序爲牠的基礎外，毫無別的。牠沒有獨立於牠的階級制度性質外之任何道德的或社會的職務。

安多利越·拉卑利越拿(Ant. Labriola) 這個馬克思學說之忠實的解說者，曾經寫道：

“國家歸根結柢〔在馬克思主義觀中〕只

---

註一六九 前書，二七四頁。

是某些已定底經濟形態之一必然的補足，而且這樣就把那認國家爲歷史上獨立因子底理論，永遠驅除開了”。(註一七〇)

依照這個作者說來，“科學的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從國家方面得着勝利了；而這個勝利，對於牠的起源底形式，和自然消滅底理由，都提供一個完全的認識”。(註一七一)

## 十

### 拉薩爾底國家觀

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費第南·拉薩爾底國家觀。在他的『工人的政綱』(『Arbeiterprogramm』，註一七

---

註一七〇 『唯物史觀略論』(中文譯爲：『史的唯物主義』——譯者)，法文譯本，一八六七年版，二二八頁。

註一七一 前書，二二七頁。

註一七二 德文『工人的政綱』底原名。——譯者

二) 中,我們讀到下列的句子:

“國家底任務和目的,精確地在於便利並實現人類文明之偉大的進步。這是牠生就了的作用。牠之存在,即是爲了那個事情。牠永遠供進步之用,而且必然地造成進步”。

他引出郵政,電報,運河,堤岸,銀行底設施;農業,工業底保護,來作例子。他尤其憑藉國家在便宜鐵路之建築底目的上所負利息保證底事實。(註一七三) 他向着工人,給他們說。

“你們連同非占有者底小有產階級,才是國家:因爲你們是廣大的多數人。這是你們在完納間接稅;因此,你們對於國家,你們的國家,應該去加意管理。你們有要求國家底權利,義務”。

並且,拉薩爾在祈求牠的理想使命,而寄託以社會職務底國家,是現在的國家。這個見解,照我們所

---

註一七三 『全集』,柏蘭 (E. Blum) 版,二五至二六頁。

已知的說，是反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

在馬克思，期待現在的國家，這個安排保守現狀底東西，來做社會的改造，顯然是荒謬的。這就無異於等待敵人底槍彈向你射擊。拉薩爾底國家觀，在原則上，是黑格爾底國家觀。

假使國家有一個原則上底社會的職務，牠就永遠不能完盡之於歷史的實際中了。拉薩爾以爲每個歷史底時代，統治階級都企求把社會底原則作爲他的“原則”，藉助於權利底組織，稅收的免除，政治權力底組織和爲隸屬了底階級而提倡底輕蔑，來建設他的優越權位。封建階級用土地財產底名義，支配中世紀。有產階級則開始其資本底統治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底經程之中。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自馬克思那裏剽竊而來底見解和以國家爲文明之一般利益底守護者那個國家底定義中間，有顯而易見的矛盾。

馬克思主義者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者，於是在拉薩爾身上互相交戰起來。結果往往是唯心主

義者戰勝了馬克思主義者。

## 十一

### 工人階級底政治道德

拉薩爾特別堅持“第四國家”之政治的和社會的降臨，有歷史的必要。但是工人階級底統治，從事物底本性上看，不能夠有一個階級底或壓迫底特徵。“第四國家”真是人類底代表。因為，任何人，凡做於社會有用的事業的，就必須看作一個工人。只有閒惰的人和無用的人，才仍然處在社會法則之外。工人階級底旨趣，是全般人類底旨趣，他的自由是全體人底自由。而他的統治不過是全體人底統治罷了。

並且這事為工人階級最高的社會道德之自然的結果。以個人而論，一個工人可以是道德地比一個有產者為低下。但是，作社會集團看，作階級看，工人底社會道德就高過布爾喬亞（Bourgeoisie）

註一七四) 階級底道德。

拉薩爾用以證實其沒有絲毫偏於多數民衆底論題，其理由值得在牠們的全部中，高調起來。

大哲學家非希特 (Fichte) 說過，不道德性底加重，是高等階級底優先權存在底理由。這似乎有點矛盾，因為高等階級是壟斷了教育和訓育的。那末，在他們中間，利己主義這個不道德底泉源所占底優先地位，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在這個情形中，就是因為他們的特權，與超於廢除他們所享底特權那些社會的不公正底歷史發展相反。所以這個高等階級中底份子，除開很少的例外而外，都把一般的進步看成敵人；而且他們經常地放他們的特殊的利益與人民在高級程度上所代表底社會利益相反對底狀態。因此，這個在一般利益和他們卑陋的特別利益中間底相反，就發生了他們的利己主義和由此推出底不道德性。

---

註一七四 此字譯意爲有產階級。這裏以行文上

底緣故，譯音。——譯者

請看何等道德的地位啊，在實際上，“日常地反對成爲大底一切，成爲好底一切，喜歡牠的失敗，憂愁牠的勝利，反對一切進步，企圖廢止人所不能阻止底實現，責罰之以咒詛，繼續過活於其人民底環境如同在敵國內一樣”！並且隨着這一切，統治階級對於這種作惡的行爲，應該有一個假面具好不至處在過於與一般意見（公意——譯者）不合底狀態。在這件事情上，再加以“反對他的意識之聲和理性之聲那種動作底必要，或者養成使此聲緘默底習慣，或者從不認識牠，而從不有外於利益教底其他事情。這樣，就到了輕視全部理想的願望底地步。每當人家說觀念這個貴重的名詞時，便發笑起來。這時，對於凡屬偉大底一切，深深地無感覺而表示敵視。我們整個的道德性質，都被一己利益之單一的慾念和快樂底尋求所吸收了”。

（註一七五）

工人階級底道德地位就不是這樣。我們可以

---

註一七五 「工人的政綱」，一九二頁。

說，因為他的歷史的使命，遂使他的道德地位高強於指導階級，這種不惜代價地保護現狀底人們。勞働人民之於他，幸得不在這個反社會的地位中，為高等的布爾喬亞階級底胡納臥 (fléau 註一七六)。他的利益就是人類底利益。他的一己利益使他感覺人類的進步，而加以助長。

拉薩爾寫道：

“在下等階級裏面，還不幸地有為他所不必要底個人主義。但是，牠之所在底地方，只是孤立的個人底缺點，而非階級之必然的缺點。

“簡單的本能已經告訴下等階級底份子說，如果各人只顧他自己，只想及他一人，那他的地位就不能有任何有價值的改良。但是，當着社會底下等階級切望改良他們的階級——在階級意義內底階級——條件，他們的一己利益，而不反乎歷史的運動和責罰之為。

不道德時，倒恰恰以其主張而與全民族底發展同一，與思想底勝利同一，與文明底進步同一，與歷史底元氣（或生活的原則——譯者）同一，這只是自由底發展。換言之，工人的旨趣是全體人類底旨趣”。（註一七七）

並且拉薩爾向着工人說了有意義的句子，如這樣的：

“你們可以用一種全然一己的慾念，來專一於歷史的運動，而予以保證的，就是這個慾念愈加驅遣你們，牠就愈加熱烈，你們遂愈加道德了”。（註一七八）

## 十二

### 工人階級底進步任務

在拉薩爾所說統治階級對於進步之絕對敵視

---

註一七七 「工人的政綱」，一九三頁。

註一七八 前書，一九四頁。

底話中，顯然有誇大底地方。指導階級往往助長社會之智識的，精神的和物質的進步，甚至照階級意義底動作中也一樣。另外，他們不得不在他們自己的保守底利益裏做進步底事情，尤其是當着新的社會層具有高等的社會觀，危脅他們的階級特權時。於是他們提出一些改良底主張來預防革命。這一部份人之做牠由於恐懼，那一部份人則由於一個社會改良之誠實的願欲。然而，他一方面，十全十美地精確的——這是拉薩爾之本有的思想——就是，當其涉及新社會原理超於奪得舊社會所安放其上那些基礎時，指導階級就竭盡他們一切的力量來反對牠。並且，同樣，他們所做底讓步，也寧肯說是由於利己主義使然，或由於毫無可敬重的感情使然。世間再殘暴，再反人道都絲毫沒有過於一個特權階級之保護其特權的了。這時，牠準備犧牲他用以建設他的統治和容許他的統治那些更好的歷史的頭銜，趨到最不祥的反動底懷抱裏去。我們在一切內亂中，一切革命底經程裏，都看

見有他。你沒有見過貴族階級召外國軍隊來侵犯自己麼？你在今天還沒有看到害怕社會主義這種進步，迫着一部份統治階級到國家主義派（註一七九）這些智識的，社會的和人類的整個進步最粗鄙的仇敵那邊去了麼？

工人階級底社會條件，十分不同於此，這也是真的事情。牠所根據底原則——勞働，以其本質底自身，就帶有一個普遍的，人類的特徵。而拉薩爾就與實際同意，使工人階級成爲整個人類進步之自然的選手。我們這個世紀後半期底歷史，把這種說法底仔細加以十分論證底事，弄得沒有必要，反而是多餘的了。普遍瀛寰底社會主義，在牠廣大的

---

註一七九 Nationalistes, 由 Nationalisme 而來。這兩個字，在中文有二種譯法，即國家主義派，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派，民族主義。中國的有產階級學者說這兩種意譯底名詞代表兩種不同的內容，真是荒謬之至。這完全是一個東西，已經失掉了歷史作用底東西。  
——譯者

多數中，都採取了費第南·拉薩爾底策略。牠聲言贊成民主制度。牠承認普通選舉底奪取，爲工人階級，並且隨着他，爲全體人類獲得健全的解放之先決的和必需的條件。

## 十三

### 社會主義到政治之路(普選運動)

社會主義到新的政治觀底過渡，其實現不是沒有許多的困難，沒有很雜色的份子底反對的。拉薩爾所排除底反對，不僅爲傳統底惰性的力量，羣衆底冷淡麻木，而且還有當代的社會主義最大的權威者，他的朋友和導師，羅伯爾杜士(Rodbertus)和嘉爾·馬克思等天才底經濟學家。這兩個人，全都在以人民總投票實際上不過爲普通選舉和民主制度底否認，有不幸的結果這個影響下，相信他們不得不勸阻拉薩爾爲普通選舉而做底運動。

看吧，這就是羅伯爾杜士在一八六三年，給請求他對於拉薩爾底策略予以指示底賴普茨(Leipzig)工人委員會所寫出來底話：

“自從一個簡單的工人能夠爲世界上最開明最強大的王國底臨時政府之一員(註一八〇)以來，從這時候起，似乎成立了這樣的說法：在快要到來底時間內，普通選舉對於全歐洲都會成爲公共的政治權利。我覺得這當大家在呼籲牠，辯護普通選舉時，在你們中底每個人，都好像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現在不是以政治家和民主派底資格，而是站在社會主義者底地位，來向你們說出我的意見。在社會問題底解決上，普通選舉是一個不可少的必要方法麼？……這個方法會引起我們達到目的麼？我以為不然。允許普通選舉底

---

註一八〇 這裏，他所說的，指是工人亞爾卑特(Albert)，因爲他曾爲法國第二共和底臨時政府之一員。

“青色共和派”，不猶豫地作六月之戰，反對你們，你們回想一回想吧。自然，無疑的，在進步黨中有一些普通選舉底朋友……。最後，拿破侖底例子就足以證明普通選舉不一定交政治權力於工人階級……。你們之所以從一個黨（德國進步黨）離開，由於牠不保護你們的社會利益，你們便想在你們的輪次，成立一個政黨。那個會保證你們在這個黨內敵視你們的社會政策底份子不占了上手呢？……我知道我在逆行以反對時代精神，但是我老老實實地作這樣的自供：因為我放道德於權利之上，我看重社會問題過於政治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給阜·施魏慈（J.-B. von Schweitzer）底信中，把拉薩爾為普通選舉底運動，看作一個大錯誤。他寫道：

“他疏忽了下帝國（註一八一）在普通選舉

---

註一八一 下帝國（Bas-Empire）是史家給羅馬帝國自恭士丹但（Constantin）以後，和東羅馬自得

這個題目上給我們底教訓”。(註一八二)

然而人民總投票，因其本質底緣故，反乎民主政治的制度。因為牠所寄託底民意，只是在使牠立刻放棄而已。牠向着那在其肯定底口實之下，自相矛盾底民主政治原則，求得民族底允許來把牠鎖起。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以永久的樣式來應用底普通選舉，所以絲毫沒有與這個人民對於奴隸制度之“志願的”同意，犯罪的和荒謬的同意，有共同的地方。費第南·拉薩爾明白這個道理。他把普通選舉叫做“醫治長矛所致之傷痕底長矛”(註一八三)。他對於他的朋友底忠言，不肯讓步，接受。

阿朵士 (Théodse) 到一四五三年土耳其取君士丹丁堡中間底名稱，意即下降底帝國，表示衰頹之意。——

譯者

註一八二 『Neue Zeit』(『新時代』——譯者)，一八九六至九七年，一卷，八頁，為伯倫斯坦所引用於『Soc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會主義月刊』——譯者)，一九〇一年底五九七頁中。

他認定社會主義之民主政治的特徵，與一切近代人民之政治的進化，處於諧和一致底狀態。社會黨一般地在各國，特殊地在德國之發展，就確乎不拔地給了他以理由，證明其是。

在各國，社會黨為普通選舉而爭鬥，把牠作解放無產階級底一個武器看待。各國底反動派，都頑強地拒絕這個武器，因為，這正同比國議會裏一個普通選舉底對頭，在昨天之所聲言一樣，從此中看出了一個新社會秩序底開始。社會主義不排斥自由。假使真的，如社會主義派底對頭所肯定的那樣，社會主義者在倡言“新的專制暴虐”，這就會是一些從十分特別的構造出來底暴虐者了。因為他們由他們自己的手，破壞了留給人民之政治上底鍊子，解放他自己。這就會是一些自己解除自己之武裝底暴虐者了，一些表示出讓位這種奇怪嗜好底專制者了。

---

註一八三 卽以毒解毒，以辟止辟，那種意思。

——譯者



## 第八章

###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或

馬克思底唯物論與康德底唯心論

——(註一八四)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盛行

馬克思底唯物論與康德底唯心論是相合的  
麼？烏爾特曼 (L. Woltmann) 先生答道：是的。

這可一句話，是一部可注目的書底作者，發表在“歷史的唯物論”（註一八五）這個題目上底主要的意義，思想。關於馬克思歷史哲學底著作，就出版到而今的看來，這或者是一本最好的書。這個很博學而精細的作者，覺得世人直到現在還疏忽了馬克思底哲學，而只把他當成一個經濟學家研究。烏爾特曼先生很有理由。各國底學者和作家專以重大的勞作和無數的論述，用之於很複雜而毫無雷同底學說體系，被人通常名爲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哲學的基礎，便是一個證據。差不多與烏爾特曼同時底光景，一個捷克的（Tcheque）學者，馬沙利克（Masaryk）先生，對於同樣的題目，發表了一種富有文獻底勞作。雖是，他有很多的缺點，

---

註一八四 作者對此節，未列入節底次序內，是作引言看的。——譯者

註一八五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歷史的唯物論』——譯者），爲烏爾特曼博士所著，一九〇〇年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版。

然而，應該承認馬沙利克底書，從細心的努力方面，在深深透入馬克思主義學說底哲學意義。伯倫斯坦大胆的首倡，在嘉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編輯底『Die Neue Zeit』(『新時代』——譯者)這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領袖雜誌中，惹起了一大批論文。最高的哲學問題，在這裏頭，以很可幸的樣子，論究出來了。就是在俄國，大家知道，是並沒有出版自由的，也有三四個雜誌不疏忽馬克思學說底哲學方面，專門研究牠。

在這種時機，是怎麼樣地不當把社會黨看作一個由於難以容恕的物質地位不正當地剝奪了高等教育底勞働階級底黨，看作那為卑鄙而褊狹的思想得意洋洋地命名“肚子底黨”而指示其危脅人類思想之高等的文化底黨，一句話看作正在以不疲勞的熱烈，寬厚的慾念，熱情，培養哲學思辨之精細而高雅的花之“野蠻人底黨”！有人曾經嘲笑胡納達里克·恩格斯，這個馬克思底 alter ego (註一八六)，所說德國無產階級繼續了康德，黑格

爾，非希特，謝林格高古的哲學之傳統底預言。在這點上，還更有理由地說他沒有去想恩格斯底話。其實，這不止德國無產階級，這是一切開化國底無產階級，其代表們之偶然得受有價值底教化的，在一己現正對於我所引出之偉大而深奧的思想家會犧牲他們的精力底哲學問題，加以研究。在勞働階級之生活的利益和科學之高尙的利益中間，不可非難地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就是在日常的報紙裏面，也可找出。這自然不是說在『時報』或在麥利納（Mélina）底『法蘭西共和國』裏面，可以發現有關於唯心論及其現實的應用底論文。你寧肯在專談工人利益工人要求底社會主義報紙裏面去發現牠。馬克思所說之“痛苦着底人與思想着底人（des Denkenden und Leidenden）底同盟”，有名的煽動者拉薩爾所料之工人與科學（Arbeiter und Wissenschaft）底同盟，逐漸逐漸地在實現底

---

註一八六 大約可譯爲：改變了的全人。或：變相。

——譯者

路上了。我們不止是慶幸這件事情，而且要繼續這件事情。

## 二

### 烏爾特曼分析唯物史論底述評

烏爾特曼先生在這世所呼爲“歷史的唯物論”中，發覺了很多很多的唯物論形態。首先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以研究實際與思想間底關係，連繫於認識論底總法則。來在第二位的爲“哲學的唯物論”，說明近代科學意義中物質與精神間之更專門的問題。“生物學的唯物論”，就接近於達爾文主義底結論了。“地理學的唯物論”，在求決定歷史進化之地理秩序和物質秩序底條件。“經濟的唯物論”在給他決定必然的經濟條件。最後，“道德的唯物論”便來掃除種種神祕的和宗教的殘餘，以集合我們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精力於一個人間的和合理的理想之實現。

這個分類，證之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特徵，非常切合，我在這時只提出一點來說。在這個分類裏面，遇着了地理的唯物論，稍微有些令我詫異。馬克思從沒有特殊地注意過歷史進化之地理條件底研究。或者更好地說，即使他偶然地論及牠。也是在論究其歷史的或動力的特徵。因此，他在『資本論』底第一卷中，註出過資本主義生產必定要爲溫和的氣候所助長。熱帶的氣候，就不便於牠。然而他趕快地加一些話說氣候之於牠，只是供給一種可能性。要使這個可能性成爲實際，就須得在地理條件之外還要有一整個序列底歷史條件。在他反對卑爾福·把克士（Belfort Bax）先生這個『Neue Zeit』（『新時代』——譯者）之出名的總理底論戰文字中，說到氣候底影響，不願承認牠爲歷史的因子。他概要地說，近代希臘底天，與柏利克（Pericles）古希臘底時代，同樣地光亮而清明，並沒有阻止牠在這兩個時代間，有一個鴻溝。而這個鴻溝，是由其他那些比氣候底因子更有

歷史特徵底因子所掘出。因為氣候底因子 依他的，是一個不動的因子，而且沒有絲毫部份發生變化。因此，“地理的唯物論”之表現為馬克思主義本質上底原素一事，依我看來，絕對不確切。但是，我們不管牠的了吧。(註一八七)

### 三

## 馬克思與黑格爾底關係

烏爾特曼底主要任務，如我們所已指出的，是在證明馬克思和康德十全十美地一致。怎樣解決這個有相當困難的問題呢？我們說：困難的問題，因為直到現在所已確證了的，是馬克思從黑格爾及其辯證法着手，而不從康德着手。要使人確信這事，只須考證恩格斯論述這個問題底兩種主要的著作：『Anti-Duhring』（『反丟林論』——譯者）

---

註一八七 由二至六均為一節，係我分開的。——

譯者

和『Ludwig Feuerbach』（『費爾巴哈論』——譯者）就夠了。在這些異常精確底著作裏，恩格斯一面十分地批評他所呼爲他的“絕對的”性質和“神祕的”形態，同時說出他對於黑格爾之熱烈贊成底意見。他也同樣證明『論理學』底作者（指黑格爾——譯者）對於他和馬克思，有巨大的影響。黑格爾是第一個掃除了觀察現象爲不變的這種玄學態度底人。使已經爲赫拉克利特在其一切皆流動（註一八八）底原則裏所先感覺了之普遍的進化思想得到勝利的，——永遠照恩格斯底意見——就是黑格爾。賴着黑格爾，我們現在曉得宇宙裏面只有若干過程。只有若干變化。一切皆變化。一切皆死亡。只有成爲不死的死。Mars immortalis（不死的死——譯者）。赫拉克利特，用他的“一切皆流動”底原則，肯定人不能兩次走進一樣的河（註一八九）。他只是一個老實人，因爲他永遠假定了一個韻律在變化中。然而變化却是絕對的。

註一八八 此處底希臘文，從略。——譯者

邏輯的範疇不能除外。宣傳福音底無慾之人，具有他的原始的正直，要分別肯定和否定（是——是；否——否）來判決他，是過分了。有很多的場合，不能說是，也不能說否。在流產底案件中惹起那要知道生終止於何處和死開始於何處這點底法律的討論，就綽綽然有餘裕地證明了這件事情。高等數學，對於簡單的直率的感覺，照普通的，太常用的邏輯和淺陋的知識來推理，以解決微分和積分底大問題，只是惹起永久的論爭。亞里士多德底“同一律”，還支配我們普通的邏輯。照牠說來，白的是白的而不能是同時是白的又是黑的。其實這不過一個騙人的把戲罷了。辯證法對於這個所謂根本的定律，爲『純理性批判』底作者（指康德——譯者）所繼續發揚光大的，只有輕蔑。因爲他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一無所知，所以他還處在這個粗鄙的直率的感覺之統治中，當“普通生活四壁

---

註一八九 這一句底希臘文，也略去未錄。——

譯者

(註一九〇)間一個可尊重的同伴”，永久不能走進思想底高級範圍。黑格爾的辯證法應用於經濟學和歷史學，就推翻了社會的與政治的現狀。應用於科學，牠橫掃底結果，在我們的學校和大學那些立於支配地位上底邏輯和哲學諸領域中，不過留下一些廢墟罷了。這只有辯證法的方法，才存在於一般的，普遍的顛覆了底境地。僅僅牠是唯一不怕變化的，因為變化是牠的原素，生命，甚至靈魂。牠得到勝利了，因為牠是非常革命的。並且，凡為牠的幻術的棍子所觸及底一切，都依次地成為革命的了，而開始感動，動作，生活，……。

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二版底『序言』中，聲明他贊成黑格爾底辯證法的方法，而剝去其過於抽象的外形。馬克思不說「絕對」之辯證法的發展，這個絕對照恩格斯聰慧的話句，我們只認識一個東西，而且特別為我們絕對地不知道牠一絲毫

---

註一九〇 意即：家徒四壁，沒有用具。寓意為缺

乏方法。——譯者

的，他只考察經濟的物質之發展。——永遠是辯證法的。——因為經濟的物質，歸根結柢管理一切，統治一切和修改一切。馬克思聲明他為其確定的信徒底辯證法，其“合理的”形態就是這樣：整個事物底秩序，在牠內部包含有牠的解體，牠的革新，或要與黑格爾一致地說話，就是牠的否定，種種原素。因此，資本社會生產出掃滅牠底動力，破壞牠底器具。這就是組織了底無產階級。每個社會秩序或道德秩序，在牠的腹內，具有與牠同時發展之絕滅的萌芽。換成別的些話，凡“肯定”都為牠的“否定”所伴隨；而結果就由否定來給予以致命的打擊，使牠過到一個較高的等第；這個等第在牠的輪次上，又發展了“牠自己的掘墳人”；由此遞推。黑格爾底辯證法的道理，結果在馬克思方面也是對的，在恩斯斯方面情形正同。

## 四

## 論烏爾特曼之調和馬克思與康德

但是，烏爾特曼先生並不失望。他堅持他的思想來調和馬克思和康德，而且他不放鬆這種思想。大家曉得康德在十分領起我們的認識到經驗的源泉，到我們的感覺，到實驗底場合，肯定地說，唯一的這個源泉所供給的，不過是一些粗糙的物質（或材料——譯着），一種真正的感覺底混亂，一堆未黏合和未明瞭的表現底質料。要給這些粗糙的物質一個形態，要組織這個感覺底混亂，一句話，要有其一個精確的認識，一個科學，就必須在經驗過程之前即存在了底思想。沒有時間，空間，和因果律種種思想，實驗的形式對於我們之不存在，同顏色對於缺乏了得以看見牠們之器官底瞎子一樣。有根源於我們的領悟這種天性中底思想，可以說是我們的心靈的器官，我們靠着那些器官看見事

物之所表現給我們底樣子。因此，更專門地爲着特殊的科學探究，盲目地實驗是不夠的。必須要放某一種秩序於牠的實驗裏面。這就只有靠着預想出了底思想，才有可能。這裏，烏爾特曼先生得着勝利了。他高叫道：Eurcka（我得着了。——譯者）。馬克思，他自己也有他的預想出了底思想，他藉以解釋歷史進化底唯物史觀。Grgo（所以——譯者）……馬克思和康德是同一哲學的學派。如果恩格斯終生都永不知道康德，差不多輕視了他，據烏爾特曼肯定底話，這就是因爲他對於康德談得不好，懂得不好。如果有些出類的馬克思主義者宣告康德爲簡單的“有產者”，康德主義爲一個“有產者的危險”，這就因爲他們在永遠的誤會之中過活。如果馬克思自己聲明他贊成黑格爾底方法而不及於康德，這就是因爲馬克思以……之故，不懂得馬克思自己（原文的）。烏爾特曼先生，對於如此之弱底論證，沒有疑難。總之，康德底唯心論和馬克思底唯物論底調和，得着勝利了。

在已經引出底『序言』中，馬克思用一個俄國學者考胡曼（Kaufmann）發表於一八七二年『歐洲郵傳』（俄文，出版於俾得格勒）中那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之很重要的論文裏底解說，來反對他的方法底對手方。馬克思認考胡曼先生底解說為唯一的真實，唯一的確當。在他引俄國註解者底話完結了後底結論，簡要地如次：馬克思沒有先天地構造經濟學。他不照預想出了底思想，普遍的原則，判斷經濟的現象。馬克思研究經濟的過程，如同研究那也不關係於人類的意志，也不關係於人類的意識那種自然的過程一樣。恰恰相反。人類的意志和意識，其自身倒是為經濟的過程所決定。在哲學的種類中，恰當的，正是烏爾特曼先生所肯定底反面。在康德，是我們主觀的意識，為一切現象之一般法則底源泉。自然底本身並沒有法則。這是我們的理性在組織事實底隊伍，來從中演繹出法則，又由牠們來便於吸收事實，智識上底消化。沒有這些法則，這個消化，即是說科學本身，

就會不可能。依馬克思的，經濟的實驗產生思想，所以思想沒有獨立的存在。依康德的，思想反而形成實驗，必然應該居於牠的前面。所以馬克思，由考胡曼先生底口，正式地否認曾求助預想出來了底思想。他由前面使考胡曼先生退到一條走不通底路上。要從此絕境中出來，考胡曼先生便聲明馬克思爲他自己打算，睡入“智識迷謬”底搖籃中，自己搖自己入睡，一句話，如我所已說過的，馬克思不懂得馬克思底思想和方法。

烏爾特曼先生恰當地承認馬克思底哲學絲毫沒有少給我們解釋思想底起源。著名的『資本論』作者企求指示我們，在每個時代，實際怎樣地產生理想，或者精確地說，經濟的實際怎樣地產生社會的理想。他留給我們的，在於要知道實際和理想間底關係，現象和思想間底關係，在康德方面與在黑格爾方面，是否一樣；並且由此出發，牠在康德方面與在馬克思方面，又是否一樣；換或別的說話，爲烏爾特曼先生所夢想之康德底唯心論和馬克思唯

物論底調和，是否能夠也在其輪次上成爲一個實際，——不管馬克思怎樣。

## 五

### 康德與黑格爾之相反

大家知道何等飛聲於全歐智識界底黑格爾公式，在我們這個世紀底前半期非常著名的，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Alles Wirkliche ist vernünftig）。人們解說這個公式爲後面的樣子。凡存在之可以證實其真確的，都是恰當的。黑格爾自己，在十分抗議凡存在的不是“現實的”這種說法中，就使這個公式底應用，到了聲言普魯士專制政治底警察制度爲一切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一個。他憎厭唯心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主張。他攻擊英國內面提出底改革案。他對於康德底弟子，哲學家胡禮（Fries），爲其有自由派的主張，遂摘發之於警察的嚴刻。總而言之，黑格爾對於現狀，對於那

時橫行歐洲尤其是在他自己國內底反動，對於勝利了底不公正，都竭盡其真正的崇奉之誠，矢志靡他。所以，他是成功底頌揚者，力量底黨徒，反對戰敗者那種戰勝者底律師。他給拿破侖第一作伸辯的文字。他宣布有一種大人物底特別道德底必要，普通道德之於他們太束縛了，不使其發展。有人說他是胡納達利克·尼采之真正的先驅。所以，他的哲學被宣告為官家的，為朝廷所優待，強行於各大學中。

這樣幹法，黑格爾曾否犯了他的哲學系統呢？絕沒有一點。支配系統底原理自己在是思想就實現，化身為實際自身。思想從不反對實際。表示出來的，就是實際自身。康德底學說，完全是相反的。康德把思想與實際對立。沒有思想底實際是一個混亂。思想來組織牠。所以，在他的道德系統內，道德思想要受盡世上一切艱辛，實現於反對敵視牠底人慾那種實際之永久的爭鬥裏頭。在黑格爾方面，思想或理想，反而就是實際，即包含於思想，

改變成思想底東西。在康德方面，却在思想和實際間是二元主義。黑格稱說一元主義。實際和思想不過是一個東西罷了。所以黑格爾底思想，又可在我們這個世紀底開始那個普魯士警察的和封建的專制政治底實際內找得。

往好處留心底讀者，容許我給他敘述一個哲學的意外之事，這是最近在『Neue Zeit』（『新時代』——譯者）中底討論所惹動出來的，而且即為馬克思主義真正的哲學家不是康德而是黑格爾之一顯出真像的證據。

思想和實際同一底原理，即為我們所從事且為黑格爾所從不疲倦地對抗康德的二元論的，在黑格爾哲學中盡了一種首要的作用。牠是很多哲學難關底鑰匙。賴有這個原理，近代哲學最可怕的問題之一，就一舉而解決了，是即現象論底問題，或哲學的唯心論底問題。

大家知道這個問題在於甚麼地方。其關涉底所在，就是要知道我們是否能認識事物本有的性

質，物自體 (das Ding an sich)，或康德所呼底 noumène。唯心論者同康德，一齊用否定二字來作答覆。我們的認識，帶得有我們領悟上底主觀性質和人類性質底標記。牠們從此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胡納達利克·恩格斯，在追蹤黑格爾之際，以為必須加說唯心論底問題正同其他很多的一樣，用生產來解決了，以完足他。最好的證據，即：我們認識事物本有的性質，就是我們到了製造事物底場合。伯倫斯坦(在他的批評時代以前)在一個有興趣的專記裏面，對於『唯物論史』底作者(朗吉 Fr.-A. Lange)，曾給以理由(註一九一)。近來，恭

---

註一九一 在一八九三年，恩格斯死底前一年，我在倫敦。因而我有了機會在恩格斯屋裏遇着伯倫斯坦。當我請求他解釋這個很奇怪的論題時，他在回想以後，簡單地答覆我道：我自己弄錯了。這個屬於個人方面底事實，有其重要。牠證明伯倫斯坦底進化已經開始了，這與世所說及他的相反，簡直是在恩格斯還活着時。

拉·施米達 (Conrad Schmidt) 這個『Neue Zeit』底編輯和康德之精微的認識者，對於這題目，表示出了他的驚怪。怎樣！他自問道，生產者及其產物底認識，就不經過與我們一切的認識同樣普通的道路，即是說由感覺和理性這些卓妙地人類的和主觀的東西底道路，便透入我們身上來了麼？(註一九二)那末，爲甚麼“製造者”和他的產物要改變成自體，noumènes 呢？普列哈羅夫 (Plekanoff) 在對於恭拉·施米達底批評中，察出有一種異說，一種“歧趨”，而幾乎把他留置於已證明了底社會主義對頭底營壘去了。恭拉·施米達自己處在非常妥協地與康德聯盟底景況。只有黑格爾對於一個堅強幹練的社會主義者，不致有何累及底地方。因爲我們已經知道那事，所以普列哈羅夫很有理由。黑格爾是哲學家，馬克思哲學的 *spiritus rector*。(註一九三)

註一九二 見於『感覺底生理學』。

註一九三 大約可譯作：精神上的校長，——譯者

## 六

### 馬克思與格爾底異同

馬克思底全部見解，都浸潤了黑格爾的思想，即陶鑄并形成思想或社會理想的，就是實際自身。要認識一個時代底社會理想，就須認識這個時代底經濟實際。馬克思對於那些想照他們的思想來造成實際底人，現出一種深刻的輕視，高上的鄙棄。思想來自經濟的實際（歸根結柢），這時，牠就安排成爲一個真正的力量，或者牠就是我們的願欲，我們的感情之一個人的產物。在這個場合，牠便必然地爲一種可忽視的數量。牠的存在便短暫了。看吧，這就是爲甚麼馬克思常常在實際本身中，即經濟的實際中，找尋他的思想之根底所在。這就是爲甚麼地要求建立意象形態於經濟之上底緣故。社會主義的思想必須由資本主義的實際來予以證實。資本主義社會一定產生牠自己的否定。

牠應該在牠的腹部裏帶來牠的死亡。不然，社會主義便沒有得着確切底證明。那牠就不過是一個空想罷了。社會主義只有當牠不反對既存的實際，而反之倒從牠推論出來，只延長於我們的精神中，心坎裏，才能成爲科學的。馬克思攻擊普蒲東，因爲蒲普東想建立社會主義於正義和連帶關係種種思想之上。在我們的社會中，沒有正義底思想，只有經濟實際底反映。他在『宣言』裏面說，一個社會中底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底思想。在某種意義內面，可以說如果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就是社會主義者，這是不管我們主觀怎樣的。經濟的實際強賦我們以社會主義。經濟的實際，在主宰底地位治理我們。我們不過是牠或多或少地靈巧的覺悟的動力罷了。

整個的世界，把馬克思和黑格爾之實踐的結論分開了。就原則上說，黑格爾也是保守派，反動派。馬克思則成了國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之智識的和精神的首領。然而他們的理論的起點，如我們

所論證出的一樣，是同一的。兩個人全都承認實際爲單一的源泉，我們的社會理想之唯一的有效的基礎。兩個人全都是一元論者。這即是說兩個人都在字底哲學意義內面，肯定思想和實際底“同一”。兩個人全都厭惡“個人的思考”，實際之個人的批評。那末，根本上的不同，他們的社會思想之對抗自身，從甚麼地方來的呢？黑格爾固定了實際底時會，一個唯一的，普魯士專制政治之反動的制度，聲言這精確地是「絕對」底進化到達牠的最後時期之所在。歷史就爲黑格爾而停止於警察的專制政治底門限前了。黑格爾從此背叛了他的宇宙發展底思想，而犧牲之於他的同一原理（這就證明這個原理是他的哲學中站優勢底原理）。他背叛了他自己，——自然是部份地。馬克思沒有落到這個反動的陷阱內面。他之爲革命家，素性就不同，受法國革命研究底影響，成一個革命時代本身底兒子。他從黑格爾發展底思想方面，抽出整個社會的結論。他應用之於包括在實際全部中底實際上。假使

現狀是一種實際：革命也是實際之一。現狀底實際，在我們前進之時，立刻成爲過去底實際，一個死了的實際。革命的實際，由反面看來，是一種活的實際，組織將來底實際，正計算着之唯一的實際。馬克思把握着在飛底實際，成爲運動底實際，而且從中推演出他的理想。他在十分地仍留爲黑格爾派時，却比黑格爾更合邏輯而有結果得多。這就完全了。此外，他比黑格爾還走得更加遠些。他用具體的和可捉摸的實際，用經濟的實際，代替「絕對」那個抽象的，不可把握的和無彩色的實際，即黑格爾底實際。他從玄學中出來，走入生活裏去。他的理論成了一個歷史的力量。松巴爾（Sombart）這位柏納士羅（Breslau）底博學的教授，曾正確地標出這個學說底力量來自這種事實：馬克思以歐洲經濟生活底具體內容，充實德國哲學的模型。但是，必須牢牢記住而且永不忘記這個：在馬克思一切推理和一切統計底基礎上，有一種黑格爾的思想——思想和實際底同一。誰個不懂得這件事

情，誰個也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學說上底靈魂。這個靈魂深深是黑格爾的。烏爾特曼先生所要做底同盟，兩面全不相當，無法站得住足。康德在馬克思主義裏頭，甚麼都沒有。而他的全部哲學，都向着思想與實際同一這個原理進攻。『純理性批判』底企圖，就在永遠掃滅牠哪。

## 七

### 烏爾曼特駁馬克思主義底述評

另外，我們已經說過的，是烏爾特曼先生那本書中最完全和最有興趣的部份——他的批評部份——就證明了那事，而且幾乎是他自己說的。他批評馬克思底思想，說他要把全部觀念形態如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等……，歸之於“relations de production”（註一九四）。烏爾特曼先生說，思想對

---

註一九四 譯作：生產關係。但馬克思所用的，完全不同。在法文爲 rapports de production。因爲

於牠們，有其自己的發展。歷史的唯物論，與哲學的唯物論一樣，有根本上的毛病。牠把條件與原因

relation 與 rapport, 雖都可譯作“關係”, 實則意義不同。英文, 德文, 種種西歐文字, 都是兩個。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所用的, 俱爲 rapports de production, 並非 relations de production。拉波播爾把烏爾特曼底原文引出, 以表示有產階級學者之不懂和曲解。我若把牠譯作“生產關係”而不註明, 那就與 rapports de production 同譯了, 殊失其真。同時, 我在此地附帶地說一句話。有產階級學者對於馬克思主義不懂, 無知, 而故爲曲解, 是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底一種陰謀, 可恥的方法。這不止烏爾特曼爲然。塞利格曼 (E. Seligman) 底『L'interprétation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 本應譯作『歷史之經濟的解說』, 而中國譯者把牠譯爲『經濟史觀』, 混 interpretation 爲 conception (譯作觀, 觀念, 見解)。以致有些有產階級學者, 就把唯物史觀稱爲“經濟史觀”, 或“唯經濟史觀”, 以縮小唯物史觀底範圍, 竄改唯物史觀底意思, 而減少其哲學的和歷史的意義, 價值。還有一個顯著的例子呢。『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底作者, 爲要得出如意的批評, 說“馬克思…

弄混了。物質是精神表現底一個條件，而不是牠的原因。從我們的思維方面明白了生活，行動底物質條件底人，不能說因此也就明白了存在於這些條件和生活自身間底關係。怎麼樣地有如此的物質條件就產生如此的非物質結果呢？這是大問題，生理學家杜·博瓦一納孟這個也不近於玄學家也不

…已經老老實實地供認”出他自己學理底錯誤，而好“哈哈”地破口嘲笑，遂把“試以英國來說，牠的古典的經濟學（原文為政治經濟學，實即中國之所謂經濟學。——譯者）位於階級鬥爭還未發達底時期”（法文版，法國大學助教摩利託（J. Molito.）譯本八六頁），改為“英國經濟歷史尚屬於階級爭鬥未發達底時期”（該書二九頁）。這“是很冤枉的”。然而他還在用“科學”之名，為科學“伸冤”。實在說，“利用科學”來反對無產階級科學（馬克思主義）的，就是這般“反科學的”有產階級科學家。總而言之，他們一致的方法，是術師底方法。他說病人為鬼所纏，於是紮一個草人當作鬼，而後用箭去射，為病人收鬼。這便是他們批評馬克思主義底科學方法！真是可恥可笑已極！——譯者

遠於玄學家底人，對於牠就用他的 *ignorabimus* (註一九五) 來作答覆。他說，我們永不會知牠。這個回答或者過於大胆，並且早了一點。或者我們只有權利——和義務——說：*ignaramus*。然而那是智識的本質底事件，我們在人類理性之解釋的力量中信心底事件。在一切場合，近代最大的自然學家這個回答，證明了科學方法之深透的直道——假如要遞給我們這種表辭，——和明白的意識。牠沒有許我們得以前進絲毫，來明瞭地運思和結實地論證。牠不想用簡單的肯定來欺騙人，因為簡單的肯定不管是怎樣的光彩而華麗，却只是簡單的肯定，沒有絲毫根據。這就使有關係而少哲學心思底人大叫“科學破產”，——這是從沒有要求人相信這個旨趣的——科學縱不管這些叫囂，然而現刻就要對那種存在於粗的物質與活的力量，腦子與思維，原形質與生命之間底關係，予以解釋，却毅然傲然地宣言無能。牠的對頭，以其為真理之主

註一九五 大約可譯作：無知；或：愚昧。——譯者

觀的精神錯誤，使他們也敢於提供這些“真理”於無知的人民，把牠們造成販賣底商品，這就是他們所經營底事業。實證的科學不採這種立場。當蒙台尼（Montaigne）在解決唯物論者如畢士納（Buchner）以為很易解決底首要問題，力量之由來底問題或思想之由來底問題時，牠隨着蒙台尼說道：“我知道甚麼”？

烏爾特曼先生十分特別地批評馬克思主義之道德的理論。就本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從沒有說牠有任何道德的理論。馬克思曾企求解釋道德思想底起源，但他關於這些思想之固有的價值，沒有說過一點。他的理論應用在道德方面，只有一個發生的特徵，或十分簡單地歷史的特徵，絕沒有教條式的獨斷。馬克思僅僅說及我們政治的或社會的操行（或品行——譯者）。他沒有一點兒在決定我們個人的品質，屬於道德本身底品質。每個階級——永遠指經濟上的——有他自己的道德。每個時代——也指經濟上的——有牠的道德。烏爾特曼先

生都非難這種說法。他說，有一種人類的道德。其證明就是：種種階級自身底構成，不僅是依照他們的經濟利益，而且也是依照他們的道德特徵。在階級間底關係，其為道德所重建，也完全同於利益之所重建。加之，階級爭鬥不是全部的歷史。還有種族爭鬥。這些爭鬥，比之於階級底爭鬥，更加怕得多，非人道得多。道德的思想，道德的感情，都有其歷史的價值，而且在增進之中。依烏爾特曼先生的，要把全部道德的努力歸於一個經濟的理由，便屬荒謬。個人往往為道德的利益所慫恿，脫離其自己的階級。馬克思主義永沒有從事來把那以解釋原因和明白真相為務底歷史的有定論與那以判斷善惡和辨明是非為務底實踐的有定論——道德——調和。『資本論』底作者，其一已却深深地透入於正義，自由和人類品格底思想。『資本論』底某些段數，就帶得有活生生的痕跡。我們讀那本書時，往往看見馬克思十分地耽於憤怒底太息，而忘記了他的非人格的有定論，即據此而觀，個人只做歷

史作用所囑咐於他底那種有定論。烏爾特曼先生在這裏却提起了一種矛盾。但是，如果真有矛盾，這個矛盾本身又證明了甚麼呢？這就是在馬克思這個人中，革命家往往占着理論家底上手。如是，在理論家地位上底馬克思就壞了，因為他責難資本家之忠實於其歷史的作用，比其對頭——無產者，這也攻打他才能履行其責任，相應於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地位之歷史的責任，一樣必需，而且在某些時候還一樣為良善行為底作用。

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序言中，禁止挑動怨恨底言論。這就阻止『資本論』這部縱然容量很大，成為最嚴厲和最苛刻的譏諷酸刻之書，而從不指着資本社會責罵。純血的資本家，不須染以淡紅底顏色。所以牠是一樣地被論究。這些“矛盾”——如果真有矛盾——還是使我們距康德底唯心論甚遠，因為在康德，用理想之名批評周圍的實際為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好像恩格斯故意在使烏爾特曼先生夢想底調

和還更不可能底樣子，他就充分嚴重地批評恩格斯自由底概念。因為，依『反丟林論』卓絕的作者底意思，自由底御世，只有隨同資本社會這個爲“必然”之制度底消滅，才得開始。唯心論者烏爾特曼覺得這種見解過於簡單主義的了。自由不止包含我們在外界的自然力量上底權能，而且還是，並尤其包含了在我們自己上底權能，在“人類獸性”上底權能，——所謂人類獸性是存在於我們身內，且不只爲現在經濟組織之命定的產物，並還爲人底歷史在動物時代底殘餘，自由也應該克服牠。所以我們的惡，要求在社會底資本主義組織消滅之翌日就隨而消滅，是不可能的事情。道德同自由一樣，不是經濟實際之一簡單的從屬品。牠不隨牠而開始，亦不隨牠而消滅。在爲生存底爭鬥中，獨立於經濟的需要和形態以外之道德的需要和利益，發展起來了。利己主義的利益連繫於個人的生存。道德的感應就使人以同類底生存和同類底改善爲目的。道德遂有牠的存在底理由。牠到某點，

是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却用愚昧無知和獨斷主義來非難這事。如我們所已經說過的一樣，烏爾特曼先生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柔和，以為馬克思自己十分地是在倡立一種真正的信仰，這沒有阻止他在其相信這個信仰不對時，到他的輪次又來批評牠。但是，到處和時常，他都始終相信必要傳染一點康德主義給馬克思主義，而受害受罰底人才會救了出來。不幸的，就是他自己的批評，往往太給我們證明了牠的反面。

## 八

### 論理想，人之與實際

在我們這個世紀底哲學歷史裏，已經第二次叫出一種響而且遠的聲音。回到康德啊。第一次，或假定如此的，由希臘的哲學上有名的歷史家埃杜亞，熱列（Edouard Zeller）叫了出來。現在，就是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想吸收點新的哲學原素。

伯倫斯坦底書，就止於這種呼號。我們相信要證明那種主張，實在沒有可能。馬克思主義者如伯倫斯坦和烏爾特曼，假使世人還要這樣叫他們底話，是在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

這自然不是說康德的唯心論不能給予社會主義一些有用的原素。

批評的唯心論，比之古代哲學或古代道德之素樸的唯心論，一樣地與玄學的唯物論離開得很遠。牠不是任何空想的樣式。牠不以思想，一切思想，來代替實際。牠不在唯物論的意義內相信思想與實際底同一，也不在素樸的唯心論的意義內相信思想與實際底同一。換成別的些話，牠不承認整個的思想能夠成爲一個實際，也不承認各種思想由獨立於人之外底客觀的實際招惹出來或發生出來。要使一個思想——或一個社會的理想——成爲一個活的實際，必須牠在實際中有堅固的支柱。必須牠適合於其實現上所要之一切必然的條件。如果牠沒有從實際中取出全部的武器，如米納吾

(Minerve) 之於節比特 (Jupiter 註一九六) 一樣，那就須使牠製作成功來放牠進去。須使理想的萌芽，落到弄清潔了底地面上，去發展牠，成長牠。客觀的實際，死了的實際，是我們的行動底場所，我們的武器製造廠，我們的 locus standi (立足底地方——譯者)。但是，牠沒有包含我們的理想，正同一切戰爭底物質之也沒有包含作戰計劃，也沒有包含勝利一樣，因為這些都是打戰人底理想，而實現於行動之中，由行動才實現的。

一切思想不能俱盡為實際。在社會的理想，不是都安排起來奪取世界的。實際才決定勝利。然而所謂實際，不僅是客觀的實際，——如在黑格爾方面之所呼底「絕對」，或在馬克思方面之所呼底“經濟構造”——而且也是並尤其是主觀的實際，即叫做：人，這個歷史之唯一的能動作而有意識底因

---

註一九六 希臘神話，說節比特為諸神底父親和老師，米納吾為其女子。她是美術之神。其所需底一切武器，都從節比特底腦子中取出。——譯者

子。我們不要在客觀的實際中去找尋牠所沒有包含的，牠所不能以定義——理想——來包含的。

黑格爾派或新黑格爾派，不願意他，或者簡直不知道他，只是以玄學的原則——理性，繼之以精神和目的，賦予無生氣底所謂客觀的實際。這樣，他們就退回到很遠的時代，有生論和神學那些有科學以前的時代去了。他們在客觀的實際中找尋我們的理想。而，客觀的實際也沒有求滿足底需要，也沒有求實現底願望。這是我們的需要，在使我們企圖更好地滿足；這是我們的願望，在使我們為牠奮鬥。客觀的實際供給我們以作戰底方法，而目的則來自我們。這就須要黑格爾的辯證法——照馬克思自己底言辭，就是在他的神祕形態中——所混戰了底全部複雜，來更這個簡單的真理，消滅於或多或少玄學的抽象底雲霧之中。不是的，理想不是客觀實際底延長。這寧肯說是我們自己底延長，是由周圍的實際來計劃將來，發展——而不是創造——一切機件那個我們的 *melior*

pars。

人類理想之偏於客觀的見解，降低我們的品格，縮短我們向上向真底奮進，把我們放在與我們的理性和我們的心坎之邏輯的要求相衝突底地位，使我們永遠掉頭向外界那種來到我們面前底東西，而等待牠給我們的爭鬥以幫助和維持。孤立於實際之外而與牠隔絕，有好多的危險，那末相信存在着底唯一的實際是處於我們以外底實際，也就有好多的害處，兩種偏畸，都是一樣的壞。人，連同他的公平的需要，觀念的願望，道德的，仁慈的心願，也就是一個實際。正同我的朋友波爾·拉發格 (Paul Lafargue) 在一種過於通俗的言語中所說的那樣，正義和真理都不是“玄學的株守不動” (grues 註一九七)。正義和真理都是一些必然抽象的概念，用以表明實際，為波爾·拉發格自己所輕視而首先祈求的……。正義和真理在歷史底經

---

註一九七 意即：立於同一位置以長久等待。所以亦可譯為鵠立，總是板滯而不起變化底意思。——譯者

程中改變牠們的內容，牠們的主意；但是牠們就是在有產階級的社會裏，也決不是些完全“缺乏意義”底名詞。牠們爲——這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生活之必要的條件，與生產比較雖然不甚可以捉摸，也是同樣的必要。

而，人，連同他的一切需要和願望的，不僅僅是一個實際，而且是在主觀的觀點上關係於我們底唯一的實際。他是唯一能顫動和呼吸，探究和奮鬥的，又是唯一能在失敗中落膽，在勝利中得意的。假使他翱翔於實際之上和實際之外，在我所不曉得底甚麼深奧的空間以內，人底動作就落空了。然而，在十分憑藉着實際上時，他就不能夠，也不應該對他自己無知，而表示輕視。他認識他自己愈深，他便愈加明白了他的力量，而他之實現他自己也便愈加好些了。人是一個活的實際，並且因爲那樣，他就是一個可變化的和可完善的種種力量底體系。這是一種無限地進步與發展之增長的實際。他爲正在生成不已底實際。在兩種實際間底關

係，即在人類的實際與死的事物的實際間底關係。批評的唯心論底創造者康德，用了這句可欽佩而又深邃的話，把牠定義出來了：

“沒有實際底思想是空的。沒有思想底實際是瞎的”。

我添幾話句來使其更正確些。“道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屢常地，太屢常地成爲了陷穽，盡一種內界的警察局底作用，這是統治階級高興地做尊重——尤其是由其他的階級來尊重——他們的階級利益底事情。他們太屢常地企圖把被剝削階級具體的和“粗鄙的”要求，沉沒之於一種抽象的觀念形態之混亂的水中。

這一切的事情都把馬克思主義者加給道德派或落空底提倡道德那種嚴重的批評，證明其合理。至於我們相信<sup>在</sup>科學真理底利益中，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底利益中，應該提高起來，那又是一個問題了。



# 附 錄



## 譯後底幾點聲明

一 這本書底原名是『作為進化科學底歷史哲學』。我在外封面上，以其標題太長，諸多不便，所以削去形容子句，簡稱為『歷史哲學』。歷史哲學本來就是進化科學；但作者之意在建歷史哲學為科學，且標出進化科學來，很可以確定歷史哲學底對象，目的，內容，而又足以別於一般人之所謂歷史哲學，用意很好。所以內封面上，就題出全名，以存其真。

二 原書底『戰後卷頭語』，大約是法文第二

版底序言。但原來是沒有標題的。『戰後卷頭語』爲我所加。原來的『序言』，大約是第一版底序言，改題作『原序』，以別於『戰後卷頭語』。

三 原書每章，沒有序數。第某章底字樣，是我加的。每章中底節，僅列出一，二，三，……底番號，並無題目。我爲明顯計，一律定出題目，放在各個番號下面。同時，又感覺有某些節應該分開，某些節應該合併，才好標題，遂也就做了分開和合併底事情。但爲存其真相計，凡是有分開和合併底地方，一律加以註明。這其中，無論標題也好，分節也好，都不免有失當的地方，所以特聲明此事，免得因我這個辦法，損及作者。

四 作者通達語言甚多。在書中引用各種文字底地方，因而就不少了。譯者盡其可能，譯成中文，以便讀者。但爲存真計，在他用法文以外底外國文字底地方，依然照錄在譯本之上，而把所譯之漢文，放在括弧內面。其爲譯者所不能確定其意義的，則註明“大約可譯作”字樣。至於簡直不知其爲

英文，德文，意文，俄文以外——法文當然不在內，因為原書為法文——那種文字的，則只錄原文。這是使讀者感受困難的，然而也無可如何。還有古代西文，如希臘文之類，則以印刷不便，註明取銷。但於意義無損：因為那些文字都是譯成法文而只是寫出來對照的。

五 除原書底註語外，我也添出了好些註語。這或許有便利讀者底地方。

六 本書底譯法，仍是直譯。至於譯時，雖力求忠實，恐仍不免有錯誤處。讀者若是發覺了，尚祈見告，以便再版改正，免得辜負了這部重要的名著。

青 銳

一九三〇，五，一五。



## 對於「歷史哲學」底意見

我在譯拉波播爾 (C. Rappoport) 底名著『歷史哲學』過後，覺得有一些意見發生，並且有說出來底必要。

不用講，這部書是一本科學著作，正確的歷史哲學，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一本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

牠的系統，如我已說過的一樣，把歷史所不可少的，必須具備的客觀原素和主觀原素，作了詳細的檢討。在客觀原素方面，歸結於經濟，社會，在主

觀方面，則歸結於個人。因為客觀原素是被動的，無意識的，有待乎人底活動。而又是“人爲他們自己的歷史底表演者和著作者”(註一)。所以人才是歷史之唯一能自動而有意識底因子。於是他就竭力發揮人底作用。從而及於理想。——由社會主義底政治思想說到牠的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

在這種程序之中，對於過度的客觀主義，忽視了人底客觀主義，竭力攻擊。人，人底作用，人底理想，都爲他所高調起來了。在這裏，他說出如次的一些話：

“這個主義(指馬克思主義)底某些哲學方面，引起我來——無理地或有理地——把牠看成社會的客觀主義底一個表示。因而，十分自然地，那些向着已說底“客觀主義的”學說所施行底攻擊，就不免傷及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註二)

---

註一 馬克思著「哲學之貧困」(有中文譯本)，法文版，一三三頁，

“實在，“危機”前底馬克思主義，在牠把歷史之客觀的進化，或者寧肯說經濟生產之幾於宿命的和不可避免的進化列之於前底事件中，有些類似抽象社會學之獨斷的客觀主義”。(註三)

“馬克思雖同維柯 (Vico) 一樣，堅持歷史是人做出來底見解，然而在事實上，也只專注意於客觀的過程，要求曉得一定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怎樣惹起某某客觀的變化，某某社會力量及其互相的局勢底修改，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生產形式底變化怎樣變更和影響階級底爭鬥”。(註四)

“社會主義是給人類造再生之幸福的麼？社會主義對於個人意義中底個人，是與他的利益和生性相合的麼？馬克思在社會學者底

---

註二 本書序言二四頁。

註三 本書序言二五頁。

註四 本書二四四頁。

地位上，少於慮到這些問題。……幾乎從沒有在他的科學著作中，用過進步這個術語”。

……(註五)

在上引底前兩段，他雖然說是“無理地或有理地”把馬克思主義看成社會的客觀主義，“危機”前底馬克思主義“類似”抽象社會學之獨斷的客觀主義，可是很少明顯地，而且幾乎是並未曾說明馬克思主義底客觀主義與那些客觀主義有何分別。到底他對於那些客觀主義底攻擊，是否真正地“傷及”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在他說了第三段引語後，甚至全書，也沒有解釋過馬克思為甚麼“專注意”於客觀的過程，經濟底進化。至於上引之最後一段，關於個人幸福，社會進步，為馬克思所“少於慮到”，“幾乎從沒有……用過”底話，也少有說明。這差不多就會使了解馬克思主義不深不好底人，感覺牠是千瘡百孔，不完不備了。或者有使人走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底危險。至於專以反馬克

註五 本書二四五頁。

思主義爲任務底人，便不免要得意洋洋地說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底“供認”！

凡是我們研究一種學說，除開有先在的惡意，存心來捕風捉影地，吹毛求疵地搜求攻擊底口實和證據外，科學的研究是要求我們客觀地明白那種學說底本身，真相，本來面目的。在此，我不能不把拉波播爾沒有解釋或解釋得少底話，加說一點。

社會是人組成的，歷史是人造成的，馬克思並非不知道這種真理。那末，他在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底地位上時，爲甚麼不研究人，而研究環境，不研究主體而研究客觀，尤其是人底社會環境呢？很簡單的答覆，就是人不能孤立地生存，離開他所立足底環境而生存。魯濱孫（Robinson）式底人，在實際上是<sup>44</sup>不存在的，並且也無從想像。所以要了解人，說明人，必須研究人與人所造成底關係，人與人所共處底環境。否則，不是流於詩人文人底歌頌，便陷於神學玄學底演繹，絲毫不足以盡科學之能事。

而馬克思呢？不是詩人文人，也非神學家玄學家，而是一個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集其大成底科學家（註六），斷不能去那樣的做。他並且是反對那樣做的。所以他批評蒲魯東（J. Proudhon）道：

“根據蒲魯東先生底意見，分工是一個永久的法則，一個簡單而抽象的範疇。因此，要解釋歷史上各種時代底分工，也只須抽象，思想，字句就夠了。閥閱，職業組合，手製工廠制，大工業，應該用唯一的‘分’字來解釋。首先好好地研究‘分’底意義，你就不必再去研究那些在各時代給予分工一個已定特徵之無數的影響了”。（註七）

然而：

“市場底幅員，牠的面貌，給予各時代之

---

註六 關於此點，以後將另著一書來說明。

註七 馬克思著「哲學之貧困」（有中文譯本），法文版，一五一頁。

分工底面貌，特徵，是很難從‘分’這唯一的字，從思想，從範疇方面推論出來的”。

所以，研究應該拋棄抽象的定義，範疇，觀念種種空洞的東西。那是多取些同意義底名詞底文字遊戲。科學的研究，是把握現實，觀察具體。他在這裏說：

“從已知之具體的和現實的東西開始，好像是確當的。所以在經濟裏，由那成爲生產底全部社會的行動之基礎和主體底人口着手”。

(註八)

這是不是就够了呢？他繼續說道：

“但若更走近一點去觀察，這就是一個錯誤方法之所在。假使我把組成人口底階級拋在一邊，人口便是一個抽象的了。假使從而昧於階級所以依據底原素，例如工錢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在他們的輪次上又是一個空洞

---

註八 馬克思著「經濟學批評」，法文版中附錄底「經濟學批評引言」，三三三頁。

而無意思底名詞。至於這些東西，當然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即以資本作例子，若是沒有工錢勞働，沒有價值，銀錢，價格，等等，其內容便一無所有。因此，如果我從入口開始，那就是從一個混沌表現底整體開始了；而經過一個更精密的決定，我便由永遠便利的分析，得到更簡單的概念；從已表現了底具體物方面，我便得到永遠更細微的抽象，直至達於我所要辦到之最簡單的決定。到了那裏，再掉轉行程向後面走，至於我重新完成開始所要研究底人口那個地步；但這次所得到的，就不是一個混沌表現底整體，而是若干決定和各種關係之豐富的總和”。(註九)

這是“科學地正確的方法”。(註十)

然而，具體的和現實的東西是甚麼呢？是客觀的實際，人間的關係，即所謂環境。自然，這裏所說

---

註九 前書三三三頁，

註十 同前三三四頁。

底環境是距離人最近，關係人最切的社會環境。牠也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包含有經濟，政治，法律，風俗，宗教，哲學，道德，文藝，科學，等等。據馬克思分析底結果，得出了經濟爲一切底根源，爲一切底基礎，爲一切底動力之社會的唯物論。依恩格斯底意見，這是他的兩大發現之一。現在已爲人所共知，用不着再去舉『經濟學批評』底『序言』了。於是環境底研究，遂從經濟開始，由此來了解整個的社會。

這不是從人底行動，由根幹的行動到枝葉的行動，說明了人麼？是的，“即費爾巴哈(Feuebach)……所分析底抽象的個人，也屬於一定的社會形態”(註十一)。而從人所表現出底實際來說明人，是客觀的方法，是歸納的方法，科學地闡揚了人底作用。倘然沒有這些分析就來注意於人底本身，那就是離開社會，離開人羣，而孤立地觀察人了。這時，便會如馬克思所說，抓住“一個混沌表現底整體”，來囫圇吞棗。不然便是只有像盧梭(J.-J. Rousseau)

註十一 馬克思底「費爾巴哈論綱」，七。

那樣，從“生人而自由”(註十二)起，說到締結契約，組織社會，設立政府，制定法律，由此遞推而演繹出萬事萬物。站在社會人底地位來從自然人開始，就只有想像地以社會人底思想作自然人底思想。這是玄學的方法，個人主義的方法。一般有產階級底社會科學家，正是這樣在研究人，用主觀來解說客觀。結果那有不歸之於人性(分言之，則為本能，需要，心理……)的呢？然而“新唯物論底立足點，是人底社會，或社會化了底人”(註十三)。

可是，馬克思之社會地觀察人底方法，也只是說明了人底行動，即人底過去。人只是理解歷史而不是創造歷史的麼？

“哲學家僅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但重要的還在改變世界”。

“唯物論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底產

---

註十二 「社會契約論」，中文版「盧梭民約論」二頁。

註十三 馬克思底「費爾巴哈論綱」，十。

物，因此人底改變是環境和教育底改變之結果，却忘記了改變環境的正是人，而教育者自己也要受教育”。(註十四)

所以，正如拉波播爾所說，“馬克思不曾否認這個因子(指人類)底作用”(註十五)。他積極地肯定人底作用。只有人才是環境中唯一能自動而有意識底因子。一切都是被動的，無意識的。要有了他，一切才能走進歷史。全部「費爾巴哈論綱」，充滿了這樣的精神。他還指責蒲魯東忽視了這件事情咧。他說：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很明白是人在已定底生產關係中製造毛織物，麻織物，絲織物。但這些已定底社會關係，也非常之同於布，麻，等等一樣，是人生產出來的，就為他們不明白了”。(註十六)

---

註十四 同前，一一，和三頁。

註十五 本書序言四二頁

註十六 「哲學之貧困」，法文版，一二四頁。

實在，人人知道馬克思在經濟底分析中，發現了階級。這就是說他發現了集合的人。同時發現了階級間底關係是對抗，爭鬥。因而發現了人造史底大原則。於是他就主張照着這個大原則來推動歷史，創造未來。所以他說：

“在文明開始之際，生產便開始建築在品位，身分，階級底對抗上面，最後建築在蓄積的勞動和立刻的勞動底對抗上面。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所循以發展至今底法則。直到現在，生產力賴着這個階級對抗底制度而發展”。(註十七)

從此可知，馬克思所不談及底人，是孤獨的個人，抽象的個人；然而却是集體地，現實地說明了他。他所不談及底進步，是玄學的，文字的，範疇中底進步；反之他倒科學地和具體地說明了牠。達爾文（C. Darwen）所闡揚出來底進化，並不是從進化底定義上，原理上，去考察的啊！他一方面，馬

註十七 『哲學之貧困』，法文版，五二頁。

克思之說明環境，却是爲了人；說明過去，却是爲了現在和未來。他是從已做底行動——成了客觀實際，客觀環境底中間，探究嚮導行動底原理。這是在實驗地研究人類社會，科學方法之十全十美的應用！

到這裏，我們就可以寫出我們的論綱了。

一 馬克思底客觀主義不是機械的，宿命的，而是人類的，實踐的，——還可以說是鬥爭的。他之所以要認識環境，是爲了：

“人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不是在由他們選擇底條件裏自由意志地造牠，而是在直接爲過去所給予所遺傳底條件之中”。

(註十八)

簡而言之，歷史的唯物論只說是要認識環境，並沒有否認思想底作用，行動底作用。反之，他倒反對一切機械的唯物論，宿命的唯物論。甚至對於進步

---

註十八 馬克思著「路意·拿破侖底柏呂梅爾(Br-  
umaire 法國共和歷第二月)十八日」，法文版，二三頁。

的費爾巴哈唯物論，都責備其忽略實踐，忽略主體。所以那般用歷史的唯物論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革命行動，反對社會戰爭底資本主義學者，完全是站在機械的和宿命的舊唯物論上面了。這自然就是保守思想反動哲學底流露。社會民主黨（勞動黨，社會黨包括在內）這般改良派，機會派，如拉波播爾所說，“不敢掌握歷史實際之改變底指導”，而只爲其“伴隨者”，當然“迴避行動”，“喜歡妥協”，（註十九）倒在保守階級底懷裏去了。他們把人類實踐的客觀主義暗暗地改變爲機械宿命的客觀主義。

二 馬克思對於人，及其活動和作用，“並沒有忽視”。他社會地，集體地認識了人。他與一般有產階級學者大不同的，就是他忽視自然的人，孤立的人，利己的人，而不偏重特殊的人（英雄）。他注意社會的人，集體的人（階級），有組織的人和一般的羣衆；更確切地說，他尤其看重革命的人，

---

註十九 本書，序言二五頁。

爲人類的利益，前途，而負有歷史使命底階級。然而不是從人底本身來行觀察。這個理由，我們已經說過了。可是，我們還要把他的名言，引出一段來：

“如果人是爲環境所形成，就須得人類地形成環境。如果人因爲生性是社會的，那他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發展他真正的生性；而且他的生性底力量不應該用特別的個人底力量來測度，而應該用社會底力量來測度”。

(註二十)

三 這樣，歷史底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都具備了，當然就可創造起來。所以，馬克思底學說，誠如他自己所說，不是獨斷的教條，而是行動底嚮導。不用說，這樣的行動，當然不是唯心主義的了，要一本乎客觀環境底認識。因爲這種認識是依據歷史的唯物論，沒有機械的和宿命的成份，所以人在行動方面就不是伴隨的，而是領導的了。同時，

---

註二十 馬克恩 著「神聖的家庭」，摩里託 (J.

Molitor) 譯本，第二卷，二三五頁。

也不落於盲動之中，覺悟地實踐。盲動是不顧慮環境，不認識實際之主觀主義底結果。其左傾之失，也正同不動之流於保守一樣。前者以機械的唯物論爲思想，後者以主觀的唯心論爲思想，皆非馬克思正確的客觀主義底過錯。至多只可以說是“理解得不好底馬克思主義”。(註二一)

四 這種行動，不僅是覺悟的，而且是革命的。換一句話說，而且是進步的。這自然是在增進人類底幸福。這也就誠如拉波播爾所說：

“凡是便於個人之完全發展底一切，如他的創業，他的精神，都應該看成進步底原素。而凡在相反方面活動的，便是反動”。(註二二)

“一切政黨之爲進步的或復古的，就看牠們的活動方向是順着或反乎歷史底一般運動”。(註二三)

---

註二一 本書一九頁。

註二二 本書二〇一頁。

註二三 本書一一四頁。

這，的確不錯。但如何去辨別呢？依照人底見解，則各人底見解不一。你所謂底革命，他認為搗亂；他所謂底治安，你則認為保守，並且在鬥爭轉變急劇時，你說他反動，他說你反動；你說你革命，他說他才革命。所以拉波播爾反對客觀主義闡揚個人理想底話，必須指着順歷史前進底革命階級中之個人，為其革命環境所形成底進步見解。不然，那便有主觀主義和先天觀念之失。馬克思底進步，根本從客觀的經濟進化階級矛盾而來。反之，所謂“歷史底一般運動”，便仍然是很空的名詞了。

五 行動需要理想，是沒有問題的。人是有意識底動物，當然有意識底行動。這在從未否認理想，從未否認理想底作用，而且特別把行動作為實驗看待。把學說作為嚮導看待底馬克思，更是如此。只有資本主義的智識者，才把馬克思主義偉大的繼承者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註二四），認為是“大胆變通馬克思坐待經濟條

註二四 伊里奇著「做甚麼？」。

件成熟底定命論”。(註二五)但是理想從何處來呢？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沒法認識牠；且亦不能辨別其合乎進化與否。這在馬克思，還是主張從客觀實際中去探尋。他在『哲學之貧困』上，舉權力原理和個人主義原理為例子，說得非常清楚。這只有“必然地仔細考查十一世紀底人是怎麼樣的，十八世紀又是怎麼樣的，在這兩世紀中，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他們的生產形式，他們的生產原料是怎樣的，最後，從這一些生存條件生出底人與人底關係又是怎樣的”(註二六)，而後才能理解。

這樣看來，馬克思底學說不是一種“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底循環論或折衷論麼？不是的，也非循環論，也非折衷論，只是一種把握了全部真理底進化論。偏於客觀，偏於主觀，都不過把握真理底一方面罷了。只有歷史地觀察環境一進化，人即

註二五 一個國家主義派教授底話。

註二六 『哲學之貧困』，法文版，一三二至一三

三頁。

進化，人一進化，環境又進化這樣連帶地，統一地臻於複雜而完美地向前底發展，轉變，才不至把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理想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絕對地對立起來。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行動中底唯心主義”（註二七），就是歷史底表演。轉瞬間，牠就凝結而成客觀的實際。

從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拉波播爾這本書攻擊機械的和宿命的客觀主義，而闡揚人底作用；從而把人底行動，理想，以及進步底重要，一一發揮，的確在反對社會主義戰綫外內底保守論——“客觀主義”，和機會主義方面，是很有理由的。

另外，還有一點要附帶地說說。

拉波播爾在『歷史哲學』第一章第五節裏面，說恩格斯之解決自由問題，把哲學意義或玄學意義中底自由，與知識，物質能力相混；而且與有定論相衝突。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為那種自由是意志自由。加之，人原是有意識底東西，其行動

---

註二七 本書序言二八頁。

大都通過了意識的。所以，自由根本不能離開知識。離開知識底自由，只是浮萍子底飄盪，樹葉子底飛揚。而人呢？就歷史地考察，並非“生而自由”。那時，食物很難而惡劣，對自然只有崇拜，並且幾乎無一不崇拜。這種自然底奴隸，有何自由？生產之由原始而高級底漸次增進，知識就隨之而漸次增進，於是自由底範圍，也就隨之而漸次增進。這種歷史，不獨可以證明自由繫乎知識，而且也繫乎物質能力。

在這裏，我覺得加布里依·達魏爾（Gabriel Deville）關於自由底話，值得引述。他寫道：

“自由之於各個人，並非毫無意義底權利，空空洞洞的，而是滿足他自然的需要或獲得的需要之精神的和物質的能力”。（註二八）

所以：

“在發展方法和行動方法前那個社會的

---

註二八 魏達爾著「科學的社會主義綱要」，法文版，三三頁。

平等，從近代生產固有的趨勢中推演出來的，若是一天未建立起來，宣布人有自由之權利底話，就等於在自由地允許一個瘋癱者得以步行一樣。隨着這個唯一的平等，自由，換言之，即全部人類的機體依照其覺悟的意志而有底動作，就會成爲一個實際了”。(註二九)

並且：

“自由之在牠的實施中，愈少隸屬於意志之外底環境，便愈加擴大。而抵觸意志底障礙，在攻打牠底力量愈少分散時，也愈加容易克服。集中，賴着牠，大家可用最小限度底努力得到最大限度底結果，對於個人自由，必然成爲擴張底保證。”(註三〇)

那末，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科學大爲發達，自然大被征服，爲自然之主宰底人，當然爲了個人底主宰，到那時，沒有所謂自由論，也沒有所謂有定

註二九 前書三二頁。

註三〇 前書三三頁至三四頁。

論了。自由論與有定論，原是成立於相對之中的。任何一方面消滅，那一方面即喪失其存在。這正同階級之消滅，國家之消滅一樣。牠們“死亡”了，成爲思想史上底陳跡了。這是我們現在對於自由問題之可能的解決。

青 銳 一九三〇，五，一六。

附語 本書底系統，非常完善。這是我在前面(三八一頁至三八二頁)說過了。照那個次序，最後應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底本身。作者把這個作爲無須說明的看待，用其篇幅去論評及時的問題。這自然是可以的。不過我覺得敘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本身，於全書既有必要，於中國讀者尤有必要。所以我想附錄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但以種種情形阻止了我，以致有志未逮。這是非常抱歉的。以後有機會寫成時，在再版時補入。

青 銳 七月，十二日。

# 經濟有定論

拉發格 著

劉初鳴 譯

拉發格是馬克思底女婿，恩格斯底弟子，因而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者們以後底繼承者，闡揚者。同時他又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底一員健將，與有產階級爭鬥很力。他這學問家兼政治家所合成底革命家底品質，使他的著作，充滿了科學性，現實性和革命性，構成他在馬克思主義出版界中底特殊風味。並由此使他成爲和平改良的第二國際中一個偉大的革命理論家，馬克思主義之真的繼承者。他的著作豐富，而經濟有定論爲其最大的名著。這書不僅具有上述特質，而其解釋唯物史觀，還與一般人之註疏式訓詁式的解釋不同。他完全擺脫機械的塾師講書法，以科學家底研究精神，獨闢蹊徑地闡發，深化。因而他的思想和方法，在唯物史觀論壇上創開生面，另立紀元。這是“資本論”和“反丟林論”而外底第一部傑出的著作。中國出版之蒲列哈諾夫底“史的一元論”，布哈林底“唯物史觀”（亦譯“唯物史觀與社會學”）等名著，雖各有其特點，而遠不及“經濟有定論”之精透，深入。全書凡二十餘萬言，俱專說明馬克思底歷史方法，思想之起源；正論之起源；善之起源；靈魂之起源與進化；上帝信仰之起源與進化等等。簡直是一部廣漠博大的思想起源論。這是唯物史觀底深奧著作。有志深入底人，想真正了解唯物史觀底人，要從社會研究底科學上，歷史上，懂得唯物史觀底人，不可不人手一編。

# 社會主義之路

M. Boukharine 著

鄭光洙 譯  
許平

——實價四角——

這本書是作者撮述蘇聯過去一切經驗之理論的著作，因為與俄國以外各國底社會主義有很多的益處，所以是用外國文出版的。所謂很多的益處就“是分析蘇維埃政府和蘇俄革命八年來所要做到社會主義之種種方法底一個經驗”。因此，其中雖“沒有直接去討論西歐現在的一些社會運動問題，也沒有去討論奪取政權底問題，……”然而却是從一個大革命大嘗試中指出社會主義之路與工業聯合底重要。對於社會主義實現底基礎政策，說得非常明白而有根據。這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理論上底發展，亦是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之科學的指南。全書凡十五章，皆是極其重要的題目，不一一縷舉。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新 興 藝 術 概 論

青野季吉 藏原惟人等著

王集叢譯

實 價 四 角

本書是以新興藝術作為中心而又把許多關於他的問題作一般嚴密的論究底結合。舉凡藝術與科學，哲學，倫理之關係的一切重要問題無不給以極明確的解答。

1929 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葛喬譯

實 價 一 元

本書是現代經濟學的權威者伐爾加對於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的分析底結論，對於最近國際經濟的變化及各國的經濟政策都論列得非尋常詳細。全書約二十萬字，為研究社會科學者所必不可缺的唯一巨著。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蒲列哈諾夫著

青銳譯

實 價 五 角

無政府主義同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的衝突，從「哲學之貧困」起直到而今。本書是蒲列哈諾夫用科學的見地由說明牠們的觀點，發展，策略而裁判其得失的名著。書凡七八萬言，譯筆清暢明確。

革 命 與 文 化

德波林等著

葛喬譯

印 刷 中

本書很明確的闡明了革命與文化間之關係及作用。是譯者選譯德波林等現在的理論大家關於革命與文化的論文組合而成的。凡關心文化事業及從事文化運動者都當人手一冊。

寄 即 索 函 目 書 細 詳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德波林著

伊里奇底辯證法

任白戈譯

實價三角

伊里奇是世界上一位怪傑。這本書便是有名的現存哲學家德波林氏說明他的辯證法的一部著作，內容正確而扼要，可作辯證法之精義讀，可作研究辯證法歷史的資料。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弱海時 拉發格著

在歷史  
觀中底

唯心與唯物

主  
義

青銳譯

實價三角

本書是法國兩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底講演稿，一個是第二國際領袖弱海時，一個是馬克斯的女婿拉發格。文獻上，理論上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編末更附以譯者底補充，把本書弄得非常明確而有系統。

山川均著

資本論大綱

傅烈譯

實價七角

本書是山川均儘可能的不破壞資本論底結構順序，儘可能的把原書壓榨疑縮而成的東西。著者的企圖就是想把浩大的資本論在讀者的目中心能一了於然，這不但是想讓原著的人非讀不可的書，凡研究社會學的人都應人手一冊。

N. Boukharine 著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

這是著者根據世界經濟之各種過程，而說明帝國主義之發展矛盾及其落沒的一部世界名著。卷首有依里奇的長篇序言。譯者係根據日法兩種譯本譯出，並用原文校對一遍，非常忠實明暢。

上 海 北 四 川 路 公 益 坊

歷 史 哲 學

1 9 3 0 6 3 0 付 排  
1 9 3 0 8 2 出 版  
1 — 1 5 0 0 册

著 者 拉 波 播 爾  
譯 者 青 銳  
出 版 者 辛 墾 書 店  
發 行 者 辛 墾 書 店  
北 四 川 路 公 益 坊

版 權 所 有 禁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